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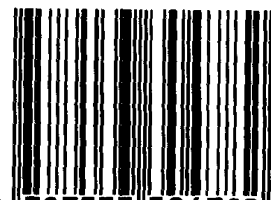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73/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五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增訂論語外篇四卷

〔明〕梁子璠輯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一

龍沙學錄六卷

〔明〕王在晉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補修本

一六九

五經孝語一卷四書孝語一卷附錄曾子孝實一卷

〔明〕朱鴻輯 附錄〔明〕江元祚刪註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孝經大本

二六〇

證人社約言一卷

〔明〕劉宗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二九八

存古約言六卷

〔明〕呂維祺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慎獨齋刻本

三〇八

眞儒一脉不分卷

〔明〕吳桂森輯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三五〇

論語逸編三十一卷

〔明〕鍾韶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二四

閑道錄二十卷

〔明〕沈壽民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有本堂刻本

五三三

張抱初先生印正稿六卷

〔明〕張信民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四年王箴與刻本

七二二

衡門芹一卷

〔明〕辛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晉淑健等刻本

七五六

增訂論語外篇四卷

〔明〕梁子璠輯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增訂論語

外篇四卷》提要

論語外篇題辭

夫道猶水然其爲江爲河測之
莫得其涯覽之莫窮其際水之
大觀也在川在澗在汙在潢水
也即其在盤在盂在杯在勺亦
莫非此水也聖人之言載道而
出六經皎若中天皆吾夫子之
所刪定其後道術旁分角喙爭
鳴諸子百家競以綺靡荒唐雕
刻詭誕之說求勝於天下呱呱

之子哢哢之學各誌其所見而
習焉是故觀日月而知衆星之
蔑也觀聖言而知衆說之小也
夫衆說小矣獨非竊聖道之一
班以為言者乃其竊聖道以自
為言則謂衆說之未嘗小可也
宰我問於孔子曰君子尚辭乎
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
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
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

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
喻之切事則足以惧之夫使近
而足喻切而足惧即聖人之言
何以加焉魯論二十篇分章加
子皆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而
其餘多散託於諸書有出自聖
人之言而寄之者有非聖人之
言而假之者夫寄之者其人是
也其言是也即假之者其人非
而其言是儼其人而言尊尊其

言而人在彙後有志於聖人者
領其意不必泥其言繹其言固
已得其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余廿年前好類編諸家語一見
聖言改容莊寫曾手錄成帙時

潘去聞老師督學吾粵以李豫
章所輯外論語一卷命余校定
余搜前之手錄者增而益之分
為二十篇自論學為政以至聖
蹟各條其類彷彿魯論二十篇

之意名為外篇曾付之梓今閱
一十餘年本多散逸邇吏隱梧
山齋心內省有不能忘是篇者
因再加脩訂益其未備復授梓
焉昔者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
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
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非
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則讀是
篇者亦在不失吾夫子之意
已矣

天啓乙丑初秋朔日南海梁子璠識



增訂論語外篇總目

- | | |
|-------|-----------------------------|
| 論學第一 | 為政第二 |
| 明倫第三 | 為身第四 |
| 事君第五 | 諫紂第六 |
| 治化第七 | 刑罰第八 |
| 冠婚第九 | 喪祭第十 |
| 禮樂第十一 | 論仁第十二 |
| 明經第十三 | 論古第十四 |
| 經人第十五 | 微子第十六 |
| 博物第十七 | 行藏第十八 |
| 襍訓第十九 | 聖蹟第二十
<small>弟子附</small> |

增訂論語外篇採用書目

孔子家語

先聖大訓

孔子三朝記

闕里世載

孔子世家

孔演圖

尚書大傳

孝經

禮記

大戴禮

孔叢子

春秋左傳

國語

谷梁傳

公羊傳

何休公羊傳序

楚史構杞

周易乾鑿度

孔安國尚書序

春秋繁露

韓詩外傳

呂氏春秋

帝王世紀

東觀漢記

魯語

典畧

白虎通

劉向說苑

劉向新序

王充論衡

列子

列子

文中子

韓非子

尹文子

淮南子

金樓子

尸子

申子

慎子

史記

司馬遷傳

田敬仲傳

滑稽傳

鍾離意傳

公羊傳何休註

伏侯古今註

鈞命訣

皇覽

許慎說文

南海梁子璠纂

論學第一

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見中
孔子曰如淫而進善與之如立而止吾已矣今
學曾未如胎贊則具然欲為人師者子

曾子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主也

也言有主行有本故有謂之君子尊其行而
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

於他在於志而已大戴禮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
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弗施窮無
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

窮則施荀子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不思

學不尊久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

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知君子之道隱小

惕以害大物者矣必及身矣韓非子

子思謂子上曰白牙吾嘗深有思而無益

於學則竊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

親焉是故雖有本性而無之以學則無欲矣

高軒問子思曰吾嘗志氣之通而後知子

思曰彼人不知不學無益無益無益無益

行之滋、焉汲、焉、焉之赴時商之赴利焉

有不至者乎孔叢子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

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

光者飾也近而通明者學也譬之跨池水潦濁

荒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大戴禮

曾子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

不習也

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

行也既行之貴其能讓也居之學既也五者而已矣大戴禮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剛質而守之多素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大戴禮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疆其所不能去欲從事於義可謂學也君子愛日以學及時

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惟義所在日且就業少而自省思以致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大戴禮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韓詩

子曰君子有三患求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韓詩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體不足也勇力不足憚也

禮不足也而可以聞於四其惟學乎詩云不愆不忘率也韓詩

曾子曰君子博學而審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君子不絕不珍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

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大戴禮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治有菜色今有芻豢之中入夫子

孝外為二

法心竊樂之也

與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胃

不能任是

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不類二三

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

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易暴之色詩

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韓詩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

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

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易事也問善必

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

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

子之三言而未能行說苑

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

大禮必簡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

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王化韓詩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

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乎未之有也哀公

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太

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

成子昭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

子伯文王學乎錫嘑子師武王學乎太公周公

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

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韓詩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思

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

見夫子居宮庭觀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

不懈情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

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說此三者

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

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賢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延

卷之十

七

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增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

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嘆曰寡人雖不敢請奉教矣韓詩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事君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

卷之十一

八

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以威儀朋友難用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壤宰如也填如也雨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家語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

莫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
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叢子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
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
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乎子曰夫人君
無諫臣則失正士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
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
重問孰不順成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

卷一

和

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
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
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
子曰贈汝以車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
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
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家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

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無足今吾來也猶
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存之也夫天無不覆地
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
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
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
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莊子

卷一

十

顏回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矣
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曰忘禮樂矣曰何
謂也曰曰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
曰曰忘矣曰何謂也曰曰忘矣仲尼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
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莊子

為政第二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禮記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歛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禮記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

卷之十一

十一

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九叢子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殺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礼記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々焉如以腐索

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毋畏說苑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礼記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任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

卷之十一

十一

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礼記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情君子弗言也

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譽于儀禮記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棄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

親也易以溺人口貴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禮記

孔子曰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故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禮記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教禮

教遠惡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

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家語

子曰惡惡道不能甚者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孔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棄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禮記

哀公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

問言稅以惠百姓家語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微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斬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少馬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抱以行之一關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

扈氏戰三陣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穢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說苑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公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進則善無由入矣說苑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禮記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子曰政在悅近而求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

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妓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其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不云乎相亂蔑資不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匪其

共惟王之抑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亂離斯瘼矣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家語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

期則不然乎弊性事情勞方教詔雖治猶未至也禮記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

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辯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家語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邇人遠人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以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教為大教之至矣大昏為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教為親舍教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維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

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
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
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
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朝廷之禮足以
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
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
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
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然

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
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
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
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公
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
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
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
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

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
于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
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
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
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
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
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
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

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
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
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
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
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禮記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
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

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

卷之一

主

馬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諒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矜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

者微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累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家語

卷之一

主

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通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汙矣家語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純絃克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

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
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
退而記之家語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
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
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
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
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

入卷之一

子

子

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
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
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
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所謂蔽賢揚人之惡
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
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
所不慎焉家語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

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
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受
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政
不難矣家語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
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
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
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

入卷之一

子

子

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曰疇盡易草萊
甚辟溝洫涿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
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至於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
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
善庸盡其美乎家語

子賤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
得行其政于是辭行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之俱

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吏書方書報掣其肘
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之辭請歸魯宓子
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之二吏歸報於君
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
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
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
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
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寵宓子之政而責

其善者幾矣微二吏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
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
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子決
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
于是單父治焉躬教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
懇誠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
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
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

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遽于麥季
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畔熱芸魯不
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有以告者而子不聽非
所以為民宓子粲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
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
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
心其創必斂世不息季孫聞之報然而愧曰地
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

往觀政焉巫馬陰衣衣蔽裘入單父界見夜
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間焉曰凡漁者為得
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
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鯉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
二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
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
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
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先聖大訓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亂之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曰

古之遺愛也

左傳

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駒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駒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

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駒來駒來女不駒彼將殺女故鄒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膝如舞此之謂也韓詩

宋大水魯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塗歲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人教弔宋人應之曰寡君不仁齊戒不脩使民失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其庶幾乎昔有桀紂不任

其過其亡也忽焉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

知過而改之是不過矣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

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韓詩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

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

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

善敢不承命乎說苑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

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
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叔綸
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
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鮒也其為魚也博而厚
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
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
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
與之共治單父說苑

卷之一

先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故予民一
簞食壹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說往
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
脩溝瀆以避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簞食壹
漿而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子
曰爾以民餓何不告君發廩以給之而爾以私
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而見汝之德也速已可
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說苑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
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
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
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厖人以東野畢
馬佚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
至定公曰嚮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
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以何知
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

卷之一

幸

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
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
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
矣然猶策之不罷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
進顏淵曰敬窮馬窮則嘶人窮則詐自古
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
組兩騶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荀子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乎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而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

人卷之一

幸

國

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脩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脩官守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

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間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乎矣此官民之道也大戴禮

人卷之一

主

國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曰不可得學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遠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曰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為政子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

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古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亦固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嘗樂辨言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公曰然則吾何

卷之一

五

學而可子曰明礼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徒明忠信之備而倦於行則不可如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烏也子三辭而對曰丘聞

天道不隱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種辟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忠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因思畢必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

卷之一

五

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天戴禮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

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擅禦足以這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蒲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凡

卷之一

主

子

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家語

齊景公問孔子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國小而志大處僻而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始親舉五殺大夫於條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殺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說苑

介子推年十五為荆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

馬還曰庭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其國有不濟乎此苑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譬若載無輅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而無可為璧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

卷之二

主

子

已父矣子雖欲挾其輪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孔叢子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易

金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魯語

孔子曰存亡禍福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殺也昔殷王帝辛爵生鳥於城之隅占者曰小而生臣國家必亡帝辛喜不治國家无暴極甚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而反得禍也殷王武丁之時刑法弛廢桑穀共生于朝七

卷之一

七

日而大拱占者曰桑穀野物也而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之時詭禍而反得福也故妖孽者天之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警士大夫也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說苑

明倫第三

子曰君子不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禮記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詩云孝子不匱禮記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

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

為喻禮記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

而不歡禮記

卷之一

七

魯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禮記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主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禮記

子言之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禮記

卷之一

七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之西海而準推而放之南海而準推而放之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禮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

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享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

卷之一

七

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利自反此作禮記

曾子曰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悌悌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予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

終身矣大戴禮

夫子開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美先舜之遺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不及負荷是謂不肖及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也世不廢其克昌乎孔叢子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

入卷之十

聖

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顧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噉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人子欲養二親不待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

俎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

變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已為無咎則寧由已為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大戴禮

入卷之十

聖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葦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鷂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為淺而履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

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
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
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大戴禮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歟歛首足
形還葬而無柳稱其財斯之謂禮禮記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卷之一

孝

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
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
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
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
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
輟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

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
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禮記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
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
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
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
敢失於臣妾而放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
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

卷之一

孝

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孝經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
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
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
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也孝經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教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孝經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教而已美故教其父則子悅教其兄則弟悅教

其君則臣悅教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教者寡而

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孝經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遠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棟題三圓轉轂百象

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遠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韓詩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實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寔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

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禰褐趨時當務為急韓詩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率脩厥德孝經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

其爾瞻孝經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

卷之十一

果

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以嚴聖人因嚴以教教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

人卷之一

見

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孝也孝經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

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孝經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

人卷之一

孝

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孝經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則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敢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孝經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
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
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
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
而舉之陳其簋簠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
之卜其宅兆以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
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

卷之一

孝

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孝經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前有賢者至
則臯魚也被褐擁鐻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
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
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
志聞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
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
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槨而死

孔子曰弟子識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
養親者十有三人韓詩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
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
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
之不出魯却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
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經而從者
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

卷之二

五

哭也既而孔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韓詩
公父文伯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
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為不能事
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
聞也君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
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
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
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

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
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
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而後即安諸
侯朝脩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
夜儆百工使無惰滯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
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
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
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則勸晦則休無

日不急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大夫加之以絳
綬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
而黻功男女效績愬而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
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
先人之業況有大情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
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

先君之官余懼褻伯之純祀也仲尼聞之曰弟
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魯語

子路曰有人於斯風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
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
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殺邪色不順邪辭不遜
邪古人有言曰衣赀食飲曾不爾即于夢以事
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
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猶

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
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也荀子

曾子芸瓜誤斷其根曾皙怒投大杖擊之曾子
仆地有頃而蘇屢然而起曰大人教參得無疾
乎孔子聞之以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三日曾子
因客而見孔子孔子曰汝聞擊腹有子曰舜乎
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
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立

體而不去殺身陷父以不義不孝孰是大乎說苑
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者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
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
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釋、不盡
飲則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父
氏之婦動中禮趣度於禮矣魯語

孟子妻獨居路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
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路其母曰何知之孟子

卷之十一

孟子

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婦無禮禮不
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
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
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
孟子自責不敢去歸韓詩

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
烝不熟因出之人曰烝七出也參曰蒸烝小物
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

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
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
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家語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
為已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
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
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
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

卷之十一

孟子

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
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誦事
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大戴禮

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
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觶杯豆而不醉和
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
相周旋悅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大
戴禮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
朋友有鄉其志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
疑也詩云君子好仇札記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
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
攝、以威儀札記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魯子
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悅下

卷之一

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父
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
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
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
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家語

子曰文王得四臣丘得四友吾得回也門人加
親是非胥附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

走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先後邪、
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邪故文王有
四臣免於虎口丘有四友以禦侮尚書大傳

魯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魯子魯
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
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
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
湛亦求所湛語聞君子居必擇處在必擇士處

卷之一

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進必擇士所以信道也
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說苑

為身第四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薦以不揜恭以遠耻禮記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

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

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禮記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壹日

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家語

孔子曰冬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言不遺已之

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

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禮記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

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

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

也大成禮記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

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少容也以此

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恭、人維德之基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

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

必免於患矣可以明國家何況于身乎說苑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

也大為二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

坊淫命以坊欲禮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不言而信禮記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

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有

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

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

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階即位於

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餼不及車馬
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慕其
君禮記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
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
信也三者在身易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
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荀子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之焉然後可為君子體

卷之十一

三

有義矣而孝為本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
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
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
固無務豐末親戚不說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
務多業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
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家語
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
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

凡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
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家語

孔子謂曾子曰君子不利益義則耻辱安從
生哉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
求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新序

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
以教之吾耻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
曾無舊語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荀子

卷之十一

李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當及其身是故君子與
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恕禮記

孔蔑問行已之道孔蔑夫子曰知而弗為莫如
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
患之所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
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
其所能驕人終日言毋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
之患惟智者有之家語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蓋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禮記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宅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禮記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禮記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禮記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蓋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禮記
子云君子責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禮記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

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禮記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虛情過行弗車以求虛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為使人禮記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禮記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禮記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

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家語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禮記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猶以色厚於德禮記

卷之一

卒

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禮記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禮記

曾子曰人言不善而不遠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蕙焉邇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

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大戴禮

曾子曰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怨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為

卷之一

矣

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而外人亦不能立也大戴禮

曾子曰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

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大戴禮

曾子曰居上位而不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唯恐不能又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伐、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

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大戴禮

曾子曰道遠日益衆信弗主僉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倥者君

子不與也夸而無耻強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大戴禮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孔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

由之所持戀類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韓詩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

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
之此一費也久交久而中絕之此一費也子夏
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事一士愈
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聞焉
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
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
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
不留意哉韓詩

卷之

九

子曰曰欲味心欲侈教之以仁心欲佚身惡
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
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詩曰吁嗟女今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
志韓詩

子曰不謹其前而悔於後嗟乎雖悔亦無及矣
詩曰愀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韓詩
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

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
其行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若兄弟若行不敏
禮不合則對門不通矣說苑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教
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向
之可謂知時矣說苑

曾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
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人自取之寢處不

令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
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
弱以侮強怨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
其命也人自取之韓詩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
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
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非喜而擊
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

況人乎說苑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衆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懷舊怨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說苑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偷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

說苑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而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不無犯其禮乎說苑

子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陽德而君於天下而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蝓辱於鵠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

節理中直空虛松栢為百木長而守門間日不金而有空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餘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執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而可適乎物安可全乎史記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教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投警禮記

曰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衣必見其敝人

言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禮記

孔子曰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寡均而信焉君子耻之禮記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礼記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

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礼記

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
以知浸溺之患不臨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之者其不存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
矣家語

曾子曰擊不碎聲雖不靜形君子正一而萬物
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聲也而

聲和焉此君子功成而名隨之說也

子思子曰柯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

自異而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

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

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礼記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不能恬貧窮

曰我行焉吾不信也我若中包胥立於秦廷

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能

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能叔齊餓於首陽

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介壽曾子揭衣繼緒

米蕘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

卿不恬貧窮焉能行以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

其然僅能行之欲行義自名無顧利害然後

能行之法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良亦篤脩身

之說其說與之哉韓詩

子曰君子之於才善也身勿為可也色勿

為不可能也色勿為可能也心思勿不可能

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

彊仁者樂道知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

弱執証以彊亦可謂棄民矣韓詩

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脩

其身未得則樂其意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

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未得之也則

受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終身之憂無

一日之樂說此

曾子曰興君子游如長日如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大戴禮

孔子觀周人后稷之廟有金人焉鑄其口而銘其北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

敗無多事多事多應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大勿謂不

聞神如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

為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

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一

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

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

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哉孔子既讀

其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言實而中情而信家語

顏淵問仲尼曰成人之行何子曰成人之行

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

遊氣之源若此則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身以

仁哉龍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

神知化德之盛也家語

孫武故見於顏回多稱人之過而論之

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

言人之善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改其人之

之惡家語

孔子曰士有丑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

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

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卑家富厚者不以

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資勇悍者不以

患者不以端

計黠而反以事奸歸詐貌美正者不以貌媚治
民而反以蠹女從欲此五者謂士失其美所
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亂我心曲韓詩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
也為主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多
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
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和不
易也言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
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忘也事尹旁
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
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
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禮記
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
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頷弟子曰君子慎
言不得其人則有網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坐二子相與
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
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明明威儀翼翼後
言先默得之推諱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
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握腕疾言
噴噴口涕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嗷嗷威儀固陋
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凡子曰若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由已
身若不勝上言若不出口有恭矜於前同洞焉
若將失之可謂乎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文武
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
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
顧間感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
周公政收北面而爭之請然終行無伐矜之色
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張三舉所以應時也

詩
左之公之君子宜之

之君子有之

詩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
此為何器曰此為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願
謂弟子試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則正滿
則覆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物盈則衰樂極則悲日中則移月盈則虧子路
曰敢問未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
功高而守之以遜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
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韓詩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
此脩衣曾子不受反獲粒又不受使者曰先生
非求於人人則敬之矣焉不受曾子曰臣聞之
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
然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
其節也說苑

有孔蔑者與宓子賤仕孔子往過
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
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三事若輩
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
少需需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疎矣所亡者二也
公事多意不得弔死親親是以用交益疎矣所
亡者三也孔子笑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
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有所
所得者三如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
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需需得及親戚是以
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
視病是以用交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
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若子者斯焉取斯說苑

增訂論語外篇卷之二

南海梁子璠纂

事君第五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禮記

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禮記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禮記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賞於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禮記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

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禮記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之為亂禮記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疵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

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

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

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行不回以受方國禮記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禮記

子曰通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禮記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禮記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患教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通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教也是臣之表也通臣不可不慎也是君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

卷之十一

三

言全

大臣不怨通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禮記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

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諫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諫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諫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家語

卷之十一

四

言全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椽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

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立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

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新序

子曰唯夫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禮記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敬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

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莅祚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禮記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禘尾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若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禘朝

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王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友必親告于祖禘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禮記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兩霑服夫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禮記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
夫人之喪兩霑服失容則廢禮記

孔子問居于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
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
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
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
焉多功不言賞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

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韓詩

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有功臣高赫無功而
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高赫無功與上賞
何也襄子曰吾在厄中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子
以功驕寡人也與赫上賞不亦可乎孔子聞之
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矣賞一人而天下之人
臣莫敢失君臣之禮說苑

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

失魚猶為水也尸子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
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
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
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
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
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
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

卷之六

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
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
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
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
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
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
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
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夫王

居人上也 韓詩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其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

此免戮也 孔叢子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弟子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禮記

諫諍第六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口利也
札記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禮記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請諫二曰
諷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愛主以
行之吾從其諷諫矣乎家語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
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事
臣父無事子兄無事弟士無事友無其過者未
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
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
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也家語

宣簡子有臣尹綽故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

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
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
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譽
不譽也說苑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
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
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
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於

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
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事臣四人則封疆
不割千乘之國有事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
之國有事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
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矣子孝臣
從君矣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為貞也
荀子

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

伊天子舞八佾於泰山以雍微無道甚矣然而
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也韓詩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
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
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
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
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
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

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
而心不憚者臨其事必疏君雖有命臣未敢受
也孔叢子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
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
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
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
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

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
雄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孔叢子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于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
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于紂親
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以
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
仁者也泄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
懷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
之姦昏死而無益可謂損矣詩云民之多僻無
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先聖大訓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
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
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
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
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
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

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
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
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子曰昔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使其君樂須
史之樂而忘終身之憂尸子

治化第七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禮記

子曰好賢如縞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濫而民
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禮記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
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遷心政者民之

愛之則民親之信之則民不倍恭以淮之
則民有遷心禮記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
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
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
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
德其孰能如此乎禮記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恩民猶犯齒衽席之上

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札記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札記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逐焉豈必盡仁詩云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肅刑曰一以有慶此民類

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禮記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禮記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禮記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狄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綽于周萬民所望禮記

孔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瘳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盡札記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威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擾其所不及不煩其所

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

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卬札記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說苑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

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

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

於是謂小康禮記

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遠遜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高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絕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記

孔子問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振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

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教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

道也大義禮

卷之三

三

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則主關譏而不征市鄣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

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

大義禮二卷八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廢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

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

大於官賢有士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
而俟然後可以征則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
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
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
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祗
席之上乎還師大衆禮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
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衆悅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
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
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而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
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
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

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
庶幾矣家語

哀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于高年
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
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虞夏
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
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
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升不俟朝君問則就

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
者則車徒辟班白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
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
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
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饕飮矣軍旅什伍
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
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饕飮脩乎軍旅衆以
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

能成先聖大訓

子思問於夫子曰既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子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子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子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孔叢子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民不惑吾欲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曰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疑不事母釋罪人則民不惑蓋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說苑子路問曰治國何如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

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何為其亡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用已也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也讎之怨讎並興欲無亡得乎說苑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強果則下盡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勝

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教士黷商慝女悖婦室空七者教之至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窺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也以州之分屬以治之

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
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懼使之哀鰥
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
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
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
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通者說遠者
未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
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二井而
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對百里而有都邑
乃為畜積衣裘烏使處者郵行者有興亡是以
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
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單
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官室也微飲於百姓非以
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
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
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情有萬民也如饑

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
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
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
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大戴禮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問控執之
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
悅曰司寇欺余囊吾索曰國家必先改孝余今
教一不孝以救民孝不亦可乎而又故何哉
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
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微是殺不辜三
軍大敗不可斬也微行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
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微
飲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
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
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
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

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
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
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
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
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
家語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
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

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
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遵聖
教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國是
湯之德也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
降神生育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
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
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其文德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禮記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
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
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
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闕田矣孔子曰以此
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
聽至矣哉家語

孔子曰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
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王
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天下順之家語
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周公似正月文王
以王季為父太任為母太姒為妃武王周公為
子恭願閔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正其
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
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生君致其道萬人皆治

周公戴已而天下順其城矣東評

卷之二

主

刑罰第八

仲子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道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

盡心焉家語

卷之二

主

三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棄刑而輕爵祿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禮記

仲子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

折之也夫無礼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
免見業子

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
生勤者不可復續也尚書大傳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赦之古之聽民者求
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
會焉尚書大傳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赦之不

可勝也春秋繁露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
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
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
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
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孔叢子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服也上不殺民民匱
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

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
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
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
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孔叢子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
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
為亂源說苑

子曰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已殷人罰

而不賞罰禁也賞使也慎子

孔子曰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微獄必三訊
焉訊羣臣訊群吏訊萬民有指無簡則不聽也
附從輕赦從重凡作刑罰輕無赦凡制五刑必
即天倫卿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
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
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

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是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

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之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閭閻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教

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教讓也故雖有變闢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鳥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家語

仲弓曰聽訟之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於吏吏以殺之成告於正正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告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所傳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殺於鬼神

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
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
者十有四焉命服命器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
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
市犧牲鉅龜不粥於市戎器兵車不粥於市用
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
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
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
市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
者不赦過也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
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
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
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羞耻之節也故
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

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簋豆不飾有坐淫亂
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
不脩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
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
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
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
定有罪之名矣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
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履
纓盤水加劒造乎閭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
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掉引
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
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
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
不能克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
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家語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

能聽微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
氏之聽微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
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
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
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
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
則策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
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
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
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騖如舞非
策之助也是以先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
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
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
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
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
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叢子
子羔為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
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
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隱曰於此有
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
虧損主之法今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
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漸足固我之
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
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欲決罪定臨當
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子穎色臣又知之君豈私
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
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
樹怨公以行之也其子羔乎象語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
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
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曰無也子

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
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
武伯乃止孔叢子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
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又矣是則上失其道土
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
以孝慈而不義欲保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
不教而聽其獄故不事也詩曰俾民不遠詩

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
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眴焉而見之
使民耳聾焉而聞之使民心眴焉而知之則道
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
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言其明也瞻言顧之眴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
而施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

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
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
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
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
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遘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
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遘死康子避席再拜
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

卷之二

四十五

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
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
慢令至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
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韓詩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
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
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
也子貢曰夫莫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

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
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
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
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
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
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
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
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

卷之五

四

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
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韓詩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
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
也欺子語子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
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
失之下教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微殺不

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微犴不治不可刑也
罪不在民故也嫂令謹誅賊也今有時飲也無
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
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
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
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嚴以單之綦
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
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

卷之五

四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
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
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
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
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
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焉而游焉陵
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
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聽言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荀子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孔叢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

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悻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疚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孔叢子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惡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

反古之道也孔叢子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溫防深治乎本書曰雖赦五刑以成三德言故刑所以為德也孔叢子

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教乃有大罪非終乃為青爰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孔叢子

冠婚第九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祿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未造也有自來矣今

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冏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綬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家語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醮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醮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禘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禮記

哀公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

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
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間外之非儀也此聖人所
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
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
隨之義也以為續組紉織粧者女子之所有事
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
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

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凡
養子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
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
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
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詠取妻
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敵其身

小記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
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
所以治禮教為大教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
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愛與
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
謂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
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

親之主也子也若親之後也故不敢與家語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
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
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
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
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
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以敦睦也此先
王不易之教也家語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未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家語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禮記

不卷之十

幸

喪祭第十

喪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傾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禮記

不卷之十

幸

曾子謂子思曰假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禮記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墜室之中不與人生焉在墜室

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踊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禮記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禮記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禮記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

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禮記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禮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

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禮記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篳備而不成有鐘磬而無簣虞其曰朋器神明之也禮記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記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

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禮記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禮記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禮記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淚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禮記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

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

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禮記稷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記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

不葬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
哭不亦虐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
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
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父何除焉於是乎有過
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敢祭禮也曾子
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
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
君子過時不祭禮也禮記

延陵季子適齊於父也其長子死葬於贏恤
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
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
而封廣輪榆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
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
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禮記

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晚大夫之
贊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晚
大夫之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贊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
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教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
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
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禮記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
絃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
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切切而悲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
貢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
曰君子也賜也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
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

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故優者之所
屈劣者之所勉說苑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
乎荅曰然同寮有相交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
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容宜生南宮
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
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孔叢子
孔子曰三年之喪身有殤則浴首有創則沐病

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
子謂之無子說苑

子貢問死人有知乎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
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
死者無知也恐不孝子孫蠢而不葬也賜爾欲
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說苑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

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邪
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
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
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
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孔叢子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
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荅曰
吾以其踈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

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
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
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
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叢子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
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
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雷而浴毀
窆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躡行也出于大

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放道也
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
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
已矣家語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于諸侯孔子既致
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
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
者不經焉禮也家語

卷之二十

李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
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
以士禮家語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
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
矣為偶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
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

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
之卒事也故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
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
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家語

曾子問曰下塲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遇
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
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塲也墓遠召公
謂之曰何以不棺飲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我

卷之二十一

李

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塲
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禮記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
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訶謂
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
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
之謂也禮記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

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塋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遠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遠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奠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禮記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禮記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禮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若命焉

禮記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舍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君終將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也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禮記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

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步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寢以子夏不申之以丹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禮記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禮記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禮記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
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
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
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
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愜愜斯
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禮記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

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
有節禮記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
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
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
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禮記
纓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
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饋粥之

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終幕魯也禮記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
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
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
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禮記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
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東帛
弁自西階盡等不弁堂命母哭祝聲三告曰某
之子生敢告并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
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
小宰并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
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哀祝先
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弁自西階殯前

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衽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禩三月乃名于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禮記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柩從君薨其

卷之二十一

禮記

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跣衰菲袂入自闕弁自西階如小飲則子免而從柩入門弁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禮記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禮記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

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禮記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弁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家語

祭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

卷之二十一

三

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禮記

子曰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敬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滛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禮記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

卷之十二

三

禮記

于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釁栗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

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煇柴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家語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

卷之十三

三

禮記

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家語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神之盛也



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于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事之教之至也故集為宮室設為宗廟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陳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蓋蓋既陳

卷之二

五

五

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敵而已禮記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

此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禮記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則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禮記

卷之二

五

曾子問曰喪有二歟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歟則昔者衛甯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歟

自季康子之過也禮記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

卷之十

主

禮記

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禮記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禘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欽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記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

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

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

孝公太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

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

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

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

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

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

卷之十

主

禮記

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莫非禮也以損相可也禮記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餼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

本義

禮記

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禮記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場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場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為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禮記

禮記

本義

禮記

孔子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嘏之衆賓兄弟則皆嘏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禮記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跋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

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記

公索氏將祭亡其牲子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後一年而亡弟子曰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自盡也乃孝子所以盡其親也將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說苑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慙其行也趨趨以數

已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

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君容以自反也夫

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

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

濟漆漆夫何悅也禮記

各有所當也禮記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吾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

原缺

增訂論語外篇卷之三

南海梁子璠纂

禮樂第十一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也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哀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

八卷之三

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

侯猶有畔者禮記

子云小人貪斯約富斯驕約斯益驕斯亂禮者

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

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

不懷於上故亂益亡禮記

子曰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

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

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禮記

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禮記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必

舍禮何以哉禮記家語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於山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故三五盈三五而缺是故夫禮必本於天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禮記家語

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克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

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

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禮記家語

夫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

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
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
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
之所以治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
奪合禮何以治也禮記家語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
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
無用而壞之者雖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

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
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
序失而爭鬪之微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
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
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
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
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
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

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
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
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
遠罪而不自知也大戴禮

孔子曰蕭韶者舞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
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
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
人是以聖人務其本樂動聲儀孔子三朝記

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
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
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歸於
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
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而居中以象
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
之動不在乎體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役小
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激

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
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乃亂亡之風奔
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
王公迷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
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
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
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
乎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

八卷之三

六

詩

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
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
不食七日而魯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家語
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
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
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
子貢有諫過之色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
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

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
焉而避厥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
以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
于外韓詩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
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
其意也

八卷之三

七

詩

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
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愴以王天下
以朝諸侯者其為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
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
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
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
彈有慈惠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韓詩

孔子至齊邦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至矣哉說苑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

白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若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反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知音也說苑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出厲傷之吾舍魯

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為國醜尊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其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魯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

哀蒙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

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
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
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
必本於天殺以降命降于社之謂敝地降於
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
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
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
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

入卷之三

十一

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
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
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
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
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
生禮記家語

言偃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
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
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
初始諸飲食其燔黍脾豚汙尊而杯飲蕢稗而
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
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
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
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

入卷之三

十一

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
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
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
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
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故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醖在堂澄酒在下陳
其犧牷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
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褻衣其滌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餼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大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鉶羹祝以孝告黷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記家語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卷之三

三

禮記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偏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

卷之三

三

禮記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

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飾車失其式鬼神失其繫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儀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敬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施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禮記家語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

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大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臭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

云肅雖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雖雖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執鼓柷楊桴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筦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磬鏜鏜以立

八卷之三

十

禮記

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磬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若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肅肅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溫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鼗鼗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鏜鏜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禮記

八卷之三

十

禮記

于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肅而謙者宜歌風肆且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鉤繁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禮記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興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象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

卷之三

九

之聞諸襄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威武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

登濟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宋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解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囊蕞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鴈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之所以教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

卷之三

九

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禮記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
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
德於禮虛禮記

論仁第十二

子曰無欲而存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
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
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
則賢者可知已矣禮記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

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
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詩之好
仁如此邠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數之不足也倪馬日有尊尊斃而後已禮記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
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
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
耻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

衣服以稱之朋友以極之敬民之有壹也小雅
曰不愧于人是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
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
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
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
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表經則有哀色端
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
在梁不濡其翼彼之乎宋稱其殷禮記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
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禮記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惜恤愛人
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
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于教世之仁也
國風曰我今不恤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禮記
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季

子曰恨兮其心願兮其口仁即吾不知也顏淵
蹇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
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
形體之也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瑩良在
其中則眉睫見之矣疵瑕在其中亦不能匿也
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
也韓詩

子路或服現孔子子曰由是擔擔者何也昔

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濯觴及其
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
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
肯諫汝矣由于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
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
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
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
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

有不足矣哉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明經第十三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休公羊傳序

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金樓子

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滑州傳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

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

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

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

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

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

絮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

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

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

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雷霆流形萬物露生
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
必先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地參家語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
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砥
所以致其力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
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孔叢子

易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
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
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
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
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
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
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
歲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

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
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
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
以聖人不敢當盛并與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
軼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
之家語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
德也答見周易繫辭度

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
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
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
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
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度時制宜作周書以故以漁以膳民用於是人
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

性見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文王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猶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得也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

卷之五

七

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物有始有壯有寃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卦者掛也掛萬物視而見之故三畫已下為地四畫以上為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陽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

卷之五

七

此謂之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易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故大衍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闢物而出之者也見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為終咸

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生也故為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也見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

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剝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別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執易之德也見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之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專制下者順從正形於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成於六終

於上初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天子上為宗廟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為象則也故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為之設卦方或則託吉將衰則寄凶陰陽失位皆為不正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芥必有悔各所以極天地之變盡萬物之情明王事也丘繫之曰三象以盡意設卦以

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易六位正王度見矣
見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
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
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
變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
也陽得正於上陰德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
序也故南方為禮又終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

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為義藏於
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藏陽氣含閉信之類
也故北方為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
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
美也故中央為智故道與於仁立於禮理於義
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
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見周易乾
鑿度
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

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
上經象陽故以乾為首坤為次先泰而後否損
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
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
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為始恒為次先損而後益
各順其類見周易乾鑿度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泰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
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淫而曰來也

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
而後息志傳讀禮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聖見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
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
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
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
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

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
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
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諫
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
侯而同姓之士百人猶以周公為天下黨則以
同族為衆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
以恭者榮土地廣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
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
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
之以淺者不濫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
子有終吉能以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
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
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
曰湯降不遜聖敬日躋見韓詩外傳

孔子侯子貢久而不至謂弟子占之遇鼎皆曰
折足賜不來顏淵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
來也無足乘舟而至子貢朝至呂氏春秋
孔子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
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
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
吾聞丹漆不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
餘者不受飾見荀子說先

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喟然歎曰或欲利之適
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
門不可以不察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鉤三折漆書三滅序彖
繫象說卦文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
彬矣文記

書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

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
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
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
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
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叢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
而不怨辭順而不誦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
之疾也尚由其道其仁則遠方歸焉而致其

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
人之美也祭乎祭乎手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
範乎孔叢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
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
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
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孔叢

叢子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
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畢師問諸夫
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
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
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
已效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

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孔叢

宰我問書云納于太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
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
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
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備烈風雷雨各以其應
不有迷錯愆伏明帝之行合於天也孔叢
宰我曰敢問禋於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
六皆絜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

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鑿所以祭星也雩鑿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孔叢子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補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

卷之三

卷之三

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雖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孔叢子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列可

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孔叢子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卷之三

卷之三

定其差秩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巍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孔叢子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以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先後有弼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思

八卷之三

言

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叢子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

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孔叢子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為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期居喪之禮而千累

不義之徒

言

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孔叢子

魯哀公問書稱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變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

宰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過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過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問人于路

羅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至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韓詩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

與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韓詩

詩

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處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行也家語

子耳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子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為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涕涕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變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

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
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
基也孔叢子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
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
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
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末見包且之禮行
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

卷之三

聖

子不忘其教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
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
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
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
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
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棠棠者華

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
所以敬諸侯也孔叢子

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達時之
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
危身世不與善已獨行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
以桀紂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
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
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說苑

卷之三

聖

子曰吾於杞崇見宗廟之美也尊其人敬其位
古聖之道幾哉說苑

春秋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
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
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
而已家語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弑靈公趙盾亡未出境而

還史書越盾賦君有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
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
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嘆曰薰歌古之
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
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子曰聽其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
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哀定之間而指手隱
桓隱桓之日遠矣

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亦祚商德不亡周德不
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
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入君不
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室毀也

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弟子受春秋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
丘者亦以春秋史記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司馬遷傳

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孔子之言禮何其
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公曰吾
子言之也孔子曰吾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
非禮無以節事天非禮無以辨君臣
上下長幼之別

之親昏姻疏數之義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
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
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
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
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
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
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

荒怠教慢國民是盡于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
欲不以其所皆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
後今之君等莫為禮也禮記

論古第十四

子曰天子之德威天地動八方是以功合神者
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義名曰王帝王世紀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
也斯序

子曰後世雖有作者莫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
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恤之
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
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賈輕實忠而
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
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禮記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
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
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
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

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
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禮記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
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
神而賞爵刑罰窮矣禮記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禮記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

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禮記

孔子觀乎明堂規而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
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
成王抱之負斧依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
徘徊而望之謂從者由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
鏡所以察形往古跡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
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却走
而求及前人也東語

子曰堯舜清微其身以聽天下務求賢人夫舉
賢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

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
太伯知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
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
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
歸羣臣欲伯之享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
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棄

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
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
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
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
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
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
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

謂四面也尸子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耶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歸而能言初而藝齊長而教成而聰

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少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虫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

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欽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我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沅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

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雷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

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憂殺
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
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
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
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
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帝舜好學孝友聞
于四海陶家事親寬裕溫良教敦而知時畏天
而知時畏天而畏威懷遠而親親辱受大命依

于倪皇啟明通知為天下主使禹敷土主明山
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
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菜伯夷
主禮以節天下變作樂以歌謠舞和以鐘鼓皋
陶作士忠信既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民孝
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愚舉賢而天下
平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皮氏羗北山戎發息
慎東長島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顓勞苦二卜以

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
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禹敏給克濟
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
稱以上士壘臺後稷為綱為紀巡九州通九道
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
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
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
道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

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
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
人有為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
人於臧明耶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子邪改
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
不敢見大戴禮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
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

天有五行水大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火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肯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

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稱帝

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

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退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家語

鄭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為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

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
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
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
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
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
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使無滯者也
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
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鄭子而
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辭

程人第十五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
為人不輕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
之善以為辨狡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耻
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家語

曾子曰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
而不忍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
事而不殺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

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
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即無聞矣七十而無
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免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
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
弟焉耻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
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耻也慕善人而
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
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

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享受
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大
戴禮

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
怵於待祿慎於持身說苑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對
曰毋取拊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拊者太利
不可盡用健者必欲盡人不可為法也口銳者

不義

不義

不義

多誕而寡信後恐無驗也夫子笑調而後求其
中焉焉慙慙而後求其良焉人不忠信重厚而
多智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不可近也是故先
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人之有智能者然
後任之說苑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
子產時則兄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
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

也故質之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
于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
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兩手康子曰子產死
鄭人丈夫舍珮珞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竿瑟
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
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
死故民皆知為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
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

不義

不義

不義

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孔叢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
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
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
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
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

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
大則如威小則如慎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
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
起恭故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
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
身以有為也其豫備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
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
多積多受欲富難得而易得也易得而難富
也詐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富
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
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轟攫搏
不程勇者引重阨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
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
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
不可迫也可敬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滌其飲

食不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
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
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
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官環堵之室箪門圭
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蒼之不敢
以疑上不吝不敢以誦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
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通弗
違世上弗殺下弗非雖靜而無有也當而弗
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
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
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
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樂慕
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
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
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

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保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羸而趨之文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收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錫鍊索無不任其規為有如此

卷之三

言

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

累長上不問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致吾世不敢以儒為戲禮記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子曰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子曰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子曰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

卷之三

言

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荀子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辨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案語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覆醢家語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蓋慎諸焉家語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

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說苑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先聖大訓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晏父弗墓逆祀而不止燔鼎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

之祭也盛于菹尊于瓶非所祭也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先聖大訓

子游問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趙施惠哉子曰夫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先聖大訓

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說苑

齊人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

右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孫子謂冉有曰子之于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孔子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子曰季孫可謂悅人之有能矣先聖大訓

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

入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諸宰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親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奚

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女其聞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耻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慈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智者問女女何曰不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

入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毀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曰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

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大戴禮

八卷之三

主

百三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驕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毀為也夫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其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紀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家語

孔子喟然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

定矣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子路曰好學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家語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

八卷之三

主

百三

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孔叢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
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
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
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問
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誦誦崇禮行不貳
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建有德之君世
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
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

入卷之十

主

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孔子和之以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
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
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則近
禮勤則有繼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
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
三子之歆學實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
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

毅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
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
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
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
顏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
不弊百姓則仁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厲
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
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肅行於已

入卷之十

主

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
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
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此宮縉之行也自見孔子
未嘗越禮足不履形啓發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
所親親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
知賢家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

治敢問如之何取之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管屨扶而醵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

卷之三

十四

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鑿為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善何謂士人孔子對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附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

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如將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

卷之三

十五

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寡人不得聞此言也家語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

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兩之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說苑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韓詩

卷之三

哀

哀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碩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蓄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群然戚然頤然

畢然黯然柱然抽然首然僉然湛然淵然淑

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大戴禮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于齊而無

卷之三

哀

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辨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

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說苑

孔子曰管仲饒簋而朱紘旅櫛而反玷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

備上下不偪下禮記

卷之三

七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射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鮒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

日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多言者也左傳

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執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女聞進賢為賢邪用力為賢邪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

卷之三

七

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之有所進也說苑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個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記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

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何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

有仕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家語

卷之三

全

三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日舍重研來見君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棄公子高之好龍也棄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棄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而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士而非士者也說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顧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

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得言震之莫不震

疊韓詩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主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也故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故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韓詩

鮑焦永弊膚見挈舂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

衆也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美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美毀廉然且弗舍或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鏡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禮者德不厚志與天地

擬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諫之何哉韓詩

越王勾踐使蘧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蘧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蘧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於江海之陂與

鮐鱣魚鼈為佐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刺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韓詩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達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輓之輦者曰君趙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何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

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變轡者佯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據人之

善韓詩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

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家語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最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

富可著於春秋新序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於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斲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情親而食者三世今徙是國之求親者不知吾處也吾無以食顧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吾不徙西家高吾室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與兵歟故宋亡

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伐也夫君賢其

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乃為天下笑荆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足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

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

祿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

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哉孔子

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列子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

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

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攬端面之而

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曰德林類

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

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于死

期將至亦有何樂而希總行歌乎林類笑曰吾

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

長不競改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

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

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

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差也

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

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

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得之而

不盡者也列子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

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噏

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反舍人

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

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

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

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

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

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甘道我也似

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吾子欲

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

夫人者同聲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也也不敢以傷吾子禮記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

王曰止古者聖王制祭不過望入漳江漢楚之

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

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

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

保介莊王之謂也左傳

增訂論語外篇卷之四

南海梁子璠纂

衡事第十六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
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
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
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也，考
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而立紂也。夫仲子亦
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禮記。」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
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
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
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
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

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
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
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
子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
其所愛，不殊於道，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
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孔叢子
季平子卒，將以召之璠與欽，贈以珠玉。孔子為
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
暴尸於中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
死者，安用之？且勞工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
姦以陷君，乃止。」家語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
愀然曰：「子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
曰：「礼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
謚定而卜葬，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
也。」
之說家語

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舉事可以移風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衆矣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敢贖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矣說苑

紀以下性

救民之禮也家語

孔子觀於鄉射唯此嘆曰脩身而後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來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

曰好學不

夢堯期稱道而不亂在此

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士道之易易也家語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子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報子人口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捨其自如此朝不與殺三人亦足

以反命矣孔子曰

之中又有禮焉子路佛

然進曰人臣之節當若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曰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禮記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覲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覲國乎詩云凡民有主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

天下其孰能當之禮記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其疾禮與孔子曰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于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于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先聖大訓

子路問於孔子曰

師與邦人戰于振師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若在焉者有詔則無討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後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武上闕而不變敗弗補也變非聲章弗能也聲章過數則有繁有繁則敵入敵入而凶敵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矣語

顏淵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辯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馬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貪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欲之所知也孔叢子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行之愈子游問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家語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

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
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韓詩
荆川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
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
式今君之脩門者衆人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
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
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國
亦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惓于澣澣亦人成猷何
足禮哉韓詩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
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第
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馭攻瘳之方弟子
謂之曰夫所以馭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瘳矣
而諸夫子乃復馭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
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
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

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
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
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泰藪
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孔叢子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
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
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
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

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執權天下之不祥
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
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宅之與為命也新序
齊桓公出獵逐鹿於谷中見老人而問之曰何
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曰以臣故名之
公曰視爾之狀非庸人何以爾名對曰臣故畜
犗牛而大賣之以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
持駒去聞者以臣為愚故各以臣得名桓公歸

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皋陶為理，安有取人駒者乎？」愚公知治獄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若管仲賢佐猶有以智為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說苑。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亦曰『不遺焉』，未得之而已，何必楚人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曰：「周使來言周廟焚齊。」景公問孔子曰：「何廟也？」孔子對曰：「必釐王廟也。」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釐王變文王之制，興焉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以是知之。景公曰：「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彰其過也。」左右入報曰：「是釐王。」

之廟也。景公驚曰：「聖人之智，不亦大乎？」說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記。

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卒。法死者十人，又執三監吏，決于道，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三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者。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殺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天之功，唯君爾。說苑。

齊東郭亥欲攻田沐觀賢見夫子而訪焉夫子
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告之子
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
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非縣之於無極之
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
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
絕而頃之馬奔車覆太轡不禁繫絕於高墜

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
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
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莫至懼之哉孔
叢子

哀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為其不祥
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
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
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

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
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悖怒而
無厭者也何需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
拔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
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
矣大戴禮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殺為亂而憚鮑晏相
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
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
魯二三子誰為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
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
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彊憂
在外者攻弱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子貢
曰緩師吾請見吳王令救魯而代齊子因以兵
迎之由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曰今齊國私千

乘之魯與吾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誅齊
利莫大焉吳王曰善然吾嘗困越越王今苦身
養士有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
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
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棄強齊而伐小
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
時義者不絕世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
相率而朝霸業成矣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徕
吳王悅子貢之越越王郊迎曰此蠻夷之國大
夫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說吳王救魯伐齊其
志款之而心畏越曰待伐越而後可無報人之
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
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
今吳國家疲弊百姓怨上伍胥以諫死太宰嚭
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以佐之重
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越

王許諾子貢返越越王悉境內之兵以事吳吳王
乃受越王卒遂自發兵以伐齊敗之越遂襲吳
之國滅焉夫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
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吳言
傷信慎言哉

博物第十七

魯大夫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魯語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過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

水經卷四

主

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荀子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

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於人生及萬物為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生田田數十故人生十月而生人

水經卷四

主

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陽故皆卯生

龍吞者八竅而卵生龍鬚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家語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壯川谷為牝紆給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

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膚身而肉角豈天之故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

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歎曰唐虞世有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乎麟乎我心憂孔叢子

冬十二月蠡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犬伏而後發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左傳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中昭王怪之使聘問孔子子曰此名萍實吉祥也惟霸者能獲之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翼而跳齊侯怪之使聘問孔子子曰此名商羊也急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諸國皆被水齊國獨以安孔子歸弟子問焉子曰異時兒童之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詳如蜜此楚之應也兒有兩兩相攜屈一足而

跳者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見之亦其應也夫謠未嘗不相應也楚史補記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使客問之仲尼曰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土者客曰防風何骨也仲尼曰昔黃氏之君

也守封囑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周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曾語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楷矢貫之石磬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者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

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磬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故名其楷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積如之魯語

陳木有好行年歲者三維年無故黑牛生

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

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列子

孔子院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卓
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什
于地乃大鯢魚也子曰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
因衰而至此其未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
及草木久者皆神為妖怪故謂之五首五首五
行之方皆有其物首者也故物能皆為靈
之則已夫何患焉莊子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公賜之桃與黍子先飯黍
而後食桃左右掩口而笑公曰黍非飯也以雪
桃也子曰丘知之然黍者五穀之長先王以為
上盛果蓏有六桃為下宗廟不以祭丘聞之也
以賤雪貴不聞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
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辨非
孔子見禾之三變滔滔然四狐首丘而死鳥飛

反卿鬼走歸寓我其首禾乎穗垂而向根不忘
本也淮南子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
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大夫游之以為有苦
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極之數百步而出被
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
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
道善始者故長雖或命命與濟俱入與汨俱
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
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
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
所以然而然命也孔子顧謂弟子曰水尚可以
無私親之而況於人乎說苑

行藏第十八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孔子此語蓋行藏第十八章下章子貢問待時

孔子曰望鳴鶴而嘆曰登下使人心悲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下而敵之必也據地千里舉旗執敵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澠澤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雅論

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聞薰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王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野思身戴無戰

之患如此則由不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家語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體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

怏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
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
丘之得也莊子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
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
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南周圍於陳蔡幾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
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
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
與賜細人也召而求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
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
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

則然反琴而絃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
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
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
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
得乎丘首莊子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
為樞而甕牖二室得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
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在見
原憲原憲楮冠緹履袂黎而應門子貢曰嘻先
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
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譽以
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與馬之飾憲不忍為
也莊子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
告顏回顏回揆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

曰若英獨樂回曰夫子真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實其備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備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邇來世非但備一身治魯用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知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

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縞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列子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頃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重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丘哉乃還說苑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三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歎何之

孔叢子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無道所適藜藿不糴者數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為至于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莫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

晉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也何獨立哉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公子重耳之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之霸心生於魯故威而不廢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禮之不必其能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頽曰大告亦如之頽曰曰夫子之道至大

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
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既也夫道
既已大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
與矣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
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室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
免家語

曾子居新羅抱無幾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室
不舉於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提衿而肘見
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
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
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莊子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處
師氏者脂車日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
期曰使子無忘予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
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知乎巫馬期喟然

仰天而嘆關然投鏃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
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
子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
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自
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
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
曰使子無忘予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
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知乎巫馬期喟然
天而嘆關然投鏃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
志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
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慙故先負薪歸孔
子援琴而彈詩曰爾爾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
盥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韓詩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
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

王之遺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
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
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
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夫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
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
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
變焉得於道而自而可孔
子曰易曰三皇不與化為人
細要者化有弟而老嗟矣夫立不與化為人
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唯
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
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
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理樂制作
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大德著矣
凡六教誨束脩以止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

王公夫何其盛也來語
孔子出衛之東門遇姑布子卿姑布子卿迎而
視之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
所謂管孔丘也姑布子卿曰吾固聞之子貢賜
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顧舜之目禹之
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王者從後
視之高肩結脊此懼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
曰子卿曰吾聞之南而不北者無所不往而
不往者無所不至也子貢曰子卿曰吾聞之
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立
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蔑喙而不藉賜以
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
見夫喪家之狗歟既飲而搏布帛而祭顧望無
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
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
以立為歡當之者也丘何敢乎呂氏春秋

齊公致廩丘於孔子以為養孔子不受曰吾聞
君子當以功受祿今說景公未之行而賜廩丘
其不知丘甚矣遂辭而行就范
孔子窮於陳蔡之闕七日不食食藜藿水
繫橋枝而歌殺成感風有異焉而無其熱有
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心
顏回端拱還目而竊聽仲尼曰
吾欲使天下之人皆如我
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也夫今之欲者其
誰乎回曰敢聞死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
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
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
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
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
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
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焉莫知於鸛鵲目之所

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
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
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
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
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
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子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
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
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
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
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
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莊子
楚昭王召孔子欲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
子西謂楚王曰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

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
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
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
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記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
晉君不仕而居二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
口所偏肥晉國職之游其庠序侔於朝子華使
其休客以相鄰相親相愛雖傷破於前不

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未生子
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叟商丘開
之舍中夜禾生于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
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
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
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
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
莫不睨之既而仰侮欺詒攬袂挽亡所不為

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
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
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
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礙范氏之黨以
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涯隈曰彼中
有寶珠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
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無入火取錦者
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
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
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
而屏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
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
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誠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
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
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

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
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
而已物亡迹者如斯而已今防知子黨之誣我
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
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
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
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
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

卷之四

先

後

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
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識我小子識之
列子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
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
曲終而曰由來吾語爾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
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
者乎子路不悅援臑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

卷之四

先

後

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
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霸心生於莒
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
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
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
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可忘矣孔子曰惡是何
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
丘之幸也二三子挺立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
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
夏臺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
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
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
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
所與人難信也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其
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家語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

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盼盼然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失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於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既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處絕純常常乃比於狂則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家語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

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過於難寧我聞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家語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公西赤見殺也迎與而旋之衛息鄆遂為孫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鴞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鄆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玃叢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遣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

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安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既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孔叢子

夫子適周見襄弘言終退襄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武王受命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襄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孔叢子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

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解
白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莊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入主七十君
矣而無所通未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
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聞先
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
為不隱信不始愛得為隱乎路曰建天下之
鍾而後以旋豈能發其聲哉君問先生無乃
猶以旋撞乎

雜論第十九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
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
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
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
爾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
爾何無罪也夫以是言者謂爾之無罪也
負吾之責也夫以是言者謂爾之無罪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哂贈我曰吾聞之也魯
國則哭于墓而後行至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
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
過祀則下札記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劔而舞之曰古之君子
固以劔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
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

則以忠化之優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劒乎子路
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家語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
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

者有聞之於我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棄其意
焉且君之辭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

非所以得原其意也然則若言以爲巨之辭
則其意亦可知矣

宰我問君所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
而不要非辭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

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
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

以懼之孔叢子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

孟繁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

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

貢曰夫陳枯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

礪之旁多頑鈍夫子猶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

是以雜也見尚書本傳

孔子出遊於原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

甚哀孔子止而問之曰何哭之緣

孔子曰新而死者有怨焉婦人曰

傷吾簪也而所以悲者蓋不忘故也詩曰代馬

依北風飛鳥揚故巢皆不忘故之謂也韓詩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

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

樂於襄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

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

以興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

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
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先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
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
好發人之惡者也死乎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
彌尊矣遠方弟子以進盟主千焉家語
子貢由其家恭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袂整折
衣冠曰子之來親毋乃客乎放桀而適肉
傳無窮也故身之僭倫手之高下顏面聲氣各
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家語
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
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
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
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則得千
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
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

惠數百人哉孔叢子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
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
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美若可乎對曰今謂天
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
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美若說苑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
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子貢之於孔子也猶
魯南去之寡人問子貢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
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
賜則真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孔子貢之言也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
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子不知何不事之對曰
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
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
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泰山不

蓋其高且為不知太宰語曰然則子有所助也
對曰天下有大尊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
也說苑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
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
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孺
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
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君若問
臣仲尼之賢猶猶操壺投壺於江海而飲之腹滿而
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
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
譽仲尼譬如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
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
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
不測不克韓詩

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

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也忘之甚者忘
其身昔夏桀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脩禹之道
毀壞辟法裂絕世紀荒淫于樂沈酣于酒其臣
左師觸龍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身死四
支異處此忘其身者也哀公變色曰善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
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
不知夫練而牀禮邪子貢曰汝何問孔子曰
曰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

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
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
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
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
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
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

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禮記

荆有伋非者得寶劍於干隊反渡江中流兩蛟
俠繞其船伋非謂推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
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伋非攘臂拔劍曰武
士可以仁義說也亦可劫而奪也此江之腐肉
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有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
風波畢除荆將為執遂孔子聞之曰夫善除癰

聖蹟第二十

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象言其有文理也環可
循而無窮也。古禮記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
壤登木曰父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
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後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

失其為親也。禮記

一之衛遇舊館人之哭之哀出使子

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

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

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小子行之禮記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

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

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禮記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
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
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
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禮記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禮記

葬之富狗死使子貢理之曰吾聞之也敝帷

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
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
埋之以惟禮記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
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
置嬰設披周也設崇股也綢練設旒夏也禮記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
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
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
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
子之志乎哉禮記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入
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為
殷後與國于宋弟號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

公申申生潁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讓其
弟厲公焉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卿
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焉
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臯夷父其子為防叔辟
華氏之禍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
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
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
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

小白徵在頹父問三女曰取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一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孔子生而甯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生三歲而染純死葬於防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山

食志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貶故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家語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

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家語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家語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南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南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鞭公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德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

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榮感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絃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由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果臝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畢

享之是日齊侯自微象不出聞樂不

而既其是享禮者其不具是用批牒用

靡蕪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相

求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

君子之道輔其君而獨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

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家語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率仲

由隰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勤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

行 家語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

子八子大夫以女歸而舞登繼及

遺魯君陳女樂列戈馬于魯城南高門

子微服往觀之將受焉子路言於孫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膾於大夫是

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

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膾俎孔子遂

行 家語

孔子為大司寇國廐焚于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冉子貢曰敢

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吾為有司故拜之家語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頽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頽則吾將安仗喆人其萎則吾將安效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嘆曰賜汝有政事

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也而丘也即殷人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家語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葬焉含以蔬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桐廬置嬰

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兼用三王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孔子葬於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里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去自後群弟子及魯人往從墓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焉家語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實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崩施其阪仁道在焉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也寒喟然迴慮題生

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潺湲玃叢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孔

叢子

孟僖子病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賜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禮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吾明哉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

卷之四

章

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於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已矣左傳

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筑筑余在岐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

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左傳

西狩獲麟有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子曰孰為來紮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公羊傳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文升孔子堂聞金石錄竹

卷之四

章

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孔安國尚書序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魯沈猶氏旦飲其羊飽之以市欺人公慎氏有妻而惡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鬻牛馬者善豫價孔子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鬻牛馬者不豫價韓詩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勇復孟諸足蹀狡兔不以力聞呂氏春秋

鮑永為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降闕里無故荆
棘自關從講堂掃除至孔子廟永異之謂府丞
曰方今院急而闕里無故自滌豈夫子欲行大
饗誅無狀也乃脩學行鄉禮請豐會手格殺之
東觀漢記

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使人
伐其樹去適鄭典畧

孔子卒受魯君橫玉葬郭之北泗水為之却流

各處通

孔子遭齊程本于於郊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
子路曰由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
顧曰由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胥然而對曰昔
者由也聞之夫子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
君子不行也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
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今程本于賢士也於是贈終身不之見也說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之可以行孔子
曰商之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違
其短故能久長矣說苑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以土甕之器
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懽然如受大牢之饋弟子
曰瓦甕酒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
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親
吾非以饋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說苑

孔子之楚有獻魚者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
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
再拜受命使弟子掃地將祭之弟子曰人將棄
之而夫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
不腐餘財者聖人也受聖人之饋可無祭乎說
孔子將死遺秘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稱秦始
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衣裳至沙丘而亡後始
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丘而亡王充論衡

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脩孔子車
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得璧
七枚懷其一以六枚白意孔子教授堂下牀頭
懸一甕召訢問訢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意發
視之中有素書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
拭吾履發吾筭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山鍾
離意傳

孔子脩春秋製孝經既成而向北斗告儻忽有

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受之護神

邱費之宰二大夫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

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邑有城池之固家有

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而隳邱隳費俗詳傳何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擊

香霧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五老列于庭則

五星之精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

子維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

在知其為異乃以繡絞繫麟角而去至敬王末
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
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解紱而涕泗焉
伏候古今註

孔子先世宋繆公之長子曰弗父何何世為宋
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考父之子曰孔嘉父嘉
為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陬人孔子之曾
大父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以

勇力聞於諸侯禱於尼丘生孔子故名之曰丘

字仲尼孔子之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孔子

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幼而喪父葬於防

山毋以不告及毋死不知其墓乃殯於五父之

衢有過而疑焉因問之得於聊曼父之母然後

合葬於防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蓋

未有知之者年三十有四魯大夫孟僖子病且

死屬說與何志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問也

世載

孔子與聞魯國之政齊人懼曰孔子為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沮之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庸樂馬三十駿以遺魯君魯君游觀終日卒受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賅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季桓子曰孔子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孔子去魯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各一諸侯皆莫能用卒自衛反魯蓋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相事時也齊歸女樂孔子行孔子家語

衛孔文子將攻子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季康子以弊迎孔子孔子歸

魯孔子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並孔子世家

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已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為名孔演圖仲尼牛脣吐教陳機受度又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應雉是謂儀古又仲尼龜脊又孔子海口言若含澤又夫子輔喉孝經鈞命訣

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

西十三步高一丈三尺冢前以甕甕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維離女真五味龜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親棘及刺人草皇覽

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許慎說文

七十二弟子附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矣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宰予魯人字子我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

仲由卞人字子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

藝以政事著名

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有容貌資質寬重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

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公正無私

高柴齊人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為人篤學而有法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怨欺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弱仕於季

氏

有若魯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三歲為人疆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客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有守貧而樂道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耻孔子以

之

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滂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克齊人字季沉一作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禮教不行欲脩之孔子善之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顏絲史記無作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

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子彫習尚書不樂仕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

秦商魯人字丕茲

顏刻一作顏魯人字子驕

司馬荅耕宋人字子牛為人性躁好言語見孔

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魯少孔子三十歲

梁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琴牢一作張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冉儒一作駟魯人字子魚一作鮪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魯人字子楷一作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邨蔡人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
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
而訪之

秦祖秦人字子南

奚咸史記奚魯人字子皙

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

廉絜衛人字子庸

公西與如一作魯人字子之上一作

季父黑魯人字子黑素一作

公西蒧魯人字子尚上一作

穰駟赤秦人字子從從一作

冉季魯人字子產

薛邦魯人字子從從一作

后處石一難齊人字里之子黜

縣亶魯人字子象

左郢史記鄢魯人字子行

狄黑衛人字皙之子皙

商澤魯人字子季

任不齊楚人字子選

榮祈一作魯人字子祺

顏會魯人字子輦

原亢一作魯人字子籍

公肩史記離魯人字子仲

秦非魯人字子之

漆雕從魯人字子文

燕伋秦人字子思

公夏守魯人字子乘

句井彊衛人字子界

步叔乘齊人字子車

石子蜀成紀人字子明

邾邾魯人字子飲

施之常魯人字子恒

申績魯人字子周

樂欣魯人字子輦

頁之僕魯人字子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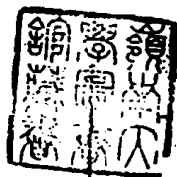
孔弗字子茂

漆雕修魯人字子飲

縣成魯人字子橫

顏相一作魯人字子襄

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並家語



增訂論語外篇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潘士達編士達字在聞安吉州籍烏程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是書取諸子百家所載孔氏之言分類排纂做論語二十篇之數以告論語所不載故曰外篇以因南昌李拭舊稿而葺之故曰增訂所採既罕異聞又莊列寓言亦復闡入朱子語錄嘗稱孔門弟子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况雜家依托之言乎

龍沙學錄六卷

〔明〕王在晉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補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龍沙學錄

六卷》提要

龍沙學錄序

龍沙學錄岵雲王公官豫章幕也前系
大儒學案後附己意蓋公身體心融有
與諸儒同者與諸异者有茲前聖未茲
者孜孜屹屹如寒求衣饑求食人覩公
包攬二酉筆搃萬彙日總總機務中遊
刃有餘以為公博學宏猷得之天授孰
知斯于道而出之有本如是也元標卒
業亦妄以管見請質道公道也學公學
也遇嗜學者而不求以互証是自蒙也
蓋嘗論世學其涂有二有從宗入者從
屏除見聞歛神匿影日參夜尋求所謂

本心者一旦恍然親見孔顏此所謂得其宗而入也從教入者謂學必由師傳諸儒先繭絲牛毛皆我師也于凡所彰教者一一體驗之無少抵牾而後敢自信是所謂由其教而知歸也由宗者不涉程涂提刀直入如入無人之境由教

龍沙學錄

序

者尋源問津如入百花之谷各泛其資之所近及其至則一也公大半守先儒涂轍即資稟卓穎惟恐其與先儒异指而于所自得者時超然破的年来宗氏門庭幾至蕭索賴公提唱學者曉然知學之不可鹵莽如有功來學大矣雖

然人苦不知學知學矣湏不知有學知有學則必有見有見則必執執必有言而是非紛然同异熾然無見何异何同何宗何明一以貫之無餘事矣夫凡情易脫聖解難舍一落聖解與凡情何異敢以是贅學錄之末公謂何如世以沙高于城為豫章聖徵此謎語也夫大江以西戴天履地員首方趾庭脩鄉習人具有聖體不著不察遂視聖大高公斯錄出豫章人士得藉金篦龍沙從此若增而高矣

肯

龍沙學錄

序

三

萬曆戊午歲季夏吉水顧學生鄒元標

謹撰



龍沙學錄

序

龍沙學錄序

章門故有龍沙識未有應者方伯王明初先生函瑤編十種見遺而以龍沙學錄命爲之序其在茲乎其在茲乎絃不佞受而繙之得學錄二卷通漕類編八卷龍沙會艸四卷宗藩政略三卷題疏一卷廬

龍沙學錄

序一

山遊紀一卷浙省易名續議一卷胡墅豎譚一卷山陵考二卷兩山崇祀錄一卷楚編六卷通計三十卷非旦夕能卒業然其大致皆閎博精覈文人學士所窮年攻苦未能得一二者先生運之若風雲吐之若金石殆天授非人力也龍沙

學錄者錄其所得於見聞與參考於今昔而衷之以所自精詣者固將開人天之眼引來學於不疑之路意甚慙矣紘雖不敏深心體認亦差通其大意云夫自古學脉唯心與性而已帝堯首發執中一言豈不易簡顧其時言端初開理路

龍沙學錄

序二

未剖安知不有執有我之中爲中者乎虞廷有憂之特提人心惟危使學堯之學者知惟危非道心必惟精惟一轉惟危者入於惟微而執中之學始明及周末仲尼沒而學術裂譚性者或曰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

此皆以生之謂性而未窮其源也孔門有憂之直指天命之謂性使學仲尼之學者知氣質非天命必明善誠身由脩道以復天性而率性之學始著何以故人心有偏正有出入而道心無偏正出入也氣質之性有淳滴有清濁而天性無

龍沙學錄

序三

淳澆清濁也苟道心未徹而以人心制人心人心終不能一天性未露而以氣質變氣質氣質之性必不能化故上智之士獨見乎道心之微而直達乎天性之原閑邪以存之道問學以尊之以道心範圍乎人心而人心自能凝承乎道心

以天性陶冶乎氣質而氣質亦能
充塞乎天地體用交參費隱無間
真心現而中和致成性存而道義
生耳目心志總成圓明視聽言動
無非神化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
育又烏覩有一微塵作心性之障
而况論善與不善哉故大學言明

龍沙學錄

序四

明德未嘗言明不明之德中庸言
明善未嘗言明有不善之善此千
古傳心之要萬古希聖之宗也學
錄之意欲人由博以歸約自下學
而上達從近儒迄於有宋諸儒從
宋儒探乎孔孟以直窮乎心性之
源良工獨苦乎哉然宋儒立言惟

程伯子爲瑩其他或未見真理未
諳實事虛以意見高自譚說未若
方伯先生論理必徵諸事論事必
求其實如日月星辰圓闕晦蝕證
以近日耳目中故實可人人醒也
繇此旁推大槩可睹已夫種之芽
也必成樹川之決也必達於海方

龍沙學錄

序五

伯先生負超凡之資而留心於入
聖之門不應龍沙識吾不信也予
又竊覩漕渠書謂

國計繫乎漕漕爲國重漕繫乎運卒
運卒爲漕重皆老成深慮而又言
膠河必不可濬海運必不可復不
待終編而其利害較然矣先生以

學錄剖理欲之障使儒者不搖於
曲說而正學在人心以漕書決利
害之疑使言者不溺於耳譚而元
氣在

宗社皆所以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
太平也一則爲窮理之書一則爲
經世之書二書當並傳未可畸爲
龍沙學錄 序六

重輕也先生蒞政百度具舉其于
仕與學不啻優然皆未可槩先生
生平大業故不論著焉

通家治生羅大紘頓首撰



龍沙學錄目錄

卷之一

性

心性情

氣果

慎獨

論未發之中

一貫

仁

卷之二

良知

格致

龍沙學錄



二

知止

艮止

性命教

名節

悔過

存仁

卷之三

心性天命

形色

義利

知德

上達

下學上達

卷之四

性近習遠	克復歸仁
危微精一	言志
履空	孔顏樂處
卷之五	
陰陽虛實之辨	善惡有無之辨
狂狷鄉愿之辨	求放心說
顏子不違仁說	太極圖解
孝經全書序	
龍沙學錄	目錄
卷之六	
陰陽動靜	五行
鬼神	生死
雷霆	月
五星	

龍沙學錄卷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註

性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之萬殊也

李見羅先生講學于莆田予時治兵閩南造先生而請教焉先生講性善謂天理原無不善有不善者非性也予謂先生所講只是天命之性耳理本于天源頭悉是善底所謂繼之者善也一屬于人身則成性矣天之付予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于天者謂之性性是人身身上字眼在天只可言命而不可言性在人則言性而實根于命所謂天地之性亦以人性本于天地借人身着一性字究言之天地只有理而無性也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萬物故纔有天命便有氣質

龍沙學錄 卷十

此理若無此氣如何承常得必理氣湊泊始附着
人身故云氣質之性理與氣雜而言之孔子所謂
性相近也則兼氣質而言矣孟子論性論其本然
只說本然其流有不善者尚未明白勘破所以當
時論性紛紛天地間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惡人做
出來勾當有似性生世人惑于告子之說以爲性
原有不善放僻邪侈將無所不至孟子力爲砥柱
諄諄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以堯舜爲證引之使歸

龍沙學錄

卷一

二

于善窮其說以使人之信明明指出情之善才之
善以合于性之善于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此
先天極本窮原之論也荀子見人之惡以爲性之
惡楊子見人之或善或惡以爲善惡混韓子立爲
三品以仁義禮智爲性喜怒哀樂爲情其說近是
而猶未明乎氣質之說也于人性異同奚當焉氣
質之說何昉乎起于張程也使張程之說早出何
用諸子之紛爭也蓋人物既生卽此所稟以生之

氣而天命之性隨具于形氣之中天命之無不善
猶之雨在空中滴滴點點皆屬至潔墮于瓦石則
霑塵氣矣墮于泥土則淆之以濁矣又辟之山下
出泉渾渾淪淪其源至澈流于礪礪則漸失其清
矣合于行潦則益淪于汙矣濁以淆之而潔其本
來也亦可澄濁以歸于潔汙以混之而澈其本體
也亦可返汙以歸于澈天下無常清之水亦無不
可使清之水故氣稟之濁澄治則清形生以後不

龍沙學錄

卷一

三

失其有生之初在學者之善變化氣質耳程子云
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
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
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
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
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
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
出濁水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流至

海而不汙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蔽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人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不能

龍沙學錄

卷一

四

矣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盡人合天困知勉行者之事也若只說性善不說到氣稟何以見清濁之懸殊善惡之迥別工夫安勉之各異見羅先生大段欲闡明性無不善爲孟氏功臣然必參之宋儒之議論始得

心性情

問晦菴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

裏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爲粟爲菽爲禾爲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邪郭是也包裏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又云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者以有性故也愚按性是無形無樣底比不得箇子箇子却是心性則箇子中甜酸苦辣之味也穀還是心之區宇穀中些子乃是心些子中生意所以宜春宜夏宜于高低原隰者乃是性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

龍沙學錄

卷一

五

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朱子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

謂情則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此只以動靜二字指出性情故云心如水性猶水之靜信斯言也似性卽是心心之靜卽爲性直待動而分情性因情而始見矣他日朱子又云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于物而動則謂之情又云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運用此

龍沙學錄

卷一

六

情者也二說最明若以水喻之心猶水也性則水之潤下以情爲水之流而欲爲水之波瀾可乎

明道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汗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汗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

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是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

性原無妄習妄習從物誘而生性全是好底那得有不好底性來如人身本無病病非與生俱來治病必加鍼砭藥石天德有汗壞惟敬以治之敬可以還天然完具自足之本體治病有多方存心養性只有敬之一字

氣稟

龍沙學錄

卷一

七

北溪陳氏曰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

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有一等極愚拘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

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朱子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

龍沙學錄

卷一

八

逢其會所以如此

人類至繁一日之間萬生萬滅無論四海九州之遠卽一鄉一邑日來生人不知幾許剛柔善惡智愚賢不肖人各不同有如其面聖人之生固由貞元會合然貞元會合之時大生廣生必不啻一人未必人人皆聖寒暑陰晦之候生人未必皆不肖光風霽月之時生人未必皆賢如遇恰好時節便生好人則造化爲人所湊合矣或曰天有陰陽地

有燥溼時有寒暑合之父母之氣有和順乖戾參差不齊揉合而成所以人生有許多般樣曰人生若合到父母上則堯不生丹朱鯀不生禹也舜象之分聖傲惠蹠之分聖狂迦厥所生大相懸絕竟不知其由大都天地精靈之氣不久聚不多值其暴戾之氣亦偶觸而相投所以月華不常觀震雷不常值堯舜禹之生曠古而一見丹朱之不肖象蹠之兇悖生亦不數數然如天地清明倏忽變爲

龍沙學錄

卷一

九

陰霾陰霾倏忽變爲晴霽皆二氣五行之變合示人以不可測識者若聖人生子必賢則代代皆爲聖人惡人生子必不肖則代代皆爲惡人人可模範豈成其爲造化蓋天地有動靜靜者不變動則爲千變萬化之門天常運而地常寧植物本乎地得靜數居多故五穀結實萬木吐華年年如此處處皆然桃李之根不爲松柏之實稻粱之美不爲莠稗之惡物從其類此爲固然若動物生乎動變

變化化有不可端倪者凡馬忽生良驥修蛇忽變
潛虬麒麟鳳皇騶虞角端生不知其所自南山之
白額長橋之蛟龍夫安能一一按其種類乎總之
二氣五行純駁偏全之氣間有湊泊人物由此而
生得其純全者爲聖爲賢爲靈瑞得其偏駁者爲
愚爲不肖爲惡毒人物不得而知造物亦不得而
知也人性之剛烈輒弱論理之常不得不分陰陽
之多寡亦有不盡然者婦人屬陰而性多剛烈男

龍沙學錄

卷一

十

子屬陽而性多輒弱則于分陰分陽之中有剛柔
交勝之理剛烈者心多慈仁輒弱者性多險健則
于偏陽偏陰之中有剛柔互藏之用陰陽無善惡
所稱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見于通書而實以闡發
義文周孔畫卦繫爻之深意蓋陰極而陷陽極而
亢太剛必折太柔必損于二氣五行分合轉移過
中失節偏駁揉雜之極善惡從此而生值陽氣之
惡者躁暴忿戾值陰氣之惡者狡譎姦險此等惡

人未嘗無靈性如毒蛇猛虎見人知畏見阱知避
但其陷溺沉錮之深未易開悟所以竟成兇惡或
甘蹈刑憲爲天下僂或蔑絕分義冒千秋之不韙
此處雖由氣稟亦由積習而成假令惡人回頭孰
遏其從善之路孰閉其遷善之門善惡無常惟人
自趨自就徒諉罪于氣稟氣稟亦有所不受也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自強法天行之健
二氣五行爲我運用陰陽極惡之氣安能累人

龍沙學錄

卷一

十一

慎獨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功頗爲專篤然襟念紛擾終難
止息如何乃可羅近溪先生曰如何是獨曰獨者吾
心獨知之地也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襍時
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子
之言則慎襍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一而
弗二者也襍其所知者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
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

與散離故謂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必治其昏而後
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
其襟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
二而非一也非一則皆襟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
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
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
也古今聖賢拳拳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
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
龍沙學錄 卷一 圭

處致慎耳

聖門說出獨字正與雜字相反慎雜則于顯見上
用功慎獨則于隱微上用功獨知隱微至于莫見
莫顯則不覩不聞嚴于共覩共聞此君子所以戒
慎恐懼也羅念菴曰不覩不聞卽吾心之常知處
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覩自其常知不
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此處不令
他意攙和卽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有王一菴

曰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
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
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
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
謂此箇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
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
也知誠意之爲慎獨則知用力于動念之後者爲
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

龍沙學錄

卷一

圭

之戒謹恐懼陽明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
坤萬有基又云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
知由此觀之可見獨中自有真知所以能知戒懼
凡襟念在後獨知在先慎獨則無襟念之紛紜而
外感不至于昏亂吾心常明常定無庸詳察而嚴
治之矣

論未發之中

時有問未發之中者爭論不一久之王龍谿曰未發

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于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于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衆始嘿然

中庸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能豁乃論及視聽此是別有一種道理第所云不容發者孰禁之而不發耶語意深晦未易思索邇在虎林書院講未發之中有問喜怒哀樂未發是甚麼時候大人終日酬

龍沙學錄

卷一

古

酢不能離七情已發時多未發時少到夜來夢中亦有喜怒哀樂如何見得未發余曰做官的未上堂問事不知事體何如無成心一至審事便有箇曲直理屈者應加咎責是怒情可矜矜之是哀既得其情剖斷公平彼此允服則喜樂是可觀已未發光景昔李延平教人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又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則未發亦有其時但今所謂未發之中云者未可以時論

也昔有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陽明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歐陽南野曰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傳習錄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未可以動靜分者也薛中離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門便是體用二原形影爲二物益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辰本

龍沙學錄

卷一

主

體之謂也黃洛村曰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曾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愚謂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于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各有方向各行其所當然無所乖逆所謂和也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于物未有倚着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以中

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皆謂此也林澤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的道理看得極子細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

潛室陳氏曰赤子之心只是虛實無偽然喜怒哀樂

龍沙學錄

卷一

七

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眞實已有所倚着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陳潛室以赤子已發之喜怒哀樂以未發之中所以差殊不合答只以赤子之心比未發之中赤子之心夫焉有所倚哉然未發之中化機未動赤子

之心知覺已萌以無感對有覺當亦稍異如云未發之中爲存養所致似涉于致中天下人人有未發之中不獨戒慎恐懼之君子爲然也

勉齋黃氏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于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龍沙學錄

卷一

七

未發之中只宜論天地之性然此理屬于人身舍氣質不能論性矣既兼氣質則剛暴之人性多慘急柔懦之人性多慈憫和易之人性多恬愉氣不

能無偏無昏無贏乏正如天地大寒大熱之時風雲雷雨未至氣已氤氲鬱結矣然喜怒哀樂未發不可謂其偏于喜怒哀樂未發不可謂其偏于哀樂沖虛無朕之中天理未汨而氣尚爲退聽只于其發來過當處觀其失節不得于未發以分善惡也所以不觀不聞之際君子有戒謹恐懼之功

一貫

朱子曰一是此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

龍沙學錄

卷一

六

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

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是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麤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却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水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生氣流貫去也

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一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爲忠在夫子則爲一在天地則爲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應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爲恕在夫子則爲貫在天地則爲萬物各得其所也卽體貫卽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

問一字是一理否曰夫子是說一心能貫乎無窮

但惟曾子能嘿會這箇貫之之心而門人尚未知

龍沙學錄

卷一

九

如何去貫故曾子以忠恕之心發之上一貫卽是下面忠恕一心忠恕兩字只當得一字忠恕就是一更無兩層之意非以忠爲一以恕爲貫也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

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卽是誠由是言之誠自無不貫何必分忠恕以爲一貫也

朱子言木千枝萬葉都是生氣流貫去忠恕卽人心所爲生氣耳

或問程正叔吾道一以貫之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卽仁否正叔曰然此一字當仔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正叔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卽忠之用

龍沙學錄

卷一

子

忠恕分不得多少上蔡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朱子曰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比溪陳氏曰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真西山曰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着力在

聖人則不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

推學者先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若能于忠恕二字上着力于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合衆說觀之忠恕便是一忠恕便能貫萬深言之則爲一貫淺言之則爲忠恕如以忠爲一以推心爲貫則忠恕分析似多層節慈湖先生曰知堯舜之道無出于孝弟則知夫子之道無出于忠恕堯舜之道無出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固不出于衆人之日用曾子見門人識學未到要在忠恕上先用力所以隨口應答究竟非有二理

龍沙學錄

卷一

子

朱子曰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百千萬箇恕總是一箇恕總由一箇忠做出程子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于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

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夫子對子貢以恕爲可終身行矣行之終身不知幾何然只是一恕說恕便忠在裏面非偏言恕也

北溪陳氏曰夫子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已所不欲凡已之所欲者須要施于人方可如已欲立人亦欲立已欲達人亦欲

龍沙學錄

卷一

五

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已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

北溪先生論恕似進于仁矣恕雖隔仁不遠然畢竟有安勉之分所以加勿施二字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聖賢以恕爲求仁之方故以勿施所不欲者爲恕施已所欲者爲仁仁卽是道忠恕違道不遠聖人

言仁恕字字有斟酌此處要參得透

仁

北溪陳氏曰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

龍沙學錄

卷一

五

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事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孟子曰仁人心也心是活物若其圓外竅中係于肝肺間者軀殼耳軀殼非心乃其受于太虛一點虛靈不滅慈祥惻隱活潑流動肺肫無息之妙是所謂仁生生之理也心有此生理方有許多妙用出來乃謂之心故說沒天理的人謂之喪心仁非人心而何仁以心言所謂心之德愛之理則又似仁不可名而強名之矣仁以理言以事言則又因仁不可見而于發見作用處觀仁總之得其仁者

龍沙學錄

卷一

孟

爲心得其心者爲人在天爲生物之心在人爲有生之理非仁則形骸雖具氣體徒充是亦蠢然之物而已仁與人本相合而不相離率性而行之是則所謂道也不然舍却仁是何人離却人是何道朱子云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曰天地之心只是箇

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勉齋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乃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

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

龍沙學錄

卷一

孟

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

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有此心卽有此仁心而不仁卽非心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卽仁仁卽心而不可二視之也

雲峯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

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雞雛可以觀仁

龍沙學錄

卷一

五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

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

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仁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意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

龍沙學錄

卷一

五

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

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

龍沙學錄

卷一

六

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

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

龍沙學錄

卷一

五

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龍沙學錄卷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註

良知

陽明先生曰獨卽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誠意工夫只是一箇慎獨慎獨便自慊而毋自欺卽是誠意蓋意之萌是自己獨知底念頭欲誠意者必于此念頭上禁止其欺妄而于意念之發皆

龍沙學錄

卷二

一

如惡惡臭好好色之至真至實而無一毫之虛假方是自慊方是無自欺二自字卽獨也意之實與不實人不及知我心裏獨自知道此獨知之地雖甚隱微然自家一點虛靈反照自家念頭動處毫髮不可掩護却是善惡明明分路君子安得而不慎此慎字不但持箇敬慎之心須檢點關防勿令一毫虛假之私潛伏于冥冥之中天理便從此擴充人欲便從此遏絕此就根塵不及處拈出一線

之路天理人欲關頭君子小人分岐之界也三山

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

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

若其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于事爲精

神方運于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矣

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

萌動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于此以

龍沙學錄

卷二

二

實爲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朱子云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

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王文成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

謂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

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

間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

鄒東郭曰吾儕工夫正坐見性未透故分動分靜分有分無不是聖門正脉仰觀于天確然常運矣俯察于川潏然常流矣內省于良知昭然常虛常靈矣口入虞淵未嘗不照水渚深潭未嘗不流心遇岑寂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通乎晝夜獨知不悞迷謬天則更何以言學乎

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明靈覺而言書

龍沙學錄

卷二

三

謂之明命易謂之明德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慎恐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而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如運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爲未足則多學而識其將愈于一以貫之乎良知之明也譬諸鏡然廓然清明萬物畢照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不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蓄德也皆磨鏡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

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

世之沒溺于聞見勤苦于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終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卽戒懼擴充一箇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

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惘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

龍沙學錄

卷二

四

鼎之淪于重淵赤日之蔽于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汙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未嘗亡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于生死者乎

羅念菴曰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則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因見聞而復有着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

戒慎于不覩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自然要在自
索自尋自悟自解始是親體相見也

王龍谿曰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
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着况身外種種浮浪
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
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
箇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
一周旋計些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

龍溪學錄

卷二

五

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羅籠掃空窠曰徹內
徹外徹骨髓徹隨潔潔淨淨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
有箇宇泰收功之期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
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脉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
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
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
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義
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

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

羅念菴曰良知不可思議不可執着本虛明定靜
以虛明定靜求即非良知本變化無方以變化無
方求即非良知

問致良知呂涇野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掇
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傳說曰非
知之艱行之惟艱聖賢亦未嘗即以質爲行也

格致

龍溪學錄

卷二

六

伊川云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
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所務于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地萬物之理又不
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愚按物來則知起者凡一物自有一物之理因物
付物全然完具不必鑿以求知而自有可知之理
見理明則意念自定或欺或慊炯然反照心無有
不正者吳草廬曰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

之聞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爲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夫人心有知爲常惺之體爲最靈之衆非惺則蔽非靈則蠢明德至善非格物何能致知非致知何能得所止也

天地萬物之理不窮到極處吾心尚有扞格而不通然欲達窮盡天地萬物之理未能一時頓悟故伊川又云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

則得若要真得直是體會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于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伊川云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物格者適道之始歟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

理會得多相次自豁然有覺處 窮理亦多 或

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問人有志于學然知識錮蔽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知識當自漸

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問觀物察已還因是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

致知先求之四端何如曰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
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人患事繁累思慮
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
窮至于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
理

愚按格物致知之說程子深切著明然天下之物
不能格者多矣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不可不知則神矣陰陽

龍沙學錄

卷二

九

不測之謂神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格物者至于窮
神而知無不致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必窮
理而後盡性至命亦須至命而後可謂之窮理也
延平謂元晦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
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
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延平此論可見參前倚
衡無非至道顏子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皆是物
也神化性命只在目前

格物致知衆說不一有云扞格外物者有云格其
物有本末之物者有云格去心之非物者看來朱
註卽物窮理之學較爲有着實下手工夫人心良
知雖醞于無聲無臭之中却不外于萬事萬物之
理但氣拘物蔽或反以在外之物而蒙其本體之
知必推而極之纖悉幾微無不窮其恰當之處則
心裏通明洞達無少虧蔽而知于是乎至矣物格
而后知至可見物無不格卽是知無不致故只用

龍沙學錄

卷二

十一

一在字格物到盡頭處則往古來今千態萬狀足
以觸發吾本來之虛靈知慧日擴不是外邊格這
一物吾心纔增這一知也晦翁非令人把自家本
心良知丟棄只向外面事物去尋究却是聞見之
知與性靈之知交發而互用卽中庸學問思辨的
工夫顏子所謂博文約禮是也
章詒問格物呂涇野曰這箇物正如孟子云萬物
皆備于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于身的故凡

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聶斷曰斬夜睡來心下有所想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麼無物可格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亦皆是格物

知止

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

龍沙學錄

卷二

士

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卽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口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

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

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

了安而後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雙峯饒氏曰譬之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處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脉絡

愚按知止者于至善之理知得十分透徹一到知止田地便到能得地位定者止而不他移靜者止

龍沙學錄

卷二

士

而不妄動安者止而不危疑慮卽止定中慧照心體本來靈妙復其心體靈妙精爽開通自然能應而至善自我得矣至于得則與至善相冥合尤西川曰知止卽所止皆良知也工夫本體一而已矣錢緒山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心自證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元始終來原是止的雖千思萬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

得輕重也

朱子曰知止只是知有這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知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于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

愚按朱子之說是知至善之當止而非所謂知止

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始不得止今既信良知須將此等習心一齊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此可見知止非淺淺之知頭上有許多工夫能到知止一了百當卽此是得非慮後乃得也定靜安慮得五字非是功效次第亦不必分身心既定靜而安恐無不能慮者安則已挽弓到滿應則能發箭得止是已中的人之秤物既識得秤上星物到秤便能辨

艮止

也若知止便已實見得是而必止之所以能定則能靜而安而慮而自能得所止矣如望見京城尚不可謂止必身到京而後爲止耳新安陳氏曰明德新民所以得止于至善之由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于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卽格物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于此夫知其所當止之理猶未可謂知止此是物格而知至知已造其極矣

伊川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止爲物作則也惟使之各得其所而已

艮與咸對咸主于感艮主于靜聖賢之心學也先
儒有云讀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在周子則
有主靜之說在程子則有定性之譚皆艮之義也
背者不動之物亦無見之物艮其背者止于所當
止也天下之理合體用動靜莫不有當止之地靜
而止于所當靜之理湛然一太虛之體縱耳目口
鼻之欲爲吾身所不能無者終不得累其中而奪
之是不獲其身也動而止于所當動之理廓然一

龍沙學錄

卷二

五

太虛之用縱聲色臭味之感爲人之所易動者終
不得交于外而移之是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蓋身
爲情好嗜欲所由生不獲其身靜固止矣庭爲利
欲紛華所交集不見其人則動亦止矣動靜皆止
其所體用相符內外合一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
可以贊化育參天地此內聖外王之學也

凡易之專言無咎者皆補過之詞要非至善艮背
之學聖人第云無咎者何蓋特爲死地若將意念

皆止于此則淪于枯槁寂滅不復知有其身亦復
不知有其人格致誠正之功廢而齊治均平之念
驟故但可寡其過無咎而已彖釋之曰止之爲言
止也所謂止者亦惟其時而已蓋有動有靜者時
也無動無靜者理也必其時所當止則順時而止
時所當行則順時而行時之所在即道之所在行
止不以我執協平時之妙則合乎道之妙其道何
光明耶非動靜之外別有所謂光明即動靜而道

龍沙學錄

卷二

末

自爲昭著耳聖人以行字配止字以時字貼背字
皆以補其所不足用舍行藏一隨乎遇仕止久速
各當其可止而未嘗止也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無定在思亦無定向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
各存乎位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亦復如之則善用
其止而非止其所善法艮而非艮其背者也

性命教

董子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

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

天之生人氣以成形便與以所生之理以成性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在天爲易知簡能在人爲良知良能其稟受賦畀就如天之命令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究竟天命卽於穆不已之命天之命脉卽人之性真非既命而後有性也人得

龍沙學錄

卷二

本

天理爲性就將性中天理率其自然以應萬事萬物便是日用常行的大路仁而爲父子義而爲君臣以至恭敬辭讓是非只依順着性真率循自有許多道理任他本來頭頭是道道猶路也道本率性人人完具本無過不及何須用修奈氣稟氣質損壞甚多如賢智以意增愚不肖以意減故有缺者須修補偏者須修全聖人把當然道理爲一定法則亦節那不齊之稟要使過高的俯就下來不

及的仰企上去使人遵道而行以復其性就其固有者裁之非有所加損蓋以道品節氣稟非品節乎道也道本大中無待品節有教而人人率由自然之道不失其本然之性矣羅一峯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之性卽天之命非天付而我受之謂然則天令謂命質樸謂性人欲謂情猶是漢儒議論耳

周子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

龍沙學錄

卷二

太

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思按慎動卽修道也下文戒慎恐懼是也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源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源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 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人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勉齋黃氏曰修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母之道然孝中有

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于和剛者過于嚴則于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着爲品節使之盡其道

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爲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于人爲而實原于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朱子曰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

龍沙學錄

卷二

七

已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名節

王龍谿曰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大豪傑吾人惟不能自信未得箇悟人處所以未免傷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 湛甘泉曰欲知道者請于體認天理上用功凡平生一切好樂一齊掃盡非

但去好利之心盡去好名之心非但去私欲之心盡去私見之心乃可入也

昔年在長安講學會上譚及好名二字客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愚對曰陳白沙有言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士君子之于名節尚矣但名可尚而不可好天下國家之事多被好名的人壞了安用好名爲哉客怫然曰今有人投暮夜之餽却之而不受此非爲名乎予

龍沙學錄

卷二

七

曰暮夜之餽真見其不可受此吾心之良知也非義之餽當前吾心之靈明卽動豈待計及名節所謂天知地知子知還落第二層義只是我知二字不可昧耳故所欲有其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者慕義而非慕名也夷齊扣馬而諫餓死首陽山下豈好名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耳世有真豪傑挺然植萬古之名節而不爲名節所管攝獨見獨行獨來獨往皆本于吾心之良知全不從

名上起見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傷時之論非見道之言也

錢文子曰人君好名爲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狹小漢家制度而有長馭遠駕之志中公一言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而質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嗜仁義之美而卒之躬行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武帝有志于慕古而治效不逮于高

龍沙學錄

卷二

三

文故愚以好名爲人主之累也

愚按人主好名必非躬行仁義之美事在勉強而已故好名爲人主之累乃併好名之念去之則其所好者又必有在此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也
悔過

有因過而悔甚者衆以篤志稱之王一菴曰未也夫其所以悔者專爲性道而責志乎抑未免爲毀譽而不全也先師云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此方是真

悔真覺流行不滯之真機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一菴曰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現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現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之相去不亦遠乎

人之有過全在愧悔之甚若愧悔不甚過將復萌如云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此是王心齋疎處聖人云震無咎者存乎悔震字加于悔字之上不

龍沙學錄

卷二

三

悔不可以免咎不震不可以言悔也過猶病也病去自然依舊樂不加藥餌病亦何由去乎覺得是病正當煩惱安見其可樂病去而後喜樂從生然猶多方戒謹虞其復病人之有過亦然過言雖是小失然白圭之玷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磨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假如叔孫武叔毀仲尼此是終身過失丘門日月之喻如頂門着鍼引之使覺卽彼能知過安所得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

乎喜樂今日覺處此只爲不知過者言覺而不悔其究爲徒覺惡觀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也王一菴曰性喻諸日智喻諸光非光無日舍日無光故本體不迷不迷爲智若正智不見本性尚迷處茲迷境而談率性是以真體汨沒于見聞也故知光日一體之喻者可以悟天性矣

按程子曰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皆見日月無皆照也然則日之光止可云目之光耳日光

龍沙學錄

卷二

五

不能照日目光不能照日性之智還能照性心有淑慝邪正良知昭然不爽心即否塞沉痾而一點靈明白在若太陽薄蝕眼目睛翳便無光矣且日光不及于豐鄙日光或隔于而墻而心之智則無幽弗燭無遠弗照羅近溪云人心具有此箇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貫三光而徹萬象者惟心之謂與究而言之太陽聚而爲日之光心精聚而爲日之光光輝所發各從元始不始于眼觀日

照日氣聚而成形目精翕而成象有形象可見渾是珠輝玉潤皆因凝結後而生性是空空洞洞靈智發于虛明非着物可以比倫日光一體之喻未可喻天性也

陽明先生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若堯舜之心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

龍沙學錄

卷二

五

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于過又曰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此是本體不迷之說蓋本體昭明洞微不待光輝之著自能燭照若以性喻日智喻光則日光但能照物不能返照吾心能自照又能照物此以見吾心體之妙矣

存仁

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

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得窮索？

仁是太和元氣，如四德分爲四時，而元氣則無所不貫。故義禮智信皆仁，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是已。到誠明地位，未至于誠，則心體尚有已私間隔，安能無懈懈？則必須防檢，閑邪存誠，不可一息少數。惟純之又純，以至于不懈，則爲至誠，無息如天命。

龍沙學錄

卷二

五

之不已，將無事于防檢矣。未至于明，則心境尚有壅閼窒礙，安能有得？未得必須窮索，格物致知，不可一物有遺，惟精而益精，以極于知至，則良知不昧。如日月之貞明，不待于窮索矣。然古之聖人憂勤惕勵，心源疊疊，無懈而若有懈，無所事防檢而無時不防檢，學如不及，唯恐失之已得，而若未得無所事窮索，而無所不窮索，必有事焉，心勿忘以保其常惺不昧之體，以操其純一不貳之衷，故曰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

龍沙學錄

卷二

五

龍沙學錄卷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註

心性天命

雲峯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功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爲身之主宰性者人生而有

龍沙學錄

卷三

十

之理渾然具于心者伊川云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是也人心之分量最大巨細兼該遠近畢具動靜無端周流不息卽其所知所能具是彌漫六合充塞天地貫串千古上下無滯凡天下古今之理無所不備此其分量何所限也盡之云者是把性的道理都融貫渾全在心上而無不完之本體無不滿之分量無一處不到無纖毫或遺方謂之盡能如此盡

心必其所性之理洞徹無礙窺盡底蘊其盡心處

卽其知性處湛甘泉曰心無一物則浩然無一物

不體則浩然知無一物與無一物不體斯可與語

性矣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天命之謂性此

性既會悟于心則心思之瑩徹可以窮神識見之

玄微可以達化於穆不已之命可以默悟而潛孚

矣豈有不能知天者乎蓋天之命此性原在人心

而性之會于心卽是知天奚俟別有推求而後能

龍沙學錄

卷三

十

知天也知性知天都在盡心前面孟子據見成盡

心而表出知性知天耳

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

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

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

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特於形氣之

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卽事

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

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太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惟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

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卽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

龍沙學錄

卷三

三

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卽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明道口嘗謂以心知天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作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張橫渠曰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

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伊川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龍沙學錄

卷三

四

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卽是事心性卽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

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牾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

潛室陳氏曰存心卽誠意正心之謂養生在其中

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

下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錢緒山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龍溪學錄

卷三

五

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欽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謂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愚按心是活物常病于外馳伊川云心無形體纔立着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

操舍而言也又張敬夫云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

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存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合二說觀之可見心易于存亡故着一存字不見不聞時心固在于內應事接物時心亦在于內存者常惺而不昧也存心則性無不養靜而存此心而吾之性固不以靜而離動而存此心而吾之性亦不以動而離兢兢

龍溪學錄

卷三

六

業業保守其所賦之理惟恐其有違于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一般敬謹非事天而何蓋天非蒼蒼卽是性性具于心吾有而養之卽盡其所謂昭事者儼然上帝臨汝日在左右故曰事天然是存心養性工夫直須到底凡人有學問者于他利欲猶可擺脫惟夭壽是命根上帶來的說到此鮮有不貳其心者君子以死生壽夭皆有定命略無疑貳存心養性徹頭徹尾做到極處壽亦不知夭亦

不知至于沒身而後已是宇宙生身造化在手所以立命也立者植立于壽夭之中而不爲推移顛倒其心惟知此心性之理是天命之屬于吾身者古今不可磨滅而形骸之身決是有盡的有盡之身夭壽不必掛念惟于心性上修煉以聽其夭壽之來吾身一點天命之精若常存于宇宙間者先儒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是已夭壽不貳有千古不老萬劫不壞者在非我不貳于夭壽乃

龍沙學錄

卷三

七

夭壽不能貳我也到此則死生亦爲旦暮天地有消歇而我這箇無消歇真足撐持天地存養至此方爲盡心之極功昔程子舟中遇風獨正襟不動及臨終時謂弟子曰平生持敬工夫正在此處是亦夭壽不貳者

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

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是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

此溪隱氏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簡理

龍沙學錄

卷三

八

不離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卽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

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歛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歛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

龍沙學錄

卷三

九

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

命猶令也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朱子曰死壽不貳不以死生爲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

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

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研到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龍沙學錄

卷三

十

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卽上章所謂修身是也

游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爲正比于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末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于死生壽夭一是天理安排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于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

魯城門久朽欲傾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

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君子有至幸而無有幸小人
有幸而無不幸

伊川與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
聖人只有一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
賞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伊川
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

龍沙學錄

卷五

十一

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
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
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
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
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
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
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返者若舉大運而言則
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

不如兩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許多盛衰如三代
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
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
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
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
日自減不相害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
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

龍沙學錄

卷三

三

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則不
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
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耳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
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言之則天地
之間亦富有餘矣

形色

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
如何曰形色爲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性是

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五官百體爲形知覺運量爲色這箇都是良知良能流露處故曰形色天性也可見形性原分不得開踐者履其實也睿作聖便是踐心之實聽作謀明作哲便是踐耳目之實從作乂恭作肅便是踐口體手足之實然須到聖人地位方能盡此天性以填實其形色在在着實處處盡職無此須空浮虛僞形色的分量纔可以一一實踐斯謂之完人

龍沙學錄

卷三

七

肖子惟聖人渾身天理周流不爲形氣所役故可以踐其形而無歉稍虧一分天性便虧一分形色之宰不謂之能踐矣茅鹿門曰形便有色色卽形上見之故下只曰踐形形色天性言形色中皆天性所寓非指形色卽天性也天性具于心只一盡心盡性而衆體自從之矣非一一而踐之也

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舉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

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

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天之生人人之得于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于聰同是目也而不足于明同是口而不足于別味同以鼻而不足以別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口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形

龍沙學錄

卷三

七

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于聖人則于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與性分有虧欠卽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

義利

符舜功問于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朱子曰子靜只是拘伊川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于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喻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喻訓曉比知爲深是知極透徹有到精微入毫芒方是喻自事爲之着以至心術之微所見無非是者君子惟曉得義事到面前只管尋義上做去而義之外皆非所知全不計較利處一于理而無私義也卽迹涉于利而心實無所爲亦義也小人惟曉得利事到面前只管尋利上做去而利之外皆非所知全不顧義處一于欲不知有理利也卽迹類于義而心有所希與亦利也義字包得廣利字

龍沙學錄

卷三

五

亦不止財利如此爲義如此爲利是義利之大界限處義有似利而非利有似義而非是義利之細微處張南軒以爲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有意爲善總是利心其與君子天地懸隔

朱子曰君子之于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于利亦是于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

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

雙峯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于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愚謂一見義而嗜便爲君子一見利而嗜卽爲小人不必人品之已成而後喻也薛敬軒曰人之子孫莫不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于仕宦中冒昧禮

龍沙學錄

卷三

六

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卿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也

愚按敬軒先生此論極爲明切仕宦者當書一通

于座右

知德

雙峯饒氏曰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曰知德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得知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于已所以纔絕糧便愠見德印大學之明德明德爲人所本來于物無加損

龍沙學錄

卷三

七

大行窮居只是一般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憑他恁般湊泊本來者全然不動知是獨見獨解于天下道理照得見事變勘得破有定靜而安慮而能得的光景非實有是德者不能知非真知是德者不能有所以知德極鮮子路一遇絕糧便愠見却無甚理會無甚意思必是顏子不改其樂方能知德德卽天命之本體纔有些須利欲私意間隔皆不能知故直須打掃得心體明淨無有一毫塵障方

見此理之得于天者至貴至尊本來完足體之實知之真自是見大心泰而紛華勢利得喪窮通皆不足入其心無入而不自得矣子路氣質剛勇如愠見之類多傷于德故夫子以本領處鎔鎔他

上達

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

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沉淪似一日究者

龍沙學錄

卷三

六

究竟之意言究竟至于極也初間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揀其失少間揀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

愚按朱子覺悟揀失等語只是究竟至極之意上達下達似不如此講吾性分中無限高明君子只循着天理而行知日益精行日益粹漸至于爲聖爲賢而造位乎天德一步更高一步直超于萬物

之表真有如高凌霄漢躡足于層巖絕壁之間俯視塵世萬象皆空矣若夫人欲處種種色色最多小人纔動念于欲則凡欲皆枝牽蔓引叢至沓來天昏地暗墮落無終其身埋陷而不能起脫凡近以游高明只在一念之分岐此戒懼慎獨之功不可不講也

從善如登上達是也從惡如崩下達是也此以身心造詣言總是一念在理上便漸達于高明一念

龍沙學錄

卷三

九

不在理上便漸入于汗下

下學上達

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何如朱子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廝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

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

此章是夫子啓子貢以心悟之學還從近日鄧定宇說爲妥時說紛紛有說夫子不求天知有說夫子見世人莫知有所不平而發此歎有說發歎以啓子貢之間有說重何爲二字我之所爲如此所以不知於人又近說此章書是夫子因世之莫我知乃發明自家心事此等說俱未妥蓋子貢平日求知于外不曾從心體上用功莫我知之歎分明

龍沙學錄

卷三

辛

是喚醒欲使求知已所獨知之妙也子貢畢竟弗悟問何爲其莫知之便求之外矣故夫子告之啓端卽從心體上說起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正是心體無累自家有一段獨見其妙處時說俱從用舍予奪上看殊不得肯夫子意謂我不曾從人耳目所見處計只從心體上打得空空淨淨無些尤怨之累在胸中每每于下學處便有上達之妙上達只是心中之妙悟處後章所謂一貫是也此只論

道理勿從工夫看註中漸進意非是蓋子貢平日
件件推測正少上達故夫子直以此點醒之知我
其天一句最難看時說謂冲漠之中能監照我此
固膚淺又或謂夫知我此學知我此達把天知我
處說得誇張却藐視世間人皆不足以知我亦豈
是夫子語意蓋此句猶云默契之耳人知便可見
可問天知何曾有見聞可言只是默契契合此正
是人不及知之妙心體上妙悟也時說重下學二

龍沙學錄

卷三

王

字謂無以甚異于人夫子貢平日不曾好爲求異
夫子何必以不爲異語他且學到上達天知許多
妙悟安得爲尋常事甚失其解矣子貢之得聞性
與天道從此章得 下學上達語意渾融所云下
學是事上達是理又云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
上達不必如此分析

下學卽庸言庸德大凡淺陋寓深遠麤俗寓精微
糟粕煨燼莫非至教故得其下者自然會其上者

下學卽上達之用功處上達卽下學之會悟處非
學是一境達又是一境也知我其天須領下學上
達意來學者學天之理達者于天理上透徹所透
徹在此便覺此心有當于天而無違背默契契合
隱然見人不及知之妙若作蒼蒼之天有以知我
大不通俗儒與天合德與天爲徒等語俱屬當刪
昔在虎林書院曾講莫知我也夫一章云舊說雖
未嘗不是而未免看做欺人莫知若果欺人莫知

龍沙學錄

卷三

王

此一句甫脫于口而怨尤存于中矣蓋夫子之肯
乎須知此章大旨只是明學不爲人知不落感慨
蓋自聖遠言渾一切學術都是的然原其所以畢
竟從人知上做種子此種落根全副精神已向
一切進修一切解悟不得不向外或動情于身名
之榮或希心于後世之述他岐異端不可勝窮筭
來筭去只成就箇人知而千聖下學正脈于脚跟
下錯過去矣吾夫子憂道天下萬世極其懇切不

得已特地向子貢發歎及子貢以何爲莫知爲問始言我此莫知不是怨天不是尤人良以吾之此學乃下學上達之學初不求人知人亦不易知也知我者其惟天乎夫之知我其惟此學乎語味如此

朱子曰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爲莫知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

龍沙學錄

卷三

五

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

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間則磨一分障礙去

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張敬夫曰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

龍沙學錄

卷三

五

問上達工夫陽明先生曰後儒放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嘗學且須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暢茂條達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力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只是下學學者

只從下學裏用工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底工夫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着工夫朱子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

龍溪學錄

卷三

五

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

或問古之教人必先於灑掃應對進退何也下學而上達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居處恭執事敬雖衆人能焉彼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豈外是然卒異於衆人者以衆人習不致察不能上達耳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

龍溪學錄

卷三

六

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又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後人多以性命別作一高遠事殊不知性命孝弟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灑掃應對進退與盡性至命亦是一事無有本末無有精麤孝弟是人切近處故也子夏言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蓋謂此也聖人能竭其兩端耳今非無孝弟之人不能盡性者由之而不知也謝氏曰下學而極其道則上達矣然上達師無與焉灑掃應對進退乃動容貌出辭氣之事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與酬酢佑神之事何以異孰以爲可而先傳孰以爲不可而後倦而草木區以別矣其爲曲直一也所以聖人克勤小物而必有始卒蓋本末無二道耳

龍沙學錄卷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註

性近習遠

問氣質之性既曰氣質卽不是性既云性便不墮氣質若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安見天地之性尚欠缺耶愚按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有這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有生之初同一天地之

龍沙學錄

卷四

十

精五行之秀其清而純者固可以爲善其濁而駁者未必生成是惡人彼此相去未爲大差及到形生神發之後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以漸染而變聖愚賢不肖相去什伯千萬人之善惡全繫于習不繫于性然習未嘗不可移所云上智下愚不移者只是不肯移天下惟上智能執性不染于習是以不肯移之而愚惟下愚是染習而自漓于性是以不肯移之而智使上智而自恃其智也且爲罔

念之狂使下愚而不安于愚也且爲克念之聖所謂下愚乃民之自任其習自趨于下故云困而不學民斯爲下性固無所謂下實相近耳

性如源泉何處不清河之濁海之鹹井之甘苦土脉雜氣使然也又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習而安焉乃相遠矣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朱子

龍沙學錄

卷四

二

曰非有偏全辟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蔽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于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獸亦是此性只被它形體所拘生得蔽塞之甚無可通處愚按朱子之論是性相近說性既屬于人身安得離氣所云無不善者乃是天命卽所謂天地之性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伊川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不可移不

龍沙學錄

卷四

主

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

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是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言之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使之然也

湛甘泉曰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全矣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工夫到得見天理時習心便退聽

龍沙學錄

卷四

四

爲學患心不定只是煎銷習心三層五層如煎銷金銀一番煎銷愈見一番精明煎銷盡者爲大賢人生合下能有幾箇氣質中平的善學者以學力融氣質不善者以氣質困學力
胡敬齋曰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爲善荀子在看故以性爲惡韓子看故以性有三品楊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兼本原氣質而言斯爲明備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真情故以禮樂教化爲僞爲也

克復歸仁

伊川曰克勝也難勝者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克者未能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爲克己禮者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于

龍沙學錄

卷四

五

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天理故曰天下歸仁焉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

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別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程子以反身而誠爲克己朱子以克去己私爲克

已要之必有克而後有復看復字則明是克敵之克矣兵家戰勝之謂克歸地之謂復克了寇賊便自復了土宇仁是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舉天地萬物之理皆在我度內是謂仁已是私欲必曰己者以私欲附形骸而起者也禮卽渾然天理大中至正之則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着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理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

龍沙學錄

卷四

六

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一于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隔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禮非是二物蓋私欲起于心一萌動則枝牽蔓引一鋼蔽則蒂固根深靈明之中爲彼所強踞故必克之而後去禮是自家本有的物己私既克則天理自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也

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

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朱子曰如此只是發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伊川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卽禮也又曰敬便是禮無已可克

伊川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克已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或問克已復禮如

龍沙學錄

卷四

七

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已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

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爲仁卽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着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

朱子曰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爲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于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

在我闔同意

漢武帝一下輪臺之詔而張南軒謂其誠意足以回天人之心此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之驗也然以爲天下稱其仁意味較淺仁者吾之心體卽天下同然之心體吾完吾仁卽合天下一原之仁舉完完全全歸吾度內併天地人物渾爲一大身有六合一體之規模更無物我相睽之迹此爲天下歸仁蓋說出真心渾淪統同無涯的境界以爲

龍沙學錄

卷四

八

無形影者非近說又云天下自此禮之散見處言如下節視聽言動之間莫非吾心之散見而運用于天下處于此而能克去已私則從此心應酬之境而收此心本原之真是吾心之散見于天下者皆還歸而爲吾之仁也非天下皆許其仁此說亦勉強

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爲一體天秩天敘莫不具存人之所以不仁已自己物自物不以爲同體勝一

已之私以反乎天敘天秩則物我兼體雖天下之大皆歸于吾仁術之中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

又曰有已則喪其爲仁天下非吾體忘已則反得其爲仁天下爲一人故克已復禮昔之所喪今復得之非天下歸仁者與安仁者以天下爲一人而已

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

龍沙學錄

卷四

九

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

上蔡曰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嘿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問言動非禮卽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卽多非禮故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人以慎言語爲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雖存這箇意味在胸中朝

夕玩味亦可

或問合視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循理便是復禮言動猶可有禮文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理合這箇理字便是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夫子平日多與顏子講論皆是博之以文此四句正是約之以禮勿之云者非閉目塞耳緘口木偶

龍沙學錄

卷四

十

之謂只于此心分明處細加檢點防閑勿令其竊發勿令其染着將有我之私悉盡刷去心體上潔潔淨淨完全一天理此是下手克復工夫日用最切條件故曰目焦澹園講錄曰非禮勿視勿要看得細謂其有非禮之形交之于外而後克之固非也謂其有非禮之念萌之于心而後克之亦非也要于一念獨知上着力了方明白曰如此則爲非禮之視一涉非禮必不萌欲視之心也聽言動邊

做此此所謂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如有欲涉非禮之心而後克則亦克之晚矣亦非所以語顏子矣 克己之已對禮言由己之已對人言非禮不視克己也請事斯語由己也顏子克己如紅鐘上一點雪

說文訓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句工夫曰

龍沙學錄

卷四

主

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要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

顏子所克之已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

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

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

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爲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爲已在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

危微精一

龍沙學錄

卷四

主

危微之說不同人心橫熾至于天理滅絕有亡家隕身之禍危也平旦之氣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微也此一說也人心一逞荆棘生機械起蹈顛險而懷反側何等危險不安危也不親不聞莫見莫顯幽深潛伏聲臭俱無微也又一說也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忽然萌動其幾微反是而爲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危之極矣再閱仁文書院會語云造此世界是道心成此世界是

人心人心危故世界亦危然無此危卽不成世界于此危世界中作太平事須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危者非全不善言其善不足恃也如父慈子孝是人心忽然于孝慈中轉生不慈不孝之心則向之孝慈者危矣今人畜鳥獸魚鱉之屬當其畜養時豈不甚慈仁忽然有事便欲殺而烹之是當畜養時已藏烹殺之機豈不甚危危微之說不同如此總之心體空洞洞當虛明湛寂之時原

龍沙學錄

卷四

圭

無人心道心之別惟是人心忽動如太虛皎潔淨雲勃發昏翳四塞遂成陰霾此等光景可危可懼蓋人心隨形氣而生落在人身每每多占地步而依稀天理懸于空虛無着之中亦爲形氣所承受却分主客之勢故道心如一點太星在鑑中似有似無又如一道燈光入甕中欲明欲滅人心最不可長萌蘖不翦遂煩斧柯涓涓不息將成江河人若無人心則世上變亂情形從何處起故云無此

危卽不成世界非允執厥中無能作太平事此帝王所爲傳心之法也精則不雜一則不貳明以察其幾健以致其決惟精而善無不明矣惟一而身無不誠矣致知格物者惟精之門也誠意正心者惟一之路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允執厥中之事也聖賢精一之傳總結束于憂勤惕勵四字其要則主敬之一言蔽之矣

龍沙學錄

卷四

古

伊川云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着則不中矣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子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

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聞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胡氏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爲中湯武以征伐爲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口中而已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

龍沙學錄

卷四

七

凝而爲形覓覓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

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

龍沙學錄

卷四

七

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

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

龍沙學錄

卷四

七

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

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繁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問危微精一如何呂涇野曰心一也有人道之別

龍沙學錄

卷四

大

者就其發處言之耳危微皆是不好的字面何謂危此心發在形氣上便蕩情鑒性奪身亡家無所不至故曰危何謂微徒守此義理之心不能擴充不發於四肢不見於事業但隱然於念慮之間未甚顯明故曰微精是察二者之間不使混雜惟一是形氣之所用者皆從道而出合爲一片當時有一等人如巢許務光之流徒守道心專事虛尚將謂必去其飲食男女之欲而後可是爲太過而不

知其微也又有一等人饕餮驩兜之徒惟以飲食男女衣服聲色之欲爲形氣之性是爲不及而不知其危也惟是貫串義理之心於形氣之內方是爲中如人莫不衣食而衣食中自有箇道故堯於此竭其中以示人

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龍沙學錄

卷四

尤

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孔子便不見有痕迹

子路收歛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

西山真氏曰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于子路蓋視已

之善如未有善視已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輕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于顏淵蓋二子猶未免于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于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

此章書人人講得出却無人勘得破夫子語意只就二子之言一廣大其志耳何者善行高于天下

龍沙學錄

卷四

三

功勞益于一世不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天下人各得其所而已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已雖忘其善忘其勞而天下人猶知其有善有勞也莫若因物符物我無施伐之着念人無勞善之可稱我之願已忘而人之願且足竝生竝育如造物之無爲而成不言而化者然此就顏子願無伐無施而發老安少懷之論也人有五倫尊而爲君臣親而爲父子昆弟夫婦何獨言朋友

且舉老幼則盡乎人矣又揭出朋友二字此則因子路與朋友共之言而還以足之耳蓋蔽之無憾猶知蔽之有可憾也憾字與信字大相悖與其無憾莫若予之以信乎信則無形骸爾我之別奚有于裘馬信則無成敗利鈍之殊奚有于裘馬之蔽信則無收求怨尤之念奚有于蔽之而憾若拘拘于斯車馬必待與共而志願方酬必待蔽之無憾而後志量乃見不亦卑之乎小吾志耶顏淵志

龍沙學錄

卷四

主

在忘已而不知已之外尚有人子路志在公人而不知朋友之外尚有老老幼幼若干人故老安少懷朋友信云云擴其容與之度納之廣大之中所以竝箴二子夫子其天乎二子其圓于聖天者也

屢空

朱子曰空爲匱乏其說舊矣何晏道始以爲虛中受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八奚遠哉

潛室陳氏曰算瓢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于樂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

吾人學問得力全在打破貧富關頭顏子自心齋坐忘之後沉潛既久體認已深守困約而何事經營歛聰明而何事億逆此道之所凝也子貢高識易嘗規規貨利特以豐約之間不能不留情耳貧富有命彼乃留情其間是不受生來的定命而思

龍沙學錄

卷四

主

與造物衡也但其聰明才辨高出常人亦有是屢中之識若能以此識勘破貧富關頭何人情之不化爲道情也時說屢空只是貧安貧在屢空上見蓋命字分明是窮通之命貨殖分明是貨財生殖所以謂屢空爲安貧不就心體上說愚按人生之極貧者多矣如范萊蕪甌塵釜魚即可謂其近道乎聖門如原憲之蓬戶不完子夏之鶉衣百結未嘗不貧夫子曷不與顏子並稱畢竟顏子之算瓢

陋巷之不改樂見其心體之空無一物之累受命而忘貨殖所以非賜之所及也張氏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此可見屢空者心與天游直造于窮理盡性至命地位非顏子克己復禮者不能庶乎添出近道字似作兩截註云近道又能安貧非也只一直說下爲妥問屢空之空只是虛字若言貧恐小了顏子呂涇野曰屢貧亦非小事知破此便尋着仲尼顏子樂處也

龍沙學錄

卷四

王

左傳定公十五年春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子貢儘聰明但往往從外面做工夫故夫子屢把顏子與比勘欲其反求諸內學顏子之學也子貢聞一知二只是推測之明顏子明無所不照自首徹尾無待推測若魯邾之禍福藉令顏子

見之却不肯輕言於何證之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顏子之靈明內含子貢之聰明外露此回賜之分夫子所以不欲賜之多言也

孔顏樂處

朱子曰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

在中中字不是指定在心中亦不指定在飯蔬飲水曲肱之中聖心原自瀟灑有陶然之真怡然之

龍沙學錄

卷四

王

趣富貴且不知又安知有不義富貴于我如浮雲非但視之若無意如浮雲之隨風聚散而過眼卽空也浮字正對着我字看蓋我爲真物爲浮我爲實境物爲幻境實境之樂無在而無不在也幻境之樂屬物而不屬我也雲之浮者不能障太空物之浮者又安見窒礙于吾心富貴自富貴而我自我此中原不相涉豈以貧賤而加憂富貴而生樂哉

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蘊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的人遇熱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

龍沙學錄

卷四

美

所動矣

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與賤處說

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

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而言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爲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爲二物但得後便自樂也

顏子所樂非是樂貧亦非是樂道若說樂貧則着干執境若說樂道則着干執理須知顏子克盡已私全是天理此心與理洽自有許多受用妙處何者人之心體原無一物牽累常是快活的少有絲毫牽累便不能樂回能克盡已私其本體完全潔

龍沙學錄

卷四

美

淨心上滋味胸中氣象眼前光景活活潑潑却另是一般境界另有一種神情天高地下直與造物者游外面浮游世態絕不足爲此心之累處富貴如是處貧賤亦如是何能改其樂也東郭註錄曰曾氏之樂不在浴沂風詠顏氏之樂不在簞食瓢飲陋巷程子之樂不在吟風弄月傍花隨柳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便是不改其樂

不改其樂一卷之中綽有兩間清平景象一算一

瓢之內無非萬物各足風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飯蔬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心一也

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

人心各其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牢牢地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

龍沙學錄

卷四

三

非其所可愛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蘊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

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

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

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

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

曹月用曰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

龍沙學錄

卷四

三

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問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如父母何呂涇野曰當時顏子父母在必能諭之於道不然則以簞瓢奉親而親或不悅則顏子雖欲樂得乎以是知求手舞足蹈之樂有處也先儒謂周茂叔令程子尋顏子之樂處所樂何事伊川只答或人云

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此語極好夫顏子心
曾何等宏大何等灑樂視世之富貴貧賤利害死
壽聚無足以動其中者此誠見大心泰無不足也
顏之樂處正在於此

卷四

五

龍沙學錄卷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集注

陰陽虛實之辨

臨川吳氏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氣陰為精陽成
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
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
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矣實于天
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
龍沙學錄卷五

卷五

一

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翁曰動闢則虛莫虛于地然則
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天一氣耳上天之載至于無聲無臭大塊隤然八
表周陶五岳鎮定今以為實莫實于天虛莫虛于
地是天以形覆而地以氣承日月星辰皆可按摸
而山川草木皆無所倚着矣靜專動直靜翁動闢
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非以專直者之為
實而翕闢者之為虛也火陽而水陰必以陽實陰

虛爲正說然則火實而水虛乎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則無截然爲實爲虛之理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周子曰水本是陽之溼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併而不得達故火陽勝益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故物之屬乎陽者非陰不生物之屬

龍沙學錄

卷五

二

乎陰者非陽不生陰之精互藏于陽陽之精互藏于陰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故實中有虛虛中有實分虛實以別陰陽泥陰陽以定虛實意其爲一偏之說乎

善惡有無之辨

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錢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

毫不可更易王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于物非自然之

龍沙學錄

卷五

三

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于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意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之教法非善學也文成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

「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本先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于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敏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我教法上下

龍沙學錄

卷五

四

皆通始爲善學耳

此段講論是超凡入聖根基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有陰陽卽分剛柔人心一念初動淑慝從此而生旣謂之意安得無善無惡意既有善惡知安得無善無惡格物是由內合外由外合內物安得謂之無善無惡此語大爲渾淪卽上根人亦似難解然天地萬物皆本于無試問天地何從生天地不得而知也天地何以有陰陽陰陽何以分剛柔

一氣渾元強名之曰陰陽分陰分陽又強別之曰剛柔通言之陰陽剛柔原非本有則人心可云有善惡哉人心無善惡意與知皆從心起亦非有善惡獨是格物不分善惡較難說去然君臣父子皆謂之物仁敬孝慈具一完成道理所謂人性自然流行著于有者物亦不可云有善惡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說有善惡便已不是心意知物所以上根人直悟到源頭處

龍沙學錄

卷五

五

第可心悟不落言詮所云有善有惡者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動字直貫到底惟動乃有善惡如太虛中無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爲太虛之有風雲雷雨晦靈絪縕皆由動而生心之神爲氣機所觸活潑圓融意之所發一念循乎天理則爲善入于非幾則爲惡正感之而善生邪感之而惡生然本體之明炯炯不昧良知一照善惡不能逃爲善去惡功夫總由格物吾人超凡入

聖以良知爲根宗得其門而入者以格致爲啓鑰
故曰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物格知至直悟到
上根人地位有善有惡卒歸于無善無惡四有之
見今學知周知者下手此文成每提四句爲教法
也試觀一泓清水其中無美惡之形照人肩睫則
美惡主清而映人者水之本質也良知之知善知
惡也其有時而濁去濁以使之澄者水之還其本
質也格物之爲善去惡也美惡非水中所固有其

龍沙學錄

卷五

末

來不滯其去不謂之無善無惡也固宜

緒山先生曰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
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
人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
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
也卽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有乎善卽
明之不可有乎色聰之不可有乎聲也目無色故
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

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之于事
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
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
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
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
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
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知講求之功預有此
善以爲之則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虛

龍沙學錄

卷五

七

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
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

緒由于天泉橋點悟之後議論深切著明目無色
而能盡萬物之色妍媸好醜之不眩耳無聲而能
盡萬物之聲清濁高下之攸分心無善而能盡天
下萬事之善邪正淑慝之有辨其聰明虛靈卽是
良知其聰明虛靈之偶蔽則在格物致知發見處
由本體體驗處有功夫

陽明先生曰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照心非動者以其發于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于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

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妄心爲動妄則淪于惡矣又曰照心非動却在知善知惡上說來妄心亦照者以良知自能照妄耳又云無所動即照豈心之動皆爲妄耶以人心本至善不動則無不善妄生于動非動皆爲妄也人心如鏡無所動則無不照照非生于動動而有妄亦自無不照也

狂狷鄉愿之辨

問狂狷鄉愿之辨王龍谿曰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爲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

人之志以其知恥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于道故

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學聖人只管學成段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汙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于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求知于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于無

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問邪正路頭分決在此

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狂狷各得中行之一偏而未得其全由偏可以會全所以思之鄉愿不狂不狷無狂狷一分質地乃欲摩擬中行之似思以似亂真何嘗要學聖人若初間要學聖人便是好念頭即不能窺聖域亦不至爲德之賊狂狷念念

是真鄉愿念念是假真者不工于掩飾可以非刺處尚多假者有心于文致所以非刺處絕少若不使聖人助破世有假中行反加于真狂狷之上矣互鄉可以與言闕黨可以將命有心于慕聖聖人未嘗不與之見也若鄉愿要學聖人何爲過門不入而不少幟焉痛惡之至于斷乎不與聖不得乃思有恒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恒之反也此三句若爲鄉愿而發世無鄉愿有恒者其可

龍沙學錄

卷五

幾乎鄉愿爲絕低品質大遠于狂狷無論中行無云象聖爲矣

朱子云人最不可曉有人本身儉嗇之甚充其標上食稿下飲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或云似此等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拭父與君也敢

世間有此等人何從識得真人品凡官箴學術都

被他壞了愛官職者何心奉身儉嗇不過藉此獵名希得美官耳此又加于鄉愿一等如莽賊謙恭下士以後幹出事來盡露一生奸偽也

陸子靜云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

一實子靜之學爲有恒立心之始

朱子曰孟子言學問之道唯在求其放心程子亦言

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

龍沙學錄

卷五

上

在書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吾事耶

它日朱子又云以舉業無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陽明先生語陸澄曰使在我無功利之心雖錢穀甲兵櫛

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况子又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是功利之事况子又詩文之類乎皆按人心無所用則馳用心于書冊是能求其放心也唯是營心于功利以得失利害置之胸中則此心又為功利而馳矣陳九用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書一陽明先生曰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以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讀書

龍沙學錄

卷五

七

者須要常識得此心

朱子曰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 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自旦至暮只管展轉處于利欲之中卻不知覺

人心一警省便知覺誠不待求但人汨於利欲轉

輾為其引誘去警省後安能保其不他適所以下一求字有操存勿失工夫

楊慈湖先生曰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為心何者為放何者為求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為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

王一菴云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

龍沙學錄

卷五

七

子其心苟只在腔子裏而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為不放失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馳着于彼則不存於心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

臨川張元度誠確篤志夜則收拾精神休之以靜慈湖先生曰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愚按

人心每從用處馳騁在外若本體靜虛無物則此心已在腔子裏何至放何必求若徒休之以靜此心寂然不動何以見心之不在靜而動能不馳耶心不在焉視而弗見聽而弗聞可見有視聽而後知心之不在未視聽之先要存養視聽之時要省察學者必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求不成有妄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顏子不違仁說

卷五

五

勉齋黃氏曰天干雷行物與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卽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一年間三月爲一季三月則已久矣此心與仁親切所以三月不違然非按時計日三月一間斷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純亦不已顏子未達一間偶與仁違亦暫有之如意念一時失檢點工夫一息少間斷較之純亦不已之聖不無間然然非

此衷有不實也不實便是欺僞不惟不可加于顏子亦不可加于聖門之羣弟子彼日月一至者便有七分爲不善底意如曾子曰三省吾身其用心亦至密矣夫安有不善耶顏子於吾才既竭之後欲罷不能之時吾不能得其終食之遠惡睹其有些須之欠實彼樂正子尚居信義之間顏子豈居樂正子之下

朱子曰顏子猶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

龍溪學錄

卷五

五

一向差去但只于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

愚按三月不違只是狀顏子依仁之久與它人之或作或輟者不同非三月之後又有斷續其餘亦是言其大槩不可說壞聖門諸子如顏子達仁于三月之後則筆瓢陋巷有改其樂之時矣聖門如閔子之孝仲由之果有若之似聖人仲弓之可使

南而原思之貧居一室子羔之泣血三年其心皆在天理上用事安得日月一至仁人心也以月至則私欲隨敵即平且清明汨沒幾盡此凡民之不幸若賢者必不其然人心易間一有疎虞私欲即乘間而投所以不觀不聞之時尤須戒謹恐懼湯之日新文之糾熙武之敬勝即心即仁可異其終不違矣

太極圖解

龍沙學錄

卷五

七

朱子曰濂溪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亦未嘗不因其說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冲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夫太極之說何昉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者陰陽之變然其所以爲之變者必有至理以爲之樞紐是易有太極也聖人見太極寓于陰陽太極動而生陽則畫一奇以

象陽而立于左靜而生陰則畫一偶以象陰而立于是太極生兩儀兩儀一太極也陽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陽少陰生焉陰儀之上加一奇一偶則太陰少陽生焉是兩儀生四象四象一太極也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生焉太陰少陽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生焉是四象生八卦八卦一太極也生生不已皆天地間自然之至理聖人作易止畫奇偶以象陰陽

龍沙學錄

卷五

七

有畫而未嘗有圖然有象不如無象有言不如無言先天之蘊惟玄惟嘿有非形象所能摹擬者今太極畫而成圖分陰分陽黑白分明左右各半其于一元渾淪之妙不可形容者強爲形容原無方體者強設方體此以開示後學而形而上之道疑落于形而下之器矣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太極本無極者太極之體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以其無器與形而天

地萬物之理無不在又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人人有太極物物有太極吾安得按圖而窺其近似哉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是男女之分萬事萬物之象孰為交系乎上孰為互藏其根孰為妙合無間孰為如環無端天下之動紛綸交錯吉凶悔吝所由以生吾莫窺其所以自來亦莫知其所歸着故按畫觀象無

龍沙學錄

卷五

六

言之易所由晦也循圖索理無形之秘所由滯也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繪天以求時行物生之妙不可得而幾矣後有為太極測者測之為言以通乎圖之窳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不可測太極其安可測也耶

孝經全書序

天下之生久矣其所以生生而不息者要在揭其長生之命脉而長生命脉始於孩提赤子之知能

故其不思不慮自然萌動自然契合妙於知慮之先者獨是愛親之一念世界之所以不毀人道之所以常有無古無今無貴無賤無賢愚智不肯而此心若合符節然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孔子敘六經而深思乎一本統括之義以孝經為總會蓋六經枝葉也孝經根本也根本植而後枝葉繁無孝經則六經皆支蔓此孝經所以後六經而出原其始亦以竟其成也慨自祖龍吹簡編

龍沙學錄

卷五

七

之微而舉壁間絲竹之音河間顏芝子貞出其藏本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與奉張禹傳焉鄭康成注焉所謂今文孝經是也又有古文孝經與尚書同出多闕門一章久佚出三章而孔安國傳焉鄭眾馬融注焉所謂古文孝經是也先儒疑今文立義與鄭注餘書異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定為十八章暨乎梁代孔注鄭注今古文並用梁末而孔本則已亡矣隋王劭得

孔傳而劉炫述其義疏開元參微孔鄭詔元行冲作疏而宋邢昺復增損之于是宋之秘閣有今古文及明皇三家而孝經蓋大備矣我

聖祖首揭孝順以風里俗而

文皇帝御制孝順事實序云孝之道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強暴格鳥獸孚草木而自古帝王公卿下及庶民其以孝行稱者莫不名當時傳後世焉

龍沙學錄

卷五

三

聖代之闡揚孝道若是亟亟而自秦灰燼後孔子之微言鬼神若呵護之以存萬古生人之命脉蓋愛親一念畀于降衷孕于胚胎雖不以經文爲存沒然而經之存沒所關于世道民風匪小也

昭代表章經義家傳戶誦而江右諸賢皆表表大儒高譚道德爲海內學士大夫先會城首善之地躬澹臺子羽之祠大中丞古鄆王公臺使者陽羨陳公啓宇辟壤時集生儒會講而余不敏避席而圖

請教焉敬齋鄧先生纂孝經全書以示學者廉憲吳興閔公乃授之梓而吾夫子統括六經之旨抑揚反覆明白開導俾人心迷悟之關如夢之始覺醉之復醒而聖道大明于世矣夫天之生人參三才靈萬物以有吾之身而親則身所自出也有吾之親而後有吾之身試觀孩而乳哺之時一刻不能離親之懷抱又觀童而舞象之日一日不可無親之玉成是親者我之相依爲命而屬毛離裏之

龍沙學錄

卷五

三

愛所以造生人立天地徹元會運世而無窮極者皆于是乎基焉堯舜之道不過孝弟而敬長卽愛親之分念故五常百行一孝統之四端萬善一孝貫之愛親之外寧復有他道者凡民秉彝心知血氣受成于本始血氣相親心知乍觸孝爲最初之一念人固有之物亦云然毛羽之屬靡不親其所親羊受乳而跪食鳥及哺而哀鳴得一竅之靈者尚依依于血肉矧戴圓履方鍾兩間之秀異而超

然萬物之上者有不加隆于所始乎聖王之治天下也母覆巢母殺孩蟲胎天飛鳥母靡母卵故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蓋恐以傷天地之和而戕人物生生之命脉也故聖門千言萬語總不過推廣親親之一義敷衍而爲六經吾道千緒萬端亦不過充拓親親之一念流通以保四海際天蟠地之事業卽下胎墮地之知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龍沙學錄

卷五

三

孝經疏義無一非赤子天然之賦予匪是不成其爲人又豈成其爲世道哉然經義之傳非徒誦述之表章之已也聖門不尚言而尚行宰予之能言也而茫然于食稻衣錦之喻故夫子以三年之愛動之而口授孝經必諄諄于忠信力行之曾子齋戒而告望北辰而拜以天聰闢世之顛蒙以天道啓人之篤信曾子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子曾華輩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

理而曾子臨深履薄戰兢夫子之訓畢此生而後已比其沒也元抱首而華抱足曾氏一門孝行通于天矣鄧先生伯仲力行孝義一字一句並從手抄衍文潔公之傳以及其世經學之淵源闡明于江右先生直揭其本而明示之余之與聞斯道也儼然孔曾授受于一堂其當三沐三薰望北辰而再拜乎乃詮次之以爲序

龍沙學錄

卷五

三

易義古象通序

易義古象通序建溪谷水程公所論述也公識諸
川達潛心獨理洞觀萬象於易道有深契焉食
凡會世之終以觀無始逝天地人物之始以
極無終一理渾涵散殊萬象萬象歸根統會一
理故曰聖無形也假象以顯聖人開物成務見
天下之賾以擬形容象物宜故謂之象然非自
聖人始也河出圖洛出書顯然以象示矣又非
自圖書始也太極分陰陽陰陽分動靜兩儀四
象八卦漸次而生人顯然以象示矣一奇一偶
而天下之萬象生焉一奇一偶之變而天下之
萬變生焉變者生乎象者也通者生乎變者也
天地間自然之易為象無象不可以言易天也
間自然變易之理為通無通不可以言象乾之
象天也坤之象地也六十四卦之祖也繇此而
心象以及卦卦靡非象之模擬矣乾之為天為

龍沙學錄

卷五

二十四

龍沙學錄

卷五

二十五

固為金也坤之為地為母為布也萬象之宗也
繇此而震巽以及物物靡非象之推廣矣清寧
覆載之間闢洪纖高下之生成剛柔燥潤之毓
質象著涼燠之迭運常長枯焦之顯見飛躍潛
伏之懸殊無一而匪象至于推移代俾盈虛消
息無一而匪通談易而祖象則易義落于空虛
談易象而祖通則易象歸于執着迺羲氏之易
以象而有言之易寓焉文周孔子之易以詞而
無言之象著焉連山歸藏之說萬象歸于併包
而天地山澤之通氣安所不貫易雖不傳于夏
商而夏商之易非晦也孔子傳易于韋編三絕
之後齊田何述焉施孟梁丘京氏並傳自費直
古文易行而田何之易逆矣馬融學本費氏而
鄭玄王弼述焉晉魏及宋並傳自有程子之傳
朱子之本義而馬鄭王弼之易逆矣宋儒謂易
道自泰而下無傳而力排漢魏晉唐諸家無足

與言易夫易雜物撰德事肆而隱其要歸于雜而不越漸精微以返繁精窺玄渺以病淺庸泥訓詁以晦宗旨執言詞以譏象蓋皆非深于易者也易固合精粗隱顯淺深遠近而一之觀象玩辭要歸至理愚民不能喻理象以使之喻故先天之易以象示至于象不能喻聖人始不獲已而有言因言而會象因象以會理可得言而遺象得象而道理不可漢以來溺于象占王弼

龍沙學錄

卷五

二十六

之傳壹切掃去孔穎達是之而李鼎祚非之或舍鄭以宗王或舍王而取鄭總之易无定說人各為一義諸儒之持枘鑿指棄聖門而群喙自息易有聖人之道四尚象之說何居乎卦繇之始祇有先天奇偶之畫無象而物何從起乎聖人觀會通以行典禮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則上天下地之不得不通也通其變以使民不倦則往古來今之不得不通也變則通通而後能

久恒久不已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故並觀對待之體則由此以通彼互觀變換之形則自一以通萬按古觀摩比類象物方圓尊卑群分類聚物物各具一象形象形各具一太極千變萬化總由有象中出要之至理悉由無象中藏此易之所由作也此易古象通所由纂述也昔呂東萊氏存古易十二篇紫陽氏因之魏公之存古象也漢魏晉唐諸家之說具在後有作者百

龍沙學錄

卷五

二十七

世不能易矣

題復孔庭爵謚併上廟議疏

奏為孔庭之稱號未妥

闕里之冠服當仍懇復

開國之尊稱還

大聖之爵謚以正

典禮以崇文教事臣待罪東省躬祀

闕里而慨然有繫於衷也

廟貌巍巍悉從王制

至聖見十二旒服九章執桓圭居然王者之服也

龍沙學錄

卷五

夫

殿列四配冠裳赫奕亦儼然公侯之服也牌

位仍書

大成至聖文宣王依然嘉靖以前之爵謚也今第

加一

至聖先師神主于前而服制無改于其舊不得已

而從近日之

功令云爾孔子不生今反古所遵者

時王之制也今欲遵

時王之制而猶仍前代之衣冠孔子必有不安于

心者當年毀像易主凡膠庠土木之形盡從

廢棄而東省各學猶存遺像意者神靈默為

呵護而于聖人篤生之里官師子弟及孔氏

子孫誠不忍以千百年之像貌一旦付之金

炭也夫聖像出于古今模擬雖未必盡肖其

形容倘一毫有似于聖人不可毀且不敢毀

不忍毀而胡恣然毀之然此已成往事矣惟

是

至聖文宣王之稱

龍沙學錄

卷五

二九

太祖高皇帝悉仍其舊

累朝因之如可更

二祖

列聖必更之矣嘉靖九年輔臣張璁建議竟刪文

宣王三字止稱

至聖先師夫孔子之生麟吐王書于

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天蓋

以素王命孔子矣後世之尊為王

皆之命也亦

天之命也王封可刪則祥麟吐王何不曰繼衰周而為先師乎以先師稱孔子未嘗不尊然非必去王去諡為尊

人主標爵祿之柄使使天下天下之貴賤榮辱繫于一字之褒貶天以大權畀

人主百靈聽其陟黜即孔子立朝未嘗卑王而賤爵今必去爵以示尊崇之極則匹天可自貴而

天子為無權孟子之論違尊何不逕言齒德而先

龍沙學錄

卷五

壬

言爵也臣按孔子為黃帝之後至成湯而有天下至微子而有國子孫稱公族卿大夫叔梁紇父祖為卿士世世有爵孔子亦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生而無值者也今去孔子生而相魯之名位而併去歷代所尊之王號第名曰先師不知孔子所應服者魯司寇之衣冠乎抑章甫縫掖彼師儒常布之服乎被儒服則孔子受爵于生前不可削被王服則孔

子執干

時王不敢渝孔子正衣冠而受

至尊幸學之釋奠何適而可說者曰去王而師非若前代追封之陋也夫漢家四百年命脉全係于過魯之一祀稱王豈唐宋之陋乎宋代直儒輩出豈其無見議不及此必無爵而後可稱師則伯夷必去孤竹之封柳下惠必去士師之職而後為百世之師矣且先師非極至之稱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稱先師解在乎宋濂之廟議

龍沙學錄

卷五

壬

矣

至聖為宋咸平之封號非從今日始而以先師尊孔子即唐所以稱顏子者也淺言之則稱師為近是深味之則似是而實非浮按之若加于非君非相之上實求之則等于為儒為士之稱如謂帝不加禮于王必師而後可則孔子以周制封王而周之所謂王非遜于唐朱之帝也

天子釋奠從古皆然胡至今有異議耶謚以易名

有一善可師者死必有謚哀公謚孔子曰尼父因其字而謚之也至漢而稱宣尼唐稱宣父開元謚文宣所繇來遠已聖人道德宏雖非文宣二字所得該而文宣未始不可加于聖如謂聖人不可得而名則蕩蕩子如堯之不可名也而名之曰帝堯白虎通曰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夏商以上未有謚而其臣且以意謚之謚為周制孔子為周人而可以無謚哉堂上之先師無謚而兩廡之先儒有

龍沙學錄

卷五

三

謚者畫從刪削堂上之先師無爵而兩廡之先賢先儒有爵者悉就進除夫爵受命于君君可得而奪之謚則請命于天天不可得而奪之也且孔子既去謚矣而迎神咸和之曲猶曰大哉宣聖道德尊崇宣之名何居乎孔子既不稱王矣而尊幣寧和之曲猶曰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王之名何居乎孔林曰宣聖林路曰輦路墓碑曰文宣王曰泗水侯曰沂國述聖公墓碑不可易則封爵不可泯昔是

而今非何如仍舊貫之為當也夫人必子貴而後可贈及其父母必身貴而後可廕及其子孫不王之孔子何以追贈其父曰啓聖公何以廕及其孫曰衍聖公推而至于其極婦道從夫鄆國夫人亦第可稱先師之室元官氏而已又母子孫皆受貴爵孔子獨無爵無位以一布衣介于承前啓後之間此禮之至外者也先賢皆去爵而孟廟神主尚稱鄒國亞聖公樂正子公孫丑尚稱利國侯壽光伯顏孟之子孫皆為博士而孔子之同堂師弟初無一命松栢之根而結桃李之實又禮之至外者也蓋禮當于人心則雖以前朝之稱號百世而猶存禮垂于名實則雖以

龍沙學錄

卷五

三

時王之制度生今而輒悖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東省偏陋危遼臣日親兵革之事而於祀典亦得究心焉嘗為提學官通查歷代典章纂孔廟議併祀典或問彙為一冊嘉靖間翰林科道與張璵辨禮之得

失聊紀其畧以備

聖明采擇敢呈

御覽臣至愚昧竊念

君師雖云並重德位原不相妨必去位以崇德必

去王以尊師是軒冕不能以作人而惟常布

乃可以範俗不知孔子之在漢唐宋雖稱為

君公而道在焉何嘗不可為師亦何嘗不尊

為萬世之師是文宣王之號不必去一去而

王者之衣冠可襲舊乎

龍沙學錄

卷五

三

闕里之廟貌及

先聖之原像可遽改乎孔子為政必先正名名不

正而禮樂不興去其名而尚存其實禮樂云

乎哉伏乞俯納芻蕘

勅禮部覆議仍遵

太祖高皇帝開

國之制復稱

大成至聖文宣王或再加先師二字其從祀先賢

照復官爵俾

闕里之衣冠廟墓一如前封號不必議更則

至聖在天之靈安然于受享而祖孫來耳存汝之

心皆安

盛時之典禮百世以俟聖人而不盛而

國家之文教亦煥然增飾矣臣曷任悚息待

命之至

龍沙學錄

卷五

五

龍沙學錄卷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注

陰陽動靜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然則太極始于陽動乎
非也陰靜是太極之本然陰靜又從陽動而生也
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循環流轉理無窮氣亦與之
俱無窮一動一靜便是闔闔之大邵康節以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龍沙學錄

卷六

之前又是一番大闔闔更以上亦復如之五峯所
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渤川渾人物
消盡總是陰陽之動靜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開闢
以前還有開闢洪荒以後更有洪荒辟如一晝一
夜一暑一寒迭爲終始晝之前有夜不可謂晝前
而夜後暑之前有寒不可謂寒後而暑前又如鼻
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
不知噓吸孰爲先後也若然太極何由以分動靜

耶動靜者氣機也氣機動則太極亦動氣機靜則

太極亦靜故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
之機也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靜
極爲動之根動極爲靜之根陰陽互藏其宅動靜
互爲其根運行不息循環無端推之于前而莫見
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莫見其終之離此天地之
化所以亘萬古而無窮極也要而言之陰陽只是
一氣之消長動靜只是一機之旋轉陽動陰靜總

龍沙學錄

卷六

是一太極之渾涵生陰生陽而太極未嘗判而爲
陰陽有動有靜而太極未嘗分而爲動靜然則無
極而太極亦總歸無極而已

天地間有流行之陰陽動靜互根寒暑往來是也
有定位之陰陽兩儀各判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
義一曰變易是爲流行一曰交易是爲對峙對峙
者無一物無陰陽卽至微之物亦分背面若流行
只是一氣消長而已陰陽可分爲二亦可合爲一

程子云無哉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

陰陽動靜以大體言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不陰陽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爲陽覆手則爲陰向明處爲陽背明處則爲陰長處是陽消處便是陰進處是陽退處便是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綱緼相揉欲一之而不能所謂一氣消長做出天地間無限事是也

五行

陰陽氣也氣聚而生五行故天地生萬物五行獨先天地間何者而非五行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木火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于土五行之屬皆從土旋生蓋天地生物先從輕清以

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在五行中最輕

清金木重于水火土又重于金木故有一二三四五之序然五行之生非真有先後也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根于陽也火外明而內暗根于陰也火中有黑爲陽中之陰水中却明爲陰中之陽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能包容金木無所不該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四時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

而清明後十八日卽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惟夏季土氣最旺故能生秋金五行生生無已所以能生萬物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

橫渠先生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相爲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其性有水

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而得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木之精于水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相害鑠之則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成終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卽是而參之五行之生一陰陽之所爲而已

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

龍沙學錄

卷六

五

土金水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水煖後便成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來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在人一身初只是生腎水又生心火腎水上生木肝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此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然洪範只說水木

火金土謂之五行則行之序亦如之於此可見造化之端倪物物本生之始

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拚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以其各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寢多以感

龍沙學錄

卷六

木

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寢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故五行之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質曰水木火金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一定而不易氣則陰陽兩端循環流轉萬變而

無窮所謂易也

陽變動而交於陰陰凝合而交于陽陽變交陰則生水金水陰也金亦陰也陰合于陽則生火木火陽也木亦陽也土則居中寄旺五行之氣順時而布木行于春萬物以生火行于夏萬物以養金行于秋萬物以遂水行于冬萬物以成土則交旺于四時而四時行矣

鬼神

龍沙學錄

卷六

七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于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爲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爲鬼其實二

氣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爲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

鬼神只是屈伸之氣氣果有迹乎哉知能原不相離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二氣果可與知與能乎哉朱子曰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

龍沙學錄

卷六

八

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魄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是鬼神之在造物鬼神之在人身只隨二氣之消長消長者氣也所以見其消見其長者迹也陳氏指爲寒爲暑爲晝爲夜爲榮爲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若然是鬼神爲可見當求鬼神于迹矣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鬼神豈形

而下者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所以言鬼神者亦第言其情狀已耳可以鬼神爲造化之迹乎蓋於寒暑晝夜榮枯處可摹擬鬼神而鬼神寔不容以形迹摹擬至於屈伸往來爲大化自然之運二氣未嘗顯見其能良能二字從人身上而發必理附于氣氣附于形乃曰良能鬼神一氣耳陰陽可云不慮而能者耶伊川又言鬼神天地之功用功用必起于能而其究亦涉龍沙學錄

卷六

九

于迹曷不言鬼神爲二氣之靈天地之妙用大抵鬼神在可知不可知之間有欲言不能盡言之妙明指顯見者非拘泥執着者亦非

邵子曰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于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愚按無形有用

四字乃善言鬼神用可見迹不可得而見也狀不離乎情亦于爲物爲變之間識其情以摹其狀而已

問魂魄朱子曰氣質是實的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然則以鬼神爲造化之迹是專言實而不可爲虛矣

問鬼神有無朱子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豈能信得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

龍沙學錄

卷六

十

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或問鬼神有無程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愚按鬼神之有無二說極爲渾融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之所

謂神合於彼之所謂神神原不可測誰能以意測之神原不可知誰能以意知之鬼神之說其在有無虛實之間乎

生死

問佛說生死如何伊川曰辟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說死生輪迴可否曰此事說有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

龍沙學錄

卷六

士

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夫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其生死往來根因却難理會張橫渠曰海水凝則冰浮則漚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究是足以究生死之說然則人之存亡亦人不得而與者如以春爲始以冬爲終以冬爲終又以春爲始是則死生循環如晝夜之代謝晝夜之道卽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此以論死生代謝之常

如一元之運週而復始非所以論輪迴之說也夫子說到死生處不明言似亦不必深言第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非有二理知生則知死而人所以生人不得而知也如海水之爲漚爲冰海亦何嘗知之有輪迴之說無人死去復來所以知不得知不得所以說不得佛氏能知能說却亦信不得王龍谿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上善或主惡往來不常

龍沙學錄

卷六

士

便是輪迴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現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迴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愚按龍谿先生之說輪迴本于

善惡之一念生死由于起滅之不停念息自無輪迴識空自無生死凡夫有生死至人無生死然則生死根因人見之則爲有造物視之則爲無既無生死安得以善惡往來爲輪迴種子總是未知生焉知死一言蔽之而已

雷霆

問雷者陰陽擊搏之氣然有時而擊人是豈氣之所爲乎且擊人之時有所謂石與火又有書背字曰某龍沙學錄 卷六 主

人有此惡者豈其氣又有神物主之耶南軒張氏曰橫渠有言陽任內者爲陰氣所蒙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爲雷霆蓋雷霆是天地間義氣人爲不善又適與之感會則雷霆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隕則爲石星隕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謬悠之說也

天地間惡人甚多若必待雷霆之摧折則雷霆不勝其擊矣然天道神明善惡毫不容昧則雷霆必

加擊搏于惡人疾威震怒決無舛錯蓋惡人死生亦有氣數有多行不義明于國憲顯就刑僇者曉然與天下共知之有倖逃于法而不能逃天譴鬼神默默誅之而不與天下共知之有禍不及其身而及其世惡孽潛就殄滅而人不知此以占天道之幽而亦以窺天網之密顧天道徒示人以幽而不示人以顯則惡人益無所忌憚而悠悠彼蒼人將狎視之矣故有雷霆之威而後知天之可畏也

龍沙學錄

卷六

古

然天意非欲使人畏而後有雷霆也雷霆之烈與雨露之潤風日之和總是天地生物之心其或因而擊搏以至于殺人則亦惡人當適盡之數豈然有偶犯之時暴戾相感沴厲相值斃于一擊于以彰天道之神明耳或曰雷霆有意譴惡則宜立粹大惡人一網打盡而萬取一焉不知何說也曰若是則天地不生毒蛇猛獸矣陰陽駁雜惡類潛生如虎狼毒虺傷生害物天地非不惡之而卒無如

之何若天地專殺則五刑不設王者無權以神道治世而冲漠無朕之中令人可窺形測影矣故可知而又疑于不可知不可知而又近于可知雷之擊人也雷火之焚棟宇也此必以人事召之近于可知者也雷之擊樹木也雷火所焚之木而復生也此非以人事召之疑于不可知者也致堂胡氏曰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閭闔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

龍溪學錄

卷六

圭

火鞭怪誕之難信也如以神言則石斧云云亦歸于陰陽不測之神耳或又云雷擊樹木似乎偶值然則擊人亦可云偶值乎天道之有意無意吾烏乎知之聖人不言天道而言人事人事邇而可信天道遠而難知故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月

邵康節曰日月會合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圖此

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盈虧者此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

朱子又云沈括言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

龍溪學錄

卷六

圭

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傷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或者以爲日月在

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按沈括之說宋儒多以為然獨程子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曆家舊說月朔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諸說不同要無確據以理

龍沙學錄

卷六

七

論之天地氣數有盈虧以陰精而近陽光自當失其光焰如以后妃而近君王氣須韜斂敢與太陽爭明乎則所謂遠日生明之說亦陰陽之正理但云死而復育則為謬悠之論耳試看二十以後日出而月在天彼時日已透地光不相射半邊殘月白者自白虧者自虧似日月之不相蒙也再按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

或差遠于日則不蝕或南北雖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夫日月交會緊合日止存黑影如鐵鏡一般安能生月之光乃放一分則月光露一分此果月之自生光乎抑黑日之生其光乎月在內日在外則月光且受日之磨盪安能受日之光乎或云月蝕是至明中有暗虛月為暗虛所射故蝕伊川云月不受日光陰盛亢陽也至謂月中黑影為地影又未必然十五六東方既白月尚在天日

龍沙學錄

卷六

六

光已透地而月中黑影如故如人之秉燭已出于簾幙安得尚存簾幙之影耶大抵月是純陰之物凝結成形自然有影如水晶中瑕玷古鏡中斑點陰陽之理儘有不可令人窺度者即有神人憑凌天際傍日月而行恐亦不能窺其底衷也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之所目觀者言而非月之全體也月之體如彈丸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

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于是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在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于是以晦之月爲全虧倘能飛步太虛俯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爲月體之虧可乎愚按月太虛中一彈丸也如日在月上而月之明亦向上則

龍沙學錄

卷六

七

餘光必不能盡蔽小星耿耿人亦見之豈有滿月光明燭天映上而圓彈乃能斂其尖頂之光不令人見分毫者試以日照火珠光上透而有不下漏者乎試以一鏡仰天以水盆映日光明上徹而有不由散者乎則月光向上之說非愚所敢信也蓋日月合朔則晦日月相對則圓假如萬曆丙辰正月一日日危三度月危四度中正三刻合朔十六日日室二度月翼二度日月正相對月與日合越

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太陽一團真火陰精遇之則闇所以合朔無光朔後日漸遠而明漸生望後日又漸近而明漸減至晦則復合合後而明又生前半月氣盈盈則圓滿後半月氣縮縮則虧損如人之身朝氣盈暮氣歉如草木之華朝而舒放暮而翕合又海潮

龍沙學錄

卷六

七

應月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于大寒極陰而凝弱于大暑畏陽而縮時退時長時盈時虧總爲陰陽消息之常上天下地非有二理或曰據陰陽消息之論則月受日光之說非乎曰有之必日月合朔之際受充長之氣于陽以是借

日漸生光耀耳蓋月至晦則陰精消極不能自爲顯者又安能自爲圓滿至朔與日會則漸漸圓光由剝而復而猶未能大復由晦而明而猶未能全明其生息則幾希也其充盈則以次也過望而陰精又漸而微矣由微入晦其又待于將來之合朔乎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則月之晦便是明之生可知日月貞明生生不息之機如此日月以合朔受光于陽何合朔無光而過

龍沙學錄

卷六

三

後三日乃生光也曰太陽的燦萬象失其光芒純陰不能自現猶持鏡者自暗向明則爲外光所眩自明向暗則顯鏡之光也月以漸遠日而生明若近日則未光將爲所奪矣曆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意亦類此

五星

朱子曰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

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

嘗見萬曆年間日食將盡星光晝見則各星亦是有光非盡受光于日者若太白晝見又不可以常理論矣至于流星墮地其光燭天不知光從何處來又從何處沒其故皆不可曉大抵皆陰陽亢極如石中迸火倏忽起滅不知其自至於流星墮地爲石則如火爆中噴出火星人見其爲火墮地則存藥性蓋五行敗氣凝結亦成查滓也

龍沙學錄

卷六

三

龍沙學錄卷

龍沙學錄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王在晉撰在晉有歷代山陵記已著錄是編輯
宋儒程朱以下及明王守仁羅汝芳諸人之說而
註釋之大率抄撮語錄無所發明其論良知格致
仍以姚江爲宗特假程朱爲重耳在晉誤國庸臣
而亦著書講學明季風氣觀此可知矣

五經孝語一卷四書孝語一

卷附錄曾子孝實一卷

〔明〕朱鴻輯 附錄〔明〕江元祚刪註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孝經大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書孝語

無卷數》提要

五經孝語

明仁和朱 鴻編輯

江元祚參考

易經

家人卦

象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母至親愛莫大焉人君至尊敬莫大焉今父母而曰嚴君則合敬與愛無所不極其至矣一家之長又孰敢不遵其法令肅然而恪守之也。

家人卦

一

然則爲人子者烏可不寅畏以事其父母矣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子兄弟夫婦既各盡其道則男正于外女正于內而一家之中無不順矣一家既順則民從而觀感用是和睦上下無怨天下豈有不定者乎。

蠱卦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此言人子幹蠱之孝也。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知危而能成。則終吉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不承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其志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

蠱者

二

剛柔乘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異以入之也。豈非人子與順事母之孝乎。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人子以此幹

父之蠱。可致聞譽也。

象曰：幹父之蠱，承以德也。

六五能幹父之蠱。而得聞譽者。由其得大臣之

加而盡忠以事君。太甲成王是也。此以上皆幹

蠱之孝。在家則以子言。在國則以臣言。皆繼志之孝一也。

萃卦

象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廟所以聚祖宗之精神。王者必能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竭誠敬。萃品物而致孝享於祖考也。奉先之孝。有不極其至者乎。

渙卦

渙：王假有廟。

渙者

三

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王者以祖考之精神既散。當至于廟以聚之。則知所先務。而神人有所依矣。

象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中謂廟中。祖考既逝。其精神已散。子孫欲復聚之。似亦難矣。殊不知子孫者。祖考之所生也。王者值渙散之時。積誠敬於宗廟之中。則祖考之精神雖散而復聚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享帝立廟皆所以合其散也。○朱鴻曰：以家人卦生前散事之孝也。蠱卦：夙夜幹蠱之孝也。萃卦：萬物萃聚而王者致孝享於其先也。渙卦：祖考之精神既散而王者在廟中以聚之也。生成聚散無往而不致其孝。聖人之旨淵哉。

書經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放勳

放勳

放勳者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史臣言堯明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姦

此四岳薦舜之孝，足以當帝堯之禪也。瞽舜父也，心不則德義為頑母舜繼母也，口不道忠信

為鬻象舜異母弟也，驕慢陵虐為傲舜不幸遭人倫之變而能和以孝，負罪引慝不蔽怒宿怨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為姦惡則信能和之矣。或云舜進進自治未嘗正彼之姦若屑屑正彼之姦則不可謂和而難以致底豫惟

惛之惑矣。

大禹謨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變變齊慄瞽亦允若

此益述帝舜之事以贊禹也。言舜耕于歷山之

時以不獲順于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且自負其罪自引其慝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而敬畏小心盡于事親之道故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且信而順之矣。

益稷

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顧顧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子創若時娶于塗

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子弗子惟荒度土功

格反

此禹戒舜之辭也丹朱背君父之教傲莫甚焉

衆惡之源也不但好慢游且作傲虐視夜爲晝

視陸爲水視小人之物爲君子皆傲之爲也頌

頌不休息貌殄厥世謂堯以天下與舜絕其世

守之業也創德時是也禹娶塗山氏之女甫及

四日卽往治水又過其門而啓呱呱泣亦弗子

惟以大相度治水之功也史稱禹傷鯀之亡焦

勞朕朕

伊訓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于太甲嗣位之初欲其思慕成湯而從事

于孝弟也立植也愛親敬長人心所同非必人

人教詔之但立諸我而形諸人也始于家達于

邦終達之天下所謂立而形之者如此後太甲

桐宮居憂朝夕哀思而克終允德非孝而何

先王肇脩人紀

此伊尹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也人紀三綱五

常之理未嘗泯滅桀廢棄之而湯始脩復之也

說命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亮龍張反陰烏合反

亮陰居喪之所君薨聽于冢宰居憂不言理之

常也高宗喪父小乙免喪弗言者一則餘哀未

忘猶痛親之深而不忍言一則任大責重又恐

其墜親之業而不敢言也

武成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

厥勲配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武王誓諸侯之辭也王者之迹在安民太王

基之王季勤之文考受天命爲方伯已克成之

矣謂九年未集者特未竟安天下之志也故曰

予承厥志

微子之命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台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子

嘉乃德曰篤不忘

此武王因微子之賢象成湯故封于宋而命之也微子踐履脩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今商亡之時能圖存宗祀是有克孝之純心見之爲肅恭之實事雖當國家淪喪之日猶不忍忘其祖而孝可知矣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此武王所以深嘉之也

康誥

王曰封元惡大桀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

康誥

八

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

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

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彞

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懲徒對反帶音

封康叔名武王告康叔謂禦人之盜固爲元惡

而大可惡矣況子不孝而致父不慈弟不悌而

致兄不友尤爲可惡倘不加之重辟則天與之

民彞絕矣速由文王作罰而勿赦之政人之責

也此亦見武王之於康叔欲其起孝起敬也

酒誥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儀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膳致用酒

賈音古

武王以孝敬妹土之民使康叔明之也妹衛地嗣續純大藝治洗潔膳厚也或農或賈竭力以孝養其親親悅而用酒則天倫至樂也因俗屬民之意微矣

康誥

九

蔡仲之命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此周公傳成王之命以諭蔡仲也蔡叔之與殷

叛是不忠不孝之人也今仲欲蓋前人之愆惟

在于忠孝而已易云幹父之蠱此之謂也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此成王策命君陳之詞舉孝恭而言指其德之

實也君陳臣名言爾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

恭惟其孝友于家是以能施政于邦而教養之

政兼舉耳敬哉者欲其無失孝恭之德以師保

東郊也

詩經

國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旃哉謂慎之也止謂止於

五經章句

十

彼而不來也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岵季少子也棄謂棄此而不

來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猶來無戾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同作同止也○陟岵一篇

三章乃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而作夫既登山以

望其父母而又望其兄則念親之情無不至既

想其念已而又想其親已則體親之心無不周

也

肅肅鵲羽集于苞栢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

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鵲鳥名靡盬不攻緻也

肅肅鵲行音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

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刈也稻米也梁粟也常食也常復其常

五經章句

十一

也○鵲羽一篇三章乃孝子從征不得歸養而

作夫人寤則反本困極則顧天民從征役不得

養其父母至呼天而訴之其情亦戚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而

心又其稚弱未成者也天天少好貌劬勞病苦

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與也聖唐也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

美材故以興已之壯大而無善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于後以興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勞苦也

興與前同皖與莞同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

心

興也皖皖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以興有子七人獨不能慰悅母心也○

觀風一篇四章衛之七子所作也母以淫風流

五經考籍

主

行不能自守而七子痛自刻責但以不能事母

爲詞蓋欲以誠意感動母心也

小雅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班鳩也明發將旦光明開發

也二人父母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而汝也忝辱也○此小旻首章與第三章

大夫遭嘗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因念及于

父母也夫當亂離之世變故之衝而兄弟相戒

惟以有懷二人不辱父母爲言所謂不失其身

而能事其親者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

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興也言桑梓父母所植且加恭敬况父母至尊

至親宜莫不瞻依也今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

五經考籍

主

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

所歸咎故推之于天曰豈我所生之時不善哉

何不祥至是也○此小弁第三章幽王太子宜

臼所作也按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曰後得褒

姒嬖之生伯服信其譏遂黜申后逐宜曰而宜

曰作此以自怨也夫幽王廢申后則夫婦之倫

垂易太子則父子之倫敦嬖褒姒寵伯服則嫡

庶之分紊天理民彝無復存矣是詩之作惟自

道其哀痛迫切之情而深有望其悔悟之意所

謂怨而不怒以此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艸也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終養而今不得其養以成也乃言父母生我劬勞重自哀傷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詩亦非美材同上章意

餅之聲矣維壘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成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五經孝經

南

比也言餅資于壘壘資于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故餅壘乃壘之恥猶父母不得其養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成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銜恤入則如窮人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言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以興民莫不善而我獨遭此苦害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卒終也言不得終養也○蓼莪一篇六章

乃孝子行役父母無人侍養或饑寒疾病以成非若他詩思念于尚存之日者比也蓋父母既沒雖欲為養亦無從矣真終天之恨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

五經孝經

主

盥憂我父母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此北山首章大夫行役而作夫忠孝不能兩全欲忠于事君則必不能孝以事親既効勞于外則必至缺養于內茲以王事不可不勤而不能承歡膝下以供人子之職不惟已之思親不置而親之念我亦未嘗忘也其所謂憂我父母者以此

大雅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配命孝思難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亦偽耳何足法哉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君而所以應之者惟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昭哉其嗣先王之事也○此下武第三章四章美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

五經孝語

七

緒而有天下也夫武王以一身而續三后之緒居鎬京而對在天之靈其曰下土之式者德教加于百姓也其曰應侯順德者德教刑于四海也是能體先王孝治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孝莫非武王之孝矣

築城伊瀋

音作豐

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后

烝哉

賦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固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

欲也特追先人安民之志而求致其孝耳○此文王有聲第三章美文王遷豐以安民也夫先王志在安民斯民一日未安文王一日之孝未盡也茲惟豐邑一遷則天下之民舉安而繼述之道盡矣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此既醉第五章言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周頌

五經孝語

七

林有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于人斯

賦也○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

祀文王之樂歌夫洛邑既成而即朝諸侯以新

號令所以教天下之忠也朝會既行而即率諸

侯以供俎豆所以教天下之孝也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

音壁

公天子穆穆

賦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音薦廣牡相子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歎辭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

事而大哉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夫天子有事于宗廟則萬國諸侯各以其職

來祭今武王合萬國之惟心以事其先王此天

予之大孝也然登歌之際惓惓以文王之道德

昌後爲言其真所謂永言孝思者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

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生維孝詩

本

賦也○此周人尊后稷以配天故郊祀而頌之

也夫曰立我蒸民見其爲生民立命也曰帝命

率育見其爲天地立心也曰無此疆爾界陳常

于時夏見其繼神禹治水之緒而開玄王敷教

之端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

奉其牛羊以享上帝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

右乎蓋不敢必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音文王既右享

之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

典以靖天下則此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牛

羊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漸風

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此敬天法祖王者之大孝也

生維孝詩

本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音在疚於音乎皇考永

世克孝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自

言小子無所依怙惟思皇考武王而因歎武王

之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當

若見其陟降于庭也予小子惟法皇考之敬而

已

於乎皇天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蓋以皇祖之業傳之皇考皇考之業傳之小子正惟思繼此敘而不忘耳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猗歎辭那多也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行樂也烈祖湯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

肅

手

平依我磬聲於音赫湯孫穆穆厥聲

湯孫主祭之時王也假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謂神明來格也磬玉磬也穆穆美也肅鼓有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爽悖

庸鍾也敦盛也奕有序也蓋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畢陳而祀事終矣嘉客先代之後夷悅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傳不可忘也

顧彞喬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顧我喬嘗乎哉此湯孫之所奉者也○此那詩一篇四章乃祀成湯之樂○未商人尚禮以祭爲重商人尚聲以樂爲重今觀是詩非音樂之盛不敢以祭非傳恭之遠不敢以祭非統系之正不敢以祭此天子之大孝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綽以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也赫赫顯盛也濯

濯光潤也

主

濯光潤也

陟彼景山松柏九九音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榱旅楹有闕寢成孔安

賦也景山商所都也九九直也遷徙也方正也虔截也榱長也旅衆也闕太也寢廟中之寢也

安安高宗之神也○此殷武末二章商人祀高宗之樂蓋高宗之中興也年荆楚咸中國興衰

撥亂有百世不遷之功故商人推本其中興之

頌盛稱爲百世不遷之廟以祀之亦報德報功之

無盡也

春秋

隱公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元年

左傳鄭莊公以弟叔段故置其母姜氏於城穎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問之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問曰敢問何

五經孝義

主

謂公語之故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子按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睦上下無怨鄭莊公始積怨于母弟已而雖有悔心之萌若非考叔啓之安能復其天性之故哉

桓公

三月葬衛宣公 十有三年

胡傳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德又不稱子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

僖公

晉殺其世子申生 五年

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落皐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宗祀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師誓軍非太子事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出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

五經孝義

主

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太子遂帥師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脰於社有常服焉不獲而罷命可知也成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不如違之羊舌大夫曰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狐突諫曰不可公有內讒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以安民子其圖之後果及難○胡氏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遠難愛父以姑息讒人得

志幾至忘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曰晉侯
斥殺專罪獻公也

文公

丁丑作僖公主 二年

胡傳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
敬甚矣

予按經曰父母沒爲之宗廟以鬼饗之春秋祭
祀以皆思之魯文緩於作主則廟未之立可知
矣廟未之立而神將焉依乎神無所依而時思

孝經

盡

之情又何寄乎是則不孝之大者

齊太公孫敖之喪 十有五年

胡傳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
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爲文伯惠叔之
哀誠無已也魯史記之仲尼弗削者以敖著教
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
人之愆

予按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
於四海文惠二子不過自盡于職之常而民之

秉彘有同好焉則近可以加百姓遠可以刑四
游矣聖人寧弗與乎故備錄以爲子補父過者
法

宣公

秦人伐晉 十有五年

左傳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
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
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

孝經

盡

杜回杜回賁而顆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
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十有八年

胡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
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夫仁人孝子于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
晉悼公于夷羊五之屬必從始終進退之禮而
不違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還而君薨在聘禮
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

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
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
得經意矣

襄公

已卯仲孫速卒 二十三年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兩訪申
豐又訪臧紇召博子降送之大夫皆起及旅而
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西
馬正愠而不出閤子馬見之曰禍福無門惟人

五經章句

孝

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若能孝敬富
倍季氏可也公鉏從之敬共朝夕季孫喜又出
爲公左宰由是公鉏富孔

子按經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富貴鉏能敬其父命恪居官次故得父之
惟心刑於家者安得不保其富貴乎

昭公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十一年

左傳葬齊歸公不戚晉士之送葬歸以語史趙

史趙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
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
君也君無戚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子按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
文昭胥失之人心亡矣而况孝乎宜其淪胥于

亡容歟乾侯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十九年

左傳許悼公癸亥辰飲世子藥卒夫子書曰弑
其君者止不嘗藥也禮君有疾飲藥臣弑嘗之

五經章句

孝

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
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悞進于君是有忽君父
之心而不慎矣故矢言我與乎弑者不立乎其
位哭泣歆飢溺噬不容粒未踰年而卒是誠無
死父之心而聖人書其弑者堅冰之漸也訓亦
嚴矣

子按經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憂許止以備貳之尊忽愛敬之念其不孝固
有所不免而聖人誅意之法安得不於此發之

噫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幸親之沒而弗爲之備者

禮記

曲禮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青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溫以禦其寒清以致其涼定其衽席省其安否一歲則有冬夏寒暑之適一日則有晨昏興寢之適人子不可不知醜同類也夷平等也一朝

孝經

孝

之忿忘其身則害及其親故在羣衆儕輩之中壹於遜讓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言爲人子謂父在時也古之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貌備矣今但受三賜之命而不與車馬同受故言不及車馬也君之有賜所以禮其臣子

之不受不敢並子親也孝之所該者大故其稱最廣曰慈曰弟曰仁曰信皆孝之事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謂之命之也敬之同於築孝子之行與過于是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音告反必面所游必稔音稔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出則告違反則告歸又以自外來欲省顏色故

孝經

孝

言面游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馳川也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爲過老矣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主與中席皆尊者之道也行道則或左或右立門則趨振闔庭中皆不敢逆尊者之所行也食音食饗不爲祭祭祀不爲戶

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皆是不爲槩量
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爲限節也尸取主人之子
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
所不安故不爲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先意承志也雖聽而不聞父母之聲雖視而不
見父母之形然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
母將有教使已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音紫不苟笑孝子不服闇音暗

五經孝語

幸

不登危懼辱親也

苟訾近于讒苟笑近于誚服闇者欺人所不見
謂不行事於闇中登危者行險以徵幸是忘親
也非特忘之不令之名且將加之皆辱道也

家母存不許友以戚不有私財

不許友以戚謂不爲其友報讐也親在而以身
許人是有忘親之心親在而以財專已是有離

親之志

爲太宰者父母存冠衣不純音準素孤子當室冠衣

不純采

當室謂爲父後者不純采雖除喪猶純素也音準
當室者行之非當室不然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諾者許而未行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徒禾反琴瑟不
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
至詈力智反疾止復故

此言養父母疾之禮不櫛不爲飾也不翔不爲

五經孝語

幸

容也不惰不及他事也琴瑟不御以無樂意也
猶可食肉但不至厭飫而口味變耳猶可飲酒
但不至醺酣而顏色變爾齒本日矧笑而見矧
是大笑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皆爲
忘憂故戒之復故復常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不
入不當門隧

先王制禮毀不減性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減性
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不

由阼階不當門隨執人子之禮而未忍廢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

沐浴與飲酒食肉以權制者也故疾止則復初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于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于不孝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

五十始衰故不致毀六十又衰矣故不可毀七

五經孝語

圭

十之年去歲不遠畧其居喪之禮者所以全其易盡之期也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

父者子之天弗共戴天誓必報之而恥與之俱生也不反兵謂常以殺之之兵自隨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

各者父所命也父沒而改之孝子所不忍也父之爵卑不當諡而以已爵當諡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敬親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凡家造祭器爲先無田

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

解音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于丘木

丘木所以庇宅兆爲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諫不聽而遂絕之則傷恩矣號泣隨之將以感其心仁之至也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不三世不服其藥

五經孝語

圭

嘗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檀弓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父母主恩犯則爲責善而傷恩故幾諫不可犯顏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于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

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君臣主義歸則是畏威
阿容而害義方喪比方親喪以義並恩也

子上之母歿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
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
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
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
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
出母自子思始也

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

五經章句

書

已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
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
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謂聖人之聽伯魚
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爲之隆殺也先君子指
孔子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附於身者襲歛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
之屬必誠謂於歿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
所疑既葬曰已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爲終
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冢宅崩毀出於不意所
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
以爲難

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臯
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君子於

五經章句

書

此不以爲是然亦不可以爲非特以爲難而已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
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歿無以爲禮也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
旋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爲
觀美而不知陷于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
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上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其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安節謂有疾食上進膳於親也在察也食下

五經孝語

美

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未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音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不敢有加不踰越父之所行也

內則

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韞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觴金燧右佩玦捍管籥音大觴木燧偃屨著音綦婦事舅

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觴金燧右佩箴管線纁施繁褰大觴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聞衣煖寒疾痛背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饔飩音酒醴芼羹菽麥黃音稻黍梁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葷苴音粉榆免音藁音潏音瀝音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五經孝語

孝

孝爲德之本故內則首言子事父母之道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也自下氣怡聲而下所以養志也自饔飩酒醴而下所以養口體也如是而養可謂至矣然苟不以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溫承籍之義謂以柔順之色承籍尊者之意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鄉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飲席與簞音簞音枕音枕音几音不視飲簞而獨音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

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對半巴匪音餽音莫敢
用與恒飲食非餽莫之敢飲食

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者人心之所固有後
世禮教不明日就銷鑠有不自知者矣傳移也
謂每日置之有常所不得輒移置他所也

莊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
齊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噦於噫反噎咳欠伸跛倚

睥視不敢唾洩音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
不敢袒裼不涉不褻褻衣衾不見裏

重經孝經

美

不敢噦噫以下是不敢失于不恭寒不敢襲以
下是不敢適已之便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
音嗣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
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始與之而姑使之而
後復之

子孝婦敬父母舅姑必愛之猶恐其恃愛而于
命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為戒嘗而待服而
待皆謂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乃敢

如已意也尊者任之以事或念其勞又使他人
代為已意雖不以為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
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已意姑教
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為之也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呂蘭則受而
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
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
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重經孝經

三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
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
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
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
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
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
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

母羞辱必不果

玉藻

父母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

才細色反

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

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

焉爾

易方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恐失期而貽親

之憂癢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非太節也

玉藻孝節

聖

不能猶不忍也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之迹杯

圈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此所以不

忍讀不忍飲也

祭義

祭不欲數音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

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

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

求哀以送往

迎來而樂樂其親之將來也送去而求哀其享

否不可知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

為齊者

五其字反下文所為皆指親而言先思其粗後

思其精

祭之日入室儼

音

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

音

出戶

蕭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

玉藻孝節

聖

其歎息之聲

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

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獻之時

肅然敬惕之貌愴然太息之聲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

嗜慾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

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歿則敬享思終

身弗辱也

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慈極其敬親之誠也

言不能敬則養與享概以辱親而已存指上文
三不忘而言著指上文三見文而言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
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忌日親之戚日不用不以此日爲池事也非不
祥非以戚爲不祥而避之夫日猶此日也志有
所至此心極于念親也不敢盡其私言不敢盡
心于已之私事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音也鄉

並舉孝語

舉

逆然後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
奠盃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齊如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
饗之也

臨尸不作則其鄉親之心致愛致慈可知與盃
設盃齊之奠也齊整肅之貌愉愉其忠有和順
之實也勿勿猶切切也諸語辭猶然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
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

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
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
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樂已至必哀

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戚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
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饗之

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愬其行也趨音促趨以數

辨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音然漆

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

並舉孝語

舉

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
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
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
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夫子之祭不事威儀子貢以夫子所嘗言者爲
問蓋惟其今之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皆容
之跡遠及容之自反者夫何能交及于神明乎
我之自祭何可有濟濟漆漆乎言以誠懇爲貴
也若天子諸侯之祭先時則致敬以交於神明

至饋食則序禮樂備百官獻酢往復凡助祭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恍惚交神之心乎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也言濟濟漆漆乃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數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墻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平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

五經章句

入

屬

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論其志意祝以孝告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臨命則或使之也

上三句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脩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微而退敬齊字之色不絕于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脩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音教也音已微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上聲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

五經章句

入

屬

禮儀之道也

上三者皆愛心所發下四者皆敬心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故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其服物以飾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

懼不及變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衍省之孝子之志也

祭統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孝經孝語

入

聖

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

哀公問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防記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弛猶棄忘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詩云孝子不匱

不忿承命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或以他事致忿而色不善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令族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

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

孝經孝語

入

聖

之同于父亦錫類之義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噍若子以此防民民猶薄於孝而厚于慈

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為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若恨嘆之聲則傷親故不為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

五經孝語終

西書孝語

明江元祚參考

姪 弘校

論語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西書孝語

一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

政

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

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衆

服而致幾乎黻冕卑官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

間然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勉于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于

其父母乎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子曰吾聞諸夫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

西書孝語

三

子曰吾聞諸夫子孟子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君賜厯必熟

而薦之鄉人儻朝服而立于阼階子食于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凶服者式

之

孟子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

行諸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

論語孝弟

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大學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

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中庸

程子之道四丘未能仁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

論語孝弟

四

顏有君子胡不韙韙爾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

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

武王纘大正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

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

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大音泰上下同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論語孝語

章

孟子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利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孟子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于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于人心獨無悅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吾嘗聞之矣三季之喪齊疏之服紆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

孔子曰君薨聽于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

論語孝語

本

未可謂曰知及至葬四坊來觀之顏色之戚哭之哀吊者大悅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微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

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間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

四書孝語

七

親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

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契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

四書孝語

八

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

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

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

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

四書孝語

九

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

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何必曰利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

達之天下也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

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

也

四書孝語終

四書孝語

十

曾子孝實附錄

仁和江元祚刪註

男 廣較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方氏曰怡聲以同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

曾子孝實

十

察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已之心也飲食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心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大孝尊親嚴父配天也公明儀曾子弟子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

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治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於親敢不敬乎

承上文弗辱與養而言此五者皆足以辱親故曰裁及於親

烹熟羶薌膏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

曾子孝實

十一

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願猶美也稱願稱揚美慕也然猶而也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衆之本教曰孝亦此意也其行曰養行猶用也言用之于奉養之間也安爲難者謂非勉強矯拂之敬也卒爲難者謂不特終父母之身孝子亦自終其身也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

言孝實

三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上言仁者仁此者也此二者亦爲惡其不仁故言非孝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

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于仁安行于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其次弗辱之事也匱乏也溥施謂得救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卽大孝尊親之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

言孝實

四

必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于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無人爲大言無如人最爲大蓋天地之性人爲

貴也道正路也徑捷出邪徑也游徙涉也惡言
不出于口已不以惡言加人也忿言不反于身
則人自不以忿言復我也如此則不辱身不羞
親矣

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
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
爲人子之遊也

孝子承親命固當從遇難從之命將若之何唯
通巧變故父母安之亦無所失昔曾子芸瓜之

曾子孝實

五

難夫子語之曰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
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
亦不失蒸蒸之孝曾子曰參罪大矣所以待烹
之生止言恭不言孝觀此則巧變之道非特死
生爲然凡不可從者皆當籌之不告而娶其類也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
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親戚謂父兄外謂外人近即親戚遠即外人不
謂家大謂國與天下此三言欲人先修孝弟子

家耳

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
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
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
不時其此之謂與

六十曰耆耆之言久也五十曰艾艾之言老也
人生以百年爲期然其間有疾病老幼之變不
能常也故君子思其養之不可復追而及時先
行之若親沒則養不逮已老則兄不存欲行孝

曾子孝實

本

悌不可得已曾子曰未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
而親不待此孝有不及之意也李勣曰姊年老
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得乎此悌有不時之
意也

官怠於官成病加于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
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

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

羹羊棗孰美

七

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于滅性矣有扶而起有杖而起者有垢面而已者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貴長慈幼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

貴子孝實

八

謂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謂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謂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居喪遇疾以其不嗜故加草木之味以爲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曾子稱禮之言而釋之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吊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如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曾子問

九

曾子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豕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饘稀曰粥幕所以覆於殯棺之上衛以布爲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綃爲幕蓋借天子之禮矣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

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縗總以趨喪女之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小祥也旅衆也羣立旅行言及他事則爲妄哀況於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直衰經杖爲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

曾子問

十

禮樂非虛而何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祔除而后祔祭禮也

陳氏曰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其適子在冢自依時行親喪成服及小祥大祥之祭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遂遂送君柩也既窆而歸下棺即歸也不俟子不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陳氏曰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

曾子孝實

士

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塋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陳氏曰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何如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不奠不于殯宮設父奠也及葬母而反即于父殯設奠告語于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塋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哭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啓啓殯也歸哭親喪復往送君之塋也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曾子孝實

主

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奠不可廢也

孔子謂曾子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塋而後祭

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殯葬而後祭以吉凶不可相干也由此觀之士夫之家未葬之前而行祖廟常祭之禮又許親友備物盛儀以祭其初死者皆爲失禮然則於初死者如之何

曰素奠可也親友隨已之貧富以賻贈可也貧甚惟吊哭可也

曾子問曰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陳氏曰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

曾子宰實

主

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設遣奠訖卽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壙中父母家之主今孝子以客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今之真親者未奠之先卽有他用奠物之意其與此禮亦異矣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

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三代送葬之具質文隨時非有他意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饋相可也

陳氏曰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忘哀太速饋相事輕亦或可耳

曾子宰實

主

曾子癯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下十圍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華者畫飾之美好耽者節目之平瑩簣也止使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嘆而噓氣之聲曰童子再言也華急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子知禮以爲曾子未嘗爲大夫豈可臥大夫之簣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魯大夫季孫之賜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寔於正矣○朱子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曾子孝實

十五

恣心此是緊要義

雜附

齊使聘曾子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舍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

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昏沓然念二親皆衰養之不備作歸耕操

曾子敝衣力耕泰山下人雨雪凍甚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

子仆地良久乃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曰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亦不失烝烝之孝曾子曰參罪大矣

曾子欲往鄭而至勝母里旋車而返也

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問母毋曰思之嘗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曾子後母遇之無異而供養不衰

曾子孝實

十六

曾子曰子欲養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止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侍親存也故吾嘗事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轉轂百乘猶北嚮而泣者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所以悅遠也行爲可見所以悅近也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已上數節其文雖未盡純其事雖未可盡信而曾子之孝之心亦可於此求而得之矣姑存之

以備參考

七

經書孝語

無卷數 浙江
延熹保進本

明朱鴻編鴻字子漸仁和人萬厯間諸生是書據
五經四書中言孝之語爲一帙而各爲之發明附
錄曾子孝實於末文既偃訂論亦凡近殊無可取
鴻嘗刻孝經而以此附之今既別本單行不可復
溷於經部姑置之儒家類焉

證人社約言一卷

〔明〕劉宗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

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證人社約

言一卷》提要

證人社約言

明 山陰劉宗周念臺著

社有約約爲學之大旨而言之凡以爲證人地也并附諸戒條于後既證既修在斯學者幸相與守之天鑑在茲同學劉宗周識

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作個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且貴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而非以凡聖歧也聖人亦人爾學以完其所爲人既聖人矣偶自虧欠故成凡夫以我偶自虧欠之人學海類編 證人社約言 一行詣

而遂謂生而非聖人之人可乎且以一人非聖人而遂謂舉天下皆非聖人之人又可乎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學如子淵方謂之一開眼孔人病不爲耳纔讓聖人不爲亦更無第二等人可爲出聖入狂非人卽獸罔不容疑明眼人當自得之耳

其二

學者知見雖開如白日墮雲霧中未嘗不恍恍一班只是遮蓋重不得透體光明先儒特以讀書一事爲格物致知之要而後儒則蔽其旨于良知曰爲善去惡是格

物亦探本之論也然則讀書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良知不固于聞見而實不離聞見讀書者聞見之精者也今試如何而善如何而不善自心非不恍恍而至于如何而爲善去惡未有不轉作茫然者一日讀古人書見得古人爲此事費卻多少苦心纔作猛省一一引之坐下不由人不汗流泫下從前真是枉作壞人也而其爲爲善去惡之力不既恢恢有餘地乎則雖謂讀書卽致良知工夫亦無不可者所慮誇多闕靡轉入荒唐炫奇弔詭反增逃遁然非讀書之罪也昔和靖先生見伊川半

學海類編

入 證人社約言

二

行詣

年後方與大學西銘看古人之不輕讀書如此語云先入者爲主發軔一步尤須先防歧路耳

其三

人生必有所自來大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以前不容言說成性以後盡可識取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所謂良知者也人孰無此良知者自孩提稍長以後一廢生生時常流露遇親知愛遇長知敬雖當旦晝惛亡時此知仍是融然不滅毫末卽遇親長暫違之地此知轉

是熾然亦不增毫末性體呈露于此最真學者欲參性宗只向此中求實地不必更事元虛良知二字是孟夫子道性善宗旨致此之知更有何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其四

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不自親長止也由吾親長而推之有親戚焉有朋友焉又有鄉里焉等而施之漸推之天下之大無有不愛且敬者君子所以廣仁術也乃吾儕每不勝其有我之見自親長而外一步推不去情

學海類編

入 證人社約

王

行詣

疏而愛薄分隔而敬弛鄉里親朋之閒有不勝其怨惡者矣况出而事君事長使眾之日乎若是者缺陷仍坐親長處至此恩無可推隨處成缺陷耳學者只向一點良知落根處討分曉于此果無缺陷事則滿腔子生意流行自有火然泉達而不容己者又何患天地萬物之不歸吾一體乎此古人務本之說也若更作對治法必也強恕乎試問己所不欲處果是何事

其五

語云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

一己之私也吾儕向人分上推不去只爲私己心未除所以動成我見于凡辭受取予進退死生之際總得箇利心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爲人子者有所利焉而爲孝其孝必不眞爲人臣者有所利焉而爲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是弑父於君弑逆太故總從利字落根來大要在破除鄉愿窠臼卽一切異端曲學亦莫不自鄉愿脫胎故孔子以爲德之賊云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學者只就動念處蚤勘人禽關頭是利是義總不能瞞昧自己急回頭莫放錯

學海類編

下

證人社約

四

行詣

其六

人生而有己卽有物欲之累其最沈溺處爲酒色財氣四者四者之于人本客感耳而不能不與感俱著則己私爲之主也學以克己爲功一切氣質無所用事性體湛然雖有四者之感亦順以應之而已先正有言眞知是忿忿必懲眞知是慾慾必窒眞知中勢如火燎毛一知一切知更何處容得忿慾在若猶不能無著也此時時喚醒此知漸用克治之功以化之昔人二十年治一慾字其他可知曾記先師許恭簡公每于身經歷處體

驗所學如曰今日遇交際頗能不設將迎見晚年絕色曰前此猶有染在遇拂意事或動氣既而曰較前時增減分數如何時爲學者言如此慥慥君子哉

其七

白沙子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夫名節之于道豈直藩籬而已乎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名節爲外又將以何者爲內而守之白沙此言政欲以藩籬重名節非以藩籬外名節也如淫坊酒肆吾儕斷無托足之理不具論至于出入公庭謁見官長或

學海類編

上

證人社約

五

行詣

借文字作緣或倚貨財居閒似足誇耀流輩舉俗爭豔慕之而不知自有道者旁觀之正辱人賤行之尤者薛文清公曰嚙托公事雖能免人于患難實損自己之廉恥夫免人于難且不可以廉恥列况其不堪告語者乎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廢而得之不得曰有命人情苦不看破枉作小人呈身之巧有無所不至者幸而得之立身一敗萬事瓦解人但知昏夜乞哀爲隴斷之富貴可恥乃其病根實自作秀才時呈身有司來若作秀才時行徑已壞欲異日爲賢士大夫未之前聞也

比八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千病萬痛都坐習上來
即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顯中于流俗者不能枚
舉而奢爲甚奢者從欲之便途故人情趨之如鶩習尙
一成牢不可破每曰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豈知
濫觴不已其後有不可繼者好修而不終守道而不固
恆必由之未嘗不追悔前事也而終奈此後事何惟有
截胥及溺而已禮奢甯儉聖人以之證本教也本實性
地也緣習近性舍儉何從若夫俗失世壞已非一朝夕
學海類編 六 聖人社約 木 衍議

其九

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先之曰修德曰徙義改不善
則講學云者正講明吾之所謂義而求必徙之與所謂
不善而求必改之爲修德地耳若泛談名理專提話柄
逞意見角異同縱說得勾水不滿亦只是口耳閒伎倆
子坐下有何關涉子曰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無乃類
是乎甚者口給禦人或問焉而非所疑或告焉而非所
信壞人心術尤爲不淺語云說一尺不如行一寸學者

當令精神完養在內即有所見且反躬體貼去無遺形
之言說正是學問進步處

其十

昔者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况在我者未必能且
多乎吾儕學而後知不足取人爲善自不容已大要在
破除我見無以一察自封使人樂告之以善至于過惡
相仍尤賴明眼借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識者以
爲百世師信乎自今吾儕有犯過者各務正言相規婉
詞相導俾其遷改乃已其或中拒飾非微後見詞意非
學海類編 六 聖人社約 木 衍議

七

衍議

久要聽其去籍甚者干犯名教遺玷門牆鳴鼓之攻不
待言矣大抵惡不可犯也過人所時有改過一端是聖
賢獨步工夫層層剝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常人恥聞過
幸歸下流悲夫

約誠

一戒不孝

一語言觸忤行事自專者上罰

一甘旨不供陰厚妻子者上罰

一制中嫁娶宴樂納妾者上罰

一虧體辱親匿喪赴試者出社借出繼名赴試同

一戒不友

一分析不平爭財構毀者上罰

一偏聽內言嫉妬傷和者上罰

學海類編

證人社約

八 行誼

一戒詩取

一依勢欺陵設機誑騙者出社

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者出社此戒在孝廉婚紳尤易犯之謂之乘勢打

一戒賭博

一設機局騙逐戲賭錢者出社

一貪婪慳吝交易不明者中罰

一戒干進

一賄求權勢鑽刺衙門者上罰

一懷挾買題倩代人筆者上罰

一要結當途樹碑刻石者上罰

一易姓冒名頂替徼倖者出社

一戒貪色

一多畜婢妾屢進屢出者中罰

此等端罰亦難加在可已蚤圖而預改之斯得矣若長惡不悛徑聽出社

一溺頑童攜挾娼優者上罰

一淫汙外色有干名義者出社

一戒妄言

一期約不信面譽背毀者上罰

學海類編

證人社約

九 行誼

一文過飾非巧言佞口者上罰

一好談閭閻攻發陰私者上罰

一搬圖是非使機舞智者出社犯此戒者尤能敗壞故特從重典

一戒仁氣

一強項自滿剛愎拒諫者中罰

一陵虐寡弱動輒毆罵者中罰

一戒過飲

一呼盧酩酊長夜不止者中罰

一擎拳攘臂脫巾岸幘者上罰

一使酒罵座執成嫌隙者上罰

一戒奢侈

一衣冠過麗隨俗習非者中罰

一飲食過侈暴殄無紀者中罰

一戒情容

一科頭翹足縱肆不簡者中罰

一拍肩執袂相接無禮者中罰

以上上罰罰杜門謝會講二次至赴會日仍治具以

供湯餅一次諸友不更齋分中謝謝會講二次一次

學海類編

證人社約

行詣

至赴會之日仍捐古書一冊藏小學若因而竟不赴會者皆聽

約誠十則凡三十條係白馬山房小社約即參前說而成而意加謹嚴一日錢欽之遺余請跋數語以便逕行余忽忽北發不及應今年還里仍續舊遊友人有道及社約不嚴交遊荒落者余因閱舊編果多迂緩不得力遂更加釐正汰去舊條而以欽之所遺者綴其後仍合刻以示同社庶幾大道為公之雅云癸未秋日友人劉宗周重識

證人社會儀

一會期取每月之三日辰而集午而散是會也專以講學明道故矜紳駢集不矜勢分雖諸色人不禁焉然真心好學者固多而浮游往來者亦不乏人特置姓氏一簪其願入籍而卜久要者隨時登載至日司會呼庚引坐毋得混亂其後至不入籍者另設虛席待之遇遠方賢者至則特舉一會以展求教之誠望後聽諸生自舉會課一次

一會禮于前廳設

學海類編

證人社約

十一

行詣

先聖孔子位司會者先至延諸友入既集司贊鳴雲板三下請謁

先聖讚四拜禮謁先賢止長揖禮畢分班序齒東西相向揖列坐各以齒紳與紳齒士與士齒如士而齒德表著者仍齒于紳遠方賢者客禮不齒坐定聽諸講畢復謁

先聖先賢俱一揖左右分班一揖而退

一會講諸友就坐司會者進書案特于諸紳下設虛位二席以待講友及載筆者另設一案于堂中以待

質疑者司贊傳雲板三聲命童子歌詩歌畢復傳雲板三聲請開講在坐者靜聽其有疑義欲更端者俟講畢出位共而立互相印證不得譁然並舉亦不得援耳私談犯者司約傳雲板一聲糾之講畢命童子復歌詩乃起

一會費每期司會者具香燭于

先聖先賢前會友既集先進茶畢開講講畢具果餅二器不設席令侍者捧盤以進坐中隨取而啖之至會記自刻會課有刻聽入會者捐貲自一錢以上

學海類編

證人社約

十三 行詣

多不過三錢

一會錄每會推掌記者記會中語言問答但取其足以發明斯道毋及浮蔓可也錄成呈之主位者以訂可否乃登

一會戒凡與茲會毋謔言毋戲笑毋交足毋援耳毋及朝事遷除毋及里中鄰裏犯者司糾糾之

既會友立會講一人會史一人毋專屬臨時選擇而使之會約二人會贊二人皆有專屬司會四人在籍者輪值周而復始講以闡道史以記事約以糾儀贊以

相禮司會者供給諸事各相協力以期永貞

學海類編

證人社約

證人社約

十三

行詣

社約書後係舊刻附

吾鄉自陽明先生倡道龍山時則有錢王諸君子並起而爲之羽翼嗣此流風不絕者百年至海門石簣兩先生復沿其緒論爲學者師迨二先生沒主盟無人此道不絕如綫而陶先生有弟石梁子于時稱二難上心屬望之久矣頃者辭濟陽之檄息機林下余偶過之謀所以壽斯道者石梁子不鄙余而欣然許諾因進余于先生之祠商訂舊聞二三子從焉于是有上已之會既退石梁子首發聖人非人之論爲多學海類編 證人社約 古 行詣

爲而爲者天也吾形且不知況于性乎況于天乎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聖者盡乎天者也天者盡乎人者也然則其證之也可若何曰以人證不離視聽持行者是以天證非視非聽非持非行非二之也在于終日視而未嘗視視于無形而已矣終日聽而未嘗聽聽于無聲而已矣終日持行而未嘗持行持行于無地而已矣孔門約其旨曰慎獨而陽明先生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可謂先後一揆慎獨一著即是致良知是故可與知人可與知天即人即天即本體即工夫證乎證乎又何以加于此乎雖然未易言也余請與二三子沒齒從事焉以終石梁子之志

學海類編

證人社約

古

行詣

答姚江管而抑論遷改格書附

所論遷改序僕嘗道之朋友中謂陶先生弁首已詳明懇到更無剩義似不必再添蛇足故已之吾輩只是肯從此下手埋卻頭作工夫不負此冊子語便是區區體而相拘文字相哄恐轉失開然本色不免爲學者病何如何如此冊所說正如市肆開場百貨充集美惡並陳聽人自擇纔還明眼人未有不去彼取此者但攤場雖有百事而主顧上門只問一事兩事皆愛博而情不專如游閒之人徒手出門收盡眼光

學海類編 卷八 證人社約

六 行詣

事事贊嘆事事揀擇只成空手而去是以學問人貴真發心如將錢取貨決不徒手又必察其緊要之貨以濟家當之不足歸于實有受用而已前輩之言如節用愛人一語亦往往用之不盡況其他乎僕勸學人輩用此冊時只就痛癢相關切處取一二條作工夫便可事事打透橫渠先生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若學得成卽此可以悟道延平先生一日誦志士不忘在溝壑便悟道東萊先生誦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便將宿習頓然消化由是觀之讀書人誠不在貪

多如來教所引無我二字僕雖著力有年而終打不透請再引爲頂門針更不作別個伎倆何如

學海類編 卷八 證人社約

七 行詣

證人社約言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抄已著錄宗周初以順天府尹罷歸與陶奭齡講學王守仁祠以證人名堂此其所爲條誠也首冠以社學檄題辛未三月蓋崇禎四年所作次爲約言十則次爲約戒十則所載凡三十條題曰癸未秋日爲崇禎十六年次爲社會儀七則不題年月次爲宗周自書後而附以答管而抑論遷改格書其書後中所稱石梁子者卽奭齡之別號奭齡字君夷國子監祭酒望齡弟也

存古約言六卷

〔明〕呂維祺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慎獨齋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存古約言

六卷》提要

新安刻存古約言叙

關中馮從善字仲好已丑科歷工部尚書監恭定

夫世道自醇而漓人情自朴而華譬之江河愈趨

愈下以禮教隄防之不止也故寧儉寧固從先

進此孔子斷斷不置其憂深其慮遠矣老氏不

達不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曰禮者忠信之事

而亂之首是率天下蔑禮而為亂也其禍世豈小

今天下禮教敝也久矣薦紳習為奢靡青衿習為

狂肆齊民習為僭越釋今不務長此安窮新安豫

石呂公憂之乃纂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次開

存古約言

家次厚俗次論禮次論喪次論祭次服次

次宴會次交際次揖讓而以東劉終焉大畧以朱

文公家禮為主而採擇諸名家言酌古準今刪煩

就簡不泥不徇易知易行至宴會不用聲伎尤為

表正風化儆戒末俗第一義迴狂瀾而障百川其

功豈淺鮮哉伊雖為二程先生之鄉其風氣雅稱

樸茂而公邑故有孟雲浦先生潛心理學力追古

道與余莫逆惜其年僅踰艾未究其用公今約同

志弘農王惺所澠池張抱初孟津王覺斯修復講

會崇正闢邪而又為此約以興起禮教為己任則

伊雒之閒行且復見二程之化世道人心有不歛
筆就實返薄還醇者吾不信也嗚呼倡約在公遵
約在人凡我同志尚相與設誠致行之庶不負公
惓惓存古雅意不然公約之而吾淳之豈惟負公
抑且自負平日所學謂何余不肖願與諸同志共
懋勉焉

金陵刻存古約言叙

池陽鄭三俊大司農
號元徽

今天下凶於而家害于而國之事皆人心之不古
論者謂醇深樸散氣運使然不知君臣父子之道

存古約言

卷一

二

於秉爲彛於德爲庸凡言之無甚新奇可喜者
賢智之所不樂而愚不肖之所不驚也春秋去醇
樸之世未遠季路又聖門之高足也一聞正名之
論則以爲迂迂正野之反也迂者恒有所不忍有
所不敢不迂則野至於野而無忌憚之事起矣古
之人寧樸無華寧遲無捷寧拙無巧寧塞無通遲
遲不肯出於苟且便易之一途以自決其壇域坊
康之閑以天縱之至聖一則曰好古再則曰好古
要以寧爲其迂者而已矣予不敏承乏留計與豫
石呂公朝夕從事公有存古約言十二篇海內多

刊行之頃程原仲氏與江南之都人士復謀刊行
之而稍增定以士戒士箴及孝弟解諸篇總爲若
干卷予迺讀而嘆曰古今人之不相及久矣今人
聞古人之名每每有生不同時之恨至今人行古
人之事則又相與非之笑之夫今人之思古人者
非爲其名也思古之人何以復非笑今之古人公
之爲此存古之書也法古之人也法古之人而設
有非笑今之古人者出於其間狂倒之瀾迴之何
從此公之不得不爲此存古之書也其溯之有源
焉其行之有本焉其教之有漸焉何爲源天中故

存古約言

卷二

事

伊雒之鄉遺教猶存公動尊所聞以訓流俗又復
以月川西川雲浦諸先生懿蹟之在人耳目者提
命迴環使人知其師承有因而不謂強我以前賢
未有之事此邈之有源也何爲本公力學好修篤
行孝友讀身外無道誠外無學二語參悟何惺署
門七則泰山喬岳風誼凜然矣此行之有本也何
爲漸首敦本次厚俗次冠婚喪祭以及十六戒三
箴十解皆非日用常行之事不以督人如水之由
川達河由河達海使學者無束縛馳驟之苦此教
之有漸也然則公若用以自砥也何用此書乃公

則以救世也何可無此書師古人之入迷古人之書則見公之人即以爲見古人可也讀公之書即以爲讀古人之書可也今之人有忍於非笑古人敢於非笑古人者必未嘗見公之人讀公之書也見公之人讀公之書而世遂決不復有非笑古人之一流人則公之慈賜弘力真所謂迴狂瀾於既倒而遠衍洙泗之傳近續伊雒之派豫石又何讓焉乃今天下之新奇自命者輒謂迂儒無當於用彼未嘗迂也若果如聖人之迂則凶家害國之事不忍爲不敢爲而一道同風之盛予且與公共歌

存古約言

四

咏之且疆都之隋侵地之復迂者之作用何如哉用聖人之迂而力挽凶人害人之野公其愈益寤寐古人以大竟其生平好古之用天下後世重公之用而愈以重公之書此十二篇決不與琪樹瓊花供片時賞玩即與天壤無敵可也崇禎辛未長至前三日

金陵刻存古約言叙

廣川謝

陞字伊晉丁未科南京吏部尚書

孔門以庸詮中而鄉黨一篇凡喫飯穿衣言語動靜不外於日用尋常則庸行胡可忽焉介孺闡明

聖學發人未發大有功於吾道而作存古約言說者曰此返澆而之淳從薄而歸厚歛奢而從儉去華而即實爲風俗世道慮意甚善余曰爲風俗世道慮固也夫存與去對古與今對約與煩對無乃流於情則去成於性則存漸于俗則今印於心則古習於偽則煩歸於誠則約性之中有位育心之中有清寧誠之中有變化則庸也者實通天下爲一已也說者又曰孔門以一貫言道而子言性言心言誠是分之也余曰孔門亦嘗以遠近明性操舍明心天人明誠所以行之者一也千載而下一

存古約言

五

字未有子思子忠恕亦曾子之一而非夫子之一也夫子之一則仁而已矣仁之一字從堯舜以來未曾鳴出至夫子則老安少懷已立已達諄諄焉今存古約言者無乃不忍世之爲澆爲薄爲奢爲華乎天下爲已任者仁以爲已任者也假若忍於世之任情則放浪邪慝不可名狀矣忍於世之靡俗則江河遷流不可堤止矣忍於世之作偽則機械變詐不可方物矣此介孺隱然有憂焉而欲率於性本於心致於誠修庸行之道以爲教者也然孔門信而好古介孺存古好者熟仁之境存

者力仁之機究竟存至於好而好猶不忘其存介
孺以存古倡人人以存古應於穆淳龐之運在介
孺修教中矣又考夫子嘗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
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
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
防亂之源也然則存古約言者非防亂之深意乎
亂之源杜則治之機開故曰訓庸行者以天下為
已任者也

大梁刻存古約言叙

安德程

字公業己丑科金
紹都御史河南巡撫

存古約言

謝象

太

蓋聞天地者世道之所造也世道者人心之所留
也儒者一念所存古今旦暮而李華蘇允明蓮好
為危論謂世益世滋人難復古甚謂如入江河者
不可行山既食太牢不可復食以藜藿若然則先
王至今不真成魑魅乎直道斯民三代自在朴野
似質慳吝似儉即從其所蔽而入亦未有不可治
化者故叔季而三王一時而千古總在君子存之
焉爾新安銓部豫石先生提身履道明體適用家
世銓曹風稱簡要歸而與王惺所張抱初王覺斯
諸先生講德東都為今之伊洛以其餘著存古一

存古約言

謝象

太

書自敦本闡家至東創共十二篇以署門七則終
焉其理該其事細其意古其語今其言簡而明其
旨沉而痛君子履之可以居德小人守之可以保
身浸美風俗增長近化真六經之緒言三誥之廣
義也公又謂使吾弟取諸禮家說文之亦何益於
世古今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即我邑人士視前二
三十年亦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旨哉斯言蓋予讀
周禮矣太宰八則之六曰禮俗以馭其民蓋禮自
禮俗自俗並行以馭民也鄭康成不解其義謂制
其禮文之節則俗不野者大誤不觀之土均曰掌
施舍禮俗乎大司徒十有二教曰以俗教安則民
不偷子條所載俗義甚明吾不以傳解經而以經
解經則解禮之自為証也乃知以俗教民非惟法
後王抑所以法先王矣公是書上可以婉朱子溫
公而下不失公家藍田鄉約之遺意其真修己治
人之炯鑒哉洛陽自漢京以來風俗尤茂賢人輩
出如香山洛社與二三同志俱有雅會亦有誠語
然二社不過約飭酒餼敦示真率僅存古篇之一
事而公之存古篇則理事並陳雅俗共貫屹然為
名教中一大主張其裨益於世道匪淺鮮也陶侃

中流砥柱梁公斗南一人微豫石吾誰與歸方今
聖主在宥同軌同倫欲陳虞夏商周之謨成比屋
可封之俗乎則有豫石之約言在可家論而戶曉
之矣紹乘傳入境方欲率屬而返於古豫石即以
是篇見遺其先獲我心哉敬弁其首期與撫屬共
勉而行之

大梁刻存古約言叙

西蜀梁之棟字木仲癸丑科御史河南巡按歷大理寺丞

余友呂豫石獲告居鄉作存古約言十二篇入息
循陔出思聯鄂白華門子如磨如錯首敦本治不

豫石

豫石

人

越間雖惟始嘻類我可祝養難惟斯次開家繪薄
亟裂牆薄亟圮視民不佻介天之禧次厚俗三千
何加道千何始含王既縻椎牛亦侈次論冠論婚
論喪論祭醵聚則殃象焚乃亡縻淫崇靡簡率可
常次服式宴會交際揖讓東劉翟公之言激而無
取君子之論信而有徵次附署門七則垂涕衷言
梁子曰余按豫與郡邑約蓋亟亟于省煩文云郡
邑之吏疑信半也今觀豫石約言猶不足信與君
子之教於鄉也設誠致行以本之直指明徵以喻
之斯俗不賦而衆著於其義矣則何也孝弟人之

異性莫為之覺或昧而不自知真率人之易從莫
為之倡或孤而弗克樹言之不可已如是夫是故
入有竅撥有機今人讀李廣傳即欲起關讀石建
傳即欲俯躬俯躬起關豈非言為之哉穎觸於不
自知而天動於惡可已此存古約言之所以範世
善俗也豫石取一切古法以範世善俗意豈不尤
難嗟乎草衣木石既不可還今以古之質三百三
千又不可束今以古之文約言之于古雖有存焉
者寡矣豫石之意云救焉耳已豫石特憲秉銓中
外數歷志堅于礪石操苦於茹藥而又益而思損

豫石

豫石

人

謙而彌光既已設誠致行其所明徵直指詎猶夫
世之厲襲而黛飾者人之則之如繁星之麗斗極
衆鳥之附鳳儀慮亡不誠則動動則變以共返於
湯穆胥華之盛可以敦國可以敦天下約言之於
古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豈與余空文期會埒哉仲
尼有言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也余甚媿豫石矣
山左刻存古約言叙

夷門王惟儉

字損仲乙未科金都御史山東巡撫歷工部左侍郎

昔夫子之訓世也曰以約失之鮮而無如後世之
日趨于靡也大凡天地之運極則必反易曰窮則

通通則變故侈靡之甚士大夫亦自厭之此新安
呂介孺氏約言所由作也首之以敦本終之以東
割而以名賢之訓附焉士君子能持以是訓是行
處則為聖賢之品出則為豪傑之猷蓋人有不為
而後可以有為馮少墟一代儒宗而亟稱賞之良
有旨哉會不佞領鎮山左與魏元白侍御有同志
焉因廣其意而亦為約凡期於稍存古道率先百
城云爾刻介孺書以風示各邑而中有宴會禁
用娼伎一則嗚呼此年來之惡風也不佞冠冠時
尚未見士大夫冒此禁者比則浸浸曰吾晉士之
達也以之為身則損名以之訓謨則貶子弟他猶
行之未易此有何樂而亦甘心荒淫為之乎顧士
大夫至德介孺之旨云

南贛刻存古約言叙

襄平蘇弘祖

舉人南贛巡撫

古有登風俗之良書又云采風問俗誠以風俗關
國脉之大者也宋人有言人之壽命在元氣國之
久長在風俗夫細民囿於其風而不自知所以倡
先振俗者士也嗚呼風會之日流江河之愈下世
不古若人多異行各以新奇自命輒謂迂儒無當

十

存古

卷

二

於世用庸詎知奢侈淫蕩日相漸染凶家害國之
事實始基於此古之聖帝明王坊之以禮所以久
安長治與民將養休息者總不外此中庸二字上
與下各相習於自然而已嗟乎世之讀中庸者多
以率性之道歸之聖人余獨以為不然不觀康衢
之謠乎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孰不有天命之性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孰非率性之道堯以此為教堯
之民皆以此為學寧獨聖人為然哉夫夏葛而冬
裘饑食而渴飲出作而入息無非道也而人不言
也程伯子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知此者謂之
知天聞此者謂之聞道苟不自信其極而外事於
知識縱使瑰意奇行蜚聲騰譽安得謂之中庸之
道哉輓近士大夫挾巧遁之術託恣放之情敗頽
名教違棄倫物方駕言於晉人之不羈而極窮其
事物之變態不知軌物不端綱維未立穀詒無術
壹則多愆而得不謂之凶於而家可乎以此作齊
民倡致使詐偽萌生邪暴並作則淫侈一念疇非
亂之階也歟新安豫石呂先生特為此懼之乃纂
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以重天倫次闢家次厚
俗以篤風化次論冠婚喪祭以復禮教次服式宴

會交際揖讓而終於東割焉以從儉質輯龍江身
儉心儉之二條為學者誠身之大本而卒以士大
戒相為表裏蓋士必躬行無愧而後可以言表正
風俗凡此者皆以存古也古人往矣而其懿言芳
躅常洋溢於天地間先生存以約之不泥不徇易
知易行於秉為彛於德為庸言簡而明旨切而痛
則皆日用常行之事其於修己治人之術涉世範
俗之儀誠賢智者所不得過而愚不肖者所可及
也豈非中庸之道也哉而今人務於澆漓非其本
心也俗移之也亦其習於俗以成性耳賈生有云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導類非俗吏之所能
為先生迴狂瀾於既倒而遠行洙泗之傳近續伊
洛之派其憂深其慮遠仁人之言藹如真不得已
之用心也士君子能持以是訓是行處則為風世
之真品出則為經世之洪猷臻斯世於一道同風
之盛則斯篇也誠杜亂開治之鴻書也非迂也時
順治己亥中秋

存古約言叙

甚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擇木
茹皮絢髮閭首而能乎哉今不能為古猶古不能
為今有其心焉可也斯民三代之直今之心猶古
之心而有識者率為世道江河之嘆則又何也雖
有其心而不勝俗也彼其俗相率為然而一人獨
卓然古道之從眾且非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徙而
規於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無有人焉明以為已
任而不顧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人俗即非之笑
之迨其果能卓然古道之從俗且自悔其前之謬
而信從之不遑遑非笑之者哉則夫非之笑之者
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
今好偽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好奢彼其心豈
不欲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即不欲實欲厚欲
儉亦其習於俗以成性非其本心也嗟乎惟禮可
以已之夫禮則自家禮而集禮書儀禮禮記諸
書備矣人將曰獨不當求之六經乎然而不行其
野不違其馬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不悟吾與之
言禮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驟與之革彼必益駭
而不信議而弗從吾蓋有隱憂焉以為繁不如簡

之易鏡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儲為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言夫孝德之本也。而闢家而厚俗。則修齊風化繫焉。猶未也。而漸及於冠昏喪祭。言夫禮不可斯須去。而此其最大者。若服式宴會交際揖讓。東劄則皆日用之常。而奢則不孫也。動容周旋中禮者寡矣。故必本之以禮。而一返之於實。於厚於儉。其為說大抵祖家禮而引用沈歸德呂寧陵及孟雲浦諸先生所嘗言者。非吾臆說也。夫使吾第取諸家說而文之。亦何益於俗。蓋彼諸家說最簡易。莫如家禮及諸

卷之四

二

先生鄉約而今皆不可盡見。諸施行無論古今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即我邑人士視前三十年亦。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醫者為方。必求聖症。苟能已病。雖海上單方無異黃岐。不則日取內經素問丹溪諸方。書錄之無益也。故吾之為約言也。纂簡綦切。綦因也。約故也。吾聞仲尼論以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又必曰克己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己。何云。約禮謝氏曰。克己須於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如是。言約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無迂吾之言而非

之笑之也哉。狂瀾既倒。誰砥中流。吾為此言。豈誠得已是。必有人焉諒吾不得已之苦心。以相與力。返先古雖於古禮什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厲世磨鈍。故曰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內有大君子者起而肩世道之責。將必繇家禮諸說而溯古禮之全俾。三代之英。太初之樸。常在人間。豈復事此哉。雖然。其以此為古道之權輿。禮教之嚆矢也。亦或庶幾有小補焉。爾有明天啟甲子正月元日新安呂維祺介孺甫題於孝友堂

卷之五

三

存古約言義例

一是篇簡易切實皆修身齊家涉世範俗所最喫緊者蓋爲賢智者所不可踰越而愚不肖者亦可以企及若不求諸可行而漫爲高遠之論以驚世駭俗則吾豈敢

一古道之失久矣愈趨愈遠不可救藥是篇姑正其本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學者第從事於此而不失古意庶無大失故曰以約失之者鮮意取謂此

一程子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觀時之風氣

存古約言義例

自不同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雖聖人作須有損益所以篇中多因俗斟酌務求切近不派頗費苦心

一敦本重天倫也閨家厚俗篤風化也冠婚喪祭復禮教也服式以下至東劉從儉質也沈龍江約中有身儉心儉二條使非本於身心則其所爲亦僞矣故學者必以誠身爲本

一冠昏喪祭獨謂之論者論其槩也其儀節之詳考註之精自有家禮在今不敢贅

一諸欵中如昏之詐冒結昏喪之棚祭勸醉扮

戲敘賞撻壘搶紅之類及凡風俗之太不經者皆吾邑所未見而聞諸隣之士大夫每言其鄉有之而痛不能草者故附錄之苟不以吾言爲僭而相率敦禮正俗各反先古豈不休哉噫古人所以恥獨爲君子也

一篇中語多明白易讀不爲難澁鉤棘仍圈其句讀便初學也有稍費解者益以旁註或更爲附論引証以明其旨覽者各向實地處求始得

存古約言義例

二

一是書與士大戒相爲表裏蓋士必躬行無愧而後可以言表正風俗執此以論士如秦鏡當前鬚眉可數肝脾畢露其誰能遁之若向今人作八面峰語未免容易影過

一是書卷凡六綱凡十二目凡七十三註凡百十五而附錄之綱凡十六凡三凡十凡十五共計三萬餘言惟是以言視之日費唇舌愈添一障必實見之行事庶有實益然亦有可約操之者乎曰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是也雖古來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如此

一是書之成得於吾弟吉孺氏之叅証爲多而

同志者率以爲然故敢以請正於大君子惟是識既固陋學復寡啟其所言未必有合於道苟折衷而賜之教正敢忘大惠

一篇中引用除禮記家禮諸書外如孟雲浦沈龍江呂新吾趙儕鶴馮少墟李緝敬諸君子皆著其姓氏以見非愚臆說且以不沒人善云爾

一畢孟侯師嘗作里居四則愚廣其意爲七孟侯之言曰觀於鄉而知人品真偽之易辨也蓋士有才凌一世譽滿簪紳而不可以欺里

存古約言

王

俗服妻子者傳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表司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故澹泊寧靜四字真今日對症藥石

一附龍江先生垂涕表言蓋其閱世既久見理極真一句一喝一字一淚真救世不得已之心昔孔子觀欬器曰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學者尤當熟玩

存古約言義例終

存古約言目錄

卷之一

敦本

開家

厚俗

卷之二

論冠

論昏

論喪

論祭

存古約言

目錄

卷之三

服式

宴會

交際

揖讓

東劄

卷之四

士大戒

訓士三箴

卷之五

孝弟詩解

卷之六

署門七則

廣七則

附沈龍江先生垂涕衷言

存古約言目錄終

存古約言

目錄

十一

存古約言卷之一

敦本

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文公注曰行仁似已愚謂為仁之仁當解作人應首句為人字蓋仁也者人也猶孟子所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也孝弟百行所從出故曰本也木有本而幹而枝而葉而花而實胥於是焉本撥而未茂也吾未之前聞也首敦本

子事父母務聚順常使父母悅有不悅弗敢即安隨力所至以奉養之不敢有所諉其致養也必敬

色必和

存古約言

卷之一

一

呂新吾曰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觀此二語良心有不悚動非人子也故事父母者貴致養致心有方聚順大戴禮云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禮弓云左右就養無方所謂巧變無方者只是要父母心上悅或問家庭有難處者如何曰世之難處有如焚廩後井日以殺舜為事否有如閔子衣蘆花否大舜閔子畢竟成孝子者正為難處中能委曲處也故凡家庭難處亦要十分委曲不可徑情觸忤凡有綿帛父母未衣不忍先着體凡有羹飯父母未嘗不忍先入口此孝子之用心也母未嘗不忍先入口此孝子之用心也世人聖哲雖不忍父母之養不肯盡心或有兄弟互相推諉至令父母凍餒或富而力能養者在父母前多粗率無狀求其敬且和者百無二三也嗚呼孝道之失久矣宗約歌有云要識親恩看兒女人能愛兒女之心愛父母則孝不可勝用矣乃卒不然者私

心藏之也嗟乎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
孝子每一舉念措足必於其父母立身體道顯親
揚名以成父母志

人能念念事想到父母身上便自不敢分毫
虧損大禹八年於外受這等苦只為成就箇孝
無履險構怨以危父母無失身匪人以為父母辱
無陷父母於有過無戲謔上及乎父母

是構怨如作非理非忘之事淺言之登臨深皆
有過如濫交損友博戲飲酒虧體辱親陷父母
於鄉黨隣里戲謔如今人非理謔戲以媒孽之
戲謔者士大夫之小使倆也雖君子所不禁然
何至謔浪不莊口不道忠信之言并及於父母

孝子不戲人有戲者笑而不應或莊語以
規之久之自熄矣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

兄弟當敬兄一體即堂從兄弟亦祖宗一氣所
或一言之忿反面相仇甚至罵詈打毆或以爭
家財公然告狀而不知家然者一體之中自為
世有最難解者凡異父母之兄弟多相好而
一父母之兄弟多相見者以一體為參商可異哉
以四海為兄弟小見者一體為參商可異哉

家庭骨肉以和為本和致祥乖致異母聽婦人言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真天倫樂事常見人家父
子兄弟誹謗乖離卒生異禍只為孝弟有虧欠
處耳
凡人家庭不和多起於婦人蓋婦人之見最小
最偏多好聽信閑言搬唆是非易於離間骨肉
只在男子善化康節詩云丈夫休聽室人唆其

言痛切

以父母之心為心敬長睦族篤親和隣以情相屬
以義相砥

長謂族中尊長反凡長於我者族則統一姓而
言親則姑舅中表之類
傳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又曰貴老為其近於父也敬長謂其近於兄也
故不能數長睦族篤親和隣非孝也禮云居處
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從官不敬非孝
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又云斷
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故曰孝子每一
舉念措足必

閑家

閑字之義如門置木焉使人不得闌入禮所
謂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是也易曰

家人嗃嗃悔厲吉女子嘻嘻終吝蓋婦人為
一家之本而義方也閨訓也馭下也皆家政

所最關切者人情每詳外而畧內君子之齊
家也則自身範始矣次閑家

治家內外嚴肅男女有別婦人非至親女人喪母
出弔雖至親母頻往來凡男子係親屬者請謁只

令說知不必見

孟雲浦曰女人非至親女人喪不可令弔送未
五十以上雖至親不宜往來會酒亦不宜男子
請見拜揖有事
只說知可也

婦人母結社延僧道誦經及朔望歲時入寺廟燒香

婦人母看春看燈毋直走街市

不得已而走街市者必以至親一人隨行仍擁蔽其面擁蔽者即今戴面簾之類

凡外來婦人如師巫卦姑媒婆賣婆之類嚴禁毋

使入人家

凡子弟教以義方毋姑息毋令濫交毋使私有其

財毋恣性氣

義方謂教之以正如存心做人道理必使在天
地間做箇好人不失一點良心在士則讀書明
理義即農工商賈亦自可以存好心做好人今
人教子弟先以會賺錢做美官為期許下所朝

朱子家範卷之一

四

夕見聞訓習者無非機械熟爛巧取強奪之事
欲子弟為佳子弟是猶白之募而黑之招也其
害見人家子弟放蕩不簡多由交不擇人相誘
為非與一善人居如入鮑魚之市久而俱化為
父母者貴慎之於始也
孟雲浦曰凡接朋輩須察能勿噬相成之勿蹈
舊習否此最要緊不可忽
用財之禁蓋以明家無二主且以預防子弟之
淫奢慮至深遠也記余兄弟幼家大人不令私
有以錢果至深遠也記余兄弟幼家大人不令私
人有愛子者初猶不吝其所用至令因以賭博浪
近聞有子者不吝其所用至令因以賭博浪
情至破家不吝其所用至令因以賭博浪
用前數年尚無此凡有子弟者宜為深戒乃更

抱兒者常使揀打人以為歡或父母
其面或動出惡語以詈人便是切不
教女以謙順端婉與所以事舅姑之道及中饋諸
務毋專尚刺繡

朱子家範卷之一

朱子家範卷之一

五

僕從宜簡宜嚴飭以安靜省事為本
非受之也故曰愛之能無勞乎豈獨為男子哉
之乎若屬以辭色拂其習氣非死則病是姑息
多事也凡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喜
多事惟多事故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
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鄉宦有百鄉宦矣
乎空閒處耶則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
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
夫一人之身而能稱鄉宦僕從者若此其多矣
多則衣食則益不我多矣若謂不食不食而為
後者非徒然也益不我多矣若謂不食不食而為
私吾因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玷也此豈
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玷也此豈
我役彼實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玷也此豈
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凡僕從以庸受來想者直笑曰我不曾聞則下人
無所售其款而我亦不為彼激怒以傷
吾天和故有他事益一忍之為效多矣

厚俗

俗有俗態有俗腸有俗眼其日趨於薄也如
江河之日下也不以厚隄防之不止也然君
子自處於厚非為人厚之也賈有二至等一
值千金一倍之其厚半也其所厚薄而其所
薄厚信之耶君子宜以厚為俗先其迥狂
瀾於既倒乎次厚俗

凡與人處毋占便宜毋廣修田宅因而與人爭

存古勸善

卷之十一

太

學者心上須淘洗得利字乾淨方論人品不然
則日流於卑苟賤之小人矣況利害相伏天
網不編衆怒難犯恐其所謂便宜者不能受而
禍隨之矣勢不能無然何至必極其顧而後為
足宅常人貪得無厭易於格詞訟意怨恨失體
面辱父母何苦枉費此段精神況所得或有不
定之命有不可知之數一毫由不得人貪侈者
未必便世享用恬約者一毫由不得人貪侈者
謂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也最宜
鄉俗於田宅多與人爭必訟自是常情總之
皆起於貪吝幾年問便已非其
故主念言及此便當諸念灰冷

自損陰陽

日用出入升斗秤尺戥子之類必平毋非理營利

市井小民苟且營利計十斤尺戥子出則小者
入用大者固無足怪士人家亦效之則錢頭之
非理營利如損人利己借人行事因事自潤息
上加息抽豐計取財凌逼無
厭告賬抽豐之類皆是

忍小忿毋輕與人鬪

不忍最害事試觀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則不
肯為人下嗟乎世人有財力則受人無財力則不
一敗塗地若夫財既無所謂一慙之不忍而終身
慙其受大屈辱所謂一慙之不忍而終身
不知不能忍只是見理不明亦是要便宜的意思
一看不能忍只是見理不明亦是要便宜的意思
何日了却家對頭不忍則終身結怨終年報仇
忍誰肯忍即說到亡身及親彼亦不覺其然
理明的人看得我胸中有真正受用處我直要

存古勸善

卷之十一

七

做千古事自反亦是這箇意思
君子恥與人訟不得已而訟必以正毋詭遇求勝
毋捏造影響揭謠知親友欲訟可勸者勸止之母
陰挑起事

凡事宜含忍曲處不必經官若不得已而應須
與同志直諒之商人商議可否亦當平心易氣據
理辨折若鴉集橫毆披髮罵街求情偏託因人
求勝總謂之說遇惡操縱雖熱而奇禍亦深涉
川之戒亦可畏也或知親友訟而勸止或為之
處分停妥即屬陰德若知親友訟而勸止或為之
小兩用則必不同於此可見我若傳之敵家或諸
之眾則非此士人所易犯以為無傷者宜以為大
戒也

母鳩衆聚毆使酒罵市母誘人子弟開局博戲招妓浪遊母連類呼朋登城入市窺人婦女母聽信無爲白蓮等教結社念佛男女混雜夜聚曉散

里俗多聚衆誦經設醮進香極其奢侈已爲可厭而或有鄉曲愚民崇尚邪教不悟不知此輩不識引誘愚民貪色貪財如山東白蓮作亂盡被殺戮何官之封何佛之成其明鑒也此中士人尚知鄙薄此類但鄉曲小民多有惑者宜正其本以力禁之故曰經正民興焉無邪意在主風教者當意焉

存古約言卷之一

存古約言

卷之一

人

存古約言卷之二

論冠

孩而失曰未童童而失曰未成人冠則成人矣乃至不能亭亭楚楚挺然爲天地扶正氣而以俗流終不負頭上冠哉此禮久廢憶余冠家君爲告祠而醮餘無聞也宜亟復次論冠

子弟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擇吉告於祖先預請鄉黨姻友中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賓擇達禮者爲贊至日盛服迎賓儀節遵照家禮斟酌舉行此

存古約言

卷之二

成人之始爲父母者必不可忽

如貧愚不能如禮亦須請至親有行人告於祖先命以子弟遇當冠者務行冠禮以責成人之道儀注昭家禮然須從簡便若貧不能請賓者只於祖先告拜行之即是

既冠乃字

古人重冠禮蓋謂自此以後以成人之禮責之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餘歲便私自製冠或彼此送字送號無復古意爲父母者亦相因以爲常所以自幼至長愚騃不悟然則冠禮之當復也豈獨爲禮文哉

冠後拜父母尊長明日拜宗族親黨所知者宜答拜或稍致祝願規諷之語

女子將笄亦照冠禮舉行命以為婦道理

沈龍江曰今鄉俗所謂冠非古也蓋皆以戴網

為冠不知網起自

國朝前代無網時竟不行冠禮

論昏

夫昏者合二姓之好以主宗祧為萬世嗣何

如其重也而可以遠於禮乎昏禮失而天下

無婦道此興亡成敗之關關雎耶牝雞耶次

論昏

昏六禮以問名親迎為重有廢者宜復

釋古書

卷之二

工

按六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

幣五曰請期六曰親迎

而納吉請期納幣及親迎六禮併入納采

俗有定親吉請期納幣及親迎六禮併入納

擇日同納一拜固為簡便矣不知此甚有開

初無一刺甚或有因之而毀親者以有為無

親者以無為有每見鄉曲中因此告狀傾家

至喪其女命可以問名無甚關繫乎隣邑有

先送女而後拜親者畧以問名之意為近古

儀注照家禮或從簡便以存古意夫婦人倫

有問士人對俗人結昏士人欲行昏禮而彼

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

納采納幣及賄送妝奩俱宜安分循禮毋過奢

文中子曰昏娶論財夷虐是美俗但富家資

大夫知禮者多不論財夷虐是美俗但富家資

或有過厚故聖俗相制中

產以送門而者甚有以妝奩多寡定婚

妻財謂身家為前姑夫婿者何如人乎

用客者聽

鄉俗以客多相誇尚有携至百人者或女家索

客只圖好看彼此徒費無益又有一來徒費精神

而耗財力非君子之道也余謂俗雖陋革姑許

用客以五六人為率多至二十人而止蓋謂昏

娶大體其姻族中表舅姑之類不一而足為非

人情故四禮惟昏不祭客然寧少無多猶為頗

雅若妙筵酒席既革只量常之多寡為俗折席

可謂同志者力從風也

女子母拜筵母搬三取九羣行街市

釋古書

卷之二

三

孟雲浦曰昏聘禮并粧奩俱宜安分循禮女

家勿爭聘財男家勿爭聘送客止宜至親勿

得泛濫女子不須出拜席前

三不宜直入街市以全廉恥

母服內借親兄弟就昏

田間細民有服內昏娶名曰借親有弟娶姊

兄娶弟婦名曰就昏不知律有明禁且就昏本

鄉愚惡俗相沿日久恬不知恥為准宜論止之

或問有當喪而家貧親老無倚則奈何曰此

又有不得已而為之者長而無倚則奈何曰此

可雖已聘未嫁名分既定亦非理至就昏者

凡結姻擇端正同志為媒母用細人傳言

蓋有一等婦人專一作媒不知大體多驕而頭

母詐冒結婚

許胃謂本人原有殘廢或過老過幼或出過
房之類隱諱不言却以姊妹兄弟詐令看視此
律所明禁也如兩家明白通知情願寫立婚書
者聽其指腹割衫襟為信律有明禁宜知
若男女家有所嫌憎非本人為廢姦盜而議娶
親者非理者
論喪

喪非主於哀者耶衰麻擗踊哀之溢也衣衾
棺槨哀之致也若招僧演劇延賓與宴近於
樂矣習而不知其非若此類者非以薄為其
道耶奢寧儉易寧戚吾以觀本焉次論喪

孝之十

孝之十

孝之十

執父母之喪以哀為本未葬朝夕奠不致祭不飲
酒食肉

喪家才服前孝子方被髮跣足為招魂望復
之事宜朝夕獻食如生時上食若用鼓樂牲牢
延賓行禮謬甚夫祭禮而可以被踐行者乎
按家禮正衛云諸侯七虞以七日為節後世遂
以人死之後七日必供佛飯僧言當見地下某
王其謬已甚今
大明會典王公侯之死其七日皆有御祭
皇妃親王公侯之死其七日皆有御祭
夫既不供佛飯僧又不祭恐人子於七日
有不安古禮未葬不祭恐難大拘今於七七
百各隨貧富盡禮致祭雖非古禮亦孝思所
必至者然亦只是朝夕奠之如厚者與言祭自
或問七七日既可祭亦可用鼓樂否曰鼓樂
能遠阻隨便無妨只不可用之脩客耳

孟雲浦曰喪禮遵家禮朝夕奠既葬始行祭禮
未葬不宜請客行禮更不宜招僧道及作雜劇

喪家不招僧道作佛事

今世用僧道作齋或作水陸會寫經造像云為
死者減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夜則破獄
地獄者作日則孝子講經唱法或男女夜出迎
靈星或作人物戲不曉士人家亦復為此曰未
能脫俗聊復爾爾論不曉士人家亦復為此曰未
如人半身受春到諸苦豈尚知痛即使靈魂未散
骨肉腐却知苦乎溫公引唐李舟與妹書曰人天
堂無刑罰之苦而子溫公引唐李舟與妹書曰人天
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
種種惡有罪之小人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
於軍紀君子豈賂之小人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

孝之十

孝之十

亦人子無己之情願為親之憂且欲其親之
生也今乃為己之死而免罪則異矣此孝之
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責也讀書知禮者乃亦相
率而為之豈不惑哉
世俗尚能做事非必真實為親不過圖好看且曰
某尚能做事非必真實為親不過圖好看且曰
親何不在生致養我無憾何不死後極其哀痛無
飲酒食肉即是為親無憾何不死後極其哀痛無
於此是亦不盡心而顧汲汲

凡吊死者惟切近尊長四拜平輩及遠親止兩拜
卑幼則揖而不拜應哭者哭未成服不出紙幡不

赴吊

古人知生者吊知死者哀今則聚拜死者而生
者從旁答謝雖非古禮然相沿襲不然而變但今
世吊客多於死者皆施四拜之禮不然而變但今
而已無有行兩拜禮者余故分為三等以節之

庶不失禮也
喪家初死三日猶以生望死者于古禮未應
且孝子此際哀痛昏迷勿勿治棺槨衣衾猶
紙方赴而顧應酬吊客即宜待成服之日方出
古人成服凡五服俱有首經腰經與上衾下裳
之制鄉俗自昔以下便不制服只隨便家素
衣素冠遂謂成服甚者止帶白巾而履或素
用有素者甚非禮宜反之古
凡婦人於男子喪非切近至親不入吊男子于
婦人喪亦然但果於生者有知入而唁慰自是
古禮
凡吊喪皆用素服或用冠帶白
負領故曰羔裘玄冠不以吊
父母之喪以嫡子主之無嫡子則嫡孫承重諸孫
非承重不被跽
承重謂主喪也惟長門子孫為然長門無嫡孫
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
人別門無與也今長門既有子孫次子或亡則
次子之子亦被跽行三年喪曰吾承重也此非
禮之甚者也
小民三年之喪多有至三十六箇月者其執祖
父母喪亦承重多亦被跽其伯叔父母喪多用
斬衰亦有被跽者女子出嫁喪父母者多抑而
均之非禮知者傳論改正可也
凡有喪槨不請客徵禮止攢分共奠或置素軸具
牲酒食卓不必過費以其餘分付主人至親奠賻
不妨稍厚若大盤蜜樓綾錦幡幢人物樓閣像生
飛走之類俱屬無益宜去太甚
莫為死者賻為生者昔孔子曾脫駟贈舊館人
喪若至親所知於常儀之外或有賻賻謂非
從簡省而端禮人物之類則太甚矣

喪家宴賓非禮但相沿已久難以遽革今擬遠客
應留飯近客赴奠主雖留客客固辭如主固請則
宰儉毋奢客亦不宜久坐不用鼓吹優妓侑酒主
人不陪坐
遠客特臨有不得已而陪者
低案素食不失威容方是
凡在喪不入公門不預筵宴
親友不為喪家煖喪不强孝子飲至醉不招妓作
雜劇不扮戲不靡費路祭不邀客送奠送賞
世俗有煖喪者用鼓樂優人作雜劇或扮演戲
文甚有強孝子至醉又有預邀親友送奠因之飲分
賞資者以及捷壘搶紅之類皆所謂習而不不知
其非同志君子每相撻擊不從此顧革之長此
又安窮乎
郭葵抒曰喪家餞引親友祖奠亦情不容已者
但設香楮費十數金而已通來俗尚奢靡有搭一路
祭棚酒筵拾用妓女歌舞喧闐駭人見聞不知
排設酒筵之義何居最可嘆者孝子謝棚每一
處動酒數盃夜半始歸臨酌大醉即至次早啟
柩之時酒猶未醒人子哀痛之謂何吾鄉同志
諸公當力挽之風更望喪家懇辭之而自已是
亦運雅道之一節也
人子送終毋以兄弟衆多互相推諉使日久暴露
或草草完事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於此不
盡其心更於何處盡心夢我之痛寧能懸然弗
耳

喪家母散孝帛孝布

楊東里曰吊是常禮孝是凶物豈有送凶物於
他人使為己親掛孝之理按先年散帛始於富
家近來不論貧富一聚散孝為常不為取財儀
之計賄薄則爭或以散孝為常不為取財儀
也或曰今散孝帽如何曰亦止本族有服之貧
者其餘不必散或曰有賄奠厚而答以素布素
絹者則如之何曰此報施之常姑隨俗便

論祭

祭義曰追養繼孝君子將以繼之也霜露既

降雨露既濡則有悽愴怵惕之心祭用明水

豈以脩物乃並其文與物而亡之是故公羊

傳曰士不及此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次論

祭

人

凡祭先一日齋戒陳器具饌預擇子弟或親友之

知禮者為贊祭極其誠敬如在其上不求備物

家禮四時祭四代冬至祭始祖春祭先祖秋祭

禘宜按時舉行俗節如秋重九之類陽中則獻以時食

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忽然

藉令人子甘肥願養而其人本不獲沾一日之

菽水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耶或曰吾貧不能備

物也吾不能為席以延贊禮者也禮祭固所自

明也禮生用子弟為之或不用贊者乃為孝也

所至情之所安惟在意誠而致敬乃為孝也

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今人雖至貧無有

廢日用而斷往來者獨於親今人雖至貧無有

祖先斯此一祭於心安乎

必告反必面

在喪不可廢祭易服舉行几筵前仍衰服

凡筵即重座也衰

祭 祭即新衰齊衰也

祭

鄉俗不知宗法故祖父母之主多無定在今擬

以長門奉祀如長門貧不肖不能主宗祧以父

門通主之然遇常祀必宗子

祭

九

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不可輒自入口

遇祖先及父忌辰變素服舉祭是日齋戒不飲

酒茹葷不與喜宴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

用非謂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

私也 附論鄉俗元旦以薄園車中設天地神牌而祭

以此牲果其意雖善而實責或曰人稟天地以生

此日豈能忽然雖無物可以酬德而以獻物起

敬所謂無害于義從俗可也龍江曰只宜設香

案四拜如為近禮 今人祭多設家堂神位而畫以三教諸神既淫

而不雅又泛而設不切似宜改正於神位書本宅

司宅之神而配以國制庶民人家宅舍人烟所在

中必有神主之而國制庶民人家宅舍人烟所在

最切者士大夫之家宜配以五祀或二祀按禮大

夫五祀士二祀大夫以上二條謹以俟知禮者折衷

之

存古約言卷之二終

存古約言

十

存古約言卷之三

服式

威儀所以定命而服以章之是故孔子曰非
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
衷也而可災而可乎次服式

冠履衣服遵王制貴雅素毋尚淫靡毋狗時樣

今世冠服淫巧相尚如冠則金線金雲金花工
花太極圈等飾種種駭人服則不論貧富貴賤
羅段刺眼且貴時興樣花日新月盛甚者居然
用紅月貞或用水紅桃紅荔枝紅之近紅及柳
黃鶯黃之近黃者不惟非宜抑且犯禁至於履
用三鑲四鑲又有時興短臉淺跟或用紅色單
鎖居然婦人履矣
俱宜嚴革從雅

士民衣服毋用玄黃紫三色

三色惟君上得用士民有不知而誤
用玄紫者乃亦敢用黃道亦不知耶

女飾宜端莊簡素

近世女人妝飾艷麗妖異已多可厭而醫用純
易巾式上衣長至地袖廣過膝皆類男子男子
則衣服反與女類其有服絲不施帕裙者陽陰
反常不詳之甚然而理不能論法不可止士
夫家可尚相敬而亡身知禮君子宜慎其微焉
國何晏服女裙以亡身知禮君子宜慎其微焉

禁婦人戴男子網

婦人戴網始自妓女乃一時士庶家公然效
豈以為美觀耶此陰陽反常之最甚者宜亟革
之

僕從衣履不可與主相疑以正名分

南方僕從子孫雖富貴則其主人亦不
主僕之禮婦人終世不敢戴貼金首飾

禁娼妓用金銀珠玉首飾戴有梁髻者錦繡羅段

及乘輦禁優賤着羅段衣帽顏色鑲履

按崇禎三年二月內禮部題覆戶科葛應斗題

直隸第一耗孔等事畧云風俗奢儉關于世運

隆慶有識之士無不欲挽其趨而從其濟良以

一階級則等威素冠切雲儷綠綢優錦綺曳地

近日胥徒掠奪裁組日異月新一倡羣效以至

紅紫朱碧刺繡綵組日異月新一倡羣效以至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民之富不無不云結紳有風化之責士子居四

蠟細描金及紫懷黃極等圍屏壽軸禁不得用
泥金貼金及漢線織錦等圍屏壽軸禁不得用
得過十蓋器皿除酒盞外不得用金銀及龍鳳
等紋一古銅爐瓶及漆器皆屬奢費巧手連橫奸商
詐飾內府盜出否則皆屬奢費巧手連橫奸商
即歸士大夫寶之動費千緡百兩其素節漸
染成風民俗亦非是不貴耗財持甚犯者宜以
違禁之罪罪之
一民間賽會用金翠珠玉羅
綺故事動費數百金有司當嚴行禁止
宴會

今人濫於七箸夙夜沉湎幾困於酒食而其
日益也有以一杯酌費中人一歲之需者長
此安窮曠職業銷歲月耗物力滑天和莫此
為甚嗚呼唯儉可以已之今試與人言坡公

三器憲約四豆逆知其必不從吾聞君子之
於俗也去泰去甚也莊語之過耳不如質言
之必躬乃以此訓而猶有戴號戴叟亂我籩
豆如初筵所刺其可乎次宴會

品儲以精潔堪食為度不必備物不必多設不必
特設分為盛宴特集常集小集四則器各有差
一曰盛宴如公祖父母初宴及
看果十五器 饌十六器或云宜加四
卓盒一副 湯飯四道或云
圍淺有無 獨坐

品儲以精潔堪食為度不必備物不必多設不必
特設分為盛宴特集常集小集四則器各有差
一曰盛宴如公祖父母初宴及
看果十五器 饌十六器或云宜加四
卓盒一副 湯飯四道或云
圍淺有無 獨坐

一曰特集如公祖父母再會及婚姻筵席高朋遠來新親初會之類

看果十器饌十六器相間

卓盒圍淺有無湯飯三道或云

雙坐或云亦有

一曰常集如酬人禮物或久遠聚歡及迎風租錢之類

看果四器或用五器有更有更

饌十二器相間卓盒有無

湯飯二道或云圍淺不

雙坐或云

一曰小集如閒訪遇從及遠客留飯山水遊鱗之類

看果四器或不饌六器或八器人數

卓盒不用坐久湯飯二道或一道

圍淺不雙坐圍坐隨便

以上四則特約畧言之大抵寧簡無增所云

饌幾器之器蓋指湯盃言若里中淺盃欲加

四器者聽至大花斗糖五牲看席之類一切

革去不用

凡席俱午未上客有未至者虛坐行酒不必久候

薄暮告散不宜流連夜飲

其有遠客來暮或閒訪留坐談

心論德雖至夜分亦自不拘

席間不用娼妓侑酒

知席間有妓寧辭而不往不得已而遇若專為我而設婉言屏之不然先告歸可也

非盛宴及婚姻筵席不用鼓吹絲竹不宜擅用金

鼓響器

近聞市棍茶傭僕賤屠僧之輩不論大小事體公然用金鼓不忌尤非所以正體統而篤風化

傳諭禁止之

勸客不用巨杯如茶鍾湯盃之類俗於鄉不須苦

讓或沉湎使酒放越禮法

尋常席格各宜率真圍屏銀器坐褥圍裙隨其有

無非至不得已不必借用

合席請客主人多宜長者一人行禮餘隨班行禮

近來官席或有一日杯盤廢小民十家之產者鄉曲雖稍簡率然亦漸就奢靡嗟乎多設

客當醉飽後見主人舉筋不得多折福分或

設所苦別有恣長夜之酌極無厭之歡豈無

粗豆失威儀為賓筵羞乎先年風俗簡朴每請

客不遇餚核四盤飯一餐酒數行余為四則取

未即速反先古而革俗者必以漸姑就語以飾

聽而不實見諸行事雖日言二簋猶塵飯土羹

酒以合歡主人款客情雖無已只可慙慙相勸

若必強之飲則非矣自余約戒巨杯成夜飲而

親友相見多言一年來未病酒未見使酒為煩

有益夫豈以不病酒不使酒而遂謂不歡耶名

教中自有樂地其熟思之

孟雲浦曰有樂地其熟思之

議不用整款不繼燈燭請用單帖臨期止邀一
次上席俱正午行酒不跪若間常坐談稍久則
隨見在供用雖蔬食亦可我輩居鄉尊祖細事所關
附李緝敬約其畧云安分養福寬胃養氣惜費
風俗不語小常憶坡公對症藥方今與諸同志
約如里中不得已之飲名曰官席器不特過
器不得過十二若鄉族相見無時歡聚求為可
繼名曰頻集器不過六或各益以小器差等如
其數相視禮稱情酌古適今比於坡公三器未
禁者曰牛此斷不登於俎又有一欲禁而不得
者曰特殺則請損之如官席二殺特設一殺類
區小之盟云

交際

今之所謂交際者其有市心乎夫市則市人

為之君子而市也不如其無交際也次交際

士民尋常交際各量力稱情隨宜相答不必過豐

不得過責其至親慶吊稍厚者聽

吾鄉父老相傳萬曆初年親戚往來禮不過三
分多至五相傳萬曆初年親戚往來禮不過三
為常禮而彼此微逐幾因以為利有以家貧廢
禮者有較量厚薄浸成仇怨者有公然為假酒
宜以儉相沿成者禮之浸豐俗者有公然為假酒
味奢淫以誇耀里俗盡失古意其情而止不可一
禮所以將敬敬不足而日相於侈非交際也隣
於賄矣吾竊怪夫名為交際而實賄之精義君
子責辨之

彼此勿慶生辰

古以八十為下壽近害慶六十七十然十歲一
舉猶不為侈今乃不拘老少每歲慶壽大張宴
樂程子倍哭之說益深識之苦高年介
鵠至觀聚樂雖亦無妨然雅集可也

慶賀軸文毋用錦帳金字

或問官套用之相沿不能驟革如何曰可省者
漸省亦復古一端近來孔繡錦段窮麗之極尤
屬可厭

吉凶事體俱不請客徵禮惟婚筵許用客亦不得

過多若借名打網尤為惡俗急相率嚴革以還古

風

田野百姓稍能度日即時常奏辦人情今日未
了明日又然一家如此家家俱然其為苦累十
倍征徭每遇冬春請東盈壁箇箇攢眉向人然
那不能事或已而事則亦復請人者只為裕餘

不能容納近來年街市小人借此為利此為彼
彼為此請名為報復實同科斂甚為窮鄉下里
家戶以此為事羊燒酒鼓樂不絕又有一等豪棍
爾爾之復不何極自今宜相率急革

或曰我即不請人今日請我奈何曰此等俗
情正宜一筆勾斷人日下說明自不相怪若有不
諒只合遣人送禮彼自下說明自不相怪若有不
諒只合遣人送禮彼自下說明自不相怪若有不

面孔何日是出頭做人時哉凡事精神賠奉俗人
力不獨此等事也

雖曰禮尚往來君子亦盡其在我者而已近有
鄉俗市人往來一桃一李必求相報或無可慶可吊
之事而責人禮曰曾受我賀曾受我賀此鄙之
甚者也然亦有禮力能為報而自處失禮者又何

怪人之責之乎

親朋往來之禮只可視情意親疎以為隆殺若

乃計家道貧富量于姓與衰作炎涼態則市井
交易之道而惡俗之最著者也君子非之

孟雲浦曰遇有吉凶事吉只一拜賀凶只一吊
送其至親當具禮者另行至如往時設酒令親
戚收禮者盡畢

揖讓

世俗於世多簡而禮文猶不勝其繁夫其文
之繁也或真意不足乎乃亦有不應簡而日
趨於簡者其必以禮節之禮必有真意在內
而將之以出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也
禮豈忠信之薄耶次揖讓

決

凡會以賓主長幼序揖行之先後如之母過讓不

卷之主

此方尚左按揖必讓左與夫徐行後長皆禮之
所必至也然而禮有定體讓不過三世俗過讓
不已甚之曰宴不決汗流決背至今旁觀皆以
為苦何取於讓故君子於禮率真焉耳矣
禮主人迎賓三揖升堂此所謂揖不讓客衆則
身稍整折而已今則俯身至地或送客客衆則
以偏揖車馬又數揖入門或賓主相讓良久不決
以為過煩宜稍從簡從質然拱手須以手稍捷
度若界幼於尊者自宜過膝至地但起身稍捷
不比長揖之遲耳而尊者似宜稍昂高不過
心界不過膝乃為適中之體

凡相見行禮尊長四拜平輩兩拜不宜伏地連叩

若拜後一跪於禮無考宜省
按家禮酌酢之禮雖有跪祭今行酒既不跪矣
而凡拜皆復一跪非禮也
叩頭龍江先生約云四拜所以尊父母師長拜而
叩頭臣子見君之禮豈可一祭加人今後相見

行禮只兩拜有當稱謝者起身再揖勿伏地連
叩或云鄉曲細民從省連叩者隨便受親
又云禮父黨無客今擬四拜之禮父母受親
伯叔父南面揖受親兄弟東西立弟再拜不答堂
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交拜不受不答親堂
兄弟以上坐不論賓主凡兄弟送弟伯叔父送猶
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
叔與猶子兄與弟揖讓迎送皆如賓客殊為踈
薄相外之
風宜正之

席間安坐自是古禮若常集小集宜稍從簡省應
拜者拜不行跪禮主賓揖後即總叙長幼二揖告
坐不必再轉應另告坐者再告

鄉曲酒筵客稍多者安坐後紛紛混雜告坐雖
亦厚道殊不成體夫少者告長者乃坐弟過地
然總告即告之矣又必人人而告者乃祖父伯叔
乎今應王先生命約酌應另告者如祖父伯叔
兄及本族切近尊長業師妻父母舅姑夫之類
俱宜告餘親雖係尊輩即在總告中不必再告

卷之主

凡前輩及相知高年必謹謹致恭恭母長傲
古人於父執極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前二十
年新進諸生尚不敢與前輩領頭見必屈體致
恭途遇則立候長者行乃行或辭責之不以爲
齒今漸非其故矣恂恂如也似不能言此二語
豈非教俗之藥石耶謹乃有終傲不可長
亦可因以觀人德器非獨爲風俗慮也

東劄

東者簡也儉也古以竹簡通名蓋終身用之
不易爵里不削牘也後乃易以名紙浸淫日
侈不可底止將無反之古乎此亦崇儉之最
較著者其細之也終東劄

禮東請東俱不用紅白全東

事也。鄉俗有吉禮應用紅柬者。隨宜用之。其有禮物數開載不盡量加幅數。不用全柬。亦從儉一

凡平輩通問書劄槩不用紅白全柬非途遠不用護封

凡帖用南紅全東又加紅簽以爲敬不知出於
何典夫君上至尊而表章士大夫用紅用簽何俗
之侈也若遇喜慶吉禮或士大夫用紅不得已而
用銀一二分方買一全紅東何苦驚虛文而受
實耗蓋俗以爲不如是則太簡嗟乎禮意不居

102

卷之四

+

而禮文有餘禮真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矣
李綱敬約云天下大患只在崇虛文而耗其精
一也其欲莫如以儉如總憲趙先生所禁四六其
東後變爲折東折東省爲單帖最便矣不知誰
作俑而爲全紅全白夫四六無情之文浸焉相
加猶不問首而製之冠不知足而爲之屨也比
之全幅亦然則又一屨而五其兩一冠而三其
綏物雖長何裨實用乎鼓箇字動費幾文錢又
何其重吾名而輕物力耶我輩在都與諸長者
往還多用折同輩用單即堂屬相見亦用單頗
有古意惟出長下一步便趨煩華此後當通知
撫按尺司道而下一切合用紅半手紙拜帖除
新官初見與叙事長幅外餘俱用二幅與單并
知會縉紳士民與官府相通一體率行以此惜
精神愛物力厚風俗養廉恥無適而不宜者幸
諸同志共守之

毋用四六套啟

趙儕鵠為總憲約禁四六其畧云自萬曆乙亥結髮遊士大夫書札往來亦多事矣散書問津亦未嘗以為不恭也今天下亦多事矣博心戮力以濟銀錢乃易散書為四六失火之家猶作巧趨細步余竊惑焉又曰何以知世之亂在位者神識昏惑若有物焉以馮之而使世之舉動顛倒一人若此則謂有禍矣人若此則謂有盜橫也危也而更可謂窮空虛閨闈索至寤也而更奢修夫成婦寡人號鬼哭至慘也而更樂此皆甚可駭異即四六被之事亦足以見其一端矣無論紛拏多故之時不暇作此雖使天下平康泰恬用之而無所不用此為也其為敬乎則章奏宜用之而不然也乃用之竿牘何主工之極即詭伎之極也為游戲然必以頌美為主無暇及不能者倉卒求人所欲亦未必能勤擊打鉅擘而文拙如魯魚帝虎之批舉獨

入之謀諸通以受坎故山人遊客之能者無不與之通賄損官方而汚吏治其害豈細哉試知四六之所以可廢自茲而類推之盡去顛倒之見而得其本來之心玩惕也而知懼矣奢侈也而知慎矣淫樂也而知憂矣以其為四六之用思用之以出謀奇計以社養游客之金錢功成名就使大雅之士如吉甫稷耆力救生民歌頌美盛勒金石而流管絃豈不偉哉

請東稱呼宜從質

古人稱呼如上宰相書止稱相公閣下上翰林書稱內翰執事蓋不欲端其所無也今則一槩稱大柱國大冢宰大中丞大殿撰且必稱曰某翁某老先生老大人諛之至矣世之諛也不一此其最著者願與同志商之可徑從簡質否今擬鄉曲間請改不必煩詞其稱呼止用本色一字及某字號某親或其會丈某先生執事不妨一槩稱翁稱老尊長者稱某翁老先生不妨

古人三官套或有用之者鄉曲宜則孫耶
而稱孔子曰仲尼今人稱曰某翁施於尊人稱
可矣又不稱全號而稱曰某翁施於尊人稱
於侯紳某處有子以字行而不言號者蓋惡其
他邑士紳有以字行而不言號者蓋惡其
也今後平交以下不得稱字號此雖細事所
關風俗不小有世道之責者其三致意焉

存古約言卷之三終



存古約言卷之四

士大戒叙

汝南劉廣生

字載甫辛丑科歷金
都御史巡撫陝西

士大戒乃銓部

豫石呂公所著以砥從遊者曰士與其言勸也不
如其言戒也昔哉言乎蓋士習之敝至今日極履
繩蹈軌者目曰迂腐踰閑蕩檢者命曰高雅此風
之漸人久矣公既倡明伊雒學脉以興起後學為
已任惓惓以定志誠身明白指示臚列十六戒而
約之以毋自欺夫惟提一欺字相別撥而後十六
戒乃能談誠致行以副其志夫論學而至於明善
誠身道大矣猶謂學問工夫不盡是乎不然者日
陳座右而目涉之曾不着實省察體驗將誰欺自
欺也有公小人之戒在則善乎公之誘人也令海
內學士家各得一編寶持之以大戒成大勸士習
轉而世風隨之豈曰小補獨可訓一鄉一國也歟
哉余不知學嘗奉教於君子矣得是刻不勝踴躍
遂翻其木而廣之天啟甲子人日

士大戒自叙

或問士何先曰定志何謂定志曰誠身志云者即

孔子所謂志於學也誠身云者即孔子所謂躬行也彼其躬實然而詭云吾志已定辟如一人當之東彼反之西却語人曰我兩足雖西我心實不欲如此豈有是理故揭士大戒十六則若曰必如此躬行而後為誠身為定志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士必學為聖人始不溺於流俗不然則小人也非士也士固可以小人終耶顧猛然省也天啟癸亥陽至後七日介孺父識

士大戒

士與其言勸也不如其言戒也築百仞之臺

基之弗固實以灰沙層累而危之愈危愈險

愈速傾矣辟如淘泉必去其沙石泥淖而後

澄泓也士敦百行而其躬多疚大閑既踰安

問細行作士大戒

母不孝不弟母於父母兄師尊長間恣意違犯致

傷大倫

母貪利無厭母不顧義理不恤清議

母言語虛偽不實母非理謔浪母輕與人約不踐

母言人閨相音與陰事

母言動間輒伏機械以籠絡人自詡得算為士類

不齒

母飲於市母恣長夜之飲母使酒失體

母與匪人交

匪人非止一端交之則無益而有損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學者所當深戒也

母與人賭金銀銅錢及戲作賭具

如引誘人子弟局賭及與無賴市人同賭尤為傷理失體之甚所宜痛戒

母浪遊平康母置酒延妓

如親朋席間有妓牽辭而不往可也

母見人貧賤姍笑凌辱母見人富貴諂附詆毀

母借人之勢因人之事以行私罔利

母昧心受賄代人關說詞訟

母結知官府母攬事幫閒母奔謁媒進

母爭強好勝母任性動氣母出入衙門投呈送揭

母代撰詞揭挑構取事母造詞曲歌謠譏彈時事

傾陷同類母聞人有善行巧為詆訕捏傳流言

母垂涎美業輒以計取及抗拒征徭舞文撒糧欺

凌寡弱皆非為身家子孫長久之策

母在尊長前長傲亢侮妄自尊大母嘵嘵談論輕

易品評前輩

母有過不改母拒諫飾非

呂子曰士大戒蓋戒其大者士有大綱常大坊
雖凡士所當戒雖不止此其大端大綱常大坊
於此處放過雖有他長非所謂其餘不足觀乎
故以快心術辭澆之微証躬行真偽之準考學
問淺深之符必於此焉在矣世之學者不誠乎
身而動言正心誠意吾不知所正所誠者更何
物乎究竟欺不得人只是自欺故終十六戒而
約之曰毋自欺
曾子為聖門傳道只在毋自欺三字而樊緊工
夫不遇曰吾日三省吾身即所謂慎獨也况吾
曹視曾子何如而遂謂無是過乎宜書此十六
戒於座右每日心口自語曰吾得無不孝不弟
否得無貪利無厭言語虛偽否凡十六件默自
省察方為有益然只在自心常惺惺不在逐件
剔撥若無頭腦未免禁制於此竊漬於彼如何
得成好人如何得免長進
十六戒皆言毋得無也行之對也初猶勉強做
去即孟子所謂強恕而行者久之漸近自然故
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如人有病此是對
症藥方各人信服自自然病痊象山先生云千古
聖賢只去病若諸病忌醫不死亡不止也
有倉公望之反走矣
或曰此皆庸行界之無甚高論果如所戒僅平
謂學問工夫便盡於此然士有力孝弟篤言行
一顧逆察比匪之戒峻食色之防嚴素履而無
咎持謙光以有終明於止足而勇於改過尚謂
之未嘗學問乎故知身外無道誠外無學日新
而己其可也
易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密之至也十六戒皆稍知自
知者不為而謂君子為之乎然亦有無其事
或有其意無其大或安焉純而不息焉便是古
著力無之又無習而安焉純而不息焉便是古
來大聖賢不過如此吾人只要立定此志一直
關眼努力做去不要此上八下三迴兩轉便隨
落下來王幼真憐憫人立
志正是此意介孺父天識

題三箴

安邑曹于汴
字自梁壬辰科歷左都御史

昔

孔夫子論行云言忠信行篤敬呂子摘為三箴歸
之於心言哉乎其言之也世人慎言者慎於口而
已是揚湯止沸之說也箴制不及忽流於不忠不
信不自覺也其修行者亦修於身而已是風中掃
葉之說也矜持稍疎忽流於不篤不敬不自覺也
夫口與身皆心所貫而心為宰忠信篤敬心之本
體心得其職斯忠且信篤且敬矣何言之有不
慎不修亦何往不可行蓋心之感通如是故心學
不可不講
訓士三箴
言行總箴
心官則思言行分職謂士樞機於斯樹極匪樞胡
運匪機曷發戶弩猶然士執迺識口則興戎動或
困石惟聖達時退藏于密知語知默知動知息其
次克己主敬宅一非禮勿言惠迪趨吉閑邪存誠
爰象斯立言滿寡尤淑儀弗忒雖之蠻貊弗易厥
質思之思之有物有則思則得之不思曷得

忠信箴

思言胡慎曰忠與信匪口是絨推心斯印人心之靈稟於至誠物欲蔽之欺偽叢生厥口則言厥心弗然信既遠義易諾屢違言巧色令是名為佞既蠹世維曷存厥性厥性既非衆惡斯歸多言數窮食言貌肥我思動物寧在鼓舌所以至誠豚魚可格此非襲取忠信是主易訓進德三復斯語

篤敬箴

何以思行蓋云篤敬篤敬維何至一而靜一則不雜靜則不競天君守舍百司從令胡為憧憧朋從

稽古

宋之甲

大

靡定以二以三乃縱乃橫浮薄長傲失其性命既潰厥堤靡知所竟我思古人精義入神天之明命以物其身上帝臨女如見大賓靜一無欲乃敬乃篤夫然後行百行維穀是故君子必慎其獨

夫子論行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以象胥所不能馴重譯所不能通一言一行足孚異類此其故安在乃吾儕涉世爭逐逐憧憧擾擾機智情緣動生齟齬即同氣尚閱牆同室尚操戈何況蠻貊當熱鬧場中冷然一思雨散山空作何結果乃有聲音

識

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卿天中呂維祺介孺甫

笑貌以愚世曰如是行我計得矣嗟乎至誠則鬼神可格不誠雖愚夫難欺易曰言有物行有恒無物不恒又可行乎哉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所謂則見者豈僅恍惚影響是必有一段真工夫真體驗真光景躍躍於心目者與如見之見不同願學者之細思之也呂子題言忠信行篤敬六字于譯館之堂遂作三箴蓋以自勗兼勗多士若曰爾多士思行蠻貊者以是象胥重譯已乎有明崇禎己巳十一月陽至日翰林院

存古約言卷之四終

存古約言卷之五

孝弟詩解自叙 東魯刻

呂子曰父母兄弟謂之天倫孝弟出於天性夫誰無此倫無此性而以心有所中性失倫虧直恁做去都無生意譬如樹無根本雖有枝葉花蒂不終日索然甚矣孝弟之道大也余有味於邵堯夫先生之詩其言庸其意邇而反覆咏嘆令人思之輒動體之自愧用之終身不盡往吾鄉太守蘇嶺陳公會刊布成帙深得化民成俗之本但百姓讀之不解終同嚼蠟余謬為註解簡而易通雖三尺童

孝弟詩解十則

一此書成各州縣印官各印刷若干部分發士子里老人等各令誦習講解轉相勸諭共成醇俗
一各塾教師處多發數本令童子熟讀成誦仍講解明白本廳按臨抽查問試記者能講者賞勸否則懲
一各鄉約所每遇講鄉約時講
聖諭畢令數童子將此詩朗念成歌歌完約長量請一二首眾人諦聽必有感悟
一嘗見里巷中歌謠多係淫曲俚辭到底無益不若將此詩令之傳演小兒婦女皆可歌謠豈非為政者第一首務
一該州縣訪確百姓有孝子悌弟廉謹好義之士小則亟行獎賞大則申請
旌表若有違忤父母不養不敬兄弟不和爭財告段之類各喚勉諭不悛則責懲之再不悛則申請重究仍扁其門曰不孝不弟俟改方撤如此庶可以挽頹俗而臻醇化
一孝弟良人人人都有試將此詩吟咏一過痛講一遍人人良心不覺勃動便知父母是該孝的

兄長是該敬的其中猶有不能孝弟的原是不知道理失其本心試令聽講有不愧忤汗下若無以自容者非人也

一讀孝弟詩須是要貼到自己身上來默默自訟方為有益

一本廳曾問費縣人程廷佐程廷佑一起事此二人本同胞兄弟只以小嫌告來告去二年有餘家產零竹兄弟叔姪打毆問徒結讐益深不肯罷手見了就廝打發誓定要打死方休又互相訐害陰事本廳叫上堂來不問他是非先以好

卷之五

五

五

意勸他又以同胞恩情勸諭他又說你兄弟不過小嫌就中必有人教構反覆論之兄弟二人便忽然抱頭痛哭一場極悔被人離間各情願認罪和好本廳又責曲者并治撥唆之人諭令出去交和次日二人大喜登堂叩謝而去交好如初即此一事可見孝弟是良心小民極易勸諭為人上者知之本廳所問事如此勸諭和息者甚多

一凡父母兄弟之間亦有難處比常人倍費苦心不得歡心者但聞之語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只要自盡其心試看大舜處父母兄弟間是何等日子舜只是夔夔齊栗憂喜與共後來頑嚚亦被他化了做弟亦害不得他便是孝弟榜樣

一凡人有大力者能取科名成大事業赫赫奕奕天下震動若根本虧欠就能如此也索然無味況根本虧欠縱科名成就却做事業不來所以吾輩於此尤當着力不獨曉諭愚民而已邵堯夫先生孝弟詩解

其一

卷之五

五

五

子孫多如斯遐邇皆稱美子養親今弟敬哥處子孫多如斯遐邇皆稱美子養親今弟敬哥

聲後俱

此詩是直言警人當孝弟之意親即父母哥即兄長養者孝順奉養不惟衣食豐足且承順其心志如孟子所謂得親順親是也若同胞兄長自當謙恭友愛以敬之不敢有所欺慢骨肉即指父母兄長言風波指無影之是非言錢者傷也言人當念父母兄長皆是我之骨肉如何妄生事端輒起風波以傷殘之乎所以不該傷殘者何也父母生我育我教誨我成人受多少勞此恩甚重須當孝順以報萬分之一兄弟同氣連枝如手足與足恩情極深須當思敬思愛彼此和睦孝弟事古人張公藝田真皆能身行之矣公藝九世同居今古少有田真兄弟哭活

紫刺誓不分居後來子孫衆多這雨家如此孝
友和睦遠近之人誰不稱美要知此兩家所以說
動人處只是能孝能弟就得這樣美名所以說
子當養親弟當敬哥也
子養親分養字須看得透孟子曰曾子養曾
必有酒肉將微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又論
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可也乃知此養字不獨
養口體蓋養志也若曾子可也乃知此養字不獨
元之罪人也
按唐張公藝書張縣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
睦族其門公藝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問所以
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
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不均界幼禮節或
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
道雍睦矣呂子曰觀此則居家最要容忍勿以
忿爭傷和是第一義
忍固是居家不可少者然家中最要有家法一
無家法便如無嚮之馬無舵之舟故易曰家人
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婦子嘻嘻終吝嚴

其二

子養親今弟敬哥怡聲下氣與謙和難兄難弟名
偏重賢子賢孫貴自多負米尚能爲薄養讀書寧
不耀高科仲由陳紀皆如此子養親今弟敬哥
此詩引古人能孝弟者反覆吟咏鼓動以孝弟
之意怡聲者語言和婉不敢一毫粗疎下氣者

氣色平和不敢一毫傲忤既爲人子爲人弟如
何故羣羣魯魯答應父兄一味平心定氣謙光
和順而已夫子論孝曰不敬何以別曰色難即
此意也難兄難弟言兄弟皆賢不相下也陳紀
即陳祥陳元方子陳湛即陳忠陳季方子陳
實之孫各言父功德於祖前實曰元方難兄
名聲宏天必保佑人必欽仰何等榮耀况自有
大鼓宏天必保佑人必欽仰何等榮耀况自有
青雲候跡之日非貴自多乎負米者仲由當家
貧時百里負米以養母此言百里負米尚能爲
行道顯親揚名者乎夫仲由之盡力養親陳紀
之難兄難弟此皆孝弟榜樣無不聲施後世如
此孝親敬兄人亦何苦弗爲故曰子養親今弟
敬哥正爲此也
凡事父母者遇父母有過當怡聲下氣盡幾諫
之道不可陷父母于不義故曰父有諍子但詞
色寧和婉毋違遠
按仲由字子路嘗食藜藿之菜爲親負米百里
外後親病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重祿
而坐列鼎而食乃嘆曰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
其可得乎孔子曰由也可謂生盡力死盡思
者也
薄養高科隨分自盡不必等待
高不可盡行其志如高而虧體
此不能盡行其志如高而虧體
辱親毋寧韋布而體受歸全也

其三

子養親今弟敬哥訓賢妯娌事翁婆好遵孟母三
遷教須讀張公百忍歌孝友睦姻兼任恤智仁聖
義與中和當時曾子同楊博子養親今弟敬哥
此詩又言爲人子初未嘗不孝親爲人弟初未
嘗不敬哥但因人有媳婦不賢德不能孝順公婆
却反聽枕邊言語以致父子不和兄弟不睦有
由然也若養親敬兄須是先訓教媳婦使爲賢

孝之五

其四

子養親今弟敬哥天時地利與人和莫言世事常如此堪嘆人生有幾何滿眼繁華何足貴一家安樂值錢多奇哉讓果并懷橘子養親今弟敬哥

此詩是以光陰勸人見人當及時孝弟之意首二句言子養親弟敬哥者當因天時地利之利盡人之和以曲盡孝敬慎勿曰世時不孝如是之情當自嘆息人生能有幾年光景如何該錯過了須趁時盡力孝父母敬兄長做個好人

中泡影百世耳試看滿眼繁華財帛勢利正如水一和和睦安樂業雖是貧賤值錢自多甚矣孝弟之當盡也夫孝弟出于天性豈由勉強哉

七

妯娌皆學孝順翁婆可也婦人謂夫之父曰翁謂夫之母曰婆婆孟母擇居教子嘗三連此句言親之教誨好百餘者此句言人前章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百餘者此句言人前章張公藝九世有妻中須有兄弟若欲同居和睦只有百凡忍耐故曰須張公百忍然子職弟道豈止一瑞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大小小都皆備睦理要仁愛要合於聖人中庸之道協於事理義之宜又要無過無不及無偏無倚皆得中正和平之理嘗見曾子養親之志協指心動楊博孝事繼母與異母弟楊厚和好如同胞迄今可為師範吾人豈可不學此二人以孝親敬兄乎

按孟夫子柯母仇氏始舍近墓柯母戲為築理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柯母戲為築理戲為築理組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又柯幼問東家殺豬何為母戲曰欲啖汝既而母曰兒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

孝之六

其五

子養親今弟敬哥光陰擲過疾如梭庭闈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妯娌和孝弟傳家名不朽金銀滿

此詩言一家要知美譽傳今古子養親今弟敬哥謂所以傳言子養親弟敬哥者試以父母能活幾年兄弟能全美幾年真是光陰迅速如焉

以孫者承歡膝下順教養庭間之喜樂中婦人多信婦人守家教則妯娌亦皆和好矣果孝弟傳家子孫世守家教則妯娌亦皆和好矣果孝弟傳家弟滿堂金銀雖然富貴不足傳家只落些不好名色雖富何用哉人修孝弟豈為美譽然無他道理自是子養親弟敬哥而已

庭闈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妯娌和此二語實世間不孝不弟的多為爭家財起見金銀滿櫃富如何頂門一賊

八

孔文舉之讓梨陸績之懷橘彼孩童時就知讓兄養母豈不奇哉誰無父母誰無兄長可弗思人但想父母來之日無多便悚然起孝只是不曾想耳故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堪嘆人生有幾何最醒人

按後漢孔融字文舉汝州人四歲與諸兄共食梨衆融取小者由是宗族皆奇融

按吳陸績字公紀父庸為廬江太守績年六歲詣九江謁表術術出橋績懷二枚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云欲歸遺母術大奇績

觀讓果懷橘可見孝弟是天性一毫矯強不得人奈何自失其天性只緣私心錮蔽之耳

子養親今弟敬哥晨昏定省莫踉跄一門孝友真
難得百歲光陰最易過和樂且就宜自翕羹倫攸
叙在謙和班衣舞罷墳麓奏子養親今弟敬哥

此詩言孝弟大倫在我自盡不可錯過光陰之
意昏定晨省本是子職如何踉跄虛度不自勉
勉若能一門中孝親敬兄是一門孝賢豈不難
得不然踉跄跄跄月中不務孝弟把百年光景倏
過去是枉生在世何足有無詩云兄弟既翕和
樂且就班衣舞罷墳麓奏子養親今弟敬哥
此其翕謙翁之不在責望人翁我自翕也此其
叙謙翁之不在責望人翁我自謙也此其
我自叙也昔老萊子著班欄之衣起舞觀前是
能孝樣子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伯氏吹篪
兄弟樂器土曰塤似秤鍾六孔竹曰篪長一尺
四寸凡八孔橫吹之一堂之上班衣戲舞塤篪
送奏和氣融融同聲相應豈非孝弟太和氣象
不再來
此固在人自盡之耳子養親弟敬哥時乎時乎
按老萊子行年七十父母猶存着五色斑斕之
衣為嬰兒戲嘗取水上堂詐作地為小兒啼弄
離親側欲親之喜楚王聞其孝親至其門迎之
萊子與妻避之江南
第四章曰堪嘆人生能幾何第五章曰光陰漸
過疾如梭第六章曰莫踉跄曰百歲光陰最易
過反復吟嘆以見人生易過不可不及時孝友
語雖似重意實步步緊然當深省

其七

子養親今弟敬哥丈夫休聽室人唆眼前金帛毋
嫌少膝下兒孫不厭多但得家和貧也好若教不
義富如何王韓孝友垂青史子養親今弟敬哥
此詩言人不當聽室人教唆與兄弟爭財以傷
父母一體和氣室是妻室我為丈夫不可聽信

其八

卷之五

九

其八

卷之五

十

妻室言語與兄弟相爭相壞了手足之情何
也金帛是身外之物憑父母分與此就當謙讓
安受不必嫌少惟兒孫是我支派身後的受用
不嫌多耳但得一家人和睦就貧窮也好若一
家爭鬩不合義理雖是堆金積玉亦消受不起
必別生出災禍來禍伯來禍富何用試看王祥臥冰奉
史書名傳萬代為人子弟者可不孝且敬而與
草木同朽腐哉
按韓伯俞性至孝時有過母杖之大泣母問故
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
衰是以悲泣
王祥字休徵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
母疾衣不解帶必親嘗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
凍解衣不解帶必親嘗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
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得以供母人稱
孝感所至今肇慶府冰凍有人臥迹
此詩多以至名打動人亦是教世人云然若真孝
子弟他孝弟根
于天性豈為求名

子養親今弟敬哥休傷和氣忿爭多偏生疾妬偏
艱窘暗積私房暗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無仁定
是出妖魔但聞孝弟傳千古子養親今弟敬哥
此詩又以報應警人當盡孝弟之意忿者父子
兄弟因些小不平即忿怒爭競也孝親敬兄之
人豈可如此小不平即忿怒爭競也孝親敬兄之
疾樂傷害之心要占便宜傾陷手足只圖自己
安樂受用不知天理不容偏見自己艱窘難度
日子倒反害了自己書見私心人同居時暗積
財貨謂之私房以為他日折居可以致富不知
神明不祐暗積中偏生不遂意的事不致富不
財物都花費了且反受折磨大抵不孝親父母
的敬長上之心便是此天理報應斷然不爽為人
事來為一生之害此天理報應斷然不爽為人

當自省賜以盡孝敬豈不美名傳千古哉
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偏生疾妬二句真真可畏
不孝自然生怪逆檢所見聞常是如此凡不孝
人亦宜自為地

其九

子養親今弟敬哥莫因微利遽傷和黃金櫃內休
嫌少陰陽冥中要積多私曲豈如公直好剛強無
奈善柔何古今簡冊多名譽子養親今弟敬哥

此詩又勸人當輕利積德以盡孝弟之意所以
再三論人養親敬哥者以孝弟為百行之原只
當日盡孝道日日盡弟道豈可因此微小利
遽傷和氣多積黃金收藏櫃中父子兄弟皆正
依人黃金何用故曰休嫌少不若存心行事正
大光明能孝能弟多積陰德不勝於積金者哉
人知自有多天知暗中加護豈不勝於積金者哉
故曰要積多試看私曲的豈如那公道正直之

其十

人終身受用纔是好處試看那剛強的終受折
磨到底無奈那善柔的何矣夫善柔者安身之
本剛強者惹禍之媒剛強豈足恃乎自古及今
簡冊上多名譽者非剛強私曲之人皆能孝能
弟之人何不養親敬哥以積德乎
老子曰觀吾舌舌在非以其柔耶觀吾齒齒不
在非以其剛耶剛強無
奈善柔何可互相發

其十

子養親今弟敬哥吁嗟分析聽搬唆囊中財物他
嫌少祖上田園你要多夫婦眼前雖快樂兒孫日
後恐消磨何如孝弟親鄉黨子養親今弟敬哥

此詩又教人存公心以遺子孫廣孝弟以睦鄉
黨反覆吟嘆以終前九章之意蓋所以屢言子
養親弟敬哥固不當聽室人之唆矣大凡兄弟
不和分析家產多是聽信旁人搬說是非以致

仇恨殊不思父子兄弟原是一體反聽人唆分
析為二是何心腸財物田園本是一體反聽人
多樂何但恐得之如義天理不容日想來受
快磨耗散徒為貽笑人而已仔細想來不如
孝親敬兄成箇好人又且推孝弟之心和睦
黨族敬親里都無言豈不美哉所以反覆
言子當養親里都無言豈不美哉所以反覆
者不云當養親里都無言豈不美哉所以反覆
黨便自和睦所以末章說反鄉黨亦見孝弟之
孝弟推之自然到處相宜然親夫先生此詩十
半俗半雅其言痛切有味真可打動人本心且
子養親今弟敬哥每章首尾併用反反覆覆吟
味嘆嘆所以動人至深至切吾人不讀此詩須當
着實自反我果是孝弟否我倘是不孝不弟
言爾噫雖日
言爾噫雖日

存古約言

卷之五

五

存古約言卷之五

存古約言卷之六

署門七則

一顧聞過

一不愛便宜

一不關說詞訟

一簡省交際

一不濫與匪人處

一嚴禁假借

一約族黨姻屬無漁利生事

凡此皆愚志也故首曰顧所謂非曰能之顧

學而是也蓋學問莫切於養心莫實於躬行

而喜聞過則日新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

之間也非公不至聖賢以為得人非是者何

如人乎世套簡而敬益真交與慎而忠信益

固若夫人利其實而我受其名口而託翼而

肆誰實為之愚蓋不能無慮焉拈此七條敬

署之門以觸目自儆庶亦省心反躬之助或

吾之知已緣而規我更以我所不欲為不敢

為者轉相告語古人恥獨為君子意政如此

天啟辛酉春日介孺氏書以自勉

廣署門七則

愚以祖父餘庇稍能自振門戶不斷書香每

思初芽之木一指可剝方燃之焰滴水可灰

充此一念惕然恐無以寡過而至或抑人以

自亢股削人以自腴急絕人過以自恕豈不

自斬祖父澤而傷天地之心為閭里罪人也

自愚做秀才時便如是立志既而濫竽一第

洊歷銓曹自檢尤嚴今蒙

聖恩予假省親三年於茲雖蕭然寒素囊無長物

而視非義之財如水泡塵屑毫不介意

曲謹所自盟素矣凡我周親執友無不知我

者然亦有若為弗知也者噫愚不求知也但

弗知則或以利中我或有所利而用我或以

利強我不果所言而銜我而左右我者亦復

利之而蒙我凡此皆我利目持也如山嶽不

可搖撼第無如中我用我強我銜我蒙我者

日紛紛也我雖不利人已利之矣其利之也

必有所弗利也智有所不能察坊有所不能

周言有所不能悉先是不得已僭為七則署

之於門所以寡愚過也顧語簡而費解說如

愚昧而舍我

廣願聞過

愚常拈天理二字日夕自儆然性疎口直自度不能無過有知愚過而不以聞者非益友也吾聞君子愛人以德願直言無隱以為愚學問日新之助

廣不愛便宜

便宜二字入人膏肓所謂小人喻於利也胸中放一利字便不光明更問甚人品況究竟未有能便宜者即偶得之而虧損多矣且清議共唾天網難容眼見好便宜人折多少福澤壞多少名行受多

少奇禍而安分知足者反得延長消受君子小人義利禍福愚於此關熟思審矣

廣不關說詞訟

兩家詞訟有勝必有負有得必有失若曰理直直則何用人說若曰理曲曲則何故我說此是大損陰陽事且丈夫立於天地之間須亭亭楚楚養浩然之氣却仰人鼻息看人面孔候人詞氣與穿窬之心何異雖曰有大利害大冤抑所言公公言之然而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寡矣凡遠近士民一切事體宜安心守分斷此妄想親友亦不必代言

廣簡省交際

有人於此賦來徽詫咬菜豈遂如巢樹衣皮之民不相往來故交際亦君子所不廢然有市心焉或溢於格則其交際也乃賄之矣交際耶而賄也寧不相往來也苟熟思義利關頭便於此處看得澹今雖不能盡廢交際而何至日習於世格復以身為溝壑乎雖故知憾其立異鄉人嗤其守拙寧甘之也若夫鄉曲間盤餐瓜果之餽禮尚往來不必過侈為難繼而四六套啟紅白全東徑可裁省願以簡之一字諗

廣不濫與匪人處

有執經問字而教吾以道義者乎非然而說閒話
偽奉承理俗事者吾弗敢與聞比匪之成從少已
然若山人詞客一切遊方之士願作絕交書謝之
微聞遠方遊棍善募人手劉有所求爲則知我者
必有所以處此焉

廣嚴禁假借

愚嘗謂多言則多枝節多事則多口舌多營則多
怨惡故以節言省事寡營爲主然而有借者有更
借夫借者有因而借者有無因而亦借者每見鄉
紳一而借者且百矣借者百而罹借之害不啻百
矣君子不借人亦不爲人借矧愚綿力無可爲借
亡論清議所共棄而三尺亦可畏也執法之吏願
施以一切而罹其害者其據理直之或以告我吾
將破其僞以直汝

廣約族黨姻屬無漁利生事

凡我族黨姻屬循循好禮或樸茂無知決不至漁
利生事以爲鄉曲芒刺即有不足吾周之當惟力
是視若欲使人畏以魚肉其里之人吾寧身受之
吾聞天道神明出爾反爾本爲身家而非身家之

長計本爲子孫而實子孫之禍胎彼以爲智莫智
於此吾謂實天下大愚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
人豈欺我哉雖然愚姻族中故無此也愚寧過慮
焉若一二僕從有粗率不簡而賈戾里巷知者幸
勿隱蔽以重愚之涼德癸亥長至日介孺氏識

附沈龍江先生垂涕哀言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給
而近年來乃人人有衣冠衆身有良田美宅資財
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
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陰德神明
扶佑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實不勝私喜私幸願
又惟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
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必召理尤不爽故善享
福者不必更得龍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
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
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
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
又何求吾自今惟知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
德下啟後人即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
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

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鬻不出其本
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
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
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
以規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
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隣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
得意見謂豪強兀兀勞心自矜謀畧夫豈知神目
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前史議隨後惡名一漬欲
洗難除衆指交加不摧自當斯之際悖入者不
免時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抑
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僂
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却得乎失乎利
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計
矣獨奈何惡濕而居下安危而利災耶吾今年已
七旬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祧繫念
恐誤及於陷穽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
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即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
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
道之無他戚之也豈謂予哉知我者惟斯過我者
亦惟斯

按龍江先生諱鯉字仲化歸德人仕至大學
士清白家風海內膾炙人口今讀此約痛切
有味令人躍然喜又悚然畏真保身成家至
論今人錯認保身成家只在刻薄便宜上窮
人而富我破人而成我死人而生我乃不旋
踵而家破身亡子孫折損不要遠比即眼前
街頭人家那箇不如此明明知明明爲何如
做箇好人豈不是長久安樂之計吾嘗苦口
相勸或不肯信龍江先生之言猶不足信耶
凡我懿親族屬各書一通時時刻刻存心
謹遵誰謂天道無知乎後學呂維祺介孺謹
附錄舉行冠禮儀註庚午仲夏十一日爲長子
兆璜侄兆瀚同舉冠禮
先期戒賓
前期三日質明主人告於祠堂主人以下及冠者
俱沐浴齊戒具時
儀節 序立 盥洗 啟櫝 降神 主人詣
香案前 跪 焚香 酌酒 俯伏興平身
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詣神主前 跪 三獻爵 讀祝 另有祝文
俯伏興平身 復位 辭神 鞠躬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問饋 禮畢

禮生同賓贊率冠者習冠禮儀備合用之物合用之人

前一日宿賓

十有一日厥明夙興

執事者陳冠服布席

行冠禮

主人以下序立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生主人迎入升堂

賓揖將冠者就席為加冠巾
儀節 賓揖將冠者即席 西向 跪 贊者跪 行始
加禮 賓詣盥洗所 賓降主 復位 執事者
進冠 以盤子 賓降受 降一等 詣將冠者前 正步
祝詞 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

成德學問日新介爾多福 跪 賓跪 加幅巾

興 賓復位 冠者興 賓揖冠者適房易

服 冠者出房 南面立

再加儒巾藍衫絳子靴

儀節 賓揖冠者即席 西向 跪 行再加禮

執事者進再加服 賓降受 降二等 詣冠者

前 祝辭 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

儀淑慎爾德戒爾嬉遊寡爾嗜慾靡比匪人

者壽維穀 初加冠跪 賓跪 加儒巾 興 復

位 冠者興 賓揖冠者適房易服 冠者

出房 南面立

三加儒巾青員領絳靴

儀節 賓揖冠者即席 西向 跪 行三加禮

執事者進三加服 賓降受 降三等 詣冠者

前 祝辭 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

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黃耆無疆受天之慶 賓

加巾 跪 加冠 興 復位 冠者興

賓揖冠者適房 設醯席 長子改席堂中少

席南 冠者出房 披紅 簪花

乃醺

儀節 行醺禮 替者酌酒立左 賓揖冠者

即席席末 賓受酒 詣醺席北向 祝辭 曰

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

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賓不冠者升席仍南 受酒立受 賓復位 次

賓薦脯醢以襟盛 冠者進席前 跪 祭脯

醢左手執蓋右手執脯 祭酒傾酒 興 退就

席末 跪 啐酒 興 降席授蓋執事人

冠者拜賓南向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賓字冠者

儀節 賓主俱降階 冠者降階少東 祝辭

曰禮儀既備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

字汝曰伯玉取君子比德于玉之義字汝曰

仲玉取玉汝於成之義永保受之 冠者對

辭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台教 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賓不拜 禮畢

出就次

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

儀節 盛服 序立 盥洗 啟牘 降神 主人

詣香案前 跪 焚香 酌酒盥 俯伏興

平身 復位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 行祭告禮同三獻畢 讀祝 皆跪

俯伏興平身 復位 冠者見兩階 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 問牘 撤饌 焚祝文 禮

畢

冠者見于尊長

儀節 隨意拜之隨

乃禮賓

古制 祭之 士

明冠者進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事

自禮教不行人心澆薄婚不親迎喪尚浮屠

祭典既闕冠禮久廢且盡人心之不古哉亦

無有以禮教倡之耳

先大人慨然作存古約復禮以復古也庚午以少

司農晉秩歸省為家長兄伯玉二兄仲玉舉

行冠禮既延賓贊肅執事矣客或難之曰斯

禮久廢驟復且儀節煩縟或不可行乎先太

傳謂禮教之衰政當從吾輩興起也及禮既

行賓贊嚴敬執事恪恭觀者亦為肅然咸相

歎服曰信乎禮之不可廢也癸卯刻先太傳
文集因附錄存古約後先太傳居憂輯喪祭
注爲子弟畢姻有婚禮儀注俱載訂証家禮
中爲兵燹散失僅存此帙讀之不禁泣然男
兆琳謹識

存古約言卷之六

禮記

生



存古約言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有四禮約言已著錄是書凡十
二篇首敦本次闡家次厚俗次冠昏喪祭次服式
次宴會次交際次揖讓次東徇大畧以朱子家禮
爲主並採擇諸家之言爲條例註釋而以箴誡格
言附於後亦司馬氏書儀呂氏鄉約之支流也

真儒一脉不分卷

〔明〕吳桂森輯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真儒一脉

無卷數》提要

真儒一脉叙



斯文一脉所以炳耀乾坤流行今古者
惟一三真儒任其統而儒宗之品隲所以
繼往開來則惟于

廟廷從祀定其議

國朝二百六十餘年得與茲典者四公而

真儒脉叙

已然議時惟薛文清胡敬公無間言陳
恭公未免一二致疑至王文成則可否幾
於相半蓋良知之說與紫陽氏原自立一
赤幟也故議之最久乃定自是宗王學者
導流揚波至有心學理學之名而脉若分
為二矣悟門既闢一切窮理居敬、學視

為塵垢秕糠而流弊且中於人心於是

東林君子起而維之言體則必合之于用

言悟則必證之于修程朱之說復揭於中

天而於文成之書則研析精微乃之剖其

異表其同而脉之分者復合矣所謂繼

往開來以承千古之統者不在茲乎故以

真儒一脉

叙

二

四先生語錄與三先生語錄前後合為一

編按而讀之淵源一而分明後有具隻眼與

大廷議典者知儒宗真脉的有其派而千古

常炳不容湮沒也其一時並興聲氣同而

道脉合者則有闕中馮恭定少虛先生云

天啓丙寅孟冬朔東林素衣吳桂森謹識

真儒一脉姓氏

從祀四先生

薛敬軒先生諱瑄字德溫謚文清山西河津人

胡敬齋先生諱居仁字叔心謚敬公江西餘干人

陳白沙先生諱獻章字公甫謚恭公廣東新會人

王陽明先生諱守仁字伯安謚文成浙江餘姚人

東林三先生

顧涇陽先生諱憲成字叔時謚端文南直無錫人

錢啓新先生諱一本字國端南直武進人

真儒一脉 姓氏

高景逸先生諱攀龍字存之謚忠憲南直無錫

皇明從祀四先生語錄

錫山後學吳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

人心有一息之急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

文詞者不雜斯謂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爲真

儒乎

安往而非事安往而非道人惟當即所遇以爲其事則

真儒一脈

道無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在此念彼則不能以

道自處審矣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無欲則所行自簡

自脩則人不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安敬

自喜則自矜之心生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

也

然之性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

之間於此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念慮一毫雜妄則非仁便當克去

一念之差心即放縱覺其差而心即正

心存則理見心放則理與我相忘矣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明

真儒一脈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

之查滓也

無極而太極天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

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太

極○是也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即陰陽中之

太極陰陽中太極即無極而太極也雖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而二也而一者也

纔敬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

作詩作文寫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已惟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無我則内外合而與天爲一矣

真儒一脉

薛

三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天理本一也雖陰陽之運而參差不齊人性本一也雖人心之感而善惡有異

程子曰有主則中虛也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

實也謂有理也

懈意一生即爲自棄

欲動情勝氣壹之動志也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龐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爲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真儒一脉

薛

四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人之克己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盡也能推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以言乎遠則不禦六畫之上生也而無窮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六畫之中當體而理無不具

欲淡則心虛也則氣清也則理明

一爲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上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聖人全體太極渾身是天理也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

見得理明須一上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上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真儒一脉

薛

五

君子熟於精微之義小人熟於機詐之巧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
惶恤其他

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耳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曰無不識其理而踐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冷然而風

生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重者侍鱗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竊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爲學之至要

天心豫本於吾心豫

凡有形者皆氣無形者皆密 內外合一無纖毫之間
愈收歛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真儒一脉

薛

六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理明則心定萬事定

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奉

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橫流於滔天

醉於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矣

私欲盡而惻隱之心見

熟於小智自私者不足以語大道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真儒一脈

人只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是也

好勝人之大病

只知崇禮卑便是成性存知崇禮卑成性存上應

天地設位道義之門應易在其中矣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大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爲之心雖所

行合理亦是人欲

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

道

物之觸耳觸目者皆活潑上地之理

有物有則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天理本順而自逆之是故惡夫鑿者

萬事差錯只是是非顛倒

真儒一脈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性善皆以理言貼道字說及檢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意合因志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思量萬事萬理不過一實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

千言萬語只在實

天地萬物皆虛惟理最實

陰陽變易自人身以至天地萬物無時不然知此則知

易矣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無行所悔最是難事

太極性也陰陽氣也論太極而不言陰陽則徒知太極爲至善之性而不知氣有昏明清濁之殊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陰陽而不言太極則徒知陰陽之氣有昏明清濁之異而不知太極爲至善之性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雖然太極即在陰陽之中陰陽不在太極之外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氣爲二則非矣

真儒一脈

薛

九

只爲外物所累太重便不能有爲

二五事之疇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肅肅又哲謀聖乃踐形盡性之學

太極性理之尊號道爲太極理爲太極性爲太極心爲

太極其實一也不可於中正仁義之外求太極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人所以心與理背馳者

正緣忘於所有事耳誠能時時刻刻不忘於操存省

察等事即心常存而天理不忘矣

性命合一即學貫天人矣 天人之理同條而共貫也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俟焉以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於此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即至著之象顯至微之理無物不然

象數自河圖始滿天地間皆象數也而理在其中

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所以爲大

中庸不可能者以人不能得性情之正也私欲盡則性情得其正而中庸可能矣故日用求中庸之道者不

外乎性情得其正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專務養性情

真儒一脈

薛

十

孟養性情即求中庸之道也

順理便是順天也之外無理也之外無天也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不

當者朱子云然

曾點言志便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

體用一源即體而用已具顯微無間即用而體不外

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上是實理不能謹

言則句上是虛談言是實理則能實其行矣言是虛

談則必不能踐其言矣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自勝者強克已最爲難事不可不勉周子曰果而確克已之功當如是

義即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 術數之學專以窮通壽夭爲命常人信其說而不脩在己之義惑之甚矣

大哉乾元即太極之動亨利貞皆太極之流行也

真儒一脈

人心失其動靜之時者皆不得其止也

理於義即庖丁解牛順其理也

敬以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察中節之和

動心忍性則日新矣

孔子安仁即天地之心也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盡心則人之性與

天地之性同其大

天地爲之父母故人知天地變化之道則所行者能述父母之事矣通天地神明之德則所存者能繼父

母之志矣

不責人即心無疑氷焦火之累

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人有萬善纖毫動作不可輕也 克勤小物者以善無不在

動靜語默應事接物求合乎理即學易也

事天當自一念之微純乎天理次而一身一家皆出於至正則事天而天心悅矣

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

真儒一脈

指出本原矣

聖人見機明決未有至於事幾之難處者

雖明善而反諸身不誠終未有得也

爲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反天地之

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雜慮少則漸近道

人心即食色之性道心即天命之性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繇於此

率性而行即孟子所謂六智也

外物無窮不能以禮制心則逐外物亦無窮

仁義禮智之性日用無處無時不發見但人自不察耳人皆知求鬼神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雪霜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於此心之義理學者忘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

聖人只以仁義禮智之心應天下之事

觀大學經文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欲格身心

真儒一脈

薛

十三

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格物只是格個性

程子言性即理也故滿天地間皆理即滿天地間皆性矣此合內外之道也

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

其曰體用一源者無聲無臭者體也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具故曰一源其曰顯微無間者天地萬物顯也而無聲無臭之理無不具故曰無間蓋體與微皆以

理言用與顯皆以象言理中有象中有理初無毫髮之間也

仁只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欣戚相關而能愛纔不貫通便相關隔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真儒一脈

薛

十四

讀書錄終

吳桂森錄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
心具衆理衆理悉具于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
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
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
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專事乎內而遺其
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
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
學不爲己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己之物

真儒一脈

胡

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收德性自能養
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
程子只說主敬

高者入于空虛卑者流于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
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
主學者終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終有忘事業
便入功利去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

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雖曰形容有道氣象終帶了些
清高意思如曰心廣體胖曰晬面盎背曰克實光輝

此真有道氣象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
人不能處事只是不曾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化民全要脩身

言者心之聲事者心之迹心正時言必不差事亦順理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
具于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
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于感而
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

真儒一脈

胡

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體也靜也已應用也動也
體即用之所存用即體之所發非有两事也

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具在也

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
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克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
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
真箇難及便是孔孟復生

勇猛奮發之後須尋箇著實工夫做方能循序漸進日
就月將以至成德若無日用長久工夫縱有英氣只

成狂妄

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為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于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過絕思慮以求不雜

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程子天資高其于義理不用甚窮索只優游涵泳以得

真儒一脈

胡

三

之雖曰反求諸六經然亦不甚費力自孔顏以下所

造精粹未有及之者指明道

未發時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感而遂通之時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應而出動靜一理體用一源

故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天地聖人只一箇誠私意間處便不誠誠實理也不可

以人偽雜之君實雖無偽然與聖人之誠不同者於

實理未盡也乃無私之私無偽之偽也子路之欺亦

然

未發之前不可無主

感化之機雖在無聲臭處然政刑禮樂既具教化乃行為物欲所勝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處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職也此涵養省察之功當盡也

理與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

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

不可偏廢嘗驗之存心密則慮泰昏濁之氣自消理

直則剛大之氣自生心也理也氣也二而一也正則

真儒一脈

胡

四

俱正邪則俱邪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浮躁最害事輕儇亦然昏惰亦然

人之才德須是學則可長格物窮理才便進到誠意正

心後德便熟齊家治國平天下是這個發出去

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

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夷狄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

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象山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于高大存

心過于簡易故入于禪每讀象山之文筆力精健發
揮議論廣大剛勁有悚動人處故其遺風餘烈流傳
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賢細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規
模腔殼雖大未免過于空虛也

顧說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
動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小人敗天下喫緊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來居要位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疎才大
而疎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

真儒一脈

胡

德全矣

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既得
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
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而先放
開故流于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
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樂處
是要見得孔顏因其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放顏子
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
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于異端

桂森曰程子放開之意乃得
忘其得非放開也

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沈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
精而不貴玄寬不至慢緊不至迫怒不至暴愛不至
溺

本心不純者發用必偏此內外一致處

天理至實故忠信便存得天理

此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爲私意所蔽固則當致其
克復若欲以吾之胸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于異
端

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

真儒一脈

胡

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勿忘勿助之間是本心正處天理妙處人欲淨處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情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
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情慢此存
心之要法也

霸者雖有功于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

春秋以明之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數亦保聖人氣象如

此聖人之心如此學聖人者體之

悔悟于後不如省察于前

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審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福

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存養工夫不至則省察甚難省察工夫不至則存養甚

難

不立德行一科則學校全整理不得

真儒一脈

胡

趨向正底人方好讀書 今科舉以文詞取士使人不

知趨向

靜不是無心又不是忘了也此心仍醒在仍有主孟子

所謂操操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

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則醒

然謂之知覺不如只說箇惺惺字謂之惺惺又不如

只說箇操字謂之操又不如只下箇敬字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立

後世學淺陋不濟事以其不求止於至善也至善是天

理之極不止乎此便是牛上落下

此个理天地間甚事出得出則有害然必知之明信之

篤守之固養之熟行之果方是天地間正當事業博

厚高明悠久無疆自此進矣

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

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仁者人也仁人心也生理具在吾身心爲之主也滿腔

子是惻隱之心敬則此心存故爲仁以敬爲主

涵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處仁可得矣

此語可窺敬齋所造尚帶生在此

真儒一脈

胡

四書六經之言廣大浩博精密後世無人理會得至程

朱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六經如指

諸掌只是人不立志不反之于身所以不奈何

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

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

與理遠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

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

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察

所以神妙不測也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欲所屈便是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即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

真儒一脈 胡

九

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朱子直是勇窮理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天下古今只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書便要求

中科釋子誦着經便要一箇福禪子坐着禪便要

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今人只是箇好高大喜奇妙憚絕東故做出許多病痛

有聰明識義理不能持守而喪其本心者多矣雖曰知

之未真然皆因氣偏欲汨故也此持養之功所以貫

乎學之終始不可須臾舍也

作事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傳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志不可一日墜心不可一時放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無清濁美惡二者皆是也論太極本然之理以爲生物之主安有不善論動靜陰陽錯綜交運安得不有清濁美惡之殊知孟子之說則知吾性之本善當求復乎此而堯舜可爲也知程子之說則知人不善者乃氣質之偏當

真儒一脈 胡

十

變惡爲美以致克復之功其有功於聖門有功於後

學非淺也

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執持使入規矩法度而天

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

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

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

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于聖

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如有聖王作其詩固在也心渾是一團理理不明心便欠缺便有蔽

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是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為法學者則當繇是以窮理

真儒一脈

胡

士

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為煦煦之仁子才之義

程子言敬則無已可克朱子言敬則仁在其中矣皆一意也

大學要緊處在致知誠意兩章故朱子以為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蓋不致知而欲誠意則善惡未明而所誠者反非天理之真而適以為妄能致知而不誠意則所明之善終非已有自欺欺人為害大矣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

窮理後便有才誠意後便有德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當為處則汲汲為之不倦不當為處則截然不為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除去私意便是仁

心粗最害事心粗者敬未至也

凡事熟則精精則巧巧則神公輸子之巧師曠之聰伯牙於琴瓠巴於瑟義之於字皆至熟至精而神生焉

真儒一脈

胡

士

聖人之於天理至熟至精故神妙不測也

古者義利只是一體事義所以為利利即義之所為也故曰以義為利又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蓋以義制事自然順利脩於己也心廣體胖推於人也民安物阜利孰大焉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為難當精擇而審處也

心終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騁然後為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為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

戰兢兢

思其所當思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即立誠也

自知不真而以告人者即妄也告人而不盡心不忠也古者鄉舉里選法非但可以爲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勵漸摩之道閭族鄉黨既勵于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爲治也

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理定也

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真儒一脈 胡

十三

人爲小小功業動其心只是不識義理如鄧艾下蜀有甚功業助篡逆以滅人之國罪大矣謝安勝秦而折屐又安足爲喜中原淪沒于胡夷不能匡復僅得一勝而屐齒折器量之小可知若知道義底人必思中原赤子塗炭于夷狄必卧不安席乘時奮發以救之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爲相之責其重如此安當慚而喜謂之識道理可乎

春秋天理準的

道不行不可立朝職不稱不可食祿

心廣體胖誠意之效是天理實有諸中也

春秋卽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聰明反爲心害其聰明反爲不聰明矣

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事透徹守得牢固

小學是做敬底事敬是大學骨子若無敬一部大學做不成

真儒一脈 胡

十四

程子說鷄雛可以觀仁切脉可以觀仁是無時無處不體驗鷄雛是生意醇粹處切脉是生理貫通處程子用心熟方見

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致知工夫

居業錄終

岳呈祥錄

陳白沙先生文集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

不知

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拙信予奪之間哉

近學傳 夫子沒微言絕更千五百年濂洛諸儒繼起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更相講習而傳之載於此編者備矣雖與天壤共斃可也抑吾聞之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於玩物喪志今是編也采諸儒行事之述與其論著之

真儒一昧陳

言學者苟不但求諸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見聞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傳我則釋卷而茫然

學有絲積累而至者有不絲積累而至者有一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致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絲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絲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

至近則無動而靜神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闢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

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

真儒一昧陳

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啖泊膠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未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淨淨先

生輝一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點
湊泊是紫陽語否

與張廷實 承請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還
行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即必不得已如來拈棒
所居旁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論李廣射石沒羽曰
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此理殊可悅賴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

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
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是如此更無別法也

真儒一昧 陳

三

隨時屈信與通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應自然無有凝
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欲窺聖
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

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行之而
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
也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
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

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觀
之思過半矣

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性
情好風韻自好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
毋泥見聞優游厭飲久之然後可及也

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不對
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爲言之語
默要自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以相與之密而責之
言伊川爲不忠矣後伊川曰當日只問人之賢否而
公自用之則可對問諫官則不可

對也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

真儒一昧 陳

四

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
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
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
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旁手樣
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
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奮飛躍若無孟子
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
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
貫徹終始裒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

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典林輝熙書未又云言多未盡乞以意會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遲便是遲也才覺病便是病也

世情不可盡拘盡拘則失己

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為道之障為

其溺也

只平生學問一事只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其更無他

真儒一昧

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

若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疾病之所繇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

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

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為之逆逆則病起矣雖所

致疾之繇寒暑飽饑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實

吾自病之不可不知也

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華早老

少成在才點檢着便有不點已者抑之以義則弗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

古之為士者惡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惡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

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言之以概始學者耳人爭一箇覺繞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視軒冕而塵金玉耶

真儒一昧

釋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儼同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為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

伯道有子劉蕡登科貴報於天所得幾何

持鈍舌者必淡顏工巧言者宜令色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聚一大塊骨頭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

欲貪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念而爭憂而悲窮則儘樂則僅凡百所為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是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古其儒一脈

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拘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着意理會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此理洞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徹則必不能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有揣摩祇益口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

士大夫出處去就分明已占了好田地更能向學求的上一着不枉費浮生歲月豈不抵掌為之三嘆乎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奮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見得箇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其儒一脈

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惡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此言最好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息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白沙詩林新先生還定

自策示諸生

聖賢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
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辨邈哉舜與顏夢寐或見之其
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獨予何人瞻望空爾為年
勉力不與撫鏡歎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
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答張廷祥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

真儒一脉陳

九

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
用茲不窮絨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
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成
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學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
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贈人

天下元無事勞勞我有心相携沙上語山月二更深

對竹

竹色上牆多南薰綠幾何時無分付虛野鳥自來歇

隨筆

一歲十匹衣一日兩杯飯真樂苟不存衣食為心志

贈人

君若問禽魚為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

寄興

明月清風放兩頭一筇挑到古尼丘而今老去無筋力

獨坐江槎看水流

喜晴

西林牧雨鵲鳩靈接被開窓對晴晴風日醉花花醉鳥

真儒一脉陳

十

竹間啼過兩三聲

寄人

白頭一枕小廬山偶寄孤松十竹間朝市山林俱有夢

今人忙處古人閑

元旦

酒盃不與年顏老詩興還隨物候新分外不加毫末事

意中常滿十分春樓樓竹几眼著處處桃符面似

人除却東風花鳥句更將何事答鴻鈞

夜坐

半屬虛空半屬身。細縷一氣似初春。仙家亦有調元手。
屈子寧非巨眼人。莫道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

神。此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

不著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周天。禪家更說除生滅。
黃老惟知養自然。肯與蜉蝣同幻化。祇應龜鶴算長

年。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白沙舟中

春浪江門又打山。孤舟誰蕩兩山間。雙眸罕見鸞高著。
百歲當知蕉倒豈影響。何勞空說夢功名。真箇不如

真儒一脉

十一

閑何人解脫葫蘆經。跳下魚磯共釣竿。

白沙先生六十年。脚頭到處是青天。幾場世事橫眉處。

千丈雲根枕頂眠。今夕高談真不偶。後來勝會恐無

緣。白頭不起江門浪。打住吟風弄月船。

示人

支離病骨此閒行。搭短簾何太輕。人世萬緣都大淺。
天機一點也長生。借眠春艸秋還綠。偷賞黃花晚更

清。莫笑老傭無著述。真箇不是鄭康成。

碧玉樓

乾坤真妙此臺開。一皆因造化裁。意了梅花難着句。
眼空江海笑浮杯。未分熱極源頭在。誰畫先天棋子

來。碧玉樓中閑隱几。千山繞又川迴。

飲酒

酌酒勸公公自歌。三杯無奈老狂何。坐忘碧玉今何世。
舞破春風是此策。一笑功名早管晏。六經仁義渾江

河。江門詩景年年是。每到春來詩便多。

靜軒

崆峒道士出山頻。還入崆峒作主人。當說夢時都是夢。

真儒一脉陳

十二

未逢真處更求真。蒲團坐破千峰月。信手推開六合

塵。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絕句

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公。群機衆說尋常事。
了取男兒一世中。

陳白沙先生文集終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

問博文約禮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
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的禮只是
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須就
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
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賤時就在處富貴賤
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
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
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的
工夫一殊王

禮即是惟一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
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
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
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
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大
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
念常存則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

去耳

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條涉精微便爲上達未嘗學
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
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
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
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
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
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
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
真儒一殊王

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
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姑以米譬之要
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非
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
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
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
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閑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

真儒一昧王

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爲學須有本源須從本源上用力漸上登科而進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人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尚未有餘及其有餘尚未有枝葉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陸溪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過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

真儒一昧王

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如此省察克治還是原憲功夫若主敬則群妄自退聽矣

有人夜怕鬼者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歎故怕若素行於神明何怕之有豈有邪鬼能遠正人乎只此一怕就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起所不當起即是起鬼迷惟祈不當懼即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過之時也

陸澄家信至言兒病危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久之安于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

真儒一脈 王

五

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上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終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此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曰一日便是一

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善念發而知之而克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克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閑喜起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能中即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

真儒一脈 王

六

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中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 中只是天理天理何以謂之中無所偏倚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染在好色好貨好名等項上方是得偏倚若未發時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貨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癰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笑須是平日好色好貨好名等項一

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稽滯而此心全體廓然
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
之大本

只存得此心常在便是學

薛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王曰
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
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
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
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

其儒一脈

七

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
有惡者氣之動此陽明見之不同然不動於氣即
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
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
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是好惡自
是善惡自是善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
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
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碍何妨汝去不
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

其儒一脈

八

看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
是循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
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有貽
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
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
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
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
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
亦着不得一分私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
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
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綠何又是軀殼起念
曰此須汝心自牖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窓
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問尋常意思多忙何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
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生
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
雖酬酢萬變常自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
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妙

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股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曰汝但戒懼不睹恐懼不

真儒一脈

九

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諸事示氣象曰啜子喫苦茶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問死生之道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曰汝能知晝情則與晝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則天理無一息間斷亦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有甚處死生

荅陸原靜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

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念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良知者心之本體即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

真儒一脈

十

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也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

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智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病非二物也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

真儒一脈 王

十一

知如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無物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達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旁體良知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此答源解第二書本文隨所問而答今節其要語文非一氣偶者當日得之問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愈覺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如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曰實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也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

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上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問知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要不欺他實上落上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

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全是

真儒一脈 王

十二

聖賢非無功業節氣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節氣名矣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現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

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日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嘗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

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為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君臣還他以義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工夫否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

真儒一脈 王

三

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作用亦得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揚慈湖不為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戕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翳翳自消矣

聖人之學心學也後儒以知識為知故須博聞強識以為知既知乃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察聖賢教人即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

真儒一脈 王

古

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也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

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此志常立神氣清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容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容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惛心生責此志即不惛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慍

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
即不做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
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
其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全消也
問至誠前知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
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
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
幾遇變而通耳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
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利避害的意思卻

真儒一脈 王

十五

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
刀毒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
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
標末較級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
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
很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良知不錄見聞而有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得
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皆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
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
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
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
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紛勞攘良知亦自
會分別得

真儒一脈 王

十六

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
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
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
之則雖終身繇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
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
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失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
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

嘗求先覺人之詠與不信也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
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也則明矣自信則良
知無所惑而明也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
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
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
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
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
可以前知者也

真儒一脈 王

七

另錄陽明語三則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曰性無定體是
何言哉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源頭上
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
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
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
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說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觀的眼
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

真儒一脈 王

十八

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觀的眼皆是觀
定孰知是錯眼之性也明豈有不定乎孟子說性直
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緊如此荀子性惡之說
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
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

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
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
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
在外却做兩邊看了告子原便會錯無善無不善性

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閒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微處

王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錢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

真儒一脈王

九

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正是復那性體工夫若原無善無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汝中意原是不要功夫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戒今特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是有此二種利根之人其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此龍點爲上根人一路傳至今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裏藏故且教在

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工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純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根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說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是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

真儒一脈王

二十

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也不可不早說破

真儒一脈

從祀四先生評

顧叔時涇陽曰文清讀書錄似乎句上是見成底不曾使自家此子意思只句上從躬行心得中括出來便句上是文清底

楊氏康曰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錄廉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國初以來名公折著求其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錄體真儒一脈評

驗中來非考察探討致然

羅允升曰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

余氏詒曰門人精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脩於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居業錄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詳闢惟恐

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故其詞繁而不殺焉

羅達夫念菴曰某自幼讀陳先生之書考其所學以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經透合為吉節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為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蓋雖未嘗及門然每思江門之蹟白沙之里誠不覺夢寐之南也已

胡正甫曰白沙先生孝友天至堅貞明懿維審極且劃田廬以食太夫人之兒子買婢出良族輒選配為婚

真儒一脈評

友表服總佐與至數千里外輅軒過者挹其德容至稱之活孟子云

周繼元海門曰本朝理學至白沙自鑿一戶肅其精神命脉全吐露於詩句中亦可謂無待之豪傑也已然而胡敬齋則云陳公甫言靜中養出端倪又言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天白沙本以自然為宗而敬齋又謂不是順其自然勸破毫髮間具眼當自分明

章德懋曰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誠能

動人或謂白沙學流於禪未為定論也

鄧端簡公晚吾學編云王公才學淵遠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譽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謬邪易行媚心稱快耳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公所論述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玩久當見之公十七歲親迎於洪都合登日偶出閒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趺坐與語夜遂忘歸冬歸越過度信謁婁一齊

真儒一昧

三

諒諒故游吳聘君康齋門者為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有深辨云

羅惟德近溪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事物之後直指心體就箇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要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孟子是即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與孔子仁者人也親為大宗旨毫髮不差是傳心真昧也

馮仲好少詹曰陽明先生揭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於

聖學且如吾輩今日講學於斯其於聖賢道理發揮亦可謂極明暢矣不知各人心中一點真偽處大家得而知之乎否其各人飭躬厲行亦可謂極真切矣不知其心中一點安勉處大家又得而知之乎否大家雖不得而知其各人心中一點良知明白上一毫不可得而昧也故今日為學不在遠求只要各人點上點檢自家心事點上克治自家病痛則誠本體自然好做工夫不然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膝友朝夕從游易益乎此先生致良知三字所以大有

真儒一昧

四

功於聖學也若夫著實用功各求所以致之之道則在學者大家勉之耳

新城王氏材曰所謂良知固以德性之知言也但人不皆聖以氣稟物欲蔽其德性之知者多矣故孔門之教必博文而約之以禮必擇善而固執之今學者執良知之說脫畧問學專崇悟入誠簡以逸矣然自古好問好察學古有獲學聚問辨好古敏求詩書執禮博學詳說皆不免為汗湯而三省四勿九思六蔽皆屬支離編緝修惠利仁強起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

歸義聖賢相傳數千百年開引學者之義一舉而盡棄之則曰我非如盡滅諸相以事理為障者隱吾不敢從也 又曰象山晚年已覺其偏陽明晚年愈遂其偏所以不及象山上數條故新先生選之

高存之曰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錢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言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於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

真儒一脈

五

洞習靜道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謁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湛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盡泥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奮學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於儒故故據其所得相合致知又糅上格物極費工夫所以左龍右單顛倒重復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

吳桂森曰良知之學其宗之者謂超越先儒獨得于聖一血脉固過崇而誣其嫉之者指為異學與詖淫邪遁

同科亦過貶而甚近有依回其間者謂與朱子立論雖異意旨不害其同是又委曲掩覆之說也要同處自同異處自異其致良知之說原本經傳有何不同而必不可同者在論性蓋先儒以理為性而文成以明覺為性惟其不言理而單言明覺所以格物主敬之功一摺斷以不用而善與惡皆以為性中未有之物此其大相矛盾處也此於聖賢實與實未有能詣極處不覺尚囿於明見解未必有心崇奉禪教敢於怙悟先儒也其精細處東林先生辨析分明今摘其

真儒一脈

六

異處另錄別則則其瑕瑜亦瞭然可規矣

真儒一脈

東林三先生語錄

錫山後學吳桂芳

顧涇陽先生別記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認得一性字親切即欲一毫自棄而有所不敢也故曰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認得一學字親切即欲一毫

自用而有所不敢也故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

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

真儒一脈

明遠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合

而恭之始得

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

於寡知而不校顏子據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據那

兩箇人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

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

是不肯讓箇孔子

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據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

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

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保任功

夫以義理栽培是維持助發工夫說得十分精密

識仁說是悟後語悟後轉覺功夫難其究也可以入聖

悟後便覺功夫易其究也率流而狂

獨居時能無閒思雜慮否應事時能無粗心浮氣否接

物時能無凡情俗念否須是自家一一勘過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

鄉原閹然媚世流俗之所共喜也而孔子賦之狂者

嚆流俗之所共笑也狷者端上流俗之所共疾也而

真儒一脈

孔子與之即此一箇榜樣便大有功於萬世

心是箇極活的东西不縣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

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

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試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

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煉功夫方纔敢道箇從心

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

磨煉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

告子最來得易又却差

子路問鬼神問死乃窮理盡性至命中事其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又六經註我七註
六經之說所自出也此是何等識見孔子一則曰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至乃以倭
斥之其慮深矣

或問白沙先生云靜中養出端倪竊意這箇物事妙絕
方所何端倪之可言曰此處要善看卓爾者顏子之
端倪也躍如者孟子之端倪也亦會落著所否
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
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吃緊為人語

真儒一脈

三

聖賢以義理分別君子小人莊子乃曰伯夷死名盜跖
死利是將那名字換這義字義利判然兩途名利則
等耳如此方纔壓得君子與小人一較後世說利君
子者皆用此法一字之素流禍無窮

好名一念上之有碍於天理是故在善中為惡惡下之有
碍於人欲是故在惡中為善世之學者莫不曰聲色
貨利正何足論須拔去名根乃是第一義耳信乎其
第一義也吾焉得而訛之雖然彼其所為深疾夫名
根果以其有碍於天理乎抑以其有碍於人欲乎

以其有碍於天理而思去之則大善也以其有碍於
人欲而思去之則大惡也於此含糊而漫為高論也
天雖欺上天乎

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
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
於食而辨其孰為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為可悅便未
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
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指蓋如此吾乃知中國之有儒
學非自漢始也

真儒一脈

四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義免諸大聖之道而為世莫能
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
道而為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也

程伯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
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
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以知
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曰先生十五
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

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李見羅先生表章大學特揭出知止知本兩言可謂洞徹孔曾之蘊揭修身為本也而曰原是調元之聖制今為補虛之上藥又曰一步離身即走到上帝邊去亦末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論本體縱做到此屬躑躅依然無改於初故曰惟狂克念作聖論工夫縱做到堯舜間孔一毫放鬆不得故

真儒一脈

五

曰惟聖罔念作狂

孔子誨子路以知而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直指本體當下即了其誨子路以敬而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也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最易簡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則孔子之所以注意於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為子路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與顏之間孟子班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

羅豫章論舜之事繫曉而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余讀書見舜命禹征有苗及其不服惟退而誕敷文德不敢有一毫忿疾於頑之意直看得天無不是底人孟子自反為援舜示的有以夫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

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箇上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怛怛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

真儒一脈

六

聖人之言高如天平如地其間種上具備處上圓通是故見以為主靜無往而非主靜也者見以為主敬無往而非主敬也者見以為窮理無往而非窮理也者見以為致良知無往而非致良知也者見以為修身為本無往而非修身為本也者只看人如何體取看執一說以格諸說則固而已矣

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試看此語是何等氣魄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為害於將來

試看此語是何等心腸

憲問張師源洛曰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解作存

心致知是子思本旨否師曰此朱子就自家得力處

說存心即主敬致知即窮理神而明之書之所謂惟

精惟一易之所謂敬直義方論語之所謂博文約禮

大學之所謂格致誠正孟子之所謂知言養氣都只

一樣若但在字句吹求便是葛藤

異教家徃々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却

不如中庸只說箇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為親切於此

真儒一脈顧

體貼有箇消息即所謂父母未生前天地未生前者

都在其中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

有憂世者有憤世者有維世者有矯世者有超世者有

玩世者有混世者有趨世者有遜世者有志世者其

辨只在幾微之間

劉先主伐吳孔明不諫余始疑之近讀出師表乃悟先

主之於雲長是何等樣君臣雲長既為吳所繫自應

復讐此處只論天理人情更說不得第二句話故曰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

視也

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俱是述而不作只

中庸二字是特地拈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添箇庸

字乃是作耳繇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子百家紛々

競起都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求病根只

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辨不肯庸乃知這一字真是

真儒一脈顧

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預為點破

用九見群龍無首圓之章也用六利永貞方之至也天

圓而地方

問程子識仁說曰釋子此一篇之仁從赤心中流出通

來儒者家尸而戶祝之矣只是程子全提今也似乎

半提曰何也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

也此全提也今也於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

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々放過識得仁體以誠

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今也於不須防檢

不須窮索則恣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也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曰既於義體智信皆仁也草也放過即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亦只窺見得一箇籠統意思而已非真能如程子之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也既於誠敬存之草也放過即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亦只窺見一箇脫洒意思而已非真能如程子之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也是且併其半而失之矣高存之歸子吳康齋先生集子取而閱之見日錄中有曰君子當常吃虧方做得存之字也加圈爲之惕然

真儒一脈類

九

有省耳四咀嚙不能舍去於是爲之默也自詛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吃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吃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吃虧而已矣

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辨楊墨也愚謂如辨割烹辨瘠瘵等類其功亦正不小何者自夫前之辨得行而後吾聖賢之道昭然如日中天一切奇好怪之徒無所施其橫議矣自夫後之辨得行而後吾聖賢之心昭然如日中天一切乞墮登壇之徒無

所容其曲說矣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朱子之粹格物特未必是大學本旨耳其義却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彝之秉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之一原語格則脩舉程子九條之說會而通之至於呂薛諸家之說亦一一爲之折衷焉總而約之以四語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王陽明曰察之念慮之微句不當與三句並列失輕重之衡蓋謂內外精

真儒一脈類

十

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不同須如此方收得盡耳故惟大聖大賢不得不拘以是法其次未有不踰之而入者也議者獨執一艸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竊恐以語末流之弊誠然有之以語朱子過矣

吳康齋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朴羅整菴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類

河洛圖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

利根斷方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名根斷方能充無宰審之心

同志聚晤往來論及初入門功夫誠切務此第此處亦難指定耳繞指定便未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穩無已則有二焉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是楊龜山門下相傳教人靜坐着喜怒哀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儘好商量且不宜曰孔顏樂事而曰所樂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即渾含圓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

真儒一脈

十一

便成就了明道兄弟在龜山便醒睡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流及朱子而斯文為之一大振殆非偶然而已有志者盡審擇於斯

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為爽然一快

孟子性命二條其旨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

性之來脉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為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現在認於穆為窈然之物也故曰致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是君子枉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割只覺下箇直字枉字更有乃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匡人

真儒一脈

十二

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畧無此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惟他所以舉之為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為非又能阿人之非上可為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媚畧無此子執持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為難是故均之為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清苦的朴實的忠厚的謹飭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棄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顏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取忤矣均之為小人也而其

等不同若一味貪污的虛浮的苛刻的恣肆的縱是
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龍任惟謫言諂行巧於阿指
的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睡矣長國家者誠於此一
參證焉所舉吾所好乎民所好乎民所錯吾所惡乎民
所惡乎孰為直乎孰為枉乎民服乎不服乎自應惕
然有省豁然有悟亦何至忠正是孽邪媚是孽棄棄
石而懷耽毒公然驅而納之危亡之中而莫之避也
落子是落子手信口道來形色天性全盤擊出
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銘伊川
真儒一脈 顧

不肯廉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為考訂發
正推明其說以遠來學至以此取議蒙訕不容於世
曾不為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
段

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
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
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即是致良知一部傳習錄只
恁地看

予始讀朱子此條至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竊疑之
明、德者直當求之未發之前何待發而後致力耶
已而悟其不然此發字乃對拘字蔽字言正本體之
明有未嘗息處拘且蔽則不能發則氣拘不得欲
蔽不得忽然迸出也不可將未發已發之發混看
程伊川曰性即理也此一語說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
顛撲不破却有箇未歷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
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理而何不
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了耳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
真儒一脈 顧

之說出而後諸子紛上之說息子以為未也別氣質
於性則性明涵氣質於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惟性
即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衛嗣君云嘯有為嘯笑有為笑此語甚可味試及入身
未吾人日用間要當視為視聽有為聽言有為言
動有為動若率意泛應了無着落只成一個孟浪去
是所謂行屍走肉也

或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此章大指何如子曰只是八
個字眼界欲空脚跟欲實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最為親切若以意感為心照察為知未免生

第二義矣

真儒一脈

十五

錢穆新先生題記

葉國通兩先生評定

忿不懲忿不窒便是時時以牛羊牧其心如何得謂之存其心便是時時以斧斤伐其性如何得謂之養其性

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人事臧否人物

發言不和平只是心地不和平

平居無是惡念夜有是惡夢只緣別樣惡根多改換顯面形見出來使人知省惕漸除耳

真儒一脈

二

心術隱微間種下殺根不殺其身必殺其子孫

太極體也陰陽動靜皆用也專以靜為體動為用便如

專以陰為體陽為用了

心主乎形不與形俱形天下未有荆棘其形而芝蘭其

心者未有豺虎其形而麒麟其心者此仁義禮智根

心之學所以不可不亟講也

聖賢所謂無聲無臭耳非無天載也無思無為耳非無

物也無伐無施耳非無善勞也

學術便是心術毫釐有差末流之禍無所不至學之貴

於明辨者此

聰明睿智人人所有只是不固仁義禮智天德亦人人

所有只是不達

後人動以悟性少程朱此程朱所以絕步

種下生根生氣感未有不生者種下殺根殺氣感未有不

不殺者殺氣不能殺生根生氣不能生殺根造化何

心人自取之爾

易以天地言心孟子以仁言心朱子以神明言心人苟

見天地之心雖欲狹隘不可得已人苟見仁之心雖

真儒一殊哉

欲傷人害物不可得已人苟見神明之心雖欲毫髮

自欺不可得已

不然不充日日平鋪在眼前至膚至常極淺極近而人

慢不以爲事盡行踈過故聖學只在此處落根而曰

下學上達知我其天

大學以格物爲入手聖門求仁之的傳也不格物劈頭

不仁痛痒俱不知矣何知至與意誠之有

人決不肯自殘其肢體有許多忿疾暴戾加於人總未

聯爲一體之故

心氣纔暴戾便似于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于父母忤

逆了一番即此便是莫大罪惡了

立身都是法律對得君立心都是義理對得天天下之

能事備矣

無陰私可摘方始是人不然皆鬼物耳

文明透徹於口舌方謂之草故凡人口舌好是最不易

事

常人耳目汨於賄聞性體汨於情識如病瘡漢只爲未

發是病故發時皆病若未發無病發自無病或俱不

真儒一殊哉

諸恐懼不聞此便是聖賢平日守身謹疾方

程子謂未嘗致纖毫之力纖毫不可矯揉造作欲速助

長也若欲安於無思無爲而謂一無所致力便誤

知屬貞是以大智聖人極其退藏不大聲色不長夏革

不炫聰明不事知識後世所謂知所謂聰明皆操撻

善字之爲光耳朱子曰收藏是智其智愈大其藏愈

深

朝廷之上公卿不肯下士鄉黨之間前輩不肯下後輩

方以類聚，鱗聚淵，羽聚林，祥風和氣，聚以一念之善，妖

星屬鬼，聚以一念之惡。

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嚴辭和氣，平如道常事。

人能以八物爲身，以八德做學問，憂勤惕厲，何一息可已？釋氏以清淨言，人性便異起。

隱惡揚善，有譽無毀，善長惡短，議論微緩，死爲同求，生此皆天則，亦皆天理。

真儒一脈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

草爲烈火以鎔金，不爲精金以受火，草爲礪石以攻玉，不爲良玉以受石，得無求人重而自任輕乎？

物上化生中，都有一箇化醇在，醇即所謂太和元氣，醇不可漓，元氣不可傷，漓之傷之，非病即死人，自不察耳。

此身在儀象五行中，俱如兩人對奕，家數著，要是著着要用心，喫不得一着錯，只因一着錯，滿盤都是空，泔水戴色戴笑，匪怒伊教，須切骨理會，令人動處是愁。

耳

但有一物不爲寢情，非所以爲天，非所以爲人，但有一物不爲持載，非所以爲地，非所以爲人，今且時處處理會，目前氣象能如天之無不覆，瞻否能如地之無不持載？否則心氣不期平而自平，心量不期大而自大矣。

周子所云主靜立人極，蓋以中正仁義為主，爲極而要於能定能靜，能立不使五行各一之性得以用事也。後人之言主靜，去周子之意遠矣。

真儒一脈

研幾入微，謂之慎獨，是無時無處不然，若時室屋漏之

求不愧止，慎獨中之一要義，尚非研幾全義。程朱一脈相承，在居敬窮理，居敬本中庸之以戒慎恐懼爲始，窮理本大學之以格物致知爲先。

就一人言，心都喚做人心，就一人言，性都喚做氣質之性，以其只知有一己者爲心，爲性而不知有天下之公共者爲心，爲性也。惟合宇宙言，心方是道心，合宇宙言，性方是天地之性。

以明親止爲心，無不正矣；以明親止爲意，無不誠矣；以

明親止為知無不致矣以明親止為物無不格矣以明親止為身無不脩矣推之家國天下皆然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只在行必慊心蓋以一念隱微之嫌虞為咎然耳若此處然毫有滲漏便不勝按

怠惰故辟心即人欲多端多岐戒慎恐懼心即天理只一路謂即慎為獨可所謂做得工夫是本體合得本

體是工夫

天地只以生物為心人於其中有許多裁成輔相參贊位育等事方不愧其為人方可與天地並試自省察

其儒一條

平居日用是這念頭不是這念頭是這事件不是這

事件

人底氣質之性大畧與藥性同不製過不入品不合諸

品亦不成劑

慎獨定盤一針入髓入微得此萬感萬應萬起萬滅自無一毫任情信意處了故意由此誠大學性由此率

中庸

洪氏自誠曰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病受於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故君子欲無得

罪於昭昭必先無得罪於冥冥此可為未發中之註

已所不欲尚是同然虛念勿施於人方為默地實功惟易方無時不中惟易方權度精審惟易方能是德性

之用而無一毫氣質之用此子之所謂無大過子之

所謂學易

仁禮二字終身移搬不動方謂之存心

戒謹恐懼是性體流行耳目不用聲臭俱泯故睹聞

二字亦不露出但曰其所不睹其所不聞謂為不覺而中不思而得之本體可謂為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其儒一條

之功夫可

後世有述弟為遜世不知不悔路頭方正便是動而世

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底精

神

明哲保身凡剖心碎首至死不變等事俱明有煙火保

身之大者

凡修短存亡生死壽夭貧賤富貴廢興行止與賢與子

相之夕近子之賢不肖是天命的分段世人謂之氣

數福善禍淫栽培傾覆是天命的統宗世人謂之義

理此無兩般今人不知天命當以若命親命創之夫子之於親東西南北唯令之從愛之則喜而不忘惡之則勞而不怨無適非親無之而非親命是共便成孝子臣之於君亦然故知君命親命即知天命樣子異君命親命即畏天命樣子昔人論舜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知此便知天命樣數多般仁愛則一別無不是何可生氣數義理二見若生二見斯謂之不知天命

樂天知命是聖人分量畏天知命是君子分量如莊列

集儒一脈

家言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直將天命推開說與委君命親命於草莽無以異此不止為無忌憚一流且將為亂賊一流後儒影射托列之病不小其於知命之學多屬影射

大學論明德之明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字為實據中庸論明善之明以學問思辨行為實據

西銘曰物吾與之字難理會與稟相反吾與應是棄不得底

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惡禮聰明中有許多姦聲亂色身

體中有許多情慢邪僻之氣且去細心理會毋事曉曉口耳

顏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會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思之喜怒哀樂之中中和益之根心生色粹面盎背施四體而喻皆性命合一之道總在人身人倫上盡此聖賢操守一道之真傳邵子皇極經世一元之數從易傳大衍之數來教人潛心仲尼以一時為一世為三十年算數有三十年精神一日為一運為三百六十年算數有三百六十年

集儒一脈

九

精神一月為一會為一萬八百年算數有一萬八百年精神一年為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算數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精神後人僅以數窺之陋矣今之言天者在心外而不知心之即天邵子開眼見時猶有病舉頭尋處更無緣此不知心天之說也今之言命者在身外而不知身之即命邵子禍如許免人須禱福若待求天可量此不知身命之說也然所以不知心即天者夫何故以含性言心先不識心何緣知天所以不知身即命者夫何故以致壽為氣先不

識身何絲知命故孟子盡心一章為身心性命天人合一之微旨

中庸以知飲食之味始知天地之化育終就用力言知知者體驗省察之謂知味入門第一義也此知即是修就得力言知知者融會貫通之謂知化育入室第一義也此知即是悟

發皆中節流行都是發前體段人有未發體段定有發皆中節流行原無兩截初不是有未發之中而猶有不中節之發發不中節而猶有未發之中

真儒一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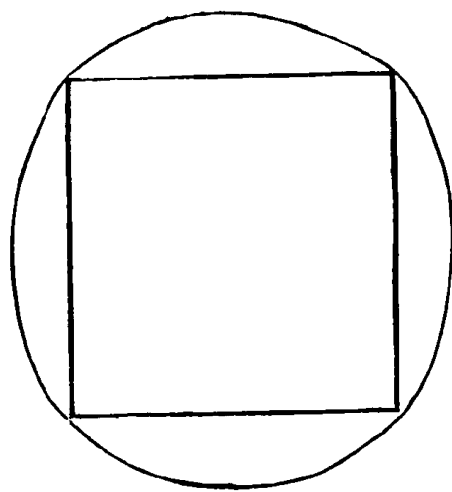
十

人自形生後睹聞物至而化於物感天理而窮人欲者十人而九其所不睹聞如記所謂人生而靜直達那赤子時情欲未動耳目一無交引而言君子於其所不睹聞須臾不戒謹感於物而睹睹非所睹無後不睹之體矣須臾不恐懼感於物而聞聞非所聞無後不聞之體矣或慎恐懼便如所謂不失赤子之心然

德是平日存心地頭微是隨感萌動端倪

天下事我做不如人做一人專做不如眾人共做

前立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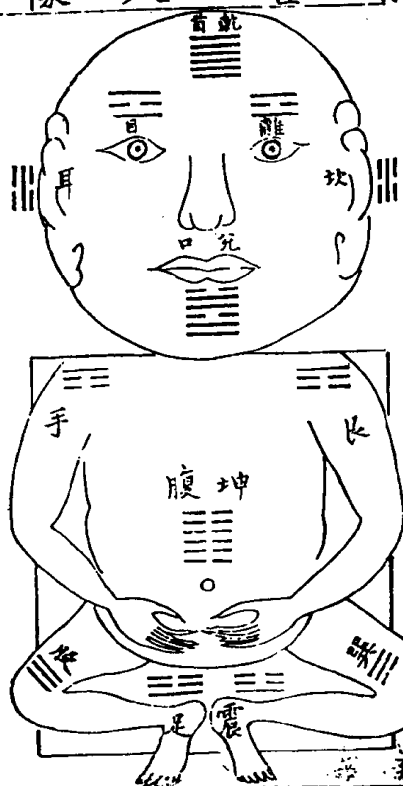


真儒一脈

或

十一

有畫人像



伏羲始作八卦便是始立人像

皇初人像只一圖是為易有太極無極而太極一圖為
圓雖之即方圓者天象最畫為奇方者地象最畫為
偶象未畫之前奇偶未立只方圓兩圖兼這方圓兩
圖便是人像圓者天方者地兼天地以設位者人故
曰天地設位易行其中若天自天地自地各自為位
無易矣人道不行矣乾為天坤為地合乾坤以成列
者人故曰乾坤成列易立其中若乾自乾坤自坤各
自為列無易矣人道不立矣國關為方方渾即圓自
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自六十四

集儒一脈

士

而三十二而十六而八而四而二總不出方圓相函
兼天地為位而易行易之行人之行合乾坤為列而
易立易之立人之立如方圓不相函便分而不合兼
而不一離而不交阻而不通斯為無易斯為無人使
有人形不過軀殼血脉不流總成痿痺聖賢來之謂
之非人謂之禽獸乃禽乃獸人像何有易像八像先
天地始始無其始後天地終終無其終以兼畫形畫
前原自巍然獨立古非獨淳今非獨清聖非獨豐愚
非獨畲是為今古聖愚所同人像畫前圖

天德至健而名實從人之恭天兼天德之至健為健
父得天下而名至哉坤元匪從地之為地地德至順
而名實從入之兩地兼地德之至順為順母得天下
而名萬物資始萬物資生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
也乃統天乃順承天天地惟我統御惟我先後惟我
行應乾象雲行雨施至保合太和便是乾坤合元聖

真儒一脈

士

人天覆地載其規模天高地厚其器量天施地生其
心念天平地成其事業
八卦未畫以前人像何象體函於穹止有戴圓履方項
天立地之像八卦既畫之後人像何象用通於感乾
兌離震屬陽儀上用天道巽坎艮坤屬陰儀下用地
道橫列如人之卧豎立如人之立與行俱乾坤包六
子於中乾坤父道母道震巽坎離艮兌三男三女之
道天道地道總係於人之一身父母六子之道亦總
係於人之一身天地人之分體人天地之合體天地

猶分爲兩人乃參合爲一三才通爲一才三極通爲一極故曰參非其與天地並列爲三而曰參韓子曰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邵子曰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楊敬仲曰一吾之全也一吾之分也言乎其變化謂之易有畫人係

伏羲始作八卦謂之作易作易作所以爲人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具備而始成其爲人健順動入麗陷止說八德具備而始成其爲德非止是有首有腹

真儒一脈

十四

耳目口手股足徒具即名爲人是爲古今人像之全體凡言心言性言天言命言道言德言仁義禮智信一切自然本體皆此其取諸離有乾南坤北之體必有離南坎北之用離以乾爲體曰首出庶物乾以離成用曰大明終始乾象言大明終始離象言大人繼明照四方大明即大人大人必大明是爲天下古今人像之大用凡言明明德明善明倫欽明文明克明昭明緝熙光明一切當然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工夫皆此也伏羲首爲人像傳真手關

萬古人心之長夜而常惺之以旦晝之第一義此萬古道統學脈大本大原之所自始圖說完

終日乾上行事也全在行事上微給元城劉公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此下皆像象諸書

履道坦也人但不安分便跬步無非荆棘

天心震動之生機涵於雷人心震動之生機涵於息隨宴息於晦所以養一日出震之生機而使其無非說復閉關於至日所以養一歲出震之生機而使其無

真儒一脈

十五

非順

小人有萬分美意到君子君子必以去爲道此遜上所以肥小人有萬分惡意到君子君子終以厚爲道此利果所以碩

天下雷行物與物之天因雷而動物也皆以天動這天雷無行不與無物不與

夬決也楊敬仲曰雖決而和未嘗怒也未嘗私也怒則私矣覆載之間皆吾之赤子彼昏而爲小人殊可念也小人不可居人上天道也決而去之何私怒之有

動於怒則我已為小人安能去人

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范忠宣曰大略與此車較遂勝
鳳與鵠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
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難勝亦非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絕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
之道知其為小人處之而已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
小矣人有非變但當反己是不己是則是在我而
罪在彼焉用計其何如姑之包有魚處之之道也包
無魚遠之之道也

真儒一脈錢

十六

不獲其身都是神用而非形用不見其人天下一家中

國一人

用過乎儉古語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
儉者心常富季元衡儉說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
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
而養福放肆以遂欲不若儉而安性

知大始無一念不天無一念不生作成物無一念自能
無一念自功

著占百姓與能卦占聖人君子寡過之學有不可一日

而遠者

易無思易便是至神之思易外復何思舍易言思皆妄
思耳易無為易便是至神之為易外復何為舍易言
為皆妄為耳

讀易不識有所謂太極讀中庸不識有所謂未發俱謂
之無頭學問

自出震而巽而離而坤皆坤用之行蓋人一日自朝而
起皆有對有偶之用故為坤自入兌而乾而坎而艮
皆乾體之立蓋人一日至暮而寢皆獨知獨覺之體

真儒一脈錢

十七

故為乾

繞動則坤之用行繞靜則乾之體立震兌動靜之門也
自出震以後匪坤列於西南萬物無以成自入兌以後
匪艮列於東北萬物無以生憂易首艮商易首坤疑
此

邵子謂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坤與坎
皆在北乾與離皆在南坤居乾上為泰坎居離上為
既濟皆北而南之象反之則為否為未濟皆南而北
之象也陽生于北故自北而南則泰運也
陰生于南故自南而北則否運也

人心復始之其機純善無惡地逢雷太極動而生陽幾一動便是天根乾遇吳太極靜而生陰幾一靜便是月窟閑來往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此豈言語思慮之所能及哉天根月窟乃人人日用尋常心體

陳曰仁問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曰聖人所謂順逆則本八卦相錯而言以乾坤六子論乾錯坤而有震坎艮坤錯乾而有巽離兌自乾錯坤而生三男順也合三男而成其為全乾逆也自坤錯乾而生三女順也合三女而成其為全坤逆也譬之父母生育

真儒一脈

十八

男女有財債分於男女順也男女奉養父母有財債奉於父母逆也易逆數全是教人立人道為順易而逆難順多而逆少也以六十四卦論凡一卦必上下相錯而成十六卦如以乾為主而上錯下錯皆八卦順也上錯下錯之八卦無一不以乾為主逆也餘七卦皆可例推矣舉要言之往水之流也來水之源也數往沿流之順也知來窮源之逆也由太極而陰陽五行數往之順也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知來之逆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作易

全是教人由形而下之器悟形而上之道人生斯世有順無逆但使順水船只管向下流日流月下必轉逆水篙方是向上流日撐日上凡皆往順來逆之義又如少而壯而老而死是順彌高彌仰血氣有衰之時志氣無懈之日今此七尺軀交得還天地是逆交得還天地如人到家為來交不得還天地如喪人如亡子客死於外為不來聖人重知來以易為逆數或如此

真儒一脈

十九

真儒一脈

華芳敬書

高景逸先生就正錄

學必由格物而入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

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大學不是無主意的學問明德親民止至善主意也格者格此

格物不至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總知反求諸身是其能格物者也

集儒一牒 高

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於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不起

病於身者乎此處看得透謂之格物謂之知本故曰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或曰修身為本有何難知而須物格知至曰莫輕看了

世間迷謬顛倒都緣這些子不透

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盡乎人矣曰豈是盡乎事矣而皆

以修身為本實信得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

萬殊而一本程子曰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身修

未有能中於理者古今學者之病大率在此

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格致然後理明心一所有自然

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

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

自欺之主又曰格致比治平則格致事似小然打不

透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平規模雖大然縱有未盡

病痛却小皆至到之言也

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

集儒一牒 高

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克不

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為人不為

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

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中

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朱子謂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

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而學問思

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為分心與理為二

陽明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為二朱子正欲

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着物便以為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萬變皆在人執一毫我不得萬化皆在身求一毫人不得此處透真格物矣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教

真儒一脈

高

三

之一字乃大總括

心無一事之謂敬

整齊容貌心便一合內外之道

儼若思而已無纖毫事也

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

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理智言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

不知敬之即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

人之生也直敬以直內而已人之生也直本體也敬以

直內工夫也

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

程子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是誠

者本體也敬者工夫也不識誠亦不識敬不識敬亦

不識誠

即主者便是一也主之謂敬即一者便是主也一之謂

誠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窮理

真儒一脈

高

四

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

故居最窮理只是一事

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存之之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可謂明白矣今之重

攝持者惟恐不須防範等語開忘肆之端重解悟者

惟恐誠敬存之之語滋拘滯之弊何耶

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

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不出此然常惺惺其心

收斂一着意便不是蓋此心神明難犯手勢惟整齊

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放飲內外卓然
絕不犯手也

物格知至實見得天人一古今一聖凡一內外一主一
工夫自妙矣

人心放他自縣不得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
而已

心中無絲髮事此為立本

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為法以寄其心者皆害

真儒一脈 高

心者也

與康齋曰心是活物活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
在書上庶不為外物所勝安頓二字大有害儒者不
徹性命大率由此於操功處止好下工夫尋向上去
也

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
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看得一事否故如臨如
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皆則形容坦
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

一念靈明照耀今古然人心所覺以為歷歷分明者非
真明也是有意焉時起時滅者也真明者其明命乎
古人顧諟蓋實體如是非見也有見則妄矣

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
不能盡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無際性無際心
無際一而已矣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
除却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
私便是除也愚謂真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觀天地

真儒一脈 高

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天中
而地之氣即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
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剛柔
相摩如此總着意便不是

天在人身為天聰天明為良知良能率其自然便是道
衆不得絲毫人為

六經皆聖人傳心明經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經
明經不問心言俗儒也明心不明經者異端也
無雜念虛心精神去其本無即吾固有

當得大忿懣大恐懼大憂患大好樂而不動乃真把柄也

心要在腔子裏是在中之義不放於外便是在中非有所着也故明道說未發之中停停當當直上直下此中之象也出則不是放之謂也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不放之謂也

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朱子發明程子之言亦最親切矣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

真儒一脈

七

地者即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即大腔子也必有事焉是集義集義是直養操則存者必有事之謂舍則亡者忘之謂也

人之生也直本體也以直養而無害工夫也

人與物同一氣也惟人能集義養得此氣浩然其體則與道合其用莫不是義故曰配義與道

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即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屬於心爲用着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

動則着事靜則着空無有是處

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即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須知動心最可耻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知言則知道氣自浩然浩然之氣即天也天不動故孟子不動心在養浩然之氣若不知天欲此心作得主定如何可得

明道曰人心必有所止無則聽於物此不動心之道也心是定他不得的越要定他越不可定惟是止於事則自定物各付物之謂也格物者格知物則各還其則物各付物也

真儒一脈

八

不以天明心心不可得而明也不以心明天天不可得而明也

朱子謂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三年無不進者嘗驗之一兩月便不同學者不作此工夫虛過一生殊可惜

惟天理至靜

漁溪主靜主於未發也

主靜之學要在快動

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

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

工夫不密在本體不徹本體不徹又在工夫不密

學無動靜其初靜以澄之至不緣境而靜不緣境而動

乃真靜也

動中得力處於靜中見之靜中得力處於動中見之

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者理靜

也

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

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靜則氣自靜氣靜理亦明

真儒一脈

高

九

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

理為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即失之何

益哉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

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

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

但自默觀吾性本來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性本

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蕩平正直不

可自作迂曲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為局促吾

性本來光明昭朗不可自為迷昧吾性本來易簡直

截不可自增造作

用寂即體上發即用

顯諸仁即體即用藏諸用即用即體

道有體用為其用可見而其體難明其體可明而其用

難盡故君子不知力行必交勉也

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慎獨也

朱子曰此因其已發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則曰必

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其用益明

真儒一脈

高

十

矣

真知天命可畏是畏慎獨

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上循天理而已言命

者惟此語最盡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威儀之則皆天理

之自然非人所為聖賢傳心之學在此

其實無一事不要惹事

因物付物者為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也此程門心法

之要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因物付物之謂也

有物有則之謂在物為理因物付物之謂處物為義
儒者之學只天理二字最微可以自詣而難於名言明
道津上言之伊川晦翁皆體到至處

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為性天之所
以為命也在易則為中正聖人卦上括出示人此處
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

門人厚葬何以為不可使門人為臣何以為欺天以此
二事可體認天理春秋一書無一事不足此理也

真儒一昧

十二

天理既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不
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以此好惡以此
用舍以此刑賞

易簡而理得矣中庸其至矣乎聖人示人竭盡無餘天
理於此而見

朱子曰天地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容毫髮意思安
排不容毫髮意思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此
究竟處也所謂天理者如此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問知覺之心與義理之心何如朱子曰總知覺義理便

在此與昏便不見了又曰提醒處便是天理更別無

天理由此觀之人心明即是天理不可騎驢覓驢

見索冕與瞽者何以必作必趨見負版者何以必式入

公門何以鞠躬割不正席不正何以不食不坐有安

排乎則非聖人無安排乎豈非無隱乎爾

擇善擇其天然不已者而已固執其人為不參者而

已

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

真儒一昧

十三

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
存若亡而已

故者以利為本只是原來如此自生民以來皆然並無

古今聖人之異只以順利不賦害之為本行所無事

利之者也鑿者害之者也故用智便害性

理欲之界截然各別不可有一毫之混聖凡之體渾然

無二不可有一毫之岐

不誠無物泰前倚衡立卓誠後自然如此

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為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為

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為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為善事以惡為惡事也以善為意以善為事者不可曰明善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說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有云不睹不聞之時者矣有云不睹不聞之體者矣云體者無時而不在體即時也云時者無時而不體時

真儒一脈

高

十三

即體也戒謹恐懼即時即體也為物不二者也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要知觀者即是未發者也說不是思也則發至此為初學者引而至之之善誘也聖人之所謂庸皆性命也常人不若不察之倫物庸而非中矣故庸而非聖人之庸矣聖人之所謂中皆日

用也二氏不倫不物之明察中而非庸矣故中而非聖人之中矣

明道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也當此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又曰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靜則直內動則付物此心常復於未發而寂然不動矣此謂復性

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真儒一脈

高

十四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天體物而不可遺詩所謂上帝臨汝出王游衍實體如是雖不戒謹恐懼不可得也明自誠而發者性之本體也誠自明而悟入者教之工夫也中庸專明性教二字

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便見維之者善天地之化息而易故萬古不易謂有不易之易變易之易是二之也

六十四卦大象皆曰以聖人渾身是易也以此洗心以

此齊戒原來非此不為洗心不為齊戒

先儒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開眼便見聖人不過即其所見者摹寫之耳信然哉天尊地卑章易也昭々於吾前矣

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特為善之長耳元而亨々而利々而貞々而復元繼之者皆此善也

心非易也易方是心以情識為心何啻千里

羅整菴曰聖人所謂太極乃擬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

真儒一脈 高

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說語最親切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所謂至善朱子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最盡

大人樂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人心止於至善便如此易言天地即是言聖人言聖人即是言人心道無天人九聖也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一語便可見易

明道又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々是用之源

聖人之妙處又曰形而上者乃密也發密義無餘焉矣

易心體也無思無為人心以妄思妄為失之故夫思也者思其無思者也為也者為其無為者也思則得之之謂思其無思行所無事之謂為其無為

言行最不可欺家人故家人曰言有物而行有恒隨之六二曰弗兼與故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解不為邪

自感自應非有別物

真儒一脈 高

十六

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示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由命造命由我造但知委順而不知盡道非知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為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即為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

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々全々潔々淨々如精

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修身為本四字

良知即明德也須止於至善故致知在格物曾子易簪而卒便顯出個曾子陽明至南安而卒便顯出個陽明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而已矣此曾子所以為曾子也陽明曰此心光明更復何言此陽明所以為陽明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撒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擾亂靈府庶幾

真儒一脈

十七

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

絕四是克己

克己復禮便超凡入聖

受命更不着一毫計較

聖賢所欲止是一仁更無別物

所謂博學者隨時隨處只學此一事志專在此故云篤

志問專在此故云切問思專在此故云近思只是求

仁故曰 仁在其中

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生不幸處適意之境

逐物則憂及躬常樂

矣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莫賤於多欲

人生安得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為所累其權在我可事如意也

矜細行最得力

話不可騁快說事不可騁快作

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待人之法也終身行善一言敗

之此持己之戒也

真儒一脈

大

鄉原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也

推仆了君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便是

是醉夢人也喚醒了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定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得天下不為定守也學聖人之學而不辦此如築室

者無基堂構安施乎種樹者無根灌溉安施乎

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讀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是

為賢子弟矣

念菴曰不知學者其不可以朝夕計吾驗之屢矣

念菴曰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語聖人之精微不知反
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悞此語透盡講良知者
未流之弊

王龍溪曰始吾以致知為然也而不知有遺於物蓋姚
江之門亦已覺之

謝上蔡曰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莫非妙用父
子君臣豈人能秩序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
地同流體與神明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
形誰能間之先生見道其微矣乎

真儒一脈

十九

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操
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真
為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
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試父執君
無所不至

不識本體而操持念頭以為居敬解擇經書以為窮理
是養稊稗者也既識本體但保任一靈不知精義復
禮者是五穀不熟者也

言赤子之知能百姓之日用是矣試看鄉黨一篇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赤子能之乎百姓能之乎故聖學要
在禮義

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
後世小人無忌憚有此兩途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
事之不可救藥者在小人不自知其為小人專認君子
為小人其始也失於上無教化其終也失於上無用
舍

君子必有所短小人必有所長君子難親小人易比故

真儒一脈

千

世人於君子惟見其短於小人惟見其長無怪乎好
惡乖方用舍倒置

天下不患無政事但患無學術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
人者存乎其心學術正則心術正心術正則生於其
心發於政事者豈有不正乎故學術者天下之大本
末世不但不明學且欲禁學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
政事本於人本於人而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
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

同民好惡同為政大要同賢者好惡尤同民大要

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晦菴先生之言句句是真修此方是真悟

真儒一脈

真儒一脈

門人顏日可敬書

靜坐說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蓋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來方是自得靜中妄念欲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氣血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血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透一念便非本色錄靜而動亦只平日常上湛

真儒上脈

廿

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癸丑秋作靜坐說越二年親之說殆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放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

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矣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王一著學之成始成終者也乙卯孟冬志

復七規程

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動稍疲即當靜定七日以復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行欲睡即睡務令暢悅氣倦刷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

真儒一脈高

宜

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忘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心惟體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夜卧不得解衣欲睡則卧乍醒即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食芹而美散告同志

未發說

皆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念亡還草初無頃

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即驚起萬感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為未發心為已發未發者即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為心中者心之所以為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鼎喻謂未扣時原自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

真儒一脈高

宜

情識遂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不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入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為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為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

未發一語實孔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
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無發時者
失其義矣

理義說

伊川先生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
此即聖人艮止心法胡氏廬山草以爲心而理也舍心
而求諸物遺內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
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爲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
也當其感也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爲在

真儒一脈高

廿五

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爲體心爲處物之義故
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爲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之物
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於心無物於心而後
能物也故君子不從心以爲理但徇物而爲義不從心
爲理者公也徇物爲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
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哀樂在物不在己八元當舉當舉之理
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曰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
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良背行違
內外兩忘湛然無事也彼徒知昭昭靈昭者爲心而外

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
而已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乾坤說

凡了悟者皆乾也脩持者坤也人從途中忽覺其非此
屬乾知一覺之後違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之倪而
非其體乍悟後迷乍作忽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
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
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真故守之
必力細行克勤小物克謹親聽言動防如關津鎖如山

真儒一脈高

廿六

藏方是坤能無乾知則無坤能無坤能亦無乾知譬之
於人乾者陽一媾耳胞胎孕育皆坤也譬之於穀乾者
陽發生耳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
坤不成物也故學者了悟在片時脩持在畢世若曰悟
矣一切胃嫌疑毀落離曰吾道甚大奈何爲此拘拘者
則孕不成胎苗不成實惜哉

寅直說

虞廷十六字萬古以爲心學宗祖矣至夙夜惟寅直哉
惟清第謂秋宗交神明之道不知其爲心學之要也夫

人心所以不清絲不直所以不直絲不實實直者敬以直內之謂也實在一元則人物開闢在一年則三陽泰交在一人則平旦清明萬感未接一念未起湛然寂然此真敬也敬則直矣直則清矣一有作意即非實非直非清故曰雖實直維清維者維此直體更無纖塵惟此直色更無纖染此人心所以合德天地也有訣焉伊尹稱湯曰味爽丕顯味爽者實也孟子亦曰平旦之氣平旦者味爽也真心莫顯於此悟入則作聖之機於此凝過則負天之懽聖人言實直微矣哉因為箴曰天地之真儒一脈高

廿七

先惟斯一氣萬有大生人爲至貴人生於實是爲厥初有如嬰兒至靜而虛其心之靈以氣之直上際下蟠與天無極故惟實直乃真性體其性來復其心則洗是曰惟清纖塵無滓人配天地配者在此勿謂一日異於一元昧爽之際氣逆其原敬以直之不加毫毛且晝勿措謂之曰操日新又新存亡成性性七不已以至於命

心性說 新儒佛

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

耳仁義禮智之可言者則隱羞忌辭讓是非耳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於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家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心耶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頤頤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駁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禪

真儒一脈高

廿八

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八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簣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不易言也

性善釋序 雜無善無惡

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微之孔子所成之性即所繼之

善也名善曰無自告子始吾無假焉性乾氏之說似之
 至陽明先生始以心體為無善無惡心體即性也竊以
 為陽明先生所謂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謂有善有
 惡者意之動則是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
 云而已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而已吾以善為性彼以
 善為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靜以上彼以善自五性感
 動而後也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
 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
 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萬之
 真儒一脈高
 而萬行為物不二者也天下無二念之心惡其不一於
 善耳一於善即性也今不念於善而念於無無亦念也
 若曰惡其善焉着於善着於無一着也着善則拘著無
 則蕩拘與蕩之惡落獲無算故聖人之教必使人格物
 物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着今懼其着至夷善於惡而
 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也故曰足以
 亂教嗚呼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
 態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為善也既無
 之矣又使為之是無食而使食也人欲橫流如河水達

鏡而下語之為善千夫隄之而不足語之無善一未決
 之而有餘悲夫

真儒一脈高

子

門人記錄 周彥文記

周季純方丈問曰靜中何以格物先生曰格物不是尋一箇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妥苟身心稍不安妥便要格之因甚不安妥若安妥便要認_上即是格物也物有全體之物有一物之物全體之物心是也一物之物一事是也李見羅先生曰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_上之物一物之物也萬物皆備全體之物也

先生曰心是身之宅也身是心之位也道家言身者心之宅心者身之主真儒一脈高

先生謂周釋馨芬曰人生天地間也要思量一箇究竟此身何來將來何去太極圖引原始要終一句却大關係所謂太極者原始也要原到這裏反終也要反到這裏豈可只作文字看過便了

先生曰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學問所以孟子說箇反經二字極有意味這反經二字乃孟子七篇文字收拾處七篇俱是反經夫所謂反者何反其初也反其初者反其性也反其性者反其善也反其善者反其仁義也反其仁義者反其孝弟也反其孝弟

者反其愛敬也何人不有父母何人不有長上何人不有孩提之愛敬反到此同然處則人_上與起矣故曰經正則庶民興

先生曰真是爲善最樂爲善之人不要說一生平穩即反思此身乃父母所生我不曾做辱親底事豈不至樂又思此身乃天地所生我不曾做欺天底事豈不至樂又思人有生必有死到瞑目時無累心事豈不至樂

人有邪見積於胸中久則必洩無微不彰不容遮掩乃真儒一脈高

天理也極是可畏不可不悛先生曰悟修二者並無輕重修而不悟所修者非修也悟而不修所悟者非悟也即如仁義禮智四字言仁智處皆是悟言禮義處皆是修悟則四字皆是修_上則四字皆是悟真是半斤八兩

先生曰學問體認無時不在家連日用何者非吾真性作用但人不知耳易言利用出入民底用之謂之神吾輩一語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學者便須事_上照管念茲在茲所謂允執所謂顧提所謂慎獨又此

一事

先生曰要煅煉身心以心煉身以身煉心

問夫子靜中光景何如曰念頭頗少但應接多了便浮氣不定伊川先生云定心氣心氣最難定

先生曰以天地降衷而言人物無不同也以人物受秉而言無不異也何也若一本言之一本到底以萬殊言之萬殊到底理氣不可分故為一本形質不可一故為萬殊以一本言之非惟人物禽獸之有血氣者同即草木瓦礫皆同也所謂同者同此理也以萬殊

真儒一脈高

三

言之非惟人物禽獸草木瓦礫之不同即人上所受形質亦不同也非惟各人之不同即一人之身四肢五臟皆不同也彥文曰以是而推之理氣性命之源流體用判然矣

彥文問吳康齋陳白沙學問先生曰白沙初從康齋即使讀書白沙讀書自覺無得居碧玉樓數載靜中養出端倪然後豁然有得始之讀書乃博文之事也終之靜坐乃約禮之事也然非讀書則無博文之功非靜養則無約禮之力問康齋白沙透悟處孰愈口不

如白沙透徹又問胡敬齋何如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又問陽明白沙學問何如曰不同陽明與陸子靜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子靜心寬於孟子又曰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與尹和靖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亦稍相似且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惟子貢一人後來夫子沒獨居墓六年想學問亦不可量也

真儒一脈高

四

先生曰夫子之學非不緣於多識而多識於一貫者也一貫二字自夫子發願學夫子自此學之如何為一貫吾人一念反觀真實無妄之處即一貫也須深體之得此儘多學儘多識皆是一貫

先生曰意必固我之意是不好底意若誠其意則意便是性也情識之識是不好底識若智其識則是默識之識也誠其意智其識性其情道理只是一箇先生曰一箇中庸俱是飲食中庸二字是其味也先生曰靜以見性見性自靜言性則無窮言才則有限

有友問避亂之策先生曰先要行定一箇大主意隨地
行去康節有詩云上天生我上天生我一聽於天有
何不可人若無此主意臨時便手忙脚亂不能安於
天理

先生曰其為物不二只是一箇道理惟其一所以生物
不測惟不測故神所謂易也故程夫子曰其體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
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
發揮出浩然之氣未可謂盡矣中庸又說一箇鬼神

真儒一脈高

五

以形容斯理之妙所以說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只
曰誠之不可揜何等活上證上誠會得時太好過日
子所以說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縣是思之天何常離人上何常離天故曰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人居天中如魚居水中魚
無水不活人無天不生

先生曰吾人真是要自信此時當下空然無一毫安
排造作亭上當上此便與堯舜合縫處孟子所云性
善也堯舜大聖我們何能比得他然云人人可為堯

舜者何在能於此參究便有滋味出來

有友問操則存不知操之上法何如先生曰心是充塞
宇宙的認得本色只依他本色便是操本色如何直
而已故曰操之道敬以直內也

中庸一書只是性與教兩項事說天說命說中說誠說
道說聖說神都是說性說學說問說操說執說五達
道說九經都是說教惟天下至誠便是說性到其次
致曲便是說教若說性工夫便一毫不不可加若說教
工夫便一毫不可少

真儒一脈高

六

有友問明善先生笑曰日用所當明善也只看顏子
之明善其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人只要自己知不善
即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人只肯去自己
明使好所謂自家痛癢自家知不是人替得底

一友問李見羅先生止修之學先生曰止是至善是
修身善是身之命脉身是善之歸宿此身乃塊然之
身也止於善這身便活此善乃無聲臭之善也修於
身這善便實

先生曰顧先生有一言至平常又至特微曰人要識得

自家體驗之有無窮意味今人之不肯實心向學只是不會識得自家若欲識得自家便要究原此身之所從始還要及此身所從終便不容不學矣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以此洗心豈不是以易洗心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懂仁往來之心變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洗心

先生曰心為體則身為用身為體則心為用無用便是
落空學問

真儒一脈高

七

吾輩相聚得一刻無妄即做了一刻聖人如此勉之循循做去自有長進不要欲速不要忘了

先生曰此心若火光然搖搖不定初學要一眼看定不放他東適西適久之自有妙處

先生曰腔中無事則真氣充滿於中而諸邪不能入先生曰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一班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

先生曰聖人是依乎中庸吾輩且莫想依但只今日也擇明日也擇意味自然深長若顏子之服膺勿失已
是依了吾輩擇到熟後不知其然而然便是依也
人知得性善方是易簡

真儒一脈高

真儒一脈

東林三先生贊

吳桂森叔美甫著

涇陽先生贊曰

陳洛關閭脉遠中涇揭精表微日月重新大心體物
小心繼統任重東林仁者有勇

先生之學以識仁為主故其為物一體之懷真有視天
下一家中國一人者而其皇仁於後學引掖陶成惟
目不足自東林倡道專揭庸言庸行為矩以盡鑑當
世重悟輕修之弊然先生天資超卓頓悟神異當眾
秉儒一脈

言紛雜之際徐山片胡隻語無不扶微破的人人心
厭悅俾也立其虛懷樂取與人為善之意溢於容色
使人樂說故新先生嘗曰涇陽之虛景逸之公人所
不能及至末年充養益粹景遠先生曰顧先生進德
更在晚年蓋天挺之豪獨邁之勇故其舍私光大不
啻汪洋千頃莫測涯涘宜其領袖群賢冠冕一世者
也至其文章名世特餘事耳

啓新先生贊曰

先天一畫聖仁傳心人像之篇開闢乾坤潛龍不拔

離照常開通乎晝夜儼然去來

先生於書無所不覽終日乾乾一編而於易則動靜語
默起居食息無非是也其精經見於人像飾高景遠
先生曰啓新先生以乾道坤道明人道其大有功於
易乎又曰昔與先生談易數年來不覺其異忽一日
乾元透靈處上靈通此其功深力到之候也其教以
考心為先一念之萌察其非幾則克之論行之嚴則
名利之私一毫未斷以為勿得輕言學也其於出處
之際尤嚴輕出之介嘗曰此關已開自矢終身不開

真儒一脈

故一時朝野共仰如泰山喬嶽壁立萬仞云至末
輟講入山惟玩心高明木石鹿豕與物穆同造神
而明之遂能前知去來世以此稱神奇觀先生語曰
識得坎離升降義幽明何事不通知則所自得於已
者蓋有素矣

景遠先生贊曰

程朱居敬實踐力行知命達天反身而誠主靜存仁
格物精義以身殉道義盡仁至

先生之學其用功從小學入手而宗旨從大學得力修

則實修證則實證故凡所剖析開明以開示後學如
心性格物未發諸疑義皆能發前賢之蘊而折羣言
之清蓋其精微妙旨皆從身心得力處實上體貼出
來故趣味不同而人心佩服也其應事接物無不從
容中節雖極煩瑣紛劇而常自裕如人以爲先生目
無全牛故揮霍有餘而先生自以爲皆吾用功實地
也其教專以存養爲主每對學者則言復性而以爲
必從靜坐入逮主教東林諄上懇上開導親切無非
指點性體真所謂滿目行生活潑上地正在勿忘勿

真儒一脈

三

動之間者也蓋先生資稟純粹質色兩關自初不染
而用功最早獨遵大公心法要訣故所造粹然如此
洵天成道器而真儒的脉族新先生曰聖賢生知安
行只是能知學能力行如高景逸二十歲外便步上
程朱非所謂生知安行之質乎錢師極稱許可其推
服如此則見重於諸名碩者更可知已

顧先生見地如周元公超上獨上而其偏道東南一段
同人襟度則儼然楊龜山學者但見其高明廣大氣
象不觀其貼地工夫以爲顧先生得之天者獨多也

錢老師方嚴峻紫矩度出程正公而精思力研銳往
特詣則似張橫渠每言人生而具離目坎耳兌口震
足視聽不以天便負天聰天明言動不以天便負天
渾天動凡此皆謂之乾不肯出而坤不作成所謂終
日乾上形生無一息不爲天用也老師門庭既峻而
功夫嚴密若此不知者疑苦而不甘焉高先生氣度
雍容如程伯子而步趨立教一準文公先生其接引
後學全用迎機引掖故其眷風和氣不覺賢愚咸被
而淺深同受者要之三先生一時並興真天爲斯文

真儒一脈

鼎峙而得高先生爲之集其成也未學儒之未能知
百世論定當知其言不虛耳

真儒一脈 贊畢

真儒一脈

無卷數 江蘇
建撫採進本

明吳桂森編桂森有周易像象述已著錄是編前列從祀四先生語錄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也後列東林三先生語錄顧憲成錢一本高攀龍也前有天啟丙寅桂森自序千頃堂書目載桂森著述二種江南通志載四種皆無是書殆偶然鈔錄當時未著於世耶

論語逸編三十一卷

〔明〕鍾紹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論語逸編

三十一卷》提要

叙論語逸編

自忠難直搃也而微言遜曰受人自言難獨創也而生知第云刪述如臣必周公而後忠聖必尼父而後作則並日月者惟魯史侯風雷者必金縢何以發英雄之憤昭山川之靈哉故子長以父子顯業仲默以甥舅傳心漢稱良史宋重明經寥寥千載僅僅

論語逸編

序

再見

明興朱三百年藝林得數十家文獻臚列雌黃代有評文卜世尚清浮議之真安性明心孰接斯文之派蓋勤行大笑吾盡吾心而已吾鄉若

陽明先生

楓山先生倡道東南師表萬禩聞之前人尚艱接武我

牙臺先生希心慕古繼往開來撰次百卷

斗山後學周情孔思國憲家聞間從

討論末由領會萬曆庚寅得觀此編

沿溯源流不敢挂漏乎真詮寤寐孔

顏必欲擔擡其緒論是以菁華根據

六籍布粟節取百家究身心而該經

濟綜賢聖而會帝王易之通幽明詩

之達上下典謨之奧博春秋之謹嚴

苞舉胥中裁由獨斷其體近其旨遠

其文簡其味長蓋尊聖也篤故其彙

輯也周為書也正故其悅心也同愚

荷先生之教不容以無言而信先生

之學不容以不傳也揣合數語以識

簡端顧不知其有當乎否也

門人鄭心材拜手識

外孫鄭端胤謹書

論語逸編卷一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孔子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何休公羊傳序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諝諫

二曰慤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

唯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矣乎

語家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

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

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

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

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

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

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語家

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中見

子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詩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子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

論語集注

卷一

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家語

孔子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僕者承蜩猶掇之也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僕丈人之謂乎

莊子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

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

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

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

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莊子

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大禮必簡河以委蛇故能達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

淮南子

論語集注

卷一

莊子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衆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懷舊怨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莊子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

莊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人自取之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好干上少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怨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其命也人自取之

之韓詩外傳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椽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

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之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新序

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荀子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軀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問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耐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

親者十有三人

韓詩

哀公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閭外之非儀也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語家

子曰文王得四臣丘得四友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

至是非奔走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
是非先後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
非禦侮邪故文王有四臣免于虎口丘有
四友以禦侮

尚書
大傳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
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
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
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
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
之尊位七年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還
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
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
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于戈
以至于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猶以周公

為天下黨則以同族為衆而異族為寡也
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
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
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
智而守之以愚者皆博聞強記而守之以
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
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
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
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
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明日
躋外傳詩
孔子讀易常編三絕鐵槌三折漆書三滅
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
于易則彬彬矣史記
書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于廟所以殊有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于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于朝死則有位于廟

其序一也

子孔叢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

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子孔叢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肇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著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于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

本以通八風夔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

非一足也公曰善

孔家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于周南
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柝舟見匹夫
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
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
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
心至也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論衡卷一

主

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于蟋蟀見
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
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
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自見周公
之遠志所以為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
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賞也於羔羊見
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
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

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
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

侯也

孔家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

史記

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子曰後世知丘者
以春秋罪丘者以春秋

論衡卷一

主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弑靈公趙盾亡未出
境而還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
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
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
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
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
乃免

語家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

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
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若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
之所從也若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
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
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
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論語集注卷一

主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
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
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
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
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
與敬其政之本與

禮記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
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

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
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
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
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
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
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
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

論語集注卷一

主

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
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
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
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
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
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
自知也

禮記

郭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

禮于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于阼階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如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于祖廟以裸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委親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家語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于季氏桓子問禮于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以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家語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于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閼天太顓容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

孔叢子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

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于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此也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至矣哉

說苑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愴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慈憫之意者好麗丘是以

知文王之操也

詩

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間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妓樂不懈于時一旦而賜人以十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君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其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不云乎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亂離斯瘼矣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

其同乎哉

家語

齊侯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說苑

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使之使我至于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與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

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詩經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則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策也執轡於此而動于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在于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焉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

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
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合之季孫聞之不
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
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
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
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
不可斬也獄犴不得不可刑也罪不在民
故也慢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歛也無時暴
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
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

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
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慕之若不可廢
不能以單之慕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
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
大師維周之氏東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
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
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
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
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
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
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墜
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
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漑
然出涕豈不哀哉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

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繆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滕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

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詩韓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禮大鄭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為鳥名官何

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
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
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
鳳鳥適至是以紀之于鳥故為鳥師而鳥
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
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
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鵙
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
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
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使
無滯者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
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
子聞之遂見鄭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
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家語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
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

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
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
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
以知今人主不務裝迹于其所以安存而
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
人也家語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
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
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
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
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
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
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
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

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頽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家語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曰此為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顏謂弟子試注水焉弟子挹

論語集注

卷一

卷一

卷一

水而注之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物盈則衰樂極則悲日中則移月盈則虧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

詩韓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

之為治敢問如之何取之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綢履紳帶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然夫端衣玄裳繞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鑒為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善何謂士人孔子對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

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彊不息油然如將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德不偷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

事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寡人不得聞此言也語家
魯哀公問儒服全文在禮記儒行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母取拊者母取健者母取口銳者拊者太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無驗也夫子矢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慈厚而後求其良焉人不忠信重厚而多智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不可近也是故先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于是人之有智能者然後任之說苑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

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孔叢子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聞其行子貢曰夫能風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

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飲學賓客之禮者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

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厲以斷送迎
必敬上交下接若截是卜商之行也貴之
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廉行于己是
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
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
言仁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此宮縉之行
也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格藝不
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
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親者也吾子
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家語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
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語
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
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家語
齊景公問孔子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
何也對曰國小而志大處僻而政中其舉

果其謀和其令不媮親舉五穀大夫於縹
緹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
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莊說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
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
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晏子對曰
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
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
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
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
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非陋
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
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
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
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
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

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

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詩韓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

南家之牆擁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

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觀

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觀而食者三世

今徙是國之求觀者不知吾處也吾無以

食顧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吾不徙西

家高吾室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

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與兵欲攻宋士尹池

諫於王曰宋不可伐也其君賢其相仁賢

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乃為天下

笑荆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

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

謂也

劉向新序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

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脩

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

貶以救民之禮也

家語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曰周使來言周廟

焚齊景公問孔子曰何廟也孔子對曰必

釐王廟也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

報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釐王變文王之

制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以是

知之景公曰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

故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

廟以彰其過也左右入報曰是釐王之廟

也景公驚曰聖人之知不亦大乎

苑說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

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

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

臺自古帝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

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
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
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
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
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
大之功唯君爾

孔叢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
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

論語集注卷一

卷一

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

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

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

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固弗式也詩曰憂

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禮哉

詩釋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璫與欽贈以珠玉孔

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

寶玉是猶暴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

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

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孫家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

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

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

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

君臣之義定矣

詩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

衆莫知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焉有

告夫子曰膚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

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

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視之果信言偃問曰

飛若宗鳳走若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

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

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孰為來哉遂泣曰

予之於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

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

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子孔叢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中昭

王恠之使聘問孔子子曰此名萍石吉祥

也惟霸者能獲之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

下止于殿前舒翼而跳齊侯恠之使聘問

孔子子曰此名商羊也急治溝渠天將大

雨於是諸國皆被水齊國獨以安孔子歸

弟子問焉子曰異時兒童之謠曰楚王渡

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

蜜此楚之應也兒有兩兩相攜屈一足而

跳者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見之亦

其應也夫謠未嘗不相應也

楚史
齊紀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跳齊

侯恠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

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

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
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
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
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家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使客問之
仲尼曰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
群臣於會稽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

節專車此為大矣

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

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

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

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

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周為汪芒氏

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

何仲尼曰焦僈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

過十數之極也

魯語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梏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者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故名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魯大夫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

語魯

孔子御坐于魯哀公公賜之桃與黍子先飯黍而後食桃左右掩口而笑公曰黍非飯也以雪桃也子曰丘知之然黍者五穀之長先王以為上盛果蓏有六桃為下宗廟不以祭丘聞之也以賤雪貴不聞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

韓非

孔子見禾之三變滔滔然曰狐首丘而死鳥飛返鄉兔走歸窟我其首禾乎穗垂而

根不忘本也

淮南

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也忘之甚者忘其身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左師觸龍諂諛不止

湯誅桀左師觸龍身死四支異處此忘其
身者也哀公變色曰善

莊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
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
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
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
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
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夫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
于上風雌應于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
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
不可壅苟得于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
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為鵲鴝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父
喪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

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
削迹于衛窮于商周圍于陳蔡之間吾犯
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
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
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
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
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
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
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
命矣

莊

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澤之陂夢羆
請已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

覺則若感生丘于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
為名孔演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
女擎香霧于空中以沐徵在先是五老
列于庭則五星之精有麟吐玉書於闕里
人家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
龍統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為異乃以繡
紱繫麟角而去至敬王末魯定公二十四
年魯人鉏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夫
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解紱而涕泗焉伏侯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勇復孟諸足蹶
狡兔不以力聞春秋

齊大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于衰
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
紀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

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
為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脩以上
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
也家語

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魯沈猶氏旦飲其羊飽之以市欺人公慎
氏有妻而惡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鬻牛
馬者善豫價孔子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
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垣而走
鬻牛馬者不豫價韓詩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
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
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
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
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

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僇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慈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執釋用執釋君辱棄禮名惡于盡圖之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獨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乃汶陽之田家語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襲三都叔孫不得意于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勤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墜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語家邱費之宰二大夫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而襲邱

費公羊傳
何休註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
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
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
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
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
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
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
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
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
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此五
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
皆無有之其居處足以擲徒成黨其談說
足以飾褒榮眾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
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大殷湯誅
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
士管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

異世而同誅者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群小
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家語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
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
馬四十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
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將受焉子
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
今且郊若致膳于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
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
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家語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
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
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于楚則陳蔡危矣
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
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
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於是乃相

與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無道所通藜羹不糝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為至于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也何獨丘哉且芝蘭

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公子重耳之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勾踐之霸心生于會稽齊桓小白之霸心生于莒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必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網而紀之統而禮之不必其能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

也已無與矣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語家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爾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予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攬臑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于是興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可忘矣

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夏臺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齊桓困于長勺句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信也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

語家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于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削迹于衛伐樹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

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
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
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
此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
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
不窮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
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
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
圜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
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
所樂非窮通也道德于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于潁陽而共伯得
乎丘首子莊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懈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

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
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
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
勢通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
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
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
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
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
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
而退子莊
齊景公致廩丘於孔子以為養子不受曰
吾聞君子當以功受祿今說景公未之行
而賜廩丘其不知丘甚矣遂辭而行苑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
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
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

天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

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子孔叢

楚昭王召孔子欲使終政而封以書社七

百里子西謂楚王曰楚之祖封於周為子

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

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

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正

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

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記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

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

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

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

患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

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
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
哉子孔叢

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曰竇鳴犢舜華

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

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

之刺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涸魚則政

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

重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避

之而况丘哉乃還說苑

孔子使宰子使于楚楚昭王將安車象飾

因宰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

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

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子對曰自

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

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
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
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
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
目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
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
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
以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
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國
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
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
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
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
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
不若予之實也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
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
于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
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
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及去周老子
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
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
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
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
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
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
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
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
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

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哉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子孔叢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姑布子卿迎而視之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孔丘也姑布子卿曰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賜之額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

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

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歟而梓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詩韓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

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

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美若可

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

知其美若

說苑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
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
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子注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傾蓋而語終日有
問顧子路曰由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
對有問又顧曰由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
肩然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夫子士不中
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子曰由
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本子
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之見也說
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
之水積正也許慎
孔子脩春秋製孝經既成而向北斗告備

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
受之記
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
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三尺冢前以甃甃
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
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
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
來種之其樹柞枌雜離女真五味棗檀之
樹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說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
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上下皆君之親附
也君誰與攻朝廷無禮上下無親其衆
君之讐也君誰與守哀公于是廢梁澤之
禁弛關市之征以惠民子非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
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

土籍田以力而砥音止平也其遠近賦里以入而

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

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

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百四十斛也秉芻百六十斛也

釜米十斛也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

季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

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語魯

趙襄子見圍于晉陽罷圍有功臣高赫無

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高赫無

功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厄中唯赫不

失君臣之禮子以功驕寡人也與赫上賞

不亦可乎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

士矣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

之禮說苑

仲尼曰吾聞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

老亦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

老曰河圖持龜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

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

河圖將浮龍銜王包金泥玉檢封盛書五

老飛為流星上入昴音昴

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

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已

而已矣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

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

之世有雀生大鳥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

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于是帝辛

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

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以已逆天時詭福

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

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占

之者桑穀野木而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

恐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

年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以
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
以做人主也寐夢徵怪所以做人臣也灾
妖不勝善政寐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
治之極也唯明主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
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先聖大訓
哀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于
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
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
乎孔子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
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于朝君聞
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
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
車徒辟班白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
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

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
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僕
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
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
放乎僕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
犯也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先聖大訓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
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
孫不疾而問其疾禮與孔子曰禮君子不
有大故則不宿于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
不晝處于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
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先聖大訓
魯哀公問曰昔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
曰寡人有問于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
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
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

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訓大

子貢曰陳靈公宣媯于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媯昏死而無益可謂損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論語逸編卷二

海鹽鍾 詔纂

甥鄭心材校

顏子

夫子問子路口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問子貢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欠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

釋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不能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則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乎子曰恨乎其心顏乎其口仁則吾不知也

顏淵變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形體之包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瑩良在其中則眉映見之矣疵瑕在其中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

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

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乾域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濮水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提刀交兵賜著緇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以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

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
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
戰鬪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
所用其辯矣夫子慨然曰美哉德乎姚姚
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
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
之矣

家語

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于行已弱于

論語

卷二

受諫怵于待祿慎于持身

說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
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
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
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
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慨然變容曰善哉回
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
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

作丘誦之久矣今于回而後見之是丘之
得也

莊子

仲尼閒居于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
問出告顏回曰曰使琴而歌孔子聞之果
召回入問曰汝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
天知命故不憂無所以樂也孔子慨然有
間曰有是言哉子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
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
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
若實其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忘
變亂于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
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
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
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
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

詩書禮樂無救于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
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
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
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
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
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
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
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

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子貢

顏淵問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
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
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則可謂成人既
知天道行身以仁義飾身以禮樂夫仁義
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者也

范

他日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司

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
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
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坐忘矣仲尼莞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
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
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
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莊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

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于衆敬則
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
人所與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臨國家
何況于身乎

范

顏回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
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
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

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于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鱗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實義設于適是

之謂條達而福持子莊顏淵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吾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子莊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人所持各異問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韓孔子俟子貢久而不至謂弟子占之遇鼎

皆曰折足賜不來顏淵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無足乘舟而至子貢朝至

春呂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于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

家語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

而鼓之其音同也

孔子出而弟子有叱

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曰

今若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

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若完山之鳥

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

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

反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

實子以塋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知

音也

范說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佚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

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騾如
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子荀

論語逸編卷三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曾子

曾子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
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
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
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大戴禮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无曾
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
睨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
曰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
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
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

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記

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

傷宣說之學而未能說此三者學而未能

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苑說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

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父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聞焉吾田芥歲不收上莫不然何况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

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

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

詩韓

孔子謂曾子曰君子不以利害義則耻辱安從生哉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怠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曾子曰居其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

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入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禮大戴曾子曰道遠日益衆信不主僉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宦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耻疆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禮大戴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禮大戴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韓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鷂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龜鼉以淵為淺而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

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
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
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
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
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
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
與大戴

仲尼居魯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

論語集注卷之三

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

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于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
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經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

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
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
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
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
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
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
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
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
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
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

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記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行事君不忠非孝也泣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反于親敢不敬乎享執殯鄉黨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

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註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已為無咎則寧由已為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大戴禮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韓詩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懷題三園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

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饔韓詩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猶有憂色何也春曰吾聞諸曾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于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忘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禮記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問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按曾子芸瓜誤斷其根曾皙怒投大杖擊之

曾子仆地有頃而蘇慶然而起曰大人教
參得無疾乎孔子聞之以告門人曰參來
勿內三日曾子因客而見孔子孔子曰汝
聞瞽瞍有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使
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
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立體而不去
殺身陷父以不義不孝孰是大乎說苑
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
以菽水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
菽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
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參
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
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
庸知其得免于非乎家語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
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

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吾聞君子居必擇處
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
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
不可不慎也說苑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
后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
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
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其兵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
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曰如之何對
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終幕嘗
也禮記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魯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蕢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記禮

孔子鼓瑟魯子貢側門而聽曲終魯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辟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于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釋瑟而待之子貢以魯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于屋隅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立以瑟淫其音參以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

于外詩韓

孔子閒居魯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子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魯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魯子懼肅然振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魯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謂明主之道與魯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間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

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

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

論衡卷三

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闢

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反上好德則下不隱上

惡貪則下耻爭上強果則下廉耻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于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窺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

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十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卜里而對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馬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于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歛于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但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于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

之外此之謂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廢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工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極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廢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

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
大于愛人知者莫大于知賢政者莫大于
官賢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
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
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
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
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
得親彌衆此之衽席之上乎還師大戴禮

論語集注

卷三

大戴禮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
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歸
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
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
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
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孔叢子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
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

論語集注

卷三

大戴禮

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
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
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
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苑說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
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
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
心矣莊子

曾子曰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可能也
色勿為不可能也色勿為可能也心思勿
為不可能也夫上樂善其次要之其下亦
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
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戴大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
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
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
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后道之是夫
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
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
能行

能行

論語逸編卷四

海鹽鍾 詔纂

甥鄭心材校

子思

孔叢子曰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
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人有望
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
而加以學則無惑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
審之奚由于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
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子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
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
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
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孔叢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子葉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惟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

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子葉

曾子謂子思曰臣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失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記禮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記禮

子思之母死子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他室記禮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記禮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弗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于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孔叢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塋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孔叢

謗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

曰古之君子造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我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記孔

子思問于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子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志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孔叢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有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

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
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雌雄抑亦
似衛之君臣乎

子孔業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
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
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
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
士孰肯舍其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
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
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
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
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
受也

子孔業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
之在周公之與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
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

啟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
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
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
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
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
有于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
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
各賢其所愛不殊于適何以限之必不能

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于祖廟亦權

子孔業

之可也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
孫不脩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
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
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
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

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孔業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子孔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子孔白字子上子思子思之子也

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

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

請子孔業

論語逸編卷五

海鹽鍾 韶纂

惕鄭心材校

閔子騫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蕪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胃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大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之如墮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

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語家

論語逸編卷六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仲弓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恃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痕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仲弓問於孔子曰宥過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

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

家語

仲弓曰聽獄之成何官孔子曰成獄于吏吏以獄之成告于正正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告於王王命三公六卿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所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于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

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器不粥于市珪璋璧琮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兵車旂旗不粥于市犧牲柅鬻不粥于市戎器兵車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衾色亂正色不粥于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果實不時不粥于市五木不中伐不粥于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家語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叢子

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
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子曰其質美
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
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
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
之君子有質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
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

說

論語逸編卷七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宰我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
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
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
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備
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
之行合于天地

宰我曰敢問禮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
宗者六皆潔下之也埋少牢于大昭所以
祭時也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
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蒙
所以祭星也雩雩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
宗此之謂也

禮記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
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
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
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
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
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
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
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
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
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
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
且以察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子孔叢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
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
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子予取其言
之近類也于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

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子孔叢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
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
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
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
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
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
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
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
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
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
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扈雲
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
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
曆離日月星辰極吹土石金玉勞心刀耳
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

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
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
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
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
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洪淵以有謀
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
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
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
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
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宰我曰請問帝嚳
孔子曰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
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
義知民之愚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
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
之脩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
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春

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
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
請問帝堯孔子曰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
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
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憂教
舞皋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
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
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
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
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
孔子曰帝舜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事
親寬裕溫良教敦而知時畏天而知時畏
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
皇敷明通知為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
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
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

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
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
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
惑其德不惡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
教鮮文渠庚氏羗比山戎發息慎東長烏
夷羽民舜之少也惡賴勞苦二十以孝聞
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
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禹敏給
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
律身為度稱以上士壘壘穆穆為綱為紀
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
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
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
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道之
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
予大耋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

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

論語逸編卷八

海鹽鍾 韶纂

錫鄭心材校

子貢

子貢問于孔子曰晉文公寔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家語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記禮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

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故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說苑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母畏

說苑

衛靈公問于史鱄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鱄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少焉兩國有難

兩軍相當司馬執抱以行之一聞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眾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戰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陣而不服於是降之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說苑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

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家語季孫子之治魯也眾殺之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仞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賈哭之于市農夫哭之于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

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成致期謂之虐
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
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
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韓

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孰賢子曰齊有鮑叔
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
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其知一而不知其

論語集注卷八

八

二女聞進賢為賢邪用力為賢邪子貢曰
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
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之有
所進也說苑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
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
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于此也吾聞
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夷行也上不

論語集注卷八

八

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夷廉毀
然且勿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
其世者不生其利計其君者不履其土此
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
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于是棄其蔬而立
槁于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
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
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
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于是矣詩韓云亦已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韓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
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

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多言者也。

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舉事可以移風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衆矣。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

後莫敢贖。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矣。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于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于魯。實難。不若移兵于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

弱。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子貢曰。緩師。吾請見吳王。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曰。今齊國私千乘之魯。與吾爭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誅齊。利莫大焉。吳王曰。善。然吾嘗用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

報人之意而使入知之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今吳國家疲弊百姓怨上伍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以佐之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越王許諾子貢返越王悉境內之兵以事吳吳王乃受越王卒遂自發兵以伐齊敗之越遂襲吳之國滅焉夫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家語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之高下垂之于不

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衆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子孔叢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主而賤賄者何也為王之寡而賄之多與孔子曰非為賄之多而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鎮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乎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

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記禮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

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

水觀焉爾也

子貢

子路問于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杖禮邪孔子曰非禮也

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

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

不非其大夫

子貢

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記禮

子貢問死人有知乎無知也孔子曰吾欲

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

也吾欲言死者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而

不葬也賜爾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

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記禮

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

也子貢曰夫槩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

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

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難也

尚書大傳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用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事君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遺水錫爾類事親之難也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秉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墮宰如也嗔如也馮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宗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柰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詩經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

論語

子

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嗟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愕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也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

臣譽仲尼譬如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詩解

論語逸編卷九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冉有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

論語逸編卷九

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遷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詭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

婦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
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
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
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
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
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
不敏請奉教矣詩韓

論語集注卷九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
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
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
姦邪竊盜靡法靡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
于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
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
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
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

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獄
上者生于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
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鬪變者生于相陵相陵生于長
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
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鬪鬪之獄
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于男女無別男
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
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
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
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
民設罝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
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家語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
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
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禮乎孔

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濊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濊而退放則曰簋簠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于國之

禮記集說卷九

卷九

紀者不謂之于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謹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之名矣而為之諱所以媿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

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

禮記集說卷九

卷九

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子莊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非所柴也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元聖大訓

齊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

為右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

焉

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孫謂冉有曰子之

于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

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孔

子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

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

子子曰季孫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先聖大訓

論語逸編卷十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子路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

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子路趨而

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志之吾語

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

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

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

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

惡有不足矣哉

子荀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

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
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
不能勤苦焉能行此之干且死而諫愈忠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
焉能行此魯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
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
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
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
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蔭良非蔭
脩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韓詩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
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
義有女其夫死為之納私壻終身不嫁不
嫁則不嫁矣然而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
弟娶妻而美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而非
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

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子不慎其初雖欲
悔難哉范說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
言寡而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
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
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范說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
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
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
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
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
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
不犯於義宋說
子路曰有人於斯風興夜寐手足胼胝而
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
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

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
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
無孝子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耶坐語汝
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
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
何為其無孝子之名也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

常食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

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

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

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

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人子欲養

二親不待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

力死事盡思者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

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
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
善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

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

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

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

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

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

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

由也而不知禮乎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

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

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

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
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
故其音溫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
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慕萬民之動不在
乎體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
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
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
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乃亂
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
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
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以公以為笑彼舜
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
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
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
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
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

小人不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
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
知改過矣
子路問曰治國何如子曰在于尊賢而賤
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何
為其亡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
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用已也
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也讎之怨讐並興
欲無亡得乎
子路治蒲請見于夫子曰由願受教于夫
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
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
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
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難矣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故子
民一簞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

路不說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灾故與民脩溝瀆以避之而民多置子食故與人簞食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子曰爾以民餓何不告君發廩以給之而爾以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而見汝之德也速已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說苑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

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矣語家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賸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合覆醢顏雖善事視子路義之後雖以非罪執于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子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幸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子孔叢

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脩其身未得則樂其意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未得之也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同前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盍哉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正士無教友則失聰御狂馬不釋策操方不反繁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如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矟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贈汝以言乎子路曰

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家語
孔子院于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于地乃大鯢魚也子曰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及草木久者皆神為妖怪故謂之五首五首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首者老也故物老皆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子莊
子路戎服見于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

攝齊以受教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禮記

論語集注卷十一

中

論語逸編卷十一

海鹽鍾韶纂

甥鄭心材校

子游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

論語集注卷十一

聖

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
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
得其宜

禮記
家語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
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
弟死問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
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
儀之問也

禮記

禮記卷十一

家語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文
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
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
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
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
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
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
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禮記

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
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
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
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
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論語述而卷十一

早九

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
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
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
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
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
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
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
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周公由此

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其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禮記

子游問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趙施惠哉子曰夫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

愛而無教也

先聖大訓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愔愔斯戚戚斯歎歎斯

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禮記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禮記

論語集注卷十一

季

論語逸編卷十二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子夏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
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
幽幽冥冥德之所蒞紛紛沸沸道之所行
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

論語逸編卷十二

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

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

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

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

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

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

之原不外此矣子貢喟然嘆曰大哉關雎

乃天地之基也

子貢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于人生及萬物
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
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
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

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

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

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

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

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

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

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

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

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于

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齧吞者八竅而卵生

齧嚼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

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

聘亦如子之言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

禮記卷十二

三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記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

禮記卷十二

四

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
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
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
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世子齒
于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
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

論語集注卷三

五

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家語
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
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
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
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
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

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昭舜學乎尹壽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
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
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
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韓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孟賜也日損
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

論語集注卷三

六

賜也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
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
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
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
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
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
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家語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

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十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過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家語

忠勤功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子孔叢

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書矣子夏對曰書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書已矣然子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聞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哉之所在乎然蔽又非難也丘嘗

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
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
謂精微者也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
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
死丘陵為牡川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盈
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壙土之
人大沙土之人細魚土之人美垆土之人

語也

九

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
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
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
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敢問其
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
言也

家語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
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

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
罪也吾與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
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
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
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

語也

九

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
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
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
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
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脩身及
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
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優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

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
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
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
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
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
君臣以禹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
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
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
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
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
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
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
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
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

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
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
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鞀鼓
控楊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
竽瑟以和之千戚施狄以舞之此所以祭
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酢也所以官序
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
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
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
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
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
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
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箏笙簫管之聲則
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
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
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

合之也禮記

子夏曰三王之德繫于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察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明日躋昭假遲遲上命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禮記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

賜之辯賢于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同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

貳也子荀

論語述編

由

論語逸編卷十三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子張

孔子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說子張問曰書曰若保赤子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子孔叢子張問曰書曰茲殷罰有倫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

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易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悲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悲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子孔叢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紉織紵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于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子孔叢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

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

記禮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

論語集注

卷十三

七

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急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

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

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柔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爾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汙矣

論語集注

卷十三

七

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絃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

記之家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託僕夫而去
曰臣聞君好士日舍重趼未見君七日而
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
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
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
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
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
千里而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子張
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士而非士者也范說
孔子過康子子張與子夏從孔子入坐二
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
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
間間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
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
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涕目

赤一幸得勝疾笑嗑嗑威儀固陋辭氣鄙
俗是以君子賤之也詩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
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
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
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子孔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
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湯武
是也受命于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
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
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
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
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
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
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

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孔子

論語逸編卷十四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子賤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范說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

之而單父亦治至馬期問于子賤子賤曰
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
百官理任其數而已至馬期則不然乎弊
性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韓詩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
借善書者一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
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
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
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
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
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
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
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

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說苑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
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
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
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
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
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
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
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
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
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堯
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
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
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語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子賤皆仕孔子往
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

賤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
曰三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
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
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
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
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
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
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
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
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
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
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
子也斯焉取斯

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
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
勉而歸之二吏歸報于君曰宓子使臣書
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
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
宓不齊若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
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
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矣子
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吏寡人無以
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處發所愛
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
從子之制有便于民子決為之五年一言
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于是單父
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懇誠
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
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

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傳郭之麥可以
益糧且不資于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
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
曰民寒耕熟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
猶有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宓子
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
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
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
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
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
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
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
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
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鱗吾大夫愛之其
小者名鰓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輒舍
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

民閭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宓子何行而
得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
形乎彼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

先聖大訓

論語逸編卷十五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原憲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
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
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
車不容巷在見原憲原憲楮冠緹履杖藜

論語逸編卷十五

未

而應門子貢曰昔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
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
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
教以為己仁義之陳與焉之飾憲不忍為
也

子莊

論語逸編卷十六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南宮括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衛侯請
復之載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
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問曰敢問何謂
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
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
如孔氏而後稍禮施散焉

論語逸編卷十六

未

論語逸編卷十七

海鹽鍾 詔纂

甥鄭心材校

商瞿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闕室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歟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行也嘆訖而後息志停讀禮止史削

五十究易作十異

見周易
乾象度

論語逸編卷十八

海鹽鍾 詔纂

甥鄭心材校

子羔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

國設祖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

卷一

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案語

子羔為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刑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隱子羔曰君子不隱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損王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以行之也其子羔乎

宋語

論語逸編卷十九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有子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魯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之言也魯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

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魯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

貧也

禮記

卷九

論語逸編卷二十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公西赤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子孔義公西赤問于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家語

論語逸編卷二十一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巫馬期

季子治單父三年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所得小魚釋之巫馬期以報孔子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季子何以至此丘嘗聞之誠于此者形

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子非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
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
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
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鏹
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
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子

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歸孔
子曰由來何為階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
也由與巫馬期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
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由
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
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
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鏹于
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
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
者其志與由也心慙故先負薪歸孔子援
琴而彈詩曰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
盥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
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詩韓

論語逸編卷二十二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公良孺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弘卓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闔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家語

論語逸編卷二十三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縣子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喻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

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叢孔

論語逸編卷二十四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孔蔑夫子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所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家語

論語逸編卷二十五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陳亢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
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
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
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
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
於是弗果用

禮記

論語逸編卷二十六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琴子

子桑戶孟子及子琴張二人相與友曰孰
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
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
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莫然有
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
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
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
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
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道方之外者也而丘

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
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則為附贅縣疣
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
後之所在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
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莊子
逍遙游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
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
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
義不犯非禮

左傳

論語逸編卷二十七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孔鯉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
聞之遂除之

論語逸編卷二十七

論語逸編卷二十八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孟孫氏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
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
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也乃汝無禮也
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
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
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
汝之無禮也非婦之無禮也于是孟子自
責不敢去婦詩韓

論語逸編卷二十九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蘧伯玉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
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
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
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
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
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
告于公曰是寡人之過也于是命之殯于
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
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
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
乎家語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

不衰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邁伯玉請曰衛
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
掘中雷而浴毀竈而綴足巢于床及葬毀
宗而躐行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
人東面既封而歸駁道也孔子行之子游
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
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論語逸編卷三十

論語逸編卷三十

海鹽鍾韶纂

甥鄭心材校

漆雕憑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
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
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
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
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
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
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
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先聖大訓
孔子曰漆雕氏之子君子哉其言人之美
也隱而顯言人之惡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及明不能見也得無數卜乎范說

論語逸編卷三十一

海鹽鍾 韶纂

甥鄭心材校

孟子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為利之大者也

子孔叢

論語逸編三十一卷

江興王 吳家藏本

明鍾韶編韶字牙臺海鹽人是編集諸書所載孔子問答之語分三十一篇前有其甥鄭心材序稱其根據六經節取百家然家語自有全書禮記列於經典重為割裂殊屬牀上之牀孔叢子既屬偽書詩外傳說苑新序亦多依托未可據為典要至於承螭弄丸乃莊子寓言而執為實事赤虹黃玉尤識緯誕語而信為古書他若楊簡先聖大訓亦裒合諸書而成乃引為出典尤非根柢之學也

閑道錄二十卷

〔明〕沈壽民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有本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閑道錄十

六卷》提要

序

崇禎丙子復薦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公國維以吾邑沈耕巖先生應詔時樞臣楊嗣昌與理臣熊文燦表裏撫賊醜禍不支耕巖先生具疏劾嗣昌悞國狀兼及奪情之非留中不報遂歸本末詳家傳甲乙之際璫孽阮大鍼脩怨於東林欲殺先生先生匿金華諸山以免贖三十年而卒後人檢所著詩古文梓以行世其未刻者尚有若干卷藏於家而閑道錄崇正黜邪尤生乎所用心者也文孫元珮丈重爲編次書成間以示詰且命爲序吁嗟嗟後生小子能窺先生之

閑道錄

序

有本堂

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男女夫婦有父子君臣上下而禮義以錯有聖人而後爲之衣食爲之宮室爲之醫藥埋葬祭祀而害至以脩患生以防此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孝子之所以不遺其親忠臣之所以不後其君者也後之異氏出而反焉聖人不作而先王之教不行也佛自漢時始入中國仁義禮智性情中和之德不明而戒定叅和識心見性之說行養生送死惻獨鰥寡之政不明而法施普養救度利濟之說行刑賞黜陟顛倒瞽瞍而因果報應福田利益之說入人心腴而移人骨髓聖人生而君君臣臣

闡道錄

序

二

有本堂

父父子子聖人不作而佛氏以興國家往往受其匪測之禍而不知聖人明乎義佛氏貪乎利貪長生也而戒定叅和貪壽宮瓊宇收召生徒也而普養法施更貪其魂魄貪其來世而爲因果報應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志士仁人殺其身以成仁舍其生以取義無所貪也故得以盡其性而全其天彼懷國庸臣背棄君父莫非貪慕顧情而不學聖人之道之故如錄中永平之夢謂誦經得雨主事撫臣卽報承天府誦經蝗成繼而報誦經蝗成得雨者各州縣無算嗚呼其愚如此而焉能殺敵以成功各州縣之誕而阿比如

此而焉能保民以濟國倡言者媚佛以欺君天下之人又媚佛爲媒而因以欺其天子貪富貴而已矣使爲君者信其說而誦經以却敵則士卒可不戰城門可不閉而國以永寧爰及苗裔有是事乎有是理乎秦皇漢武求長生者也以何怒扶蘇授刃於趙高矣巫蠱之變太子自經矣梁武帝三度捨身以何成於其臣之手矣故曰信佛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子夫自古貽禍者不必盡由佛氏而信佛者未有不害於國而由於家信佛之深者明心見性爲虛無寂滅之教率天下而無人信佛之粗者感應輪迴

闡道錄

序

三

有本堂

爲佞阿諛忍之徒率天下之人而叛棄其君父先生所以殷憂溪懼而是編之亟亟也歟自古皆有妖民無信不立吾儒之教也先生以之貪昧隱忍樂生畏疾佛氏之流毒也背國者以之然則先生是編其生平得力之處而藉此以龜鑑千秋又何疑哉郡公黃夫子一見此書嘆其有裨風教捐俸授梓公理學起家施爲次第皆儒者事刊布此書益非偶然元珮丈文行高潔不愧家風其編次亦非偶然學者讀是編以崇正黜邪庶異氏不致亂吾徒而爲害於天下國家矣

同里後學孫詰頓首拜誤



開道錄

序

四

有本堂

序

嗟乎悲夫貞文先生當天荒地老流離轉徙吞聲飲泣之餘而未嘗一日不以世道人心爲慮也孔孟沒而微言絕有宋諸大儒出正學復明然而高明之士往往惑溺於佛老之學而不自知佛老之害中於愚不肖者浸中於高明者深蓋其言彌近理而大亂真惟豪傑爲能卓然不爲所惑辭而闢之此貞文先生開道錄之所由作也按錄中千百年來名儒碩德才人學士單辭片語凡不惑二氏足爲吾道干城者悉會而萃之使讀者或渙然釋或憬然悟或躍然喜然南遺錄

序

有本堂

諸世迄今而始得大顯於後人是則尤可悲也夫

梁溪後學邵煥拜撰



開道錄

序

二

有本堂

先大父平生開佛老之學甚力是編手錄古今來之
不惑於二氏者以爲世訓其不能無惑者亦錄以示
戒焉名曰開道錄志所懼也按先四伯父甲子述謂
錄始於庚寅四月是時大父避跡婺州向家源大兵
大饑轉徙於金華蘭谿武義三邑山中結茅以居屑
榆而食者九年嗚呼自古名賢遭時不幸流離艱苦
度未有如我大父之甚者而猶殷殷以人心風俗是
憂亟明正學思挽維而救正之可不謂顛沛必於是
者哉已而棲隱仙源之黃山既老始歸臥姑山又移
寓湖陰未幾捐館舍嗚呼忍言哉歲壬戌夏先君子
返自漢黔一日從四伯父齋中捧是編以歸痛大父
手澤宛然而形影不可復追也每一展卷兩涕覆面
潸因竊而藏之不意忽忽遂已四紀餘矣嗟乎大父
纂輯於兵戈荒亂之時而後人不能闡述於承平暇
豫之日家學墜而先德不彰其何以自處哉今年春
郡公黃夫子垂訊未刻遺書璐敬舉以對公亟取閱
之曰是大有裨風教宜公諸世爰授館餐給筆札命
璐編次成書凡六閱月始竣夫璐以貧窶餬口四方
迄今垂老猶不得一息之安以排續先世遺文茲藉
手我公畢前人未竟之緒不可謂非厚幸所慚學識

開道錄

一

有本堂

聞淺承公指示為多聞據就汪君師退孫君二吉相
與考証參校適梁溪邵君移山館郡齋復加商訂釐
為二十卷以告成於我公公曰善吾當為子謀授割
網璐拜手曰語有之柯亭之竹不取為笛竹固無恙
費下之桐不急斷為琴桐其灰燼矣先大父墓木已
拱而蠶餘殘編復得永久流傳先伯父先君子亦遂
藏弄之私可以不憾所謂一賜於輦及其三世其感
與報左何以圖之也爰述本末垂示後昆并告世之
學者

雍正二年歲次甲辰冬十月朔不肖孫廷璐謹書

閑道錄

有本堂

孫

廷瑄

曾孫

弘松

廷璐

正勳

廷瑞

正軾

廷玠

弘門

尊

正勳

廷琮

同編

正興

同正字

閑道錄校訂姓氏

是書蒙惠刻資者謹列台銜於各卷首
參訂與力襄厥成者謹不敢忘微登姓氏

邵

煩 移山無錫

汪

越 師退南陵

孫

詰 二吉宣城

徐

學 敏來長洲

劉

沛 霽起南陵

陳

振宗 念經歙縣

胡

夢龍 天弼寧國

劉

松年 申及宣城

閑道錄

校訂姓氏

有本堂

湯

從周 引侯旌德

程

元愈 僧柳宣城

詹

天挺 左超宣城

姜

本俊 萬選宣城

梅

琢成 文常宣城

施

璫 質存宣城

姪

天祚 煥文

姪

振巖 于嶠

凡例

先大父生平不欲以講學名而攘斥佛老甚力嘗謂異端正學本是冰炭而其分界處只在毫忽間不辯其從生推其終極夾雜一分攙和半點內而身心性命外而家國天下受害不小老師宿儒初間亦似乎正到後不知不覺又上彼家船去正是源頭不清本領差却也朱紫陽年十八九時亦惑於佛氏得延平之論而後盡棄所學以歸於正況他人乎有明中葉學者淪玄襲虛講道愈多而學愈晦大父當搶攘之秋尤有

南道錄

凡例

有本堂

隱憂閑道一錄蓋不得已也

先大父之爲是書也隨手錄輯以待增刪不辜實志未竟厥緒廷璐啓筭展讀校字分編以程朱文語列之首二卷蓋道統之正辯晰之精自四子五經外未有過焉者也曩呂君晚村有朱子文語編凡語錄論序書及詩並入焉茲因之局於卷帙未能盡載學者盡其精微之蘊又類推以盡其餘可也外此則文以類分人以代次其或人代有一二記憶失真者以俟再攷自十卷奏疏以前皆發其所以然十一卷詔令以

後皆節錄諸文指其事以責之又旁引諸子及

一家言反覆以明厥指而嚴之以詩

先大父原稿悉用諸家論議不入己作卽朱子與呂伯恭編集周程張子諸書以教學者而已之說不與意也廷璐竊以先侍御古林先生明教說及先大父姑山集內排異端諸詩文并雜記等條補諸卷末吳師街南杜朋李梅東諸諸先生附焉蓋姑山爲大父講學棲隱地吳杜梅皆大父高第弟子也

篇章間有錯迕句字不無譌謬於知者是正不知

南道錄

凡例

二

有本堂

者闕焉不敢妄改金根貽譏識者

廷璐質本下愚少復失學於古人載籍未能周覽時懷坐井之憂深抱面牆之耻內慚家訓外負師資安事校讐難免紕繆伏惟弘博君子時惠教焉

廷璐謹識

閑道錄目次

卷一

程氏遺書摘

卷二

朱子文語摘

卷三

論

卷四

書上

卷五

閑道錄
目次

書下

卷六

序

卷七

辨上

卷八

辨下

卷九

議原問答誠詮解

卷十

有本堂

疏奏封事上書表策劄子

卷十一

詔令

卷十二

記書事跋

卷十三

傳摘行狀摘誌銘摘

卷十四

宋名臣言行錄摘明玉堂叢語摘

客座贅語摘昭亭日抄摘

閑道錄
目次

卷十五

諸子摘柳離子摘全壘子摘草木子摘

卷十六

康濟譜摘

卷十七

經濟類編摘

卷十八

弋飛時獲摘

卷十九

詩

有本堂

卷二十

補錄

附錄

目次

三

有本堂

閑道錄卷之一

宣城沈壽民耕齋集輯

孫

後學黃元轉校梓

程氏遺書

程顥

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河南人宋謚純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欲如滄海美色以遠之不爾則

閑道錄

卷一

發遺書

一

有本堂

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釋氏本怖死愛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

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故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已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人設此怖令爲善。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化倫教而人可化乎？

有問：若使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爲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先生曰：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裏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他又有一個鬼神爲說。

聖人至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

閑道錄

卷一

有本堂

二

有本堂

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釋氏無實

佛言前後際斷，純一不已是也。彼妄知此，說于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

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于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比，若有適莫，則于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

閑道錄

卷一

有本堂

三

有本堂

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于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于易脩言之。

人能放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會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着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

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

閑道錄

卷一

贊善

四

有本堂

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惑時。尚只是崇說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污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閒言談。又豈是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只

有望于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說。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亦懶耳。他本是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個人。又却要週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週遍。要之決無此理。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

閑道錄

卷一

贊善

五

有本堂

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乘襲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于不得已。直欲和這些乘襲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如有一道道理。然至于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個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

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串。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全未之有得也。

或問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所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己軀

閑道錄

卷一

廣義

六

有本堂

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從萬物中一側看。大小快活。釋氏不知此。只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是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

已化而爲佛矣。只且于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此。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辨。便是亂說。不若且于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脩者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閑道錄

卷一

廣義

七

有本堂

老子之言。是竊弄闔闢者也。

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于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佛是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有。

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程頤

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明道先生弟。諡正。

或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佛言生死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

難須自己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

儒者其卒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志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着山逢着水行不得有礙窒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有人在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入言他人家爲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

閑道錄

卷一

賢講

八

有本堂

歸異教者只爲于已道實無所得雖曰閑道終不會實有之
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耶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氣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于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却只于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

與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與妖之人若若此也諸有未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使兵士昇僧迦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昇僧迦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尊敬可也此時不使事更待何時懺乎定識不至此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嘗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于釋

閑道錄

卷一

賢講

九

有本堂

氏之說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到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耶欺耶曰此輩往往有微嘗懷一個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便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若釋氏之學皆本于利故便不是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多。無限說話。亦不能述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迴遮說。爾只是許多。

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

先生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飯蓋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然之人重僧。見

兩道錄

卷一

釋氏書

十

有本堂

僧必飯之。因使作樂于前。今乃以爲之于死者之前。至如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慢。干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問有五祀否。曰不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

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辟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根本塞源不能也。

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個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個事。將這個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獨理明自能知。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

問老子書如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

兩道錄

卷一

釋氏書

十

有本堂

源乃自老子來。蘊藉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蘊秦學于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押闔押闔既動後用鉤鉤。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量而不足論也。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手。不過得推一個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孟敬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

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問神儒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儒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憂壽而冬寒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關道錄

卷一

贊善

七

李本堂

今異端之害道家之說更沒可闢惟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

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于山林今鄉里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于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關道錄

卷一

贊善

七

李本堂

先生之盤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騰語以釋氏之學先生曰禍莫大于無類釋氏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先生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于聖賢而賴于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先生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逝去固可也至于世則怎生出得既

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湯飲而飢。戴天而履地。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學佛者難。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兩道錄

卷一

釋氏

十四

有本堂

佛氏只是以死生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個意思。皆利心也。顧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日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也。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道家之說。其害猶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

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八。某曰。

敢道此千七百八。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裝頭而死。必不肯削髮。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是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兩道錄

卷一

釋氏

十五

有本堂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底自長。減底自減。自不相干也。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反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個

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二集華嚴經觀第二事理無碍觀第三事理無碍觀譬如鏡中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遺遺一言以蔽之不可道錄

卷一

慧覺

上六

有本堂

過曰萬理歸于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個談仁說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個自私爲輪迴生死却又善道纔窮着他便道我不是爲這個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了這個心怎生事神明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爲乍見不是聖人見慣

釋氏于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

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然總是自私自利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纖奸打訛處言免生死齊頌懺卒歸于自私老氏之學便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于此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爲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至于世事往往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卷一

慧覺

廿七

有本堂

問惡物外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耶合無耶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甚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跡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反之氣以爲造化哉况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自有生氣至于海水潮因陽盛而漲陰

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能生往來屈伸者只是理也

開道錄卷之一

開道錄

卷一

開道錄

計八

有本堂

開道錄卷之二

宣城沈壽民耕巖纂輯

孫廷璐編次

後學黃德鑄校梓

朱子文語摘

朱熹

字元晦世稱晦庵先生婺源人隨父章齊公徙閩宋端文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佛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無好又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

開道錄 卷二 李奇

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禪來權倚闢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漏百出又曰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竟却是這邊長才這邊長了一寸那邊縮了一寸到今消鑠無餘矣又曰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

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又曰某初師屏山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誦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云云

釋氏只四十二張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

南道錄

卷二

李壽

二

有本堂

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泰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倣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誤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備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故首尾與之不

釋氏便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以此則若是管殺人的尊向他便可升天矣

或問浮屠氏既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時無浮屠乃比屋可封及其後有浮屠而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而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問佛家言劫數如何朱子曰他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書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地自生五穀天上人

南道錄

卷二

李壽

三

有本堂

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佛固西戎之美蓋將以身化其國人慈悲惻怛淡泊無欲布施捨身粗衣蔬食凡其動作語言皆欲以止其國中之亂耳彼見華夏之人膠膠役役日以事物嬰心於是誠其誕說以解釋其迷惑持作用是性之說卽以爲妙道之所存持無所歸着之說卽求以超乎有無之表世之高才明智見其遺去物累一歸於空靡然從之及謂西覺之妙勝于吾儒不知聖人之教每因人之性而不拂焉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皆不可須臾離者今

其言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夫婦而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其徒桀黠者又從而廣之曰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吁此非所謂號空不踐實歟近世學者溺于佛學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于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敢盡叛吾說以歸于彼兩者交戰于胸中而不知所定于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于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于心苟以幸其不異于彼而便于出人兩是之秘至于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吾

關道錄 卷二 李壽 四 有本堂

之所見已高于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于前則吾又爲有功于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道家之學出于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爲之耳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駢列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

太上老君而吳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三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老子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闕尹莊子列子之徒而天地百神自當領于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莊周列禦寇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

關道錄 卷二 李壽 五 有本堂

子之于親也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于君則曰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他看得君臣之義却似是不得不奈何須着自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唐憲宗晚好神僊詔天下求方士李道古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上服金丹多躁怒暴崩初上與宰相語及神僊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僊之效具載前書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當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者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

之壽乎。後武宗宣宗輩亦皆以餌金丹而暴崩。史記氣久必散。人說神僊一代說一項。漢世說安期生其後不復說。唐以來說鍾呂。今又不復說。看來他亦只是養得十分分外壽考。終又不能不散。

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後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在天上。去歸那月裏。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豈歸那裏去。又復生枝上哉。

人死終歸于散。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

開道錄

卷二

李壽

六

有本堂

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者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問禮記言魂氣歸于天。與張子形潰反原之說如何。朱子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烟火騰上有散而已。

論理大概是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

死則氣散。泯然無迹。是其常也。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又去。發着生氣亦能再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爲

禽獸。恐無此理。人嘗見永春人家生子。身有猪毛皮者。何也。曰。此不足怪。向見藉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嚼作猪嘴。只是稟得猪氣耳。

張九韶曰。按朱子此語尤可證輪迴之說。蓋所呼之氣既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所謂吸之氣即所呼之氣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明乎此。則輪迴之說不足辯矣。

佛初入中國。只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話。說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爲父。以弟子爲子。長

開道錄

卷二

李壽

七

有本堂

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他只說個假的聖賢。便存得真的。

老氏之學只是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纔做纔有一毫于已不便。便不肯做。

楊墨之道不見于後世。說者皆曰。孟子之功也。而韓愈論秦人之禍。與後世不見經書之全。皆以禍起楊墨。謂孟子之功能存什一於千百。固不能使之息滅也。竊謂楊子之學。後爲老子。墨氏之學。本之晏嬰。申韓。慘刻說者。緣之老子。凡非毀聖人而譏薄禮教。嬰之書則然。秦之尊君抑臣。嚴刑峻法。豈爲我之靡其

非古是今坑燔儒書豈兼愛激之也哉釋氏後入最宏其罪福報應之語既足以鼓惑愚鄙之人而其見心明性超出器形之論又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徒坐食冗費既足以耗盡海內而斯民之和聲附駭忘本背親又足以幻亂風俗比楊墨之禍不啻數十百倍晉宋魏陳以來爲論排之者雖未嘗絕其究心竭力終其身而不之置獨愈一人而已愈之用心懇惻深切固見之與孟簡一書而其精微詳脩兼著本末則于原道文暢序見之佛骨一表忠諫有餘其猶未見于詳乎憲宗時館方士劑藥物以祈長生愈

開道錄

卷二

李商

九

有本堂

以古今人主享國短長享年壽夭告之宜其讀不終篇深惡而震怒也釋氏之禍雖不以愈而愈然天下知其非是而著論者自愈之後益衆史氏諱功齊子而其力倍之詎不信然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信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干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亦難學未必盡從之楊子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後世佛氏之學亦出于楊氏其

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因達磨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道之不明異端之害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

開道錄

卷二

李商

九

有本堂

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汚濁雖有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蕞蕪聖門之閉塞闢之而後可入道此條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朱子曰老氏依舊存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微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老氏欲保全長生不死釋氏又却不以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陽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氏則皆悖之者也或謂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絕感倫理未盡至佛

則人倫咸盡禪則義理咸盡

莊子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謂爲中老莊之學不論義理當否但欲依阿于其間少爲全身退避之計故其意謂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近是而實則不然蓋聖賢但教人以加於爲善之實初不欲人求名而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善之力則其心亦已不公而入于惡矣至于無近刑則尤悖理

閑道錄

卷二

李壽

十

有本堂

夫君子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欲不至于犯刑者而竊爲之至于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犯理又甚焉欲以其依違苟且之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甚矣

梁武帝奉佛尤篤詔以宗廟用犧牲有累冥道皆以麋爲之文錦不得織人獸形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僧衣行清淨大捨素床瓦器親講涅槃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朱子曰胡氏云佛行有五要捨其一也梁帝爲帝玉享

天位內蓄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爲未足又命將出兵爭奪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捨乎不惟君子非之爲佛之道如達磨者亦不取也或曰然則達磨之言不亦可取歟曰爲佛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于殄滅倫理儒者不可不棄而絕之也

閑道錄

卷二

李壽

十

有本堂

李後主當宋師攻池州固金陵時令僧族兵士皆念觀世音皆得解脫諸苦其能退王師以延唐祚不思保國之道在脩政安民儲糧練兵以觀時勢及宋太祖既應天順人以大一統不能納欵稱藩以保國土血食宗廟乃欲佞佛以爲保全之計正齊景公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耳其愚暗無知最出人下哀哉

老氏說無終不奈這道理有何釋氏說空終不奈這道理實何所以終歸于邪遁也

釋氏地水風火之說粗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是魄火風便是魂他也見這魂魄模樣

佛有髮僧毀形佛有妻子而僧絕其類又老釋出家出世遊方外之說只爲他棄父母妻子以此爲出家少不得自立家業自謂出世遊方外又少不得在四

方之內自謂要虛要無然官室衣服飲食接人與物又不能不實不有愚不知都成甚麼話說也有人信他惜哉

或問子言釋氏之術原于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于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所謂禪者則又出于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

閑道錄

卷二

李士論

十三

有本堂

之迹猶有隱然于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達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承敢正以爲出于佛之口也及其久而墮于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員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皆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于書首其無以繼之然後佛之

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于大力

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龕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

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于禪者之言

則其始也蓋亦出于晉宋清談之餘習而稍務友求

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

葉五花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其事然亦

可見當時所尚者止于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

才智之士或頗出于其間而自覺其陋于是更出已

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

鄙俚之談于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

閑道錄

卷二

李士論

十三

有本堂

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誇詭譎之情險巧僞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爲彼善于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僞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焉夫佛書本皆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于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點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

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蘓子由者。友不悟而筆之于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徵。世之惑者。其亦可以稍悟也哉。薛氏論下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于此。既有以得于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之所以修己治人。齊世立教者。亦不容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

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雖自以爲極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于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睹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于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合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通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乘羹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于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于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于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于罪苦也。則天下之庸奴蠢婦。黠兒盜賊。亦旬旬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

之不暇也。幸而有一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人，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其于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騁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誦也。嗚呼痛哉！讀大紀

東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開道錄。

卷二

李壽

十七

存本堂

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會見之否。然此等工夫亦未須作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心不得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憤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于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開道，聞只是

開道錄

卷二

李壽

十七

存本堂

見聞現索而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管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于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如言見堯于羹見堯于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于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答吳斗南書

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近禪家之說，熹不能以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厭飫，久而漸有

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夫道固有非言語應度所及之處然非顏曾以上幾于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辯而力行之乃可變化氣質而入于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于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于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禪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是以有志之士爲之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

答汪尚書書

開道錄

卷二

李太師

十八

有本堂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于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豈可與聖學同年而語哉乃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無怪乎其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

答廖子瞻書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

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于前而倚于衡者果何謂哉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辯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興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存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

開道錄

卷二

李太師

十九

有本堂

若泰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輿而心倚于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訖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迤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若有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審思明辯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觀心說

閑道錄

卷二

李

有本

飄飄學儒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其一西方論緣業早早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躋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感興二十首之二

閑道錄卷之二終

閑道錄卷之三

宣城沈壽民耕農纂輯

孫廷璐編次

後學胡啟淳校梓

論

曹植字子建魏武帝子

辨道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郁儉善辟穀悉就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以欺眾行妖惑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洲求安於遼海釋金帛而顧雲與

閑道錄

卷三

論

有本

棄文駿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尊萬民有天下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榮徽何願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蜺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蘂瑤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降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者

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而後稱快哉。

李翱 字習之。禮部人。唐

去佛齋論 併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齋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嗣以楊氏齋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條云。

佛法之流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於漢。浸淫於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於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戎狄之術。行於中華。故吉

開道錄

卷三

論

二

有本堂

凶之禮。參亂其不盡爲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齋儀。豈不以禮法還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爲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於禮者。存諸。怒於禮者。排而去之。安得專己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於古。而拂於俗者。多矣。置而弗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爲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於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爲作也。必異於是。況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臣父子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成有所歸。生物有

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

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笑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

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壽國之術。

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

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

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

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竄。而衣

裳具弗釋。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

幾千百萬人。推是而東。餓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

開道錄

卷三

論

三

有本堂

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覓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於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汝漢。決進江。而入於海。人之弗爲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爲聖人。功攘大禍。立爲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二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信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

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其爲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戎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不爲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歐陽修

字永叔永豐人宋參知政事太子少師謚文忠

本論 錄上一篇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載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閑道錄

卷三

論

四

有六室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未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戎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

患者乘其闕廢之時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修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畊者莫不有田而畊之愈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灰葬而爲瘞祭之禮因其

閑道錄

卷三

論

五

有六室

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卑尊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情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後於物者治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

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寃符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

閑道錄

卷三

論

六

有本堂

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斃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

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冠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俊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宋尚書左僕射贈太師諡文正

客事不用浮屠論

閑道錄

卷三

論

七

有本堂

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末及七日百日暮年再暮除齋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生含氣血知癢癢或剪爪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鈔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

無財已有財。小人入世。人親戚而。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鄭解

字叔夫。湖廣人。宋神宗。策士。夙。香。天。願。得。忠。孝。狀。元。留。名。乃。解。

開道錄

卷二

論

八

禮法論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戒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射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羅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侈矣。而今之祖示神。或

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矣。古者日飲星

變水旱之青。則素服避正殿。減膳徹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嗽噪而禳之。此則變吾祈禳之禮而矣。古者宮

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廟。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窮極鮮巧。窮民精髓。

侈大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倍。此則變吾宮室之禮而爲戎矣。古者爲之衣冠。以莊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袤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不冠其

衣。詭異方袍長襪。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衣冠之禮而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

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天子當嚴。群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矣。古

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祫之祭。皆爲之酒醴牢牲。簋豆鼎簠享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爲喪葬。一歸

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爲不孝。徂習成俗。沉酣潰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

開道錄

卷三

論

看本堂

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矣故自古聖人之典

禮者爲之淪陷幾何其不盡歸之乎使孔子而在

記今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捧書之不暇而天下方

恬然不爲之怪朝廷未嘗爲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

壞敗今或有人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持師遣兵

以防捍之見一獠民必擒拚之束縛之而加

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喪饑困害牛羊大不

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

且未嘗擒拚束縛而反從而尊事之彼之所

利乃欲滅絕吾中國之人之禮法其爲禍豈不大於

開道錄 卷三 論 有本堂

扣弦而向邊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鈞金者誅盜國者

爲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 中國

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廷敦聘博辨學之士刪

定禮樂一斤去浮屠之戎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

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

勝矣中國勝則爲浮屠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方孝孺 字希直浙江寧海人明翰林侍講

梁武帝論

疫癘之生必自內不足者始疫癘不能擇人也內有

不足則虛虛則自疑自疑其疾疾有不至者乎異端

邪說者道之疫癘也其入人者內虛無主者必先好

之飲於梁肉者不求黎藿身無罪戾者不問教養豈

忽於味而薄於惠哉足且無疑也梁武帝以帝者之

貴區宇之富驍雄英果之才力足以奪取人之國家

勢足以制萬姓修短之命及其志得功成顧屈辱於

佛乘素車食瓦器服庶人之衣冠而願爲其奴其志

獨矣求乎蓋生於疑且悔也恆人少壯時挾勇往之

氣爲逆理異常之事以爲當然而不怪至於既老而

所爲畢成所志盡獲其氣亦沮衰矣於是建計平生

之所爲可愧可恨者雖然心計之中思可以自贖之

開道錄 卷三 論 有本堂

而從之矣武帝以詐力據人之國而裁其君滅其子

姓其用兵略地攻戰捍禦無事而死者以千萬計春

秋既高靜思而熟念之孰非可悔者乎悔甚而疑疑

而思釋之之道觀佛氏之說有觸於心以爲惟此可

以贖吾之罪凡佛氏所禁者皆不敢爲佛氏所云利

益於身者皆不吝而爲之卒至舍其身而不顧而不

知其終無補於危亡也佛氏之大指歸於誕妄武帝

之所務又佛氏之所賤棄者豈恆理也哉王者之法

有贖刑惟殺人不可贖使殺人而可贖則殺人者愈

多矣。天之常道。善惡各以類應。爲惡而知悔。少貸其罪。則可矣。今其言。謂雖窮凶極惡之人。能幡然自悔。則可以成德。是教人視爲惡爲無罪。而欲使倖之門也。其妄不亦甚乎。且有爲而爲善者。爲利。無爲而爲善者。爲義。以義存心者。爲君子。以利存心者。爲小人。利於免罪。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而梁武欲以此自釋。固已蔽於擇術矣。欲免於禍。得乎。使梁武稱明王。道知前之所爲。不足以順天服人。則勉爲仁義。正家而正天下。子孫輯睦。小民親附。則可以爲善國矣。棄所當爲。而惟異端之從。蔑倫悖教。無事之時。子弟閑道錄

卷三

論

十二

有本堂

已叛於下。身幽於盜賊。擁兵者環顧而不救。憤怒而相屠。不至身歿國亡。而不已。向之所爲。適以爲害。夫豈有利哉。古之聖人。不忍殺一不辜。行一非義。而取天下。所以正其始也。不敢舍仁義禮樂。而左道小數。必屏絕之。所以善其終也。始以詐力。終以異端。此梁武所以亡也。

斥妄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

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無愧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迄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於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之已亡矣。而猶務乎不灰。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

閑道錄

卷三

論

十三

有本堂

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以預知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既以此夸眩於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其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新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遇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之。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禽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

所云乎其去。禽獸果超乎皆不能然而能緩疾之求者如其言能開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亦與恆人同其不為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為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為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為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為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

閉道錄

卷三

論

十四

有本堂

鳥獸耶

藏

天地之生物有變者有常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懼變之求而流於恠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恠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韓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恠變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眾庶其意以為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

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為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為而各異也故人之形者常也其或異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

閉道錄

卷三

論

十五

有本堂

晝夜而不怠。非以已騰之氣復歸於甕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卽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於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

開道錄

卷三

論

士

有本堂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瘞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微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間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辯踊。而於鐘磬鐃鈸。非是之爲務。則人交笑以爲僞。時可葬矣。又泥於山川之利否。而不卽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歿而

開道錄

卷三

論

士

有本堂

委糞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歿。歿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剗割。伏樂適意。身且不存。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迴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歿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

其說尤怪。人之冒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歿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散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凶。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閑道錄

卷三 論 大本堂

可與竭智以營陵廟矣。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應度目斷如世葬師之為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理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獲。卒歿於墓。賊其身不能禍。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賾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於野。再壞而化於。暨其大壞而不可為。忽乎入於禽獸而不之覺。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為。由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

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於先祠。葬卜吉。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遭喪禮之罰。必刻墳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姓。并生卒年月。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海瑞 字汝賢。號剛峰。廣東瓊山人。明南京左都御史。

朱陸論 摘

儒學禪宗。其判不啻千里。而要其初。只是毫忽。儒學敬守其心中涵事物。有天下國家之用。禪宗廢棄百閑道錄

卷三 論 十九 大本堂

應徒為空虛寂滅之養。

袁袞 字永之。吳縣人。明

汰異論

昔孔子作春秋以攘 孟氏談仁義以闢楊墨。董生述周孔以黜管商。韓氏著原道以排佛老。而佛老之害為尤甚。愈之言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然則愈之功。豈孟氏下乎。世儒支離溺口耳之學。昧教化之源。知佛老之害。而甘心沉溺其中。以清淨為宗。以虛無為本。以慈悲為教。以寂滅為歸。棄綱常。滅禮法。墮政事。舍堯舜周孔之道。而習西裔戎之俗。裂冠裳

弁冕之華而徇縞素髡簪之陋敗五等之倫廢四民之業不蠶而衣不畊而食不誦讀而仕不婚姻而配傷教化亂彝典生人之蠹未有虐於佛老者也世之言者皆以佛老與吾道並立為三以釋迦老聃與周孔並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民之初生希希夷夷蒙渾噩無思無為聖人者出訓以彝倫式以禮法威以刑禁申以命令而後民知向方義農堯舜之世惡視所謂釋老者哉而曰並立為三誣亦甚矣老氏之學昉於周末佛氏之言興乎東漢周孔之教衰皇王之道息而後異說售焉氓之蚩蚩不究其本而倡為

開道錄 卷三 三 有本堂

三教之說噫斯言也佛老之徒倡之也仲尼之徒無道佛老之事者然則佛老之教可遂寢歟曰奚為而不可韓愈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斯言也之術也周秦以來惑老氏者無如秦政漢徽惑佛氏者無如梁簡秦梁以亡漢以亂斯亦足鑒矣而唐君闇主甘心為之覆轍相尋亦可哀矣高皇帝既定天下欲遂滅佛老之教當時諸臣無傅奕之深識而蕭蕭鳴之庸愚因循苟簡漸以滋蔓周顒仙張三丰天恩尊者之徒妖荒迂誕恠亂不經成化以來繼曉李孜省輩恣為幻惑百無一驗伎窮智屈終膏斧鉞文成

五刑相繼誅戮斯亦往事之明驗也有王者作焚其廬火其書人其人習佛老之教者必殺無赦如此則異端汰而庶民興矣

開道錄卷之三 終

開道錄

卷三

論

主

有本堂

閑道錄卷之四

宣城沈壽民耕巖纂輯

孫廷路編次
後學劉燾校梓

書上

韓愈字退之鄆州南陽人
唐吏部侍郎諡曰文

與孟尚書書

行官自南回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
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
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
老僧號大顓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
閑道錄 卷四 一 有本堂

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
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
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
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
賢事業具在方策可效可師節不愧天俯不愧人內
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
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夸秋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
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
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

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
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道之人如小
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
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進退無
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
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
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夸
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
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
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
閑道錄 卷四 一 有本堂
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
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
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
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
群聖人之道于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
今泯泯也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
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
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
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

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吾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于是時也，而唱釋老子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挫折，自毀其道？

開道錄

卷四

書

三

有本堂

以從于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李翱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修寺觀錢書

伏見修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造石門大雪寺。佛教剽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論閣下以爲歛錢造寺，必是耶。翱雖貧，願竭家財以助閣下。成如以爲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舉措，宜與後生爲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道，以爲無害。

于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惟土木銅鐵周于四海，殘害生人爲逋逃之藪澤。閣下以爲如有周公仲尼興立一王制度，天下寺觀僧道其將興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興之，是符融梁武皆爲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患乎？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雖副知己之命，然利祿達仕亦不以貪也。豈無羈孤親友由未能力及賑之歟？何暇出錢以興有損無益之務？衆情不厭，但奉閣下之命而爲耳。拳拳下情，深所未曉，伏惟憫其拙淺，不借教誨。若閣下所爲竟足，翱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

開道錄

卷四

書

四

有本堂

方孝儒

答劉子傳書

子傳教授待史，別久獲書甚嘉。第所以道譽僕者，太過三誦愧怍，不知所謂。今天下學者雖少，如僕者宜可以千百計。何足稱讓而足下云爾哉？足下豈以衆人猥有所褒而然乎？抑以年少有志，姑與之耶？苟襲衆人失笑之談，則自忖未見有下人者，苟謂年少可喜而然，則僕常以暴得時名太早爲懼。僕皆不敢承。

也僕性恬淡不喜時名于道德功烈之名且不敢居
况文章一藝耶是以常閉門不敢出與人交接聞人
相獎許頭面爲之發熱况形之于簡牘耶然足下非
見諛者顧曲愛僕不覺其不然耳昔者楚大夫有愛
玉者見白石卽以爲玉非不識玉也蔽于愛故不自
知其不可足下取僕得非楚大夫之玉之類也且鳳
之爲祥自周至今三千餘年無繼者至若前代所稱
皆指野鳥之罕見者非真鳳也其不易出如此今足
下乃以喻僕僕何人而敢居之然有一事不敢不爲
足下言之僕有志于古人之道久矣今之叛道者莫

閑道錄

卷四

書

五

有本堂

過于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竊憤之以爲儒者未能如
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
于疆域斥堠使敵不能攻切可也稍有所論述愚僧
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毀訕萬端要之不足恤也
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表群僧切齒罵之矣韓
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况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
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
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毀
譽耶狗一時之毀譽者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
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

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病
卽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
愈耶元氣者斯道是也自朱子歿斯道大壞彼見吾
無人是以致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
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耶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于
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內皆
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
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足下以爲
何如族中謝客人無可與談者因書有足警發畧陳
固陋

閑道錄

卷四

書

六

有本堂

答鄭仲辨書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
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于一初處見所往還
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于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
之果入于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
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
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
于外近之于復性正心廣之于格物窮理以至于推
道之原而至于命循物之則而建諸天其事要而不
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于聖賢衆人學之

則至于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學。而溺于佛氏之云也。苟以佛氏人倫之懿爲可慕。則彼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俱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高于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于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崇佛。果能成佛。猶不免于惑妄畔教之罪。况學之者。

南道錄

卷四

唐

北

有本堂

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于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于天耶。福禍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徵福而反致禍。亦可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于識。而深于道。豈真若世俗徵福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騁于聲利。用智惟恐不深。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年的間。顛頓于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于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于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蘓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于彼者。皆無得于此也。足下梁肉者。無慕乎糠粿。安于厦屋者。無慕乎苦閭。使有得于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于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

南道錄

卷四

唐

入

有本堂

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斯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于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于異端者，輒與之辨，非好辨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于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有慕于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于井，雖閔之，未必撻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于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呌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

閑道錄

卷四

書

九

有本堂

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于言而不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翌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于深怨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于今為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

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周忱

字■江西吉水人，明工部尚書謚文襄。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甚于蕪松，故蕪松之僧道彌滿于四瀛，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為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挂塔，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游惰之民，率皆相挾而為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為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為善友，假服緇黃，偽持錫鉢，或合併而修建齋廟，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蕪松之人，以一人住持，閑道錄

閑道錄

卷四

書

十

有本堂

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

劉定之

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明尚書謚文安。

與王大理同節論文書

陰德三積之序，殆非司馬君實之言。考于本集無之。昔者孟子謂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董子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其所脩所正所明者，雖是而其要之謀之計之者，其心非也。若君實云積陰德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則亦今之人而非仁人矣。司

馬君實者。孟子與董仲舒之徒也。而為此言。尚安得從二子之後。以至今立于孔子之廡乎。君實之相其主。以改新法也。人懼之以禍。則曰天祐祚宋。必無此事。病且殆。猶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夫改新法而不避後患。豈有積陰德而欲圖後福也哉。故愚謂此非君實之言也。今人以此言為出于君實者。取信于趙子昂所書。子昂要為不足以知君實者。其画人馬竹梅工書能詩。盖王摩詰李伯時之流。當其存日。見輕于姚燧。良有以也。且多寫老釋二氏之書。其自稱曰三教弟子。何足以知君實哉。本其以宋宗室立宋之朝。宋亡而臣元。大節以失。故自放于詩酒書画之域。後之君子。不于其言行取信焉可也。

倪元恢 字念謙 金華人明

復胡丈論講學書

承諭講學一節。曩于京邸言之不盡。請竟其說。尼父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之不可已如此。自張江陵以講學為禁。而後天下以講學為譴。豈知沙裏淘金沙。多金少鳥可惡其沙之多。併棄其金而不淘也。棄而不淘。天下之真金隱矣。江陵既敗。稍稍後講。迺不佞則未免喜且懼焉。喜者以學必講。而後明。懼者

閑道錄

卷四

書

十一

有本堂

閑道錄

卷四

書

十一

有本堂

無論偽學。以說禪說。而正學反蠹也。孔門高弟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貢。然夫子平日所啓迪者。如必先利器。不欲勿施之類。罔非其實切要之言。至于性道一貫之旨。必積久始得聞焉。奈何今之講學者。開口輒云。悟得本體。便是工夫。做得工夫。即是本體。以超頓為玄訣。以程朱為腐談。且敢詆朱子支離于外。求萬語千言。連篇累牘。直是夢中說夢。已耳。畢竟以何者為歸宿之處也。聽其言。不過援拾禪釋之唾餘。遂欲超回賜而上之。究其終。則口說雖騰。而躬行無實。適反鄉人之不若矣。可慨也。然則當如何。愚以為道莫大于人倫。學莫先于言行。蓋近而家庭遠而邦國。窮而修己達而治人。皆不越此學者所當致力。最喫緊者也。果能人倫無歉。言行相顧如此。而謂之非聖賢。吾不信矣。雖然。學者而欲為通儒乎。則與而性天大而天地幽而鬼神亦不可不講求而探索之。但當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分耳。彼曰格物曰致知曰知止。皆聖人教人為學之方也。苟或人倫虧缺。言行違悖。而徒各執己見。以求勝。則雖一部大學。徹首徹尾。辨說詳明。竟亦何益之有哉。讀吾丈手札。其意與不佞畧同。故敢以此為復。幸終教之。

郝敬明字仲與號楚望湖廣京山人

與田肖玉書

玄脩士也隱居牛蹄阪山中從之者如歸
市場生穀餘往附書問之

聞足下口碑在鄉邑間數年矣道路謠張謂足下猶
龍氏之庚桑楚邪。乾竺氏之舍利佛邪。道不同不相
爲謀未敢造請日者從令親楊穀餘所讀足下三希
論希聖希天窮神知化醇乎其醇坦然若大路乃知
足下服膺孔子聖人之徒也。遭俗人駭顧謂足下好
行隱怪使正學之士過而不問則足下之自絕長者
聞道錄 卷四 書 十三 有本堂

耳昔卜子夏離群索居久不開過足下枕石山中多
年不佞亦陸沉杜門十有六年跡頗相似而風期畧
相親第不佞不往足下不來無緣一相正然道苟不
二譬諸草木猶臭味也何差池之有。不佞日用飲食
衣冠與世同足下草衣木食甚於陵子終歲一破襜
褕掩體坐臥苦塊不巾不履如所傳江夏劉遵還之
爲者而好言人禍福前知人隱事愚婦小兒贏糧奔
走香火叩門以爲神仙異哉田生也。既聖人之徒而
何樂爲此乎。敢請足下世間有烟餐火食膿血腥臊
之神仙無有乎。空使俗人顛倒舉國若狂此足下之

過也。衆人貴耳知者信耳見足下書始知足下之實
今足下既能言聖人之言亦當服聖人之服行聖人
之行親聖人之所親長聖人之所長起居聖人食息
聖人則所謂窮神知化希聖希天舉不越此而足下
既已知之矣予又何言。方今吾里中左道成風士子
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穗子脩西方其老人年耄酒
色衰憊則問鼎器拜黃冠講嬰兒姪女養禾燒丹市
井下戶炊菽熬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父母
與兒女家廟則奉佛羅天神人鬼而黜祖考世教民
風既至此矣請足下勿更益新改步而趨就平易使
聞道錄 卷四 書 十四 有本堂

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亦如不佞所以信足下者則
人我蕩蕩平平偕之大遵希聖希天何以加此夫易
所謂窮神知化利用安身兩語非偏據也希天者以
窮神知化爲本希聖者以利用安身爲先聞足下不
久將有遠行其亦鄉人有東家丘者而思迷之乎。譬
則逃兩耳藏舟于壑而欲得所適莊生所竊笑也。我
無異人人雖欲不同我何可得焉。用逃之苟窮神知
化而不能利用安身則并其所謂德之盛者未可幾
也。足下用吾言吾與足下遊不用吾言各行其是而
已。紹介楊生問足下無恙山中霜氣早寒足下徒跣

良苦奉寄黑絨角巾一頂雲履一雙此儒者之服伯夷之所樹也足下其收之楊生歸明以教我

報葉寅憲使書

徂夏劉生手錄攻乎異端佳論見示率爾贅數語聊共此生商確不謂其徑達也方懼譴訶嗣蒙溫諭深用自幸輒錄原稿及答桑門書一通不才生狀死制一通併求指教此皆前所論攻乎異端未悉之愚衷也孟浪腐儒薑桂之性老而彌辛大都如此矣今聖學寂寥百氏纓午而浮屠氏尤爲猖獗無論縉紳先生宦成解組談空說苦雖青衿小子踴躍學步而亦閑道錄

卷四

書

十五

有本堂

厭薄規矩奔趨左道無論翰墨遊戲捉麈清談夸毗因果雖六經四書博士制義而亦牽率禪解剽蝕聖典無論士習所弛隄防已潰瓜李無嫌雖主司持衡試錄程文亦借面孔孟稽首瞿曇世道經術人心士風如今日者可不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哉區區杞人過計前所謂異端不得不攻者正以此也雖然攻而不守浮浪無根好戰必亡今欲尊孔孟輔六經禁錮浮屠請自諸生制義始宜著爲令凡鑄辭不得襲佛語說理不得涉玄虛一切以醇正通達平實大雅爲準摭括其邪枉杜塞其旁岐戒之用刑董之用威

使淫巧不得售詭譎者有所懲艾而不敢陸梁則士習久將自正此攻異端之首務也其本在學校其機在上之人表正則影自直樹曲表而責直影不可企也且如京山一縣萬家之聚比屋好佛求一人不惑浮屠不信因果不念南無者無之由于上之表帥不端故下之民風不軌即今學舍荒蕪文廟傾圯不蔽風雨而梵宇佛刹日增日新區區所爲啼笑篇者可覆而按也今縱不能止彼之興亦不宜張彼之勢既不能毀人之已成亦當脩我之久壞是在明公留神裁其緩急權其輕重而已此不攻異端而自守之長

閑道錄

卷四

書

十六

有本堂

策也今有司議脩學則曰官帑匱矣民力竭矣夫一官帑也有餘于佛老之淫祠何獨不足于聖人之居一民力也告竭于學宮之脩補何獨不竭于羽流之請倘謂非先務乎務莫先于學校矣倘謂作無益乎益莫大于造士矣寧哀他浮費益此經用使本源之地不致荒頽則士氣亦不至萎靡亦不至獲罪于先聖貽笑于佛老此又不攻異端而自攻之大體也夫一邑之事自有司存不宜仰干憲政然爲聖人之道與聖人之徒無鄉國天下一也天子庶人同也況明公高賢大民鎮撫此邦事有緩急關名教不赴懇將

焉往雖下邑蕞爾亡一矢以終譽命老公祖何惜于金僕姑區區衰病潛夫不飛不鳴突有此請亦自以爲金僕姑也爲先皇其敢愛焉然有感于明公之勤施發其端耳伏在下廡悚息以聽

閑道錄卷之四 終

閑道錄

卷四

書

十七

有本堂

閑道錄卷之五

宣城沈壽民耕農集輯

廷璐次

後學劉弘振校梓

書下

郝敬

駁佛書 荅桑門復支

某再拜奉書藏六上人足下今年二月得足下去年九月書再拜忠告不勝慙憤別足下年久忽聞消息託一羽贊足下歸狐貍首丘彼我同情原非未同而言妄相扳援也故舊之誼天理人心不謂來論高自

閑道錄

卷五

書

有本堂

標榜驕語家門顯縷十紙作生人面孔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如長沮桀溺教子路舍夫子從避世之士豈問津之本意哉語云白頭如新今與足下舍舊而新是圖足下試垂聽焉憶余弱冠與足下同宿趙橫山寺枕上聞蟋蟀聲余曰此莫非般若足下驚起許余上智余私心不受然不欲逆足下意聽足下說楞嚴經私心不滿別後十餘年稍稍窺見吾聖人戶隔然尚在適道可立之間及挂冠歸來二十餘載浸潤大道枕籍聖經取易詩書春秋三禮論孟鑽堅研微參互解說彙爲章句勒之棗梨藏之家塾教吾子孫

崇明正學少謬流俗虛妄之蔽而足下謂余熟睡作夢語或物上活計夫含經味道者謂之熟睡則飽食終日爲惺覺乎或物上活計誠有之是莊生所謂古人之糟粕也然吾讀書內體之身心外參之經傳經傳不合又內反之身心奉聖人丈行博約之教拳拳服膺久在莊嶽習成齊語漸覺順逆境齊強陽氣調昔蘧伯玉五十知非余四十年來風波搖拽今艤舟登岸始獲所安而足下以七十之年方跋山涉水今年衡浦明年河源臘過古稀東山撒到不俟駕行矣何如熟睡者更覺安穩反慮我臘月三十日無抵對

閉道錄 卷五 有本堂

可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矣爾家臘月三十日吾聖人所謂或之日也或者人物之大歸而愚人恍惚焉爾家因愚人恍惚巧肆誑嚇謂或者有陰司有地獄有天堂有刀山劍樹之刑有牛頭馬面之鬼欺人以不見惑人以不知愚哉聞言震恐五體投地哀求解釋乃遂乘間誑誘云我佛力廣大能破地獄拔餓鬼登天堂生淨土教之施財供養修齋作福以求解脫而猶未也教之男女削髮變爲僧尼父捐其子妻棄其夫名爲修行而猶未也教之入龕囚坐終年禁錮深于園土密于叢棘名爲閉關而猶未也教之燃

當燭刺血寫經殘肌毀膚名爲發願而猶未也教之斷粒飲水束腹忍饑形銷骨立名爲清齋而猶未也教之行遠火坑七日七夜不坐不眠名爲煉魔而猶未也教之解剝皮囊未灰活燒四大分離名爲坐化而猶未也教之灰勿衣棺勿殯埋焚如棄如粉骨揚灰名爲茶毘種種毒害生盡其財灰絕其嗣又燔其屍慘于三夷酷于五刑而愚情之民以天堂地獄爲必有以佛法僧寶爲利益百令百從勞不怨苦不辭誠可憐愚而爾家牢籠殺人人不覺一何其陰險猾賊至此極哉是以佛陀本名浮屠謂其浮屠殺也桑門本名喪門謂其爲灰喪之門也自云慈悲其實殘忍惡不仁者惟恐加身何意足下書來反相從與方今縉紳之士頭戴進賢手持德子口念南無生平隱隱積垢如山自謂一入空門則立躋聖果虎噬狼貪惡業萬狀一歸佛法云大罪蠲除然則釋曇乃遁逃之藪爾若爲藏奸之林倚佛作城社則寫兇極惡無所不可是以中人之家破產奉佛忍饑餓僧奪祖宗之烝嘗以修供養缺八口之衣食以充布施儒者之門僧尼盈室學宮圯不得推一錢之助佛寺壞傾囊倒篋而不惜男女披緇漏雜無別鉢聲梵

閉道錄 卷五 有本堂

語比屋相聞。禮教頽宕。風俗陵遲。皆由天堂地獄之
逃其心也。然此愚人耳。足下則智者也。今與足下商
之。請足下勿面諉。勿迷心。天堂地獄。其的然爲有耶。
爲無耶。抑或不知其果有耶。果無耶。足下如不面諉。
不迷心。誠不知其果有果無矣。其或者曰。爲善則無。
爲惡則有耶。似也。然謂爲善則無。無地獄耳。無則俱
無。又豈有天堂。謂爲惡則有。是有地獄也。地獄既有。
天堂亦有。蛤卽蚌。二五卽十。終非歸一之論。請爲足
下明之。夫人生曰陽。人死曰陰。陽動而有陰。靜而無
此理一定。必無可疑。既謂之陰。則是無何有之鄉矣。
闕道錄 卷五 書 四 有本堂

年來家家修福。種果搬運。寄頓資財。百物亦應無處
可容。家家遠祖近宗。父母妻子六親。自上世來。無一
不在陰司。則陰司中。耆老高年。無算井甕門戶。無算
車馬六畜。無算金銀泉寶。無算殷軫豐富。喧闐佚樂。
交際往來。皆應萬萬倍于陽世。如是則人死如歸家。
如登仙。安土樂國。富者可以等親。訪友。貧者可以活
計。營生。與其遠歷江湖。牽牛服賈。勞碌昏作。不如早
往陰司。之爲愉快也。若是惟恐臘月三十日不到。何
須抵對之有。由此推之。地獄天堂。於事必無大抵。人
生從太虛來。死還太虛去。生不知其所從來。死又焉
闕道錄 卷五 書 五 有本堂

知其所自往。太虛者人物之沃焦。灰者尾閭之空穴。
生則出而向有。灰則入而化無。誰爲敵而思抵。誰爲
語而望對。且所謂臘月三十者。人皆有之。人各隨時
俟之。如余與足下。現在生前。而汲汲逆料。灰後不勝
尋常。本有而預探將來。未然迂也。蓋先有元旦。然後
有除夕。歲苟未除。臘月三十以前。朝饔夕殮。早起夜
眠。春餅秋收。隨時生業。各求料理。苟自元旦以來。一
事不營。尋等臘月三十日到。不虛度一生乎。大丈夫
百年在世。宇宙皆分內。一事不營。不如無生。如怕臘
月三十日到。商量抵對。是必無新年。乃可臘盡春歸。

人同此日。雖有抵對。其何能免。易曰。喪羊于易。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抵對。乃真抵對。連環不可解。以不解解之。知此義者。如雨不涇空。山河不礙大地。讀書立言。不礙生灰。如足下登山涉水。不礙修行。不知此義。雖朝參暮修。面壁枯坐。正乃灰物上活計。日對閻羅。束手結舌。何待臘月三十日。乃無抵對乎。來書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人雖灰心。識尚在。焉得還太虛。然則輪迴因果。天堂地獄。所必有耳。而余則以為識生于心。心托于形。形生則心生。形灰則心亦灰。如火附薪。薪盡火熄。如膏生明。膏盡明滅。生如燈來。暗室閉道。錄

卷五 書 六 有六

四壁生野灰。如燈去明去。存者唯室耳。天地虛空。人室也。人身猶膏也。心識猶火也。聖人正心以修身。為本。易曰。不遠復。以修身也。曾子曰。三省吾身。灰而後已。爾家不務知生。專務知灰。既以心為法界。又以身為假合。不知無身。焉得有心。無天地。則時不行。物不生。無四體。則視不見。聽不聞。身灰。則心亦形消。則識滅。又焉得有輪迴。因果。天堂地獄乎。然而盈虛消息。往來相禪。吾聖人惟曰。先甲後甲。終則有始。剝上之果。來而為復。夫滿于上下而生垢。往者誠也。來者伸也。誠伸相感。而利生焉。所謂逝者如斯。循環不息。其

道如此而已。豈爾人真樂。樂還為人。謂之輪迴乎。果若此。黍熟則成。穰落則生。瓜人轉為獸。獸復為人。造化反復。性命顛倒。有是理乎。據佛言。輪迴有六。一曰天。二曰人。三曰修羅。四曰餓鬼。五曰畜生。六曰地獄。人居一耳。五道皆為人。設人以一道輪為五。五道輪迴。則人道應滅。然而人數亘古如常。何也。人為不善。墮修羅。餓鬼。畜生地獄。修羅餓鬼地獄。雖不可見。而畜生可見。人既輪為畜生。則畜生應漸多人。應漸減。然而亘古人與畜生數如常。又何也。六道互有輪迴。天與修羅餓鬼地獄不可見。而畜生可見。畜生

閉道錄 卷五 書 七 有本堂

凶惡。無如虎狼蛇蝎。惡人灰輪為虎狼蛇蝎。不知虎狼蛇蝎。灰又輪入何道。人為不善。輪為餓鬼。餓鬼作祟。人間不聞餓鬼。灰。餓鬼不灰。長為餓鬼。則果報不均。輪迴有時窮矣。又奚取為輪迴乎。為善生天。莫如聖人。則自古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周孔孟。皆當生天。千萬年來。聖賢多矣。一天堂何足以容。佛說六天十八天三十三天。然亦不過美麗安樂而已。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周生為天子。宰相。非不美麗安樂矣。灰以天堂處之。何足以明報。且聖人天性貞素。如堯土階。舜禹勤勞。文王卑服。周公孔子恭儉。

皆厭美麗而惡安樂則佛之所投亦非其所好也。况佛自謂日中一餐樹下一宿以廉潔自高而以伏樂奉他人是以己之所賤爲他人所貴以賢者待己以不肖待人。人豈屑就之。由此以推輪迴因果於理甚拂。但謂人歿陰識未泯遊魂不散容或有之。亦如雨後殘雲。頽陽晚照。不久全銷。且如生人形氣完好。精神強固。心神一昏。收拾尚難。况歿後形壞神飛。焉能久留心識。長在天堂地獄受諸苦樂乎。此何異追風捕影。况風影俱無。謂其長在謬矣。佛法盛行。莫如六朝。是時有范子真者。著神滅論。謂神卽形。形卽神。猶刀之有利。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其論甚辨。以明人歿無知。因果爲妄。也要之人歿無知。因果爲妄。何待形神同異始決。雖未有刀沒而利存者。亦頗有刀存而利先亡者。形神終不可言異言同也。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先儒謂兩在無方。合一不測。如以爲兩。則神何不離形而獨顯。形何不離神而獨生。固不得不謂之合。如以爲一。則神去而形尚存。形存而神先亡。又不得不謂之兩。非兩而兩。兩故無方。非合而合。合故不測。故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形卽可見之神。神卽不可

知之形。分而謂形。歿神在者。固非也。形內自有神。神外自有形。混而謂形神同滅者。亦未是也。夫神廣矣。大矣。微矣。妙矣。土石有神。又非草木之神。草木有榮瘁。而土石無有也。草木有神。又非鳥獸之神。鳥獸有知覺。而草木無有也。鳥獸有神。又非人之神。人有五常。而鳥獸無有也。然皆謂之神。千變萬化。異而非兩。合而非一。升降飛揚。洪纖高下。依形暫止。倏忽無端。非定聚于一人。一物。一形。常住不變者也。故譬人神于人形。如燈寫影。如鏡現像。燈去則影息。不可謂先燈猶帶舊影也。鏡去則像亡。不可謂前鏡猶含舊像也。神在則形存。斯有我像。神散則形亡。誰識前因。形壞歸土。神散還虛。豈可謂人之形滅。而人之神終不滅乎。諺云。生不認魂。歿不認尸。此通言當察。蓋人生則魄盛。神藏。不自見其魂。歿則魂還。虛精華散。渣滓銷。誰認己尸。故莊周以歿爲休息。佛氏以歿爲淨樂。歿者生人所悲。而歿人不悲。謂之甘瞑。所以甘瞑者。唯其無知也。生人所以勞苦。惟知也。生有知。故佛謂苦海。若歿又有知。是亦苦海也。不自背其說耶。計歿者之求生。尤甚于生者之哀歿。歿如有知。誰肯甘歿。其經營必且不休。浮生不休。歿以休之。萬事所以

終盡也。奈何生碌碌而灰又營營乎。灰不營營其無知決矣。無知又焉有輪迴因果哉。故謂形神不異。如范子真之說。因果無也。謂形神異。如佛之說。因果亦無也。然而吾聖人亦曰。冥升利不息之貞。此不息者何物也。曰此所謂至誠者也。至誠者。即神之妙。萬物周流六虛。以爲貞觀法象。四時百物。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也。實理貞常。與天地終始。故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變化而底類。

南道集

卷五

書

十

有本堂

灰決不可知也。佛事鬼而聖人事。人事定不可廢也。何者。乾坤所以不毀。世道所以建立。惟此人耳。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惟此生耳。譬天下一日無天子。則不平。國一日無君。則不治。家一日無主。則不齊。人一日無生。則道德廢。功業壞。宇宙一日無民。物則化育停。兩儀毀。故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天生聖人以撫萬民。生人以興萬事。生物以備萬品。故生之于人大矣。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是以子畏于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灰矣。曰子在。同何敢灰。子路問行。三軍子曰。暴虎馮河。灰而無悔者。吾不與也。然則聖賢之視身甚重。而衛生甚嚴也。萬事所以經綸萬物。所以發育萬有。所以亨通萬世。所以治安。皆有生之實理。尊生之實事。爾佛何故必誣之。以爲苦海。誣之以爲魔障。欲一切破滅歸空。而後已。夫生何負于人。必欲其無生。世何負于道。必欲其出世。有何害于事。必欲其空。諸所有實。何損于真。必不欲實。諸所無。以生爲苦。將以灰爲樂乎。以在世爲幻。將以出世爲真乎。無論虛誕。就使空矣。幻矣。出世矣。無生矣。人世灰滅矣。世界銷亡矣。于佛何利乎。何快乎。而忍爲此乎。足下既知三界惟

南道集

卷五

書

十一

有本堂

心萬法惟識。自知人心識不可滅。世間法不可除。當朝乾夕惕。經理世界。以萬物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吾聖人所謂知生事人者。端在于此矣。而爾佛豈遺落世事。斷滅心識。以求出世。夫世豈可出。心豈可滅。若云滅心。唯灰乃滅。若云出世。唯灰乃出。若云不灰而灰。無生而生。世界萬法。原不隨人生。隨人灰也。人之生灰。烏可以準萬法之生灰哉。人在天地中。不當太倉一粟。其所知見。不敵大火一星。生隨波起。灰隨波滅。晝夜之道。聖人先移。天而弗遠也。爾家謂一人發心。十方震動。一人成佛。普度衆生。皆有名無實。開道錄 卷五 十二 有本堂

所冀無復有加于天地者矣。聖人範圍天地而不能過之。爾佛與人血肉情識同也。而獨欲小天地。謂此世界外。復有無量河沙世界。夫世界多如河沙。則此天地。不過如佛視縫中之蠅。耳。爾佛何苦屈身處此。視縫之中。生此蠅。蠅之腹乎。如曰爲度衆生。屈處此。則是宰我所謂井有人焉。其從之者也。自罔自陷。愚者豈爲之。爾家維摩云。佛力能斷取大千國界。著右掌中。擲過河沙國界外。誠若此。何不提取此世界。打破。令受苦衆生。一齊迸出。何爲甘以無量法身。處此小世界內。與衆生葛藤。是莊生所謂有五石之瓠。開道錄 卷五 十三 有本堂

而拙於用大者也。豈不誇誕而可笑也哉。如果有無量世界。在天地外。愚人不知。聖人必知之。從古聖人多矣。孔子不知。文王周公不知。黃帝堯舜亦不知。伏羲神農三皇。盤古氏皆不知。直待漢以來。佛出世。始知天地外。有無量天地乎。如謂吾聖人耳。佛神也。然當佛說華嚴大千世界時。未涅槃。亦人也。如謂人是佛報身。別有法眼神通。則是聖人所謂鬼神之德之盛。無形無聲。體物不遺者也。天地外。有此逍遙自在之場。廣大空虛之地。鬼神微妙玄通。卽當飛騰超越。而往。何爲叢聚此小天地內。與外無量天地。終古不

相往來乎。虛誕可知。是以吾聖人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高明覆物。博厚載物。悠久成物。而爾佛妄希超脫。大言無稽。不過欲假此以破拘攣之見。豁小乘之觀。然而事本無是。名同烏有。徒使學人鹵莽窮大而失其居。則反害矣。所以吾聖人言貴有。物學主忠信。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豈肯教愚夫狂悖。毀乾坤。侮天地乎。來書又屬余念西方修淨土。夫西方不在天地之外。是佛所生國。漢之屬夷。一名天竺。卽今西番也。班固記其國臨西海。修浮屠道。和帝時入貢。明帝遣使圖佛像。桓帝好之。百姓始

開道錄

卷五

書

十四

有本堂

有奉佛者。則是東漢以前。上至洪荒。中國未有修西方者也。其所謂淨土。縱使有之。是漢以後新造之國耳。所謂不退菩薩。縱使有之。是漢以後新進之士耳。然則漢以前之西方。縱使有之。亦天造草昧之新國。蓄產未富。物力未充。尚不如陰司舊邦之豐富也。柰何稱爲極樂哉。按范曄傳。西域近安息。西臨大海。東距玉門關。繞四萬餘里。爾家稱西方去此世界外。等恆河沙數。與所謂八功德池。九品蓮花。金沙布地。十重寶樹。十重珠網。皆無稽之誕說。所謂日落懸鼓。大水成冰。因西域臨大海。近日入處。緣飾以欺愚俗。都

非實境也。夫以四海之內。人跡所至。史冊所載。無端修飾。欺世誣民。尚如此。況于天地之外。宵冥之途。爲成爲鬼。文獻無徵者。又復何言。大抵華道尚中。戎道尚左。中道尚人。左道尚鬼。故西域有風災鬼難之域。犁耆有吞刀吐火之人。佛圖澄腹孔出光。洗滌五藏。鳩摩羅什吞鍼。唐僧無畏吞蛇。妖習相傳。本其土俗。不足爲異。謂之淨土者。以佛在西域。誇其土淨耳。夫西域有佛。中國自有聖人。佛土既淨。聖人之土。獨不淨乎。欲往生西方。爲避地獄耳。西方無地獄。所謂地獄者。將盡在中國乎。中國有地獄。西方何獨無。西

開道錄

卷五

書

十五

有本堂

域亦有地獄。何必迹此而往。中國亦有淨土。何必舍此而求。甚矣愚人之難解也。列禦寇亦夸誕士也。其言類佛。曰西方有聖人。夫佛既爲聖人。宜與中國聖人之道同也。今佛道獨與中國聖人之道異者。何也。蓋中國人倫之邦。聖人盡倫以立人極。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西方則戎狄耳。無一本。無二姓。無三黨。無四親。無五禮。無六樂。無七政。無八紀。無九儀。無十義。有血氣。無冠裳。有知覺。無禮義。有君長。無名法。任放誕。漫而無檢押。與禽獸同棲息。而無嫌疑。故捨身去家。而無愛惜。毀貌變形。而無慚悔。其教以無相。無色。爲

真空以清淨不二為本來以見性明心為禪宗因其俗之所宜順風而呼故其和也易佛以其教教西域西域便之翕然以為聖人是戎狄之聖人而已夫戎狄不可以為中國而戎狄之聖人遂可以為中國之聖人乎聖人教人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有禮義此人道所以始世界所以立而佛教人男無室女無家愛欲乾然後成佛若使舉世皆然不過數年生齒絕人類滅矣此謬戾之尤甚者陳仲子齊之廉士避兄離母燕太后一婦人便欲殺之陳良之徒陳相從楚人遊孟子以為南

關道錄

卷五

書

十六

本堂

蠻貊舌之人非周公仲尼之道若使佛生三五帝王之世則其欲殺之者何待燕姬若使足下見孟子而談西方必以周公仲尼之道告足下今不幸佛生西戎足下與郝生同世郝生才薄不能相規天實為之于足下何尤昔越人有慕章甫者越國無有東假于齊西假于楚本其所無不得不假今中國非無聖人也舍此而遠求之西方下喬木而入幽谷詩云哲人之愚亦惟斯戾足下之謂也范蔚宗云佛教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賢達君子多愛之何意今日充塞如此今無論下里委巷雖宮墻之內孔孟之徒

關道錄

卷五

書

十七

本堂

莫不儒身而佛尾儒貌而佛心其能卓然自立不為因果輪迴搖惑者天下古今能有幾人自孟子而下唯韓愈佛骨一表錚錚吐氣宋蘇軾父子兄弟文章節誼非不可觀而沉淪因果佞佛醜觀無異沙門又況其餘乎粵自有生民以來洪荒開造繼天垂統者吾聖人也觀象治曆勤民授時者吾聖人也封山濬川平成水土者吾聖人也民同禽獸教以人倫巢居人處教以宮室茹毛飲血教以水火無食教之五穀無衣教之桑麻無器用教之百工無書記教之文字無禮貌教之冠裳有疾病教之醫藥有死喪教之棺槨有遠行教之舟車細至網罟耒耜釜餽杵臼之屬無所不盡其經理而又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武衛以衛之有無貿遷以利之畫地分野以安之設官分職以治之明刑弼教以齊之制禮作樂以化之豐功懋烈在天下萬世不可枚舉而佛晚出從異域來坐叨供養不耕不織乞食求捨自謂解脫若使舉世皆然四民廢業更向何處乞食怪誕不經而反詆聖人功業謂有為如夢幻泡影煩惱魔障一切掃除以寂滅為樂無端欺罔而愚夫惑于因果謂佛功德無量為眾生之父母視聖人如路人忘水木之本原是賈

生所謂可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嗟夫

人民吾聖人教育之人民也徵吾聖

人則莫倫數而乾坤毀久矣今既資聖人之名教以安生又背聖人之名教以誣世竊聖人之文字以飾詐又畔聖人之文字以亂俗儒業日墮而務逃禪者衆學校日荒而談叢林者喜四民日散而緣南畝者稀風俗日壞而挾左道者勝財用日誦而爲盜賊者起游惰日侈而作無益者多孟子所以比之洪水猛獸韓愈所以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而來書稱白樂天捨宅爲香山寺文潞公

閉道錄

卷五

書

十八

有本堂

廢家業結西方萬人緣欲余效之昔柳下惠謂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至于我士別三日卽當刮目足下與我別三十五年矣視我無異嬰孩作此等語可謂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矣余嘗見近世惡人爲惡愈甚則其奉佛愈謹蓋佛言善惡皆空旣可以無相爲善亦可以無相爲惡但不著相則無所不爲吾聖人教人忠信篤敬卽有不材範圍之而不敢過是以學儒不成不失爲經經士學佛不成放蕩不檢視天地且如微塵何有于君親何畏乎名法故學佛最精者其膽最大漢楚王英首學佛法遂謀大逆而身歿

閉道錄

卷五

書

十九

有本堂

國亡五胡石勒姚興師事釋道安鳩摩羅什而殺人如麻北齊高洋放生戒殺而殘暴如豺虎梁陳二武舍身爲寺奴何但舍宅而宗社坵墟福果安在士君子修身立行學孔學孟彼文白二子孔孟之罪人也足下爲我願之乎爾佛雖與孔孟異必非貪饕無賴如今之桑門比也彼所云捨非眞需財不過如足下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振援心少卽是捨忘想識捐卽是施竊吾聖人懲忿窒欲卽是捐之義小變其名而已故金剛經謂以無量金寶布施不如持四句偈亦此意也今之桑門貪冒假託以賺愚民昏耄士夫不能裁決疑西方地獄將無或有寧捐有餘之物微此或然之倖非眞輕財有所恐懼而爲此耳孟子云如其道堯舜舜之天下不以爲泰非其道一介不以與諸人余家世清貧一官落拓衣食粗足薄田數畝聊供飢粥市居一廛僅庇風雨隱居栖息奉四親養妻子輸公稅備交際小有贏餘以濟貧乏周鄉里豈肯效孟浪之爲作虛假之事足下之言可謂升木而求魚煎水而作冰也已又勸吾讀佛書夫佛書少年嘗與足下共讀之低回難助者數年終非心所篤好晚因先慈奉佛飯僧寫經足下所問黃葉庵者是先慈

之意今先慈見背未忍即改佛像在龕佛書在篋雖未流覽而嘗一覽已自知味大都謬戾者多近理者少如觀音彌陀救苦妙沙血盆之類齊東野語孔雀大悲之類梵語侏儻其他近理者楞嚴金剛心經圓覺楞伽之類不數種耳楞嚴枝葉繁蕪金剛語意重沓大都佛語瑣冗千百言不了一義豈如六經言語簡當而蘊藉春容而清遠啟口容聲即着實地佛言猶藥草吾聖人之言猶菽粟終年可以無藥草一日不可無菽粟小而事物細微大而天下國家守此則治易此則亂豈若佛書焉能為有焉能為無者哉世

南道錄

卷五

書

二十

有本堂

謂無佛法則生為魔障或為餓鬼顧自有佛以來曾見何人超度于生前何人拔救于死後漢以前無佛世道何損漢以後有佛世道何增風影相蒙曖昧相欺舍見在之人事謀無稽之冥果談本無之虛空廢實有之生業所謂出家煉魔坐化種種無端既為歸拙至于明心見性了安歸真本覺妙明真空不二清淨本來畧近理者皆吾聖人所已言六經所本有書契已來列聖相傳著之典籍已久而佛教自西域來言語不通吾中國好事之徒竊吾聖人文字假為緣飾故佛書稍馴雅者皆六經之餘緒其麗雜鄙俚則

南道錄

卷五

書

二十一

有本堂

侏儻之陋說也夫以六經明白簡易各家師承尚有訛傳況殊方異語祗憑象胥何足為典要昔之佛書盡譯人之勦說也是以鳩摩羅什取而再譯自知紕繆借中國聖人言語文飾腐儒寡識俗人信耳愚夫好怪相與擅悅環附呼朋引類開場結社其會如林遂使正學寥落逋客勝王紫蛙奪正朱雅淪亾三家分晉田氏竊齊何以異此王陽明謂聖人之道如大厦三間俗儒割東以餉佛割西以餉老僅守中間為己宅不知普天之下盡為九州封為萬國列為十二本皆一統是以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無不覆幬無不持載此天地所以為大也而爾佛雖欲自為一家足下雖欲自違于聖人之徒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哉大抵聖教安常佛教反常故夫聖教以生生為大德而佛以無生為法忍聖人以生人為安樂而佛以人生為苦海聖人惟恐人不生佛惟恐人不死聖人以知為明德佛以知為無明聖人教人好學而佛自謂無學聖人教人誠意而佛以意為塵根聖人默識而佛以識為生成本聖人以事物為有而佛以事物為空聖人以有物為誠而佛以諸有為妄聖人以天地為大而佛以為小聖人憂人

無所用心而佛謂我無一切心。聖人謂思曰睿。睿作聖。再思三思九思而佛謂不思善不思惡不可思議功德。聖人終日乾乾而佛惟終日靜坐。聖人以六親爲人倫而佛以眷屬爲魔障。聖人所言所行不越現在日用家國天下之近而佛所說直在西方世界十萬八千里之外。百千萬億劫之遠。聖人所言人皆可知可能如指掌如大路而佛以法爲密義以言爲機鋒使人揣摩卜度謂之參證了悟。聖人教人惟恐人不知故平其說而使易。佛教惟恐人知故紆其說而使難。聖人言行相顧非但耻己不逮亦欲人皆可行。

南道集 卷五 書 二十三 有本堂

煩惱成爲天堂地獄。聖人之論造化也。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往來不窮之謂通。而佛緣飾謂三世業果六道輪迴。人爲餓鬼畜生。餓鬼畜生復爲人。聖人之言報施也。惟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佛緣飾謂今生所作爲來生之因。來生所受爲今生之果。聖人之言明德也。惟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佛緣飾謂三昧火起。白毫放光。照滿三千大千世界。聖人之言知識也。惟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而佛緣飾謂天耳遙聞。天眼遙觀。過去未來無不覺了。聖人之言大道也。惟曰範圍天地而不過。佛緣飾謂天地外復有無量天地如恆河沙數不可思議。聖人之言隱微也。惟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佛緣飾謂一毛端上現寶王塔。芥子中納須彌山。聖人之言無也。惟曰未發之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佛緣飾謂諸行無常寂滅爲樂。一切有爲如夢幻泡影。聖人之言感應也。惟曰二氣相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而佛緣飾謂我按指則海印發光。一八發心則十方世界瓦裂。聖人之言定也。惟曰知止而後定。定而後靜。佛緣飾謂心如墻壁。方可入道。乃至九載面壁。枯木古錘。七百年一出。聖人之言觀也。惟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而佛

南道集 卷五 書 二十三 有本堂

緣飾謂西方淨土三十六觀。觀想成佛。永不退轉。聖人之言像也。惟曰。潤身生色。心廣體胖。而佛緣飾謂金身丈六。白毫五寸。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諸如此類。標榜浮夸。不可盡述。大都始皆叨竊聖人之微緒。終乃汗漫自恣。日遠于宗。後雖慚悔而馴不及舌矣。孟子謂辭由諛而淫。而邪而遁。心由蔽而陷。而離而窳窳。而無惛也。卒乃翻然轉換。始言空。而卒不能空。翻然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始欲止念而念卒不可止。翻然曰。我無伎倆。不斷思想。始以身爲幻。以識爲無明。卒之身在識在。而不可掩翻。

翻道錄 卷五 書 二十四 有本堂

乘此其滑稽利口。可勝道哉。盜劫主人財。還惡主人。零零下戶。土著不去。遂蔑視故主。由來久矣。司民司土者。來歷分明。焉得混我華宗。惟其恣睢流蕩。不畏人檢勘。不顧己躬行。矢口放言。不慚烏有。任意勦說。不求符合。如戲如狂。而難與莊語。倏反倏覆。而不可端倪。雖有善辨。不能通無竅之耳。雖有江河。不能滿無底之卮。吾言止此。就是孰非。足下自裁之而已。向語足下。天下學異而道同。道異而心同。足下既以所學自是。而非我。我安得不以所學自信。而復足下。要之有各是。各非之見。終無無是無非之理。

翻道錄 卷五 書 二十五 有本堂

誰是誰非。必居一于此。吾與足下皆衰老。門戶各立。窾式各定。非始商量之日。足下卽是耶。我不能改步相從。足下非耶。亦未必能改步從我。其是其非。各信諸心而已。語雖多。而意難盡。懷懷之懷。終于未吐。千里面譚。聊以爲別。雖然。猶有厚望于足下。蓋足下與我故人也。世間町畦。由人設。好醜。由人定。雖聖人之門。亦有不材。未必誦聖人之言者。皆聖人所喜也。雖佛門亦有賢者。未必學佛者。皆聖人所惡也。倘吾言非。雖媚吾聖人。必且憎之。倘足下言是。雖外吾聖人。吾聖人終不絕之。爾佛既聖人。諒其心不與吾聖人。

矣吾意雖懇爾佛必見恕況足下故人恕我又可知也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余是以猶厚有望焉某再拜。

閑道錄卷之五 終

閑道錄

卷五

書

二十六

有本堂

閑道錄卷之六

宣城沈壽民耕巖集輯

孫

後學黃元暢校梓

序

韓愈

送浮屠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
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
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

閑道錄

卷六

序

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于摺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
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
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
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
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
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
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
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
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
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以浮

屠之說而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

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

者藏是故道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于

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體安而氣平竟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

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于冊中國之人

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兔而啄仰

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

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

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

開道錄 卷六 序 本本堂

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

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

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言

皇甫湜 字持正浙江淳安人 唐裴度辟為判官

吉州送簡師序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與比于聖人豈非以

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

其衣服而人其知雖未齒于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

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于淫怪之說以數羹倫者耶

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韓愈既貶于潮州浮屠

之徒歡快以怵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以資適潮不

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

者嗚呼悲夫吾紆不得侶師以馳

胡寅 字明仲號致堂福建崇安人宋歷徽猷閣學士

崇正辯序

崇正辯何為而作歟關佛氏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

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為慈父

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為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為

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爾爾戚類毀

形而無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

開道錄 卷六 序 三 本本堂

同我者即賢異我者為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

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

背違之而毛麟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為人者已矣

必欲為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于此

不單除掃自以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與豈特此哉

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

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

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怪常道所以然

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

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証也佛

不以爲實而言耳。即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于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蝎等棄捨也。佛獨使人棄捨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山河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

開道錄 卷六 序 四 有平堂

佛因而憐之曰報應之來迅如影響之若幽冥之獄倍于金木之慘于是不能勇者亦從而懼矣。迫窮患害必生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爲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福不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趨位高明天帝不足貴于是不能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中國以爲未快又與鳥獸同群而不可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然賢知之士有出群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爲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

開道錄 卷六 序 五 有平堂

則曰吾豈有所貪懼如愚夫之所期與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比南面之君備之則人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物皆受其殃載在方策之跡著矣其原在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不可繫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爲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泰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蓋亦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于聖人之言未嘗思于萬物之理未嘗窮志卑氣餒悵悵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

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耶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厚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者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爲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爲佛謀悅其受記之婦承其外護之誼張而相之扶而與之至使著書非

開道錄

卷六

序

六

有本堂

毀堯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爲疾也一有詭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已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于此耶或曰凡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紀綱乎億千萬載豈有弊耶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憂行其辯張皇其

法防以戒律而誣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于國王宰官劫之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氏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于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陷害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哉昔梁武帝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俘其父而後兄弟相夸宗國亡城彼于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澹然無情不爲愛欲牽矣而道果

開道錄

卷六

序

七

有本堂

如是耶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使人畏罪而不敢爲惡善而爲之豈不有助于世而何闕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名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非惡孰與有君有父之爲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不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爲善乎子悅其言而不嚴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爲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升躋父母于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而爲之

者也。遊父避之于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于患慮。愛
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于天之非理。不若
使父免于此。遂使辱而養其生之爲得也。然則佛之
所謂大孝。乃其父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
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至殄絕。而佛之法亦不得
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
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昏然不知也。特罔人以
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聲贖奸情之徒。而安享華
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爲生民
之大害。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異於仲尼正則佛邪。

開道錄

卷六

序

八

有本堂

佛邪。則仲尼正。此崇正辯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
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華之下。士立言以
辭關之。吾下士也。凡十餘萬辭。覽者矜其志而左右
其說。則忠孝之大端見矣。

方孝孺

送浮屠景暉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其後稍盛。其說尤熾。人
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于孔子曰儒。釋世主惡
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
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于今。塔廟多于儒。

宮。僧徒半于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
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
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
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
之術。其深若足以通生死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
之權。惟其深也。故過于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
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著身勳行。固執而
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號名士以自助。故其
根本滋固。柯脩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
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

開道錄

卷六

序

九

有本堂

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况釋氏
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于世。而可使其身
不爲邪僻。不猶愈于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于釋。縱
不能使之歸于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
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壁奎。暉師年甚少。從烏傷龍
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
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以告也。然暉
師之居烏傷。睹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
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
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于釋氏已久。驟

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譬師其歸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贈金溪吳中實序

道本于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于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于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于經可知矣未嘗

開道錄

卷六

序

十

有本堂

使人求道于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于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耶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于人亦遠矣然而必學于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于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于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已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

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于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于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于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于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于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

開道錄

卷六

序

十一

有本堂

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棄稻黍而噉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于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于道者乎

林右明字公輔浙江臨海人

遜志齋集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于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偃焉委靡于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于天下。孟子慨然于布衣中，脩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

兩道錄

卷六

序

十二

有本堂

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于天下，而欲剖決天下之事，乘小舟以適海，驅羸夫以任重，不待智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惟患我無益天下之才與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于是。但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詞，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汗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于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于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願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兩道錄

卷六

序

十三

有本堂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明大學士諡文莊

崇正辯序

昔者聖人于 之辯蓋甚謹尚書言蠻 猾夏詩

稱戎狄是膺春秋 其爲斯世防也至矣然

其所謂 者皆處近境時或以害吾民之生未至爲

人心術之害也至戰國時邪說始惑然始所以爲說

者其人固中國之人也其說雖未合于正猶不至悖

逆天常滅絕人倫如佛氏之甚焉如楊氏爲我墨氏

兼愛其初豈真無父無君哉孟子斥之蓋極其流弊

言之耳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棄其天

性之親而自謂出家則真無父矣蔑其無所逃之君

而自謂出世則真無君矣無父無君非臣非子其人

何等人耶甚至及陰陽之常絕生育之理忘其身之

所從出闕其氣之所由續噫確然墮然之間而無養

然者禪續以生生則人類絕也久矣天地尚得爲天

地哉萬無是理也雖然彼猶道其所道于其所生印

度國中去中國萬餘里勢不能以相及也奈何後世

王中國者無故自決其內外之防引絕域

華夏使吾人崇其教祀其鬼誦其書而或者又從而

推演張大之以亂吾中國聖人之教上取天帝中誤

世王下愚生人世無古今地無 人無智愚莫不

恬而安之以爲當然利而慕之覲其必得畏而怖之

莫敢輕議宮室日廣徒侶日衆論說日巧滋蔓至于

今日殆與天地爲終始而無窮其爲中國民心之害

豈止于詩書所稱春秋所書孟子所闢而已哉自有

佛千餘年其間豪傑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若傅太

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其論可謂明白而深切矣

然皆舉其大綱撮其大凡細微曲折之處各有未盡

者彼猶或得以隱遁掩飾也惟有宋致堂胡明仲先

生崇正辨一書凡爲卷三爲條二百九十有九蓋因

闡道錄 卷六 序 十五 有本堂

僧仁贊之所論按其事而判之摘所言而折之根究

條析瑣細不遺一本諸理之所有以證其事之必無

理直而氣壯詞嚴而意周彼夫幻誕不經之邪說一

切破蕩無餘非獨儒者瞭然于心目之間使爲其徒

者讀之彼亦人耳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泯雖其沉

泥深固口或肆然辨而其心亦將帖然以服余早歲

于馬氏文獻通考中得序文讀之欣快者累日恨未

得見其全書後仕京師徧于四方藏書家訪之近始

得寫本于金陵吳廷閏僉憲處適友人段可久知南

陽府乃以授之可久欣然証其訛誤用刻諸梓嗟夫

固已不堪矣別譯 言以

行鬼教以劫制設切術以誘惑鼓妖說以黨助日新月盛以賊害吾人之心術于百千萬年而無窮偃然自大以傲我君父居然自任以敗我綱常群然自恣以靡我貨財致吾中國自天地開闢以來百王之法萬世之道爲所汨亂焉是蓋 邪說合而爲一纏綿膠固而終無可解之期學孔孟者所宜究心也是用表章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其爲私爲邪爲非爲妄是亦攘戎狄闢邪說以正人心而爲世道之防之一助云

開道錄 卷六 序 十六 有本堂

吳宗周 字子旦號石岡江南宣城人明臨江府知府

廣崇正辨自序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儒者之功君天下者不可一日而不重儒者之學儒者之學何學也天下古今同謂之正學者是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文則易書詩禮樂春秋論孟庸學其人則三皇五帝三王之爲君 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孔會思孟周程張邵朱子之爲師皆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此所謂儒者之功也君天下者豈可一日

而不崇重之哉捨此而他求非無老氏之教也其說以清虛無爲爲本而專于利已宋徽宗嘗一試之矣講經設醮造觀祈禱紛紛百出不用儒者之言卒之金人寇華舉族北狩而存者無幾老氏之教果足恃乎又非無釋氏之教也其說以慈悲不殺爲貴而專欲利人梁武帝嘗一試之矣講經造塔設齋祈禱京師白晝殺人而不知禁不用儒者之諫卒爲侯景逼死國亦隨滅釋氏之教果足恃乎之二氏者雜于儒者之間而用之其取禍之慘歷歷可驗後之人至不鑑其失而每以取敗假使全用二氏之教以治天下

開道錄 卷六 序 十七 有本堂

不出百年而人類絕滅盈天地間草木禽獸而已較之純用儒者之道益乎損乎又或故知其無用而姑一試之乎胡致堂因僧仁贊之言按其事而折之爲崇正辨一書二百二十九條合上下兩卷有瓊山丘公濬會稽胡公謫咸序之矣不肖孤以爲止及佛氏之非而老氏莊列楊墨申韓之宗老氏者與諸曲學邪術之誣惑民壞人心術者均未之及也迺爲廣崇正辨一書先之以儒者之正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而次之以老釋無用之言又次之以世之曲學邪術使後之爲人君與凡學者咸知所取舍

云

葉致中明字

王生歸儒序

能言距楊墨者孟子謂之聖人之徒夫徒距之而輒與之若是其重則逃乎彼而來歸者得無與其賢哉吾友王生故搢紳名家幼失所怙其族人舍之逍遙觀爲道士既而來學于余聰悟警敏若聖賢之書諸子史傳既習聞之乃幡然曰家素以儒科顯不幸而中祿而不肖者幸生以粗有識知令棄去從老氏恐非先人遺意也乃解其冠裳謝其師歸讀書于其家閑道錄卷六序十八有本堂

婦之配也日月星宿四時寒暑其比並其先後小大朋友長幼之則也觀乎流行之有序發生之有和禮與樂可行矣察乎天之經地之緯明乎陽之舒陰之慘政與刑可作矣聖人者出仰觀俯察立爲經制莫非以天地之道爲道人之爲人者生于斯長于斯而待盡于斯固不能外天地以爲人惡能外天地之道以爲道哉能外天地之道以爲道又惡能絕君臣父子含禮樂刑政以爲道哉知乎此則太史氏之說然乎否乎雖然彼賸然者無所知無足與適也知而不之信信而不擇其所從猶不知爾若生者可謂能閑道錄卷六序十九有本堂

閑道錄卷之六終

閑道錄卷之七

宣城沈壽民耕巖集輯

孫廷璐編次

後學黃德鑄校梓

辨上

吳宗周

廣崇正辨上 摘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釋之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無君無父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謂之如則非止二氏而已。當時老聃之流倡爲邪說以惑世誣民。莊子則

閑道錄

卷七

辨

宗其教者也。說者又謂與楊墨皆老聃弟子。故朱子曰孟子闢楊墨則老聃在其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子釋之曰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于洪水猛獸之災慘于戎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

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又曰苟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于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于生民而及乎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此之嚴而

閑道錄

卷七

辨

二

有本堂

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昔孟子惡鄉愿則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朱子釋之曰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于善也。邪慝如鄉愿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于此亦復其常道而已矣。常道既復則民興于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所惡于鄉愿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愚謂

孔孟闢楊墨卿愿之屬其嚴如此學者于老釋之屬可不深惡而痛絕之哉

老聃

老聃初爲周漆園吏後爲柱下史老年西出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于是著道德五千言凡八十一篇爲書上下二卷西去觀其言曰柔弱勝之徒曰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之類無非卑退自全竊弄闢闔之術但欲偷生而已先儒謂老氏心地冷冰冰的專于爲己畧無一些城關道錄 卷七 辨 三 有本堂

人利物之心以是爲道德正爲道其所謂清虛無爲之道而非吾儒人倫日用之道德其所欲卑退自全之德而非吾儒行道有得于心之德故其流弊養生者有求僞煉丹之怪誕陰謀者爲申商韓非之慘虐放曠者至劉伶阮籍而極清談者至王弼何晏而淫與夫魏伯陽之參同契李筌之陰符經後世一切異端邪說皆老氏有以啓之也其言雖有一二偶合吾儒之道學者但求孔孟格言周程張朱諸君子正論足矣老莊之書則宜深拒而痛絕之凡諸邪說曲學俱倣此然則老氏真亂天下之元惡大憝哉

莊子

莊周學于老子著書三十三篇共十卷大率以其不羈之才肆跌宕之說馮虛御空拿風捕影撰出世所不必有之人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侮聖賢走弄百出恬不爲怪郭子象序言其不經爲百家之冠實後世恢諧小說之祖也其言之惑亂世至斷喪生民真西山以爲與老聃同而神僞丹藥陰謀放達清談之流弊亦與老氏同良有以也其言比之老子稍多近理大抵所是不能掩其所非果何取哉

楊墨

關道錄 卷七 辨 四 有本堂

楊朱老子弟子其學專于爲己其言曰一毫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故列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蓋楊氏見世人營營于名利沒其身不自知故獨潔身以自高然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是爲無君墨子是個尚儉惡樂的人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及車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孟子曰墨子之治喪也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想見墨子爲人淡薄枯槁送死之薄如此他養生亦只是視父母如路人粗衣糲食任其自有無而

已。是爲無父。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蓋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其道大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于禽獸。而大亂將起。是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故不得不距之。爲其惑世之甚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列子

明道錄

卷七

辨

五

有本堂

列子。鄭人。其學本于老子。楊朱。而號曰道君。其書八篇。與劉向校讐之數合。亦貴清虛。無爲。治身接物。務在不競。迂談詆譎。樂放逸。而喜乖縱。亦多寓言。其靜退。似老子。不似老子。用陰術。誕漫類莊子。不似莊子。侮前聖。惟楊朱之言論。無不備載。漢景時。承文帝尚黃老。其書頗行于世。其後遺落民間。未有傳者。故太史公。俱不爲列傳。典午渡江之後。雜出。大抵與老莊皆說無終。不奈吾道有何。楊子老莊列子。同是異端。故併及以爲道家之本原云。

道家

道家之教。宗老莊。列子之書。實同楊朱。至列禦寇。始有道家道士德士之號。亦原于老子道紀。上士聞道。上德若谷等言。故周穆王尚儂。召儂軌杜仲。居尹真。人草樓。因號樓觀觀之名。自此始。其教惟欲清虛。無爲。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厥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着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于肆任順性。則所知者。適水火可蹈。志懷則無幽不照。自謂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恍惚之庭。其徒遂倣佛氏三身法。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其徒謂之出家。謂之遊方外。祖老子之道德經。莊子書爲南華真經。列子書爲冲虛真經。而大洞黃庭清靜之經。識真誥符籙篆章之書。煉丹辟穀導引吐納之方。紛然沓出。而道教彌漫天下矣。程伯子曰。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愚謂自其有清虛無爲。逍遙神怪等說。惑亂昏主。愚民。遂使齊威燕昭。秦皇漢武。宋徽周天元之類。糜費海內。以求神僊丹藥。唐憲之輩。接跡死于金丹燥渴。申商韓非。過爲慘刻。以流毒海內。劉伶阮藉。何晏王弼。夷甫之輩。放達清

明道錄

卷七

六

有本堂

談類風敗俗卒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海內蕭然道
君比符生民肝腦塗地是皆其說所啟也
况人皆如其出家少學其道三綱淪九法斁生民之
類無孑遺矣若是而謂之其害終小或者大不可乎
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
堯舜文王周公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與天
下由也而名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僊
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
之論雜然並興豈不遠哉胡致堂

僊

開道錄

卷七

辨

七

有本堂

養生者求神仙爲內外世之說起于老子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存三抱一能如嬰兒守其母是謂根深固蒂長生
久視之道其曰三精氣神曰一道也曰母元氣之祖
也其徒若葛玄輩便謂老子生于未有天地之先爲
神明之宗三光侍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後下爲國
師又有造化混元圖者言其經歷三皇五帝代代化
身更名長在世間歷夏至商王甲時分神化煞寄胎
于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暨武丁庚辰年誕于楚之苦
鄉瀨縣曲仁里葛玄又謂周時托神李母剖左掖而

出又曰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又有飛升時降
之說言亦自相矛盾貪昧者不察信爲老子經歷未
有天地以來數千萬年長生不老人有爲列仙傳者
又說有彭祖河上公安期生魏伯陽輩皆是仙人亦
長不死故齊威燕昭秦皇漢武輩無不竭盡心力求
見神仙與修煉求爲神仙遺害至今不息殊不知老
子實生于周老年隱去西出函谷關後亦死于莊子
之先按莊子養生篇明言老聃死其友素失吊之三
號而出曰順也言聃已老理當死矣聃果長生不老
不死者乎後世如史記留侯張良卒華山陳搏卒之

開道錄

卷七

辨

八

有本堂

類則是仙人亦未有不死者人之有生死猶夜旦之
必然蔡季通謂天地所以長旦夕者以其氣運于內
而不泄耳神仙只是養得氣完故此衆人壽畧長些
衆人便戕賊了天年所以天札些要其歸未有不死
者人人若能清心寡慾保氣血養精神亦可免天札
程伯子謂譬如爐火置諸風中則易過置諸密室則
難過是也

郁離子謂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木石禽獸且能變怪
人能無變怪者乎此所以世不常有亦不可以修爲
而至愚乃竊歎曰此誠確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孔

子不語怪力亂神。正此類耳。豈嘗曰世無怪哉。後之愚蔽。乃欲吸日月精華。茹草木餌金石。吐納導引。妄意求之。有是理乎。仙怪無益于身。無補于世。徒爲妖幻而已。

瓜山潘氏曰。夫人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或壽或夭。脩身以俟。何必若欲求仙。偷生于天地間耶。

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常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復求之。秦皇求之不驗矣。而漢武復求之。以漢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

開道錄 卷七 辨 九 有本堂
之所愚惑。猶玩嬰兒于股掌之上。豈不異哉。真氏

釋家

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于西域。刹利王家。年十九。恨父聽後母譏。見其國人好殺。出家修行。勸人慈悲。不殺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帝夢金人。時則有傳教者。言西域有此神。使蔡愔等使天竺求之。攝摩騰等以白馬馱經而來。中國之有佛書。始此。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弘潤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初止于鴻臚

寺。明帝于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沙門。攝摩天竺法

蘭耶。沙門云者。西域得其道之稱。言息也。欲息而歸

于無也。精舍名曰白馬寺。以白馬馱經而來得名。中

國之有寺。始此。沙門之教。男曰僧。僧師也。又曰優婆

塞。又曰德士。又曰苾芻。始于漢明帝聽劉峻出家。中

國之有僧。始此。晉道安學于佛圖澄。姓帛氏。以其師

莫過于佛。遂以釋爲姓。沙門稱釋。始此。釋教專師一

釋迦。後供奉三金人者。一曰法身。釋迦之本性也。一

報身。釋迦之德業也。一曰肉身。釋迦之真身也。佛之

一身。今分爲三像。而列祀之。已可大笑。而道流遂做

開道錄 卷七 辨 十 有本堂
做之。尊老子爲三清。曰元始天尊。曰太上道君。曰太

上老君。此又師他人之失。益大可笑矣。佛書只四十

二章。是其真言。厥後釋迦者流。援老莊列子之說。以

廣其教。至梁時達摩至。又有坐禪之教。而吾儒之昧

于道者。如蕭瑀王緒賈島白居易裴休張說王安石

張商英陸子靜之徒。又爲黨惡以助之。卒之梵經彌

陀佛頂圓覺蓮華金剛維摩華嚴光明諸經。汗牛充

棟。異教蟠結而不可解。朱子謂此輩爲亂臣賊子之

流。愚謂其名雖爲儒。而實老釋之徒。孔門叛賊。世道

之大憂也。雖佛教不起于莊子老子列子之虛無寂

戚其實全與之合。又如唐桑子一篇都是禪學。道家類楊子。僧家類墨子。莊列又皆老氏之流。楊朱老氏弟子也。墨子亦學老氏之學者。其無君父棄人倫滅天性。諸神仙等藥刑名放達清談陰符之類。非老聃之所啟乎。老子實天下萬世一鉅賊。雖聃亦不自知其流弊至此。滔天之罪。何所逃也。

初漢明帝永平三年。佛法始入中國。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後以謀逆繫獄。會有詔。聽有罪亡命者贖。英以黃緣白紵贖罪。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詞。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

關道錄

卷七

辨

十一

有本堂

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明帝首倡中國奉佛之謹。楚英之首先崇好。且尚道教如此。以老釋之教言。此輩宜萬萬世永受神庇。卒之楚英以貶徙自殺。坐楚獄死者數千人。廣陵王荆又以謀逆自殺。英荆皆帝母弟也。事佛老者不能獲福。反貽大禍。神庇何有哉。

輪迴

鮑雨若問輪迴之說。凡爲善者死則復生爲善人。爲惡者死則變爲禽獸之類。切恐有此氣。何則。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有者而踐

履之。故能保合太和。至死其氣冥會于冲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之理。惡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謬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獸之理。如何。程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知要終矣。按程子此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則輪迴之說不辨而自明矣。張九韶

屈伸來往者氣也。其所以屈伸來往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

關道錄

卷七

辨

十一

有本堂

許多來來去去造化無窮之理。不幾于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李果齋

佛之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能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無根本。死于此。生于彼。或人而爲畜。畜而爲人。轉輪相尋。無有窮已。故人貴脩行不殺。免于報身。隨念之善。卽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請有以質之。羽化鱗介。與夫蠕蠕肖翅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若有定數。則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若無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過死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其

殺人者無幾。當禽獸日多。充滿宇宙。人日加少。遂至于無人。然後報復之事信矣。而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爲人。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多。災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烟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若人爲禽獸。則禽獸宜多。而反以彫耗。此以目賭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而不能于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亦不能卓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于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呼之。

兩道錄

卷七

辨

十三

有本堂

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况于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揚。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生。此又以聚散真理而質之二也。智者卽是以思之。則輪迴之有無。亦可識矣。胡致堂

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乃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平

氏業

按輪迴之說。起于老佛之徒。儒者非之是也。然自聖賢之教。不明于天下。世俗之人。惟老佛之言是信。故

南齊范鎮嘗著論以辨之。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張九齡

尹氏曰。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生。則必有此身。生不可滅。則身不可捨。抑不知梁武所謂捨者。以何爲捨。若以屏富貴妻子爲捨。則是捨物。非捨身。若以委其身于佛爲捨。則爲佛者當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捨。而其身猶在。則是初未嘗捨也。身未捨而強曰捨。則固已昧其心于不誠矣。他時諸臣又以金贖其身。不知其捨之之時。孰從而受之。贖之

兩道錄

卷七

辨

十四

有本堂

之時。孰從而歸之。梁主身非賣僮。而可捨。可贖。此不惟愚誑其民。愚誑其身。抑且愚誘其佛。末年荷荷之時。又復戀戀而不能捨。何哉。孟子有言。捨魚以取熊掌。捨生而取義。夫魚與熊掌二物。固可舍一而取一。若捨生取義。則必殺生殉義。而後可。萬一其生猶在。則亦不謂之捨矣。梁武長齋斷魚肉。日至二食。菜羹糲飯。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享。及佛事。未嘗作樂。多造塔廟。公私費損。老年厭于萬機。專精佛戒。每斷重刑。則終

日不憚。或謀反者事覺。亦泣而宥之。京師白晝殺人。公行標掠。溺于慈悲。終不能禁。後幸同泰寺講三慧經。是夜寺浮屠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屠。將成。值侯景亂而止。胡氏曰。梁武帝溺于佛。而不知佛也。江南雖小。號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宜少哉。乃留居僧寺。至于逾月。必以境內為晏安。無所闕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屠之變。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于魔障。窮極土木。以肆狼心。烏在其為清心。能捨也。卒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歷年圖言武帝為桑門之行。屈身傾

開道錄

卷七

辨

十五

有本堂

國以孝浮屠。恩勝于威。紀綱不立。遂使臺城覆滅。老而餓死。古今愚昧。無出其右者。魏太武毀佛。經像盡誅。天下沙門。後五年為中常侍。宗愛所弑。佛家者流。遂以為毀佛之報。不知佛既神通廣大。何不在于要毀佛時。即殺之。使不能毀。五年而待宗愛殺哉。後其孫世宗立。專尚釋氏。遠近承風。無不事佛。四五年州郡一萬三千餘寺。帝作瑤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等寺。皆極土木之美。又作九層浮屠。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上利復高十丈。每夜靜鈴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耳目。自佛入中國之盛。未

開道錄

卷七

辨

十六

有本堂

之有也。後世宗亦為其下。鄭儼徐紇等。陰與胡太后謀。耽殺之。釋謂太武毀佛。故有宗愛殺逆之報。其孫世宗奉佛甚謹。亦遭儼紇胡太后所弑。豈佛于毀之者。報以弑逆。奉之者。亦報以弑逆哉。胡氏以為魏氏之亂。始于顯祖奉佛。政事不理。重以世宗幼弱。胡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樛才薄力弱。劉勝元文擅權。驢貨以召六鎮之兵。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惑焉。如元匡崔光袁翻李崇張普惠薛叔元。浮元深元慎元纂辛雄路思令楊春源子邕之言。皆不聽也。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魏毒也。魏自亡耳。斯言得之矣。豈佛能禍福于其間。媚佛者何益哉。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和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贈送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愚按憲宗號為剛果。而所為若此者。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禮義。以養其心。故外物足以移之耳。未幾金丹燥渴。既不足以享長生之效。而身且不保。佛亦無如之何。則其妄誕之說。顯然矣。韓公來諫。幾致極刑。要之排斥異端。正議不

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據釋氏所言佛指骨開則年豐人和是歲正值三十年應開之期正月迎至京師開之二月平盧將劉悟殺李師道七月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王遂十月安南首楊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朝廷大發江湖兵會邕桂二管討之士卒多瘴死天下兵起歲豐人安之言可驗乎

五年庚子正月宦官陳弘志弑逆帝暴崩于中和殿其黨秘之託曰金丹藥發燥渴而崩嗚呼憲宗信惑異端身罹大禍况望殷豐人和乎

唐武宗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勸

開道錄

卷七

辨

十七

有本堂

之乃毀天下僧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勒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胡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踞伏于室而召陽虎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武宗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是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欲變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夫豈不可而待歸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掃除餘風亦殄矣

唐武宗知廢釋氏而又不免崇信道教築望仙臺于

宮中受法錄于趙歸真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次年三月帝崩在位止六年耳媚道何益哉

唐宣宗會昌六年三月即位四月誅趙歸真是也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十月惑于道家長生之說受三洞法錄又勅復廢寺在位十三年而已若宣宗可謂昏愚之甚者矣五代時有僧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趙鳳言世傳佛水火不能傷請驗之折之以斧應手而碎方是時宮中賜佛已及數千聞鳳碎之而止若趙鳳者亦聖人之徒哉

朱子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實氣又

開道錄

卷七

辨

十八

有本堂

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聞得云腐葉之光云有人以盒子盒得一團光來且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一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粗此中有人隨往聖錫到娥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裏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裏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晶狀如日中照之更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耳娥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愚謂此類皆僧人巧幻誘惑愚民者與胡穎毀佛像腹

內享祭祀之蛇同不足異也。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沙門曇標以妖妄謀作亂伏誅詔沙汰沙門設諸條嚴禁之遊僧入他境者斬非戒行至精潔者不留辛酉年魏代北有沙門法秀之亂梁乙未年魏冀州有沙門法度以妖幻惑眾作亂以尼惠暉為妻自號大乘討平之夫以沙門而謀反則何所不為人主之尊信異端者亦可少悟而妖術竟何益哉。

齊建武三年魏沙門法秀以妖術惑眾謀作亂于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視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魏人穿而透拘三日而死所連及百餘家法當族王獻請誅首惡赦其餘黨太后從之免千餘人故愚謂此足為誅沙門之法魏太武盡誅沙門過矣。

女道士

婦女之入道者曰女冠曰女道士始于唐西成公主與昌隆公主並出家學道西成封金仙昌隆封玉真此女道士之所由始蓋皆道流出入禁掖誘之也史稱唐治雜夸此其一端後世因襲不絕至今雖有之而尚少。

閑道錄

卷七

辨

十九

有本堂

尼僧

婦女之從釋者曰優婆塞曰尼始于漢明帝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尼僧之始也元魏常聽一寺置一僧一尼後世不痛絕至今多于女道士矣大抵多不安于室淫婦女之所為以出家恣其淫污求其溺于老佛之戒能絕慾而潔身者十萬中無一二也至觀世音之稱女佛藏穢蓄污徒取僧人誇耀亦此類耳夫以婦女出從道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則絕滅盡矣比男子為僧道者尤為可惡為人父母者慎母使男女至于此極為世道計者可不加之意哉。

閑道錄

卷七

辨

二十

有本堂

閑道錄卷之七終

閑道錄卷之八

宣城沈壽民耕巖纂輯

孫廷璐編次

後學劉敬祖校梓

辨下

吳宗周

廣崇正辨下

通論

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此程伯子之言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聃在其中鶴林羅氏言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徒乃有

閑道錄

卷八

辨

一

有本堂

神仙形解飛昇之說煉丹保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于王所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又鬻體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之識子欲之乎鬻體深頤賦頌曰吾安

閑道錄

卷八

辨

二

有本堂

能棄南面王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正與老莊之說背馳矣佛家所謂以生爲苦寂滅爲樂即老莊之言也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深考二家之要旨也老莊何嘗貪生羅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惟朱子早年洞察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盡看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篇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取人家破甑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唐傳奕曰佛入中國熾兒幻夫摸擬莊老以文飾之古人亦嘗有是言矣愚以爲羅大經執說老莊不會貪生釋氏不會畏死反謂韓歐不曾深看佛書但能攻其皮毛誤矣但看老子一書無非退避自全之計與其近生近死等說莊子書緣督爲經乃可全生等語釋氏書所貴保養精神以致成佛又多老莊之言故治世方士僧道諸作用處全是老莊真傳今反謂歐公貪生畏死之說爲非正是羅氏未考二家之旨不知二家千言萬語歸于虛無寂滅皆是爲此妄

誕以欺世其實只是貪生畏死也所以與所言全相反此所以爲異端固宜深拒而痛絕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是亦聖人之徒也羅雖未考二家貪生畏死之論要其知闢異端則與王安石張說諸纖兒之名雖爲儒而反操戈入室者大不同矣羅非聖人之徒而何

宋徽宗好道術王志老言休咎有驗寵幸之踰年而死又有王仔昔者能道人未來事篆符有驗道家由是大興帝郊天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乃謂見天神降益信神仙之事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作玉清

開道錄

卷八

辨

三

有本堂

陽和宮以奉道像置道階二十六級又置道宮二十六等崇重道流以擬待制脩撰直閣之名作延福五宮六宮窮極靡麗又召常善妖幻方士林靈素實無筭作上清寶籙宮複道通宮以便齋醮之事命靈素講道經道士皆有俸每一道觀給田不下數百千頃爲千道會建齋費錢動以數萬計謂帝爲上帝元子册爲教主道君皇帝建宮觀遍天下王仔昔以倨傲下獄死帝又言天神降于坤寧殿道流美衣玉食者至二萬人帝以未有儲嗣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作萬歲山以爲宜男之祥京師大水

高十餘丈漂沒無筭遣靈素厭勝無驗免歸而死尋又復寺額復德士爲僧時方臘作亂聚衆數萬兩浙殺掠不可勝計淮南賊宋江寇京東黑背見禁中童貫擊遼與种師道辛興宗楊可世兵俱敗績郭藥師等襲燕又敗河北山東盜起都城女子生鬚狐升御榻而坐金人盡陷燕山州縣詔天下起兵勤王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帝禪位欽宗出奔亳州如鎮江未幾陷天德雲內諸城金粘沒喝幹離不大人寇攻京城甚急以幻師郭京選六甲兵以禦金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無問能否但擇年命通六

開道錄

卷八

辨

四

有本堂

甲者又有劉孝竭等募兵或稱六丁力士與北斗神兵天關大將等名大抵皆宗道教效郭京所爲也范瑒以三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過半雨雪連日夜不止京盡令守卒下城開門出戰兵敗填尸滿河京引餘衆南遁城陷金立張邦昌爲楚帝廢二帝爲庶人竝劫遷后妃嬪御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脩極窟辱身死沙漢國祚幾絕皆徽宗崇道教致然也媚老佛何益哉

易序卦傳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今

僧道二家立教無夫婦是把三綱五常盡廢了使人皆如其法則不惟人其形而行禽獸百年之後人類絕滅天地之間惟禽獸草木而已縱有佛法何人傳他却成甚麼說話人也信他惜哉故朱子云老佛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一事是已有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中國之有佛書之教得以蔓延天下為世大禍者皆漢明帝求佛書啓此弊端故愚謂道教之為害罪不全在道流而在老聃佛教之為害罪不全在佛氏而在明帝然則老聃漢明其天下後世之首惡哉

閑道錄

卷八 辨

五

有本堂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夫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生死流轉非得道不免可謂知道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彼經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

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張子

閑道錄

卷八 辨

六

有本堂

學今人人說之瀰漫滔天其害無窮此程子之說也愚謂其謂佛氏怕死老氏偷生是也後人因其說有生有識皆為苦惱直至身死焚化方為歸真為息假為圓寂為涅槃為離殼為想盡智圓為情神亡合人見其言如此却說他要死不知他二家千言萬語只是箇貪生怕死觀其作用道家實精氣神以求仙僧家禪定皆無夫婦便見其左道亂真諺云懸羊頭賣狗肉二家之謂也其說下俗之人易動以利却不道他又易怵以禍以其有善惡報應之說使愚昧之人皆貪其利而懼其禍翕然從之耳又其所謂為善為

惡多是要人供佛飯僧與否等件。若爲了惡怕入地獄受苦。只消做齋寫經造塔捨財。就懺悔了。便解了厄。使升天堂受快活。來生爲人富貴享福。道家說禍福亦然。其謂楊墨之害。今已無之。而不知道釋正是他那無父無君之教。其又謂佛氏之害。滔天是矣。謂道家之害終小。則猶未必然也。

胡致堂論僧曰。彼其衣食居處。無以異于人。獨至于君臣父子。以爲非法。其貪賤修短。不能違乎命。獨至于凡人所值。則推之因果。以爲速報。身受奉養安逸之實利。而談空虛寂滅之空言。世主惑于福田利益。開道錄

卷八

辨

七

有本堂

之虛名。而受耗國蠹民之實害。使任道憂民之士。深嗟而重嘆也。又曰。明白易行而無害者。莫如先罷釋老。以紓百姓。斷之以不疑。持之以悠久。使人綱紀漸有可張之道。其爲功不在禹抑洪水。放龍蛇。周公膺戎狄。驅猛獸。孔子誅亂臣。討賊子。孟子距楊墨。正人心之下。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愚謂致堂謂莫如先罷釋老。斯言也。其救世立教之功。誠不在禹周孔孟下。後之聖君賢相。果能一切罷之。唐虞三代之治。可復見矣。嗚呼老矣。安得見此日哉。悲夫。

胡致堂謂佛氏之教。喪人心。失人身。破人家。亡人國。

漂泊陷害天下。溺焉而莫之援也。豈但曰弊而已乎。愚謂老氏之禍。亦一佛耳。其無益于人。害世之大。明白易見。至使世之昏主愚民。猶奉信而不知拒。其與木石之頑然塊然者何異乎。惜哉。

吾儒之教。凡脩身與爲家爲國爲天下者。誠不可一日而無。以其步步着實。而實以成功耳。聞目見脩己者。盡之則爲聖。爲賢。治人者。盡之則家齊國治天下平。雖篤恭而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之功。莫非身脩而推之。非空言無補于治者比也。若老釋之教。則妖詐虛無。全無實用。以之脩身。則廢綱常。滅人道。而身

開道錄

卷八

辨

有本堂

不可脩。以之治人。則壞人心。微破人家。國天下而貽害于世。其功業卒歸于虛無。而無纖毫實用。故觀吾儒之教。人君世主循之則治。違之則亂。且亡。老釋之教。違之則治。循之則亂。且亡。可見矣。世有邪說之徒。亂賊之黨。乃欲推老釋與吾儒抗。故有三教之說。嗚呼。彼安得謂之教。豈可與吾儒同年語哉。譬之指鬼燐而謂之曰。與太陽一類。指瓦屑而曰。與穀粟無殊。雖三尺之童。欲欺之而不可得。丈夫以昂藏六七尺軀。而爲之惑。無乃昏愚之甚哉。悲夫。

林都憲見素巡撫江西。毀老佛等祠千餘區。愚方正

德初逆賊奄瑾肆亂時督儲南民部毀諸倉淫祠佛塔易以后土木主後守臨江僧道官衙與孔廟並列前有鄙夫扁曰三教坊愚廢其扁易以崇儒坊三字過此坊有感賦近體二章云誰將三教扁臨江老守俄驚恨滿腔正道已應傳盛世異言那復出名邦乾坤萬象難同德日月諸明自失光幸遇明良今際會尚瞻斯世復虞唐又云聖世文風久已敷頑庸底事更相誣坐令儒者官一畝難以老釋宅二區青天尺霧不成障滄海納汗良可吁安得群迷同領悟迴欄曲檻盡民居乃廢其庵院祠廟草官廨汰其僧道以閑道錄

卷八 辨 九 有本堂

尼配之刊詩說散諸社學訓師令教童子誦習思欲驗之一郡尋以此類忤部使者去郡事終寢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于一時與利于一邦者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于天下萬世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春秋四時享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家國上之天下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之制作之也戎狄之人駕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蟠據中華名山巍業相望又聽其雕梁画棟群淪沒三綱之

人而蒙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織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為政者恬不以為慮豈不可悲之甚哉此胡五峯之言也愚謂此言誠當獨不思老聃駕一偏清虛無為之說失事理之正其神像亦得蟠據名山勝境巍業相望又聽其雕梁画棟群淪沒三綱之人而蒙養之又何道也其不耕不織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夫老釋之虛無寂滅其私邪幻妄無益于世而不畊不識耗蠹生民壞人心術亡人天下與佛氏同為政者恬不以為慮誠可悲之甚哉愚謂自老佛之徒出僧尼道冠盈天下其惑世誣民為害固大矣然非僧道之罪也大抵老佛之教得行于世者起于王道晦塞以致民生日蹙民心滋憊交相戕賊浸淫無已舉世不知有生人之樂故其虛寂慈悲之教將乘其厭苦而入焉使王道果大明大行而人皆蒙親賢樂利之澤則雖佛之使邪其誰從之故孟子曰君子友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衛道探本之至論而昌黎之原道永叔之本論所由作也任世道之責者其各隨分位而反身求之哉

閑道錄 卷八 辨 十 有本堂

石岡先生廣崇正辨中多引程朱語余概移入首二卷程朱文語內故茲不復錄是附

記

徐鵬舉 字九霄 明台州府知府 人

僧辨

予始登進士。奉差如四川雲貴于洛陽道中。遇僧人數輩。衝道直來。將責之一僧。問曰。不知小僧有何罪。當責予進之前。曰。自京師至此。嘗責僧矣。無一僧請問。遂使僧之所以可惡。所以當責之故。不聞于人。若此僧則可教。可與言者。汝佛教害吾道之大。惑吾民之深。必與汝佛祖言之終。曰。方知其罪。汝但可使由俗說之。便曉此道理。如人家生子。即喜曰。祖宗之嗣。

開道錄

卷八

辨

十一

有本堂

得以繼老年之養。有所賴。汝一旦削其髮。剃其鬚。而爲僧也。棄父母而不養。絕宗嗣而不續。不孝孰甚焉。不孝之罪。可責乎。僧曰。當責此當責者一也。今不以爲官吏盡忠言。但以爲民言之。有身則有役。耕田則納稅。汝爲僧也。避徭役而不當。逃租稅而不納。不忠孰甚焉。不忠之罪。可責乎。僧曰。當責此當責者二也。不忠不孝。固當責。又有一事。尤可怪。可責者。彼佛非中國之人。乃西域之戎。帝王之世。無此人。此教四民安業。治隆俗美。至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自是我中國始有無業之民。始有不周之文。始有獨袖之衣。始

有無妻之夫。乃有不父之子。不君之臣。害我彝倫。賊

我義理。敗我風化。以致後世治日常少。自天地開闢

以來。戎狄禍未有甚于佛者。汝生爲中國之人。世居

中國之地。反變化于戎狄之人。尊崇戎狄之教。不耕

而食。不蠶而衣。僞起三途。謬張六道。誑惑天下之人

心。耗食四民之財。物率天下之人。至于無父無君。無

父無君之罪。可責乎。僧曰。當責此當責者三也。汝有

三大罪。又不自知避。今見害道之罪人。置而不問。均

得罪于聖賢。不責可乎。僧曰。當初從彼教出家。欲生

天堂。不入地獄。再生得人身。不爲禽獸。今生爲善而

開道錄

卷八

辨

十一

有本堂

不爲惡。使再生獲福而免禍。今聞明教。始知不忠不孝之罪。願容其責。此回還俗爲民矣。予又語之曰。汝佛首倡言死。死生禍福之說。足以亂惑天下後世。觀汝所言。惟知有死生禍福。而不知佛教之非。雖知有罪還俗。而不知人性之善。我明告汝。彼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于禽獸者。以其全盡五倫之道。五倫者何。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乃入固有之善性。天下之達道。堯舜禹湯文武孔顏曾思孟所相傳者。在人不可須臾離。如飲食在人。不可一日而無者。姑即夫婦一倫爲汝言之。汝出

家爲僧欲絕夫婦乃不能禁止情欲之四方不守佛教竊行奸淫汝默思夫婦之道可絕去乎不可絕去乎若無夫婦則生民之種類必至殄絕天下國家無人平治雖汝佛教亦無人傳矣則夫婦之倫又可絕去乎蓋男女之情人皆有之聖賢所不能已不可絕去者觀夫婦之倫不可禁絕則父子君臣長幼朋友之倫不可絕去可見矣汝等爲僧絕去五倫雖欲不爲禽獸已久失爲人之道陷爲禽獸而不知也況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氣散則死人之死也氣歸空則飄散不知何之身歸土則朽爛消滅與木石等雖有地

開道錄

卷八

辨

十三

有本堂

惡有罪之小人何其待親之至薄其不孝大矣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仁人孝子所不忍揚言又豈賂淨屠所能免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二帝三王及秦漢自光武千數百年佛法未入中國人或死三五七日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堯舜禹湯文武秦漢之前無地獄天堂也自漢明帝時至于今方聞有天堂地獄之說其說決無有不足信也明矣僧曰天堂地獄之說之非固聞命矣若人死而再生爲人爲禽獸之說亦非歟予問僧曰汝遊食四方好善者多歟不好善者多歟僧曰小僧遊兩京過七八布政司好善者止有一分不好善者有二分因又問曰如洛陽縣之好善者果有數歟僧曰小僧嘗徧遊化食如善者只有十數人而已予語之曰汝佛謂作善者再生得人身作惡者再生爲禽獸據汝所言天下好善者甚少作惡者甚多只有一分再生得人身有二分爲禽獸且洛陽一縣有十數人爲善惟十數人再生得人身而已其餘人死都爲禽獸宜乎世上禽獸多而人少矣今天下之人愈見加多何也僧則默然莫能對而問其故遂語之曰汝佛謬爲再生爲人爲

開道錄

卷八

辨

十四

有本堂

禽獸之說所以恐駭愚民使爲善而不爲惡爾豈有人死再生之理哉惟明理之士深知其非不被其誑誘也蓋天地爲萬物之父母人與草木鳥獸皆得天地之氣以生同是物也但人得天地氣之清故靈于物參乎三才鳥獸草木得氣之偏雖蠢然無知而死生之理則同汝獨不觀草木之爲物乃衆人易知易見者蓋草得氣之短死生甚近如春得天地之氣則蕃蕪而生爲始矣及秋之時氣散則枯槁而死爲終矣來年春氣之至又自根下復生去年枯死之草不復再生年年自根而生生生長長不絕猶人得氣之

開道錄

卷八

辨

十五

有本堂

世世積善子孫世世獲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是也即草木之盛衰由于地之肥瘠是人之禍福由于祖宗已身所致非謂今生爲善爲惡而再生有此禍福也大抵人憐莫不好長生富貴而獲福惡夭死貧賤而得禍其貪心無厭又欲再生獲福而免禍此佛教再生之說能中人心之膏肓足以惑人之深率天下至于不孝決不可從不可信張氏九韶曰自秦漢至今佛老之說日新月盛屢有攻之者然攻之暫破而復興撲之未滅而愈熾何也以其死生禍福之說足以惑人也此至論矣昔

開道錄

卷八

辨

十六

有本堂

命之性以毀人倫去四大無父無君爲道非率性之道以清淨寂滅禪脫慈悲爲教非脩道之教又以視聽言動之作用是性而不知所以作用之理爲性是氣以人心爲性而不知理與道心爲性乃心之理又謂明心是性而不知能窮理然後能盡其心又以理爲障則已與理爲二是皆外孔子之道名同而實異似是而實非所以彌近理而大亂真後世名公高才皆爲其陷溺謬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故程子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佛氏之言比于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爲甚學者

閑道錄

卷八

辨

十七

有本堂

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于其中矣朱子亦曰老莊絕滅倫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觀程朱之辨如此豈有徑理哉僧曰小僧遍遊四方接見賢人君子多矣未嘗曉告精切有如此者所以不聞儒道之正不知佛教之非久陷于禽獸今聞明教方知昨日之非決念歸去還俗勉復人倫之道矣予復語之曰今汝的知儒釋之是非邪正歸去還俗有無窮之利之樂于以娶妻生子治家立業續祖宗之嗣作起家之祖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耕田納稅以盡其忠撫育妻子以盡其慈出入相

友以盡其信是有夫婦則有父子有父子則有君臣有君臣則禮義生而五倫脩斯爲聖賢之徒不爲戎狄之人出禽獸之群是又再生爲人矣諸僧聞命自碎其冠解其服再拜稽首唯唯而退因記辨論之言以解吾民之惑

閑道錄卷之八 終

閑道錄

卷八

辨

十八

有本堂

閑道錄卷之九

宣城沈壽民耕農集輯

孫廷璐編次

後學胡夢周校梓

議原問答對誠詮解

蔡謨

字道明考城人晉司徒左光祿大夫

佛像頌議成帝時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明帝手四像經歷艱難此堂猶存

宜勅作頌以謨議襄

佛者戎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閑道錄

卷九

議

一

有本堂

祚之微然未有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戎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廣弘明集首云佛者戎人惟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聰達此像

韓愈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德有而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

閑道錄

卷九

原

二

有本堂

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

而顯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謀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爲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餓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易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開道錄

卷九

原

三

有本堂

曰：易不爲易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易不爲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蔑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夸禮則夸之，戎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夸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戎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戎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詳，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釋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

開道錄

卷九

原

四

有本堂

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解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廢乎其可也

劉宗周 號念臺浙江會稽人明左都御史

原道

夫道常而已矣天地大常而已矣人心大常而已矣

閑道錄

卷九

原

五

有本堂

有老氏者起而言道德則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進而求之玄舉仁義而土苴之此所謂反常者也然猶依附於道德也至談天衍雕龍真炙轂過髡滑稽之莊周與夫堅白異同三耳三足之為公孫田駢之屬而荒唐極矣然猶依附於名理也其後有佛氏者以天地為塵劫以世界為幻妄以形骸為假合以日用彝倫事理為障礙至此一切無所依附單言一心心則猶是心也孰從而辨之吾儒言心佛氏亦言心佛氏之言心也曰空其進而言性也曰覺而究竟歸其旨於生死其言空也曰空無空無空之空

乃為真空其言覺也曰覺非覺覺覺之覺乃為圓覺而其言生死也曰本無生死無生無死乃了生死則吾儒所未及也幾何不率天下而從之乎曰善言心者莫佛氏若也噫嘻危矣君子曰此言心而幻者也吾請言吾常心常心者何日用而已矣居室之近食息起居而已矣其流行則謂之理其凝承則謂之性其主宰則謂之命合而言之皆心也是心也未嘗不空而政不必空其空懼其病吾理也未嘗非覺而政不必覺其覺懼其蝕吾性也未嘗不知生死而政不必本無生死懼其衡吾命也夫學窮理盡性至命而

閑道錄

卷九

原

六

有本堂

方孝孺

雜問 辨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堯舜大聖，奚亦死乎。偃佺安期果何在。誰能不死。閱千載乎。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益乎。夸法汙華，紛其可駭乎。緇衣曷徧四海乎。藉其成備，復何庸乎。滅倫敗類，情厭躬乎。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井田法布，孰有游民乎。歛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循乎。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弗變，屏異術乎。

雜談 摘第二十章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偽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偽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也。者，之死不附乎祖。

閉道錄

卷九

問

七

有本堂

陳絳 字用揚 蕭山人

金疊山人對

問者曰：藏山於淵，夜牛有力者，不負而去乎。夫山人得而有之，則魏氏固窟宅於此矣。山係漢魏伯陽氏嘗棲真處迨晉太康中有於此窟井山人對曰：唯唯否否。斯亦未覩厥理也。相尚以道，不聞以力。元凱之賢，而不能與叔子爭一峴首，其道貶也。夫有對而後與之爭，儒者之道。

無對於天下，而神仙者流，適能役其游魂，倚險而與吾角斯丘也。聲吾儒之說，鼓行而前，猶有幾乎。將圖其督亢，縞車服而陳乎道左。吾得有斯山省矣。問者於是墨墨不復致辨而去。

郝敬

易佛詮

易之爲書，窮極天地古今道德精微之奧，蔑以加矣。朱元晦局爲卜筮，邵堯夫規爲占候，陳希夷以下諸人，事爲養生。凡老氏之徒，鍊神馭氣，如泰同悟真等書，莫不引八卦爲火候，託先天爲玄牝，而大道淪爲方伎矣。高明之士，過而不問，乃至崇尚虛無，迹儒歸佛。其說較卜筮養生，差爲近理，而要其所爲，近理者抑亦易道之糟粕耳。士大夫與其學佛，何如學易。斷緣息想，定慧止觀，何如學艮。直下領悟，脫穎忘機，何如學蒙。事理不二，卽妄成真，何如无妄。六根圓通，妙淨無染，何如咸。自他普利，平等無諍，何如同人。忍辱行持，大慈無畏，何如謙。諸行無常，四大本空，何如渙。蠢動含靈，自性天真，何如中孚。智慧破無明，煩惱成菩提，何如復。法身無量，徧虛空界，何如乾。六度萬行，隨順無礙，何如坤。因緣和合，生滅去來，普同法界，不

閉道錄

卷九

論

八

有本堂

動周圓何如一陰一陽之謂道。不思善，不思惡，以爲本來面目。何如洗心退藏於密。法本無法，亦无无法。心本無心，亦无无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何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无常迅速，生死事大，體取無生了本無速。何如原始反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華嚴以無盡境界爲一禪門。無盡衆生，無明形相而爲佛事。承事無盡諸佛，徧知无盡諸法，而不壞心。何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楞嚴七處徵心，十八界十二圓通，種種破滅，攝妄歸真。何如良其背，不獲其身。金剛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如不耕

閑道錄

卷九

詮

九

有本堂

獲不苗畲，則利有攸往。一切有爲，幻夢泡影。作如是觀，何如見乃謂之象。諸佛世界，無量億恒河沙數。西方淨土，天堂地獄，六道輪迴，荒唐悠渺，窮奇極怪，總之不離象。而吾聖人之言象，惟一畫。天地鬼神之奧畢，二氏所謂妙宗密義，由易觀之，皆譚士所謂牙後慧。惟吾聖人雅言淡簡，而佛氏蠻語粘輳，千百言不一意。然皆吾國中學士竊聖人義理文字，爲之緣飾。故其真履雜沓，雅俗混淆。有志性命者，何如反而求諸易。或曰：聖人言性命，佛老亦言性命。有以異乎。曰：性命豈有二。佛老言性命，如五霸假三王竊聖道

而偏用之者也。佛欲空性命，出世以爲大覺。老欲修性命，同天地長久。夫欲出世者，視生爲無常。空一切爲解脫。一空之外，盡屬鹵莽。老氏耽空，鹵莽與佛同。其所謂同天地長久者，貪生畏死，其識愈卑。大抵老知命不知性，佛知性不知命。有性命之虛名，無參贊之實用。聖人作易，觀變於陰陽，而發揮於剛柔，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範圍天地，經綸帝王。前民利用，所以萬世由之，而無弊也。即使佛能見性，老能復命，將何所用。其究惟自私自利，而學者喜其簡徑，樂其任放，強以性命歸焉。小儒無識，遂盡推以予之。不思義

閑道錄

卷九

詮

十

有本堂

文作易，佛老安在盜竊主人財。主人不辨，盜遂卽真。苟吾聖人之教明，而彼自歸吾宇下矣。或曰：請問其所以異。曰：昔者堯命司徒設教，勞來匡直，輔翼自得。又從而振德之道，無速化。學惡躡等，聖如孔子，必下學而上達。十五志學，七十從心。君子先難，雖有智慧，必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故升之大象曰：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佛氏妄謂見性卽成佛，不立文字，一念相應，卽屠兒淫女，立躋聖地。果若此也，則教學可廢，而狂愚斯須變爲聖人。豈其然乎。善教莫如孔子，從遊者三千七十人，曾參篤志，始唯一貫。顏回竭才

乃見卓爾其他寥然無聞今佛法彈指頓悟一起直入則是孔門終身為賢者僅七十人而佛門立譯證聖果者千二百五十人何其多且易也佛教入中國今千餘年矣竟未聞中國有一聖人者出是何教西戎易而教中國難也豈不誕附無稽之甚乎昔子路使子羔仕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不斥其非而惡其佞夫不斥其非者容有是理而惡其佞者終無是事也蓋良心不學而能不可謂無一念偶合而不深造終於無得佛謂見性云者卒然乍見行乞人同心然必擴充盡其材然後美大聖神可企今窺其一

關道錄 卷九 詮 十一 有本堂

曲即證其全體輒印板授傳謂復一聖人出而後此幾希難保授記已定衣鉢已傳假託師承惑世誣民其害不可勝道矣蓋佛惟取明宗不求實踐故聖教立誠佛法證空聖學主忠信佛惟務解脫所以荒唐恣誕無當實用而俗儒喜頓悟為省便半語投機一念無著輒稱心地法門薄師匠而廢規矩鹵莽滅裂無復忌憚如是者豈非學問之一大蠹哉自古帝王因時立政興利除害惟日孜孜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經世之定模也佛教見性

之外一切空諸所有以涉世為苦海應務為煩惱无家為修行然則天生君子謂何方且自謂廣度群迷利諸有情夫既無人我眾生無階級名相無科條度數無禮樂刑政徒以口授度化不經印可俱斥為外道如是則窮年說法所度幾人天下溺援之以手無法無政雖堯舜不治而乃為之辭曰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夫我則無心而民各有心故聖人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雖至墮而不可亂至動而不可惡也今佛氏常樂我淨以動墮為五蘊濁世不勝其厭惡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乎臯陶戒

關道錄 卷九 詮 十二 有本堂

舜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設使無心無法則元首曩胫股肱墮壞萬事不理大亂之道矣蓋佛本戎狄無諸夏理義文字故能絕學無為以拈花微笑彈指棒喝為心印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故能覺首行乞棄親離家絕種類斷恩愛以為修行反天之道拂人之情如此而可以為學則世何不委心事佛而焉用面諛義文周孔以為師如此而可以為治則士大夫何不直取桑門而焉用附和二帝三王以為政如此而可以出世稱天人導師妙湛總持希有世尊則庖羲神農諸聖人皆為虛生開物成務前民利

用皆爲虛事。卽釋迦老聃可奉以爲明主而告子莊生可舉以爲察相。許行陳相可用以爲師友。一念不生。爲清淨法界。六根不動。爲極樂國土。如是則禮樂刑政可無用。宗廟朝廷可無設。城郭宮室可無營。建澤水做余。何必平治。鳥獸偪人。何必驅除。洪荒不開。萬古如長夜。孟子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王衍何晏之徒。所以誤天下蒼生。而韓愈氏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正以此也。如是者。豈非治教之一大蠹哉。此兩端姑舉其最大者。其他舛謬更僕難數。有志者亦惟明經而已。經術明。而是非邪正。如視諸掌矣。

蘭道錄

卷九

論

十三

有本堂

中庸無聲無臭解

道以通微爲極。故歸於無聲臭。二氏以無爲常。從無說向有。中庸以有爲常。從有說向無。從無向有。懸空無著。從有向無。根基可據。故曰下學而上達。二氏偏著上達。所以失之。或曰中庸言無。與佛言空。何別。佛氏言空。無色無像。中庸言誠。有色像而無聲臭。色像本有也。佛謂之無。是以有爲無也。聲臭本無也。聖人謂之無。是以無爲無也。故曰形色天性也。有形色。無聲臭。則有者實有。無者實無。故曰誠法象莫大乎天地。佛氏併天地爲空。夫實者焉能使空。聖道有無虛

實同體形。上曰道。形下曰器。色像者器也。無聲臭者道也。道器有無一貫。色像隱乎聲臭。無聲臭不離乎色像。故但可謂之無聲無臭。終不得謂之無色無象。佛併色像無之。謬矣。然則佛氏與聖人異乎。曰佛氏焉可與聖人言同異。粵自孔子思時。佛未興也。學者多識言語文字。未聞性與天道。故子思述性道而佛晚出。拾聖人唾洩。自文聖人言性。亦言心。亦言言心中。亦言中。言真妄。亦言真。妄如大學言明。佛亦言明。言知。亦言知。言止。亦言止。言定。亦言定。言靜。亦言靜。語言空。亦言空。言覺。亦言覺。百家蹈襲。未有如斯之公然。

蘭道錄

卷九

解

十四

有本堂

雷同無忌諱者也。聖人開基垂統。中業式微。佛氏陰謀篡竊。以呂易嬴。真贋不分。朱元晦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誠然也。爲今之計。惟有守其真。討其亂。而世儒不能討。又不能守。但嘖嘖然訴我非佛。至於逃形畏影。舉千年堂構。累代衣冠重器。委而去之。如周棄豐鎬。越棲會稽。自守彈丸。以爲己有。使佛氏久假坐成。強大不思當孔子言性。道子思作中庸時。佛氏安在。千年後忽被攘奪。儒者反謂明心見性。圓覺真空。皆佛語也。余謂之割聖道以奉佛。不其然歟。若佛氏者。吾夫子所謂不可使知之者耳。其流弊講張亂正一

至此而儒者皆備畏盜養寇莫知其害遂令與吾聖人分曹而論同異此儒者所以爲儒而已矣

孟子好辯解

唐虞之事莫大於洪水三代之事莫大於征伐春秋戰國之事莫大於邪說自唐虞至周子有餘年世亂幾更皆賴聖君賢相撥亂反正至於春秋上之人無復有如禹周公者而孔子以韋布維持世教迄於戰國百有餘歲邪說日多世亂日甚願學孔子者焉得不任其責蓋人所以異於禽獸者惟其有仁義知敬愛明君臣父子也守此則治易此則亂人皆知生民

關道錄

卷九

解

五

有本堂

之害莫甚於洪水猛獸不知邪說害仁義使人類盡猛獸世道盡洪水也有聖人在上拯溺亨屯則經理易聖遠教衰邪說橫行君子不得在位徒以口舌稱仁義明孝弟守先王之道其功比於排洪水驅猛獸難弘鉅寧詎相遠哉蓋天下有無洪水猛獸之世而皆不無邪說暴行之憂堯舜以後桀紂以前非有洪水而已有邪說周公以降東遷以後并猛獸無之而邪說暴行尤甚故仁義之功與生民相終始此二帝三皇所以開仁義之統孔子成春秋之功與唐虞三代并而孟子七篇之言繼春秋而再作也蓋聖人

在上以天位爲大寶其道顯聖人在下以修辭爲居

業其道微道微則言不得顯是以春秋不能必天下人知我亦不敢辭天下人罪我義直而言遜情切而語寬知我者固不察其隱而罪我者亦不見其端聖人所以藏身之固而救世之權也莊周云春秋經世議而不辨若孟子七篇則辨矣然亦有不辨也者自謂距楊墨而楊朱墨翟死久矣七篇與楊墨辨者無幾焉蓋七國之亂非盡楊朱墨翟也遊說縱橫之徒爲害也舍遊說縱橫不辨而辨區區之楊墨何也攻不仁不義之流而指害仁義之源也世道惟人與我

關道錄

卷九

解

六

有本堂

聖人忘人忘我無所爲而爲二子一執爲我一執兼愛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害仁者自至於無父害義者自至於無君一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義者必歸焉雖未嘗教天下無君父而天下之無君父者必歸焉淳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楊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強戰之士以至賊父弑君者莫不生於爲我而逞於爲人故夫楊墨之害道非必楊朱墨翟二人害之天下歸楊墨者共害之也天下歸楊墨者非以其道歸之各以其邪淫之言歸之也如騶衍

淳于髡之便佞蘇秦張儀輩之危險孫臏吳起輩之強戰莊周惠施輩之悠謬韓非申不害之慘刻鬼谷公孫龍之性誕荀卿呂不韋之杜撰龐雜紛拏哇鳴蟬噪竿濫而不可勝聽原其心同出於不仁不義究其端皆起於爲人爲我而極其禍同抵於無父無君則同謂之歸楊墨而已矣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也七篇中言性善堯舜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宅廣居之喻惻隱羞惡之端發政施仁之略知言養氣之學孰非與楊墨辨者何但與夷之言厚葬與子莫言執中謂之距

兩道錄 卷九 解 十七 有本堂

楊墨乎哉或曰孟子與稷下諸人同朝而言不少概及何也曰孟子日討諸人訓之而世人不覺也蓋仁義之說申則孝弟之行立天下曉然知不學不慮之良立愛立敬之本雖有邪說暴行牛羊牧豕斤戕而民葬物則皎如日星經正民興邪慝自無所容矣孔子之道著則楊墨之道息楊墨之道熄則百家之難解豈必與小人爭齒牙之利犯世王之諱然後爲與之辯哉嗟夫此其所以爲私淑孔子而法春秋也與楊墨辨而人不覺與儀秦稷下諸人辯而人不覺七篇之義蓋如此然則孔子之春秋亦可知已故聖

賢居業之詞微衛道之心苦孔子歎莫我知孟子稱不得已孔子使人知則春秋廢孟子使人知則七篇毀而裁及其身故曰罪我也亦何怪乎後世詆春秋爲朝報毀孟子如王充李白諸人者信乎明經未易而聞道難也或曰孔子六經之功賢於堯舜獨稱春秋何也曰春秋爲撥亂之書也易詩書禮爲賢人君子作春秋爲亂臣賊子作也故聖帝明王不著於春秋賢人君子不列於春秋嘉言善行不錄於春秋豐功顯績不載於春秋春秋無功而有過有善惡而無毀譽有是非而無褒貶有筆削而無凡例未嘗有意

兩道錄 卷九 解 十七 有本堂

書名書氏書爵書人未嘗有意增一字減一字未嘗命德何謂華袞未嘗討罪何謂斧鉞未嘗爲政何謂素王未嘗獎人何謂獎五伯未嘗予人何謂予齊晉未嘗黜人何謂黜秦楚吳越未嘗深文煩例苛條密網何謂刑書其辭明白其理平直其意委婉其量含弘無偏無黨直道而行已矣然則何以謂爲天子之事曰是書所言非魯事也非諸侯事也天下之事也蓋五伯之亂由於無天子天子爲禮教宗而春秋尊天子正名分是禮教之事也天子爲征伐王而春秋記強戰是征伐之事也君在臣名故大夫有名者而

諸侯亦名非天子不名諸侯也國各有史春秋魯史書魯事而他國事亦書非天子不兼列國也君舉必書故魯君在書魯君不在諸侯在亦書非天子不兼諸侯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自大夫出又甚自陪臣出春秋記大事所在以待天子出者也有亂當討未討春秋紀亂臣以待天子出而討之也有賊當誅未誅春秋紀賊子以待天子出而誅之也史記言動世無良史爲天子代書記以待天子出而省視之也凡此皆春秋所爲天子之事者也然則何不卽爲天子作

闕道錄 卷九 解 十九 有本堂

史而修魯史何也曰魯周公之後文王之昭也昔者成王嘗賜魯公以天子禮樂後世踵之郊天禘祖歌雍舞八佾立武宮起廟樂皆齊晉諸國所未嘗有者而周公之子孫皆已用之國史皆已書之我以魯民修葺魯史申明周公之法度而已何知其他故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知此義者謂之知我而亂臣賊子亦緣是不能藏其奸安得無罪我者乎解者曰知我者謂春秋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是也又曰罪我者謂孔子無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非也使孔子無

位而竊南面之權如所謂命德討罪華袞鈇鉞素王刑書云者而以過人欲存天理何異披裘而救火竊簡牘而寫法律也親爲亂臣以討亂賊世儒之誣春秋久矣予於解春秋詳之或曰不爲天子之事何以使亂臣賊子懼曰春秋所以使人懼者非刑書鈇鉞也有嚴於刑書威於鈇鉞者是不可枉之直道三代之民心同焉者也故曰人之生也直怵惕惻隱人皆有之蓋惡是非人皆有之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聖人人倫之至先得人心之所同者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聖人所懼天下其誰不知懼春

闕道錄 卷九 解 二十 有本堂

秋書弑君三十六以告諸天下後世人有目胸有心跖之心無異於堯舜亂臣賊子之懼無異於孔子孟子孔孟之懼卽堯舜之警予也道脉心傳治亂窳係千古綿綿惟此一脉孟子所以汲汲於正人心也人心不懼雖刑書鈇鉞將安施而徒挾天子之事震攝天下卽哉硜硜乎世儒之言春秋也愚故曰孟子與楊墨辨法春秋學孔子也

鬼神解

或問中庸言鬼神德之盛何也曰善言鬼神莫如易鬼神之爲言屈伸也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

相感而利生焉。此鬼神之正訓也。一氣相生。往以致來。來以逆往。變化不測。故爲德之盛。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鬼神之爲德也。萬事萬物。不離陰陽。不但男女牝牡爲陰陽。不但祭祀如在爲鬼神。陰陽變化是鬼神。鬼神靈爽是人心。人心真精謂之誠。誠而行之謂之道。誠也。道也。陰陽也。鬼神也。一也。近而一呼一吸。遠而天地闔闢。小而一物之成毀。一事之利鈍。大而國家之興廢。古今之升降。微而一念之起滅。顯而萬變之經綸。凡不離屈伸往來消息盈虛者。皆鬼神也。其應無方。其變無窮。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可通

關道錄

卷九

解

三

有本堂

萬年於一息。可齊方寸於千里。所謂泰山非大。秋毫非小。彭松非壽。殤子非夭者。皆鬼神之謂也。是故大舜文武震世勲業。不過尺蠖之一屈。古今人事。世代升沉。不過寒暑之一推。盈虛消息。小大理齊。故通鬼神之說者。卽知天下無物非鬼神矣。今人不知體物不遺之義。謂人死則爲鬼神。祭祀則有鬼神。其說起於祭義。附會周易而失之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天地之間。孰非物也。孰非魂也。孰非變也。而祭義謂人死形歸於土。爲魂。其氣發揚於上。爲神。夫神在天地間。豈盡死人之氣之所

化歟。如謂生爲人。死爲鬼神。則是鬼神惟死有之。惟祭祀有之。但能死而不能生。但能幽而不能明。但能陰而不能陽。偏缺而不全。何以稱盛德。何以爲體物不遺乎。恒人惟作此解。故祭祀一時。粗與鬼神交。過此則昏昧放逸。見謂日用惟人事。焉有鬼神。不知人卽鬼神也。萬事萬物皆是鬼神。起居食息皆是鬼神。視聽言動應事接物皆是鬼神。人能常如祭祀。齋明盛服。如在上在左右。則至誠無息。顯微無間。是謂知鬼神之情狀。可以通幽明之故。與生死之說矣。形骸非我有。是鬼神之凝聚也。精神非我有。是鬼神之英

關道錄

卷九

解

三

有本堂

爽也。生死去來。是鬼神之乘運變化也。故知體物不遺之義者。盡性至命。生死齊晝夜通矣。或曰。然則聖人言鬼神。不言生死。何也。曰。生實有而可言。死虛無難言也。故夫善言死者。必言生。言鬼神便是言生死。知鬼神。卽知生死。二氏言因果地獄鍊形脫化亂幽明之故。反有無之常。其說惟誕不足信也。又曰。人有垂死見幽冥者。又何也。曰。病劇魂魄恍惚。識情眩眩。爲夢爲幻。非真常之理。不可言誠。烏可執爲有也。曰。既無有。何以有祭祀。曰。祭祀者人道也。人死形銷。則氣還虛。而子孫在。卽形氣之餘也。事死如生。猶祖考

未死也。事亡如存。猶祖考未亡也。然而祖考實死矣。實亡矣。子孫之誠敬。卽祖考也。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也。故曰。誠之不可掩。雖謂之未死未亡。可也。然則又有上帝后土郊禘。以祖考配之何也。曰。亦誠之不可掩也。天者。生氣之祖。上帝者。祖派之靈。天之主也。如人身百骸皆靈。而心一竅爲主。其實卽人也。天謂之帝。其實帝卽天也。天下人物之靈。皆帝也。靈氣渙於人。最秀故曰天心。人也。天也。人也。帝也。一也。如祖考與子孫也。人心各自有上帝祖考也。形散而靈氣歸虛。如海水在瓶。瓶破歸海。時或結聚而爲鬼物。然亦兩道。學
卷九 解 三 有本堂

或曰。祈禱之說何如。曰。此卽祭祀如在之理也。天地間草木瓦礫皆有靈氣。依人則顯。不依人則氣不能自聚。今方士致鬼物。由精氣聚鍊而成。學其術者。用自己元神。借符呪招演其鬼立至。苟不假人氣。雖符呪不驗。卽誠之不可掩也。曰。鬼未至以前。在何處。既去以後。歸何處。曰。有無聚散。陰陽不測。無聲無臭。所謂神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情。其孰能與於此。若有在處。卽不謂之神。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兩道。學
卷九 解 三 有本堂

散則地獄鬼多應無處可容矣大凡二氏之言竊聖人之餘緒而流為怪誕於鬼神之神說尤甚鬼神兩字亦自聖人發佛語侏儻焉識所謂鬼神者云何俗儒舍聖言而講求異端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佛氏者也

閑道錄卷之九 終

閑道錄

卷九

解

三五

有本堂

閑道錄卷之十

宣城沈壽民耕巖纂輯

孫

後學劉祖撰校梓

疏奏

王度

字晉中書著作郎

料簡沙門奏

按釋文紀石虎僭號建武時百寺廟制髮出家虎乃下書問中書令中書省著作郎王度乃有此奏

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

出西域功不施民非天子諸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

夢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

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

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

不宜錯雜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

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與淫祀同罪高僧傳

荀濟

字子通潁川人

上武帝詆佛書

濟見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遂上書論佛教貪淫妖妄又

誅之奔魏。濟比史有傳不載此書廣弘明集條引折難今並條附六朝唐初人主大都信佛故下多顧忌凡詆佛者悉畧也

三墳五典帝王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

武祀金神莽新以篡國桓靈祀浮圖閭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 仍其薦食衣冠弁于江東戎教典于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殺亂三百年矣

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查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麋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戎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耽信邪戎詔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

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蟻蟻損傷和氣豈顧

關道錄

卷十

藝

二

有本堂

九重之慈悲乎戎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戈今乃重關以脩不虞擊析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詣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之德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宋齊兩代重佛教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昏淫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蜺蠹也墮胎殺子反養于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

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矣廣弘明集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後魏東豫州刺史

諫孝明帝崇佛疏普惠爲諫議大夫以帝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

事多委有司上疏敷付外議

臣聞明德卽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于明堂嘗禘郊社多委于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

關道錄

卷十

藝

三

有本堂

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于生民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衆遨遊于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抵切之果未若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苗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于祔明發不寐潔誠禋祀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

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書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舉秀才不第竟無仕進

上書釋文紀作上高歡書按潘惑解但云士書不言上歡今從之

尼與優婆塞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

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

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按

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

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與菩薩不可妄度

據此則尼之醜行固亦佛法所惡也奸僧先梵托佛

倚法亂人族以損天胎地獄之設彼焉得不自入哉

秋仁傑字懷英太原人唐江南進撫相武后反周為唐

諫造佛像疏摘

南道錄卷十 葉四 有本堂

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此不損百姓

將何以求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

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孰

効勤王之師

朱光庭字公拱登第見明道日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調萬年主簿人號明鏡

請戒傳習異端疏

臣竊以天覆于上地載于下人位于中三才一貫純

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叙而惇五典因天秩而庸五

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

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為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

于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

後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遷王道不振黃老雜之

于前釋氏亂之于後黃老之術主于清淨虛無世惑

猶淺惟是釋氏最為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

之士則沉溺于性宗中下之徒則纏縛于輪迴愚賤

之俗則畏懼于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

儒者當盡性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

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

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

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

南道錄卷十 葉五 有本堂

在方策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服當

法師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戎法

古者學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

從戎人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

學官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

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

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以寺門敗壞風俗

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

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

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

夫皆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
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于相國寺長老座
下聽法臣察乞行敕戒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
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曾詣門聽法者乞正違經棄
禮之罪仍乞今後一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
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爲陛下力言者方聖
明在御俊乂滿朝當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
特賜睿斷施行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
翰林學士

開道錄

卷十 纂

六

有本堂

大庖西上皇帝書

洪武戊辰四月
摘畧

釋老之壯者驅之傳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
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籙之科絕鬼
巫破淫祀云 又曰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微百
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
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然也
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
雄已惴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
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
謂衆以神仙爲徵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乎祐國家

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
得真偽莫辨假令真有之亦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
制已耳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
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
釋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

海瑞

治安疏 摘

君道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禮佛
而脩醮脩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之生脩身立
命止云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于人所爲性命者此

開道錄

卷十

纂

七

有本堂

盡矣夫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而不
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
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
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
丸怪妄尤甚昔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
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因而第之
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洩此萬古不傳之
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
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真宗
獲天書于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

必采而得藥由人工搏合以成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立脩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而左右姦人逆陛下懸思妄念區區桃藥導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馬鈞陽

言國制疏 摘畧

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萬七千九百餘人成化十三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

開道錄

卷十

藝

八

有本堂

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當京師一歲之用況不畊不織賦役不加軍民匠龜私自披剃而隱于寺觀者又不知其幾創修寺觀徧于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于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今言

林俊

號見素福建莆田人明刑部尚書謚貞肅

災異陳言疏 摘畧

成化中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于是倭以災異上

疏時為工部主事

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無稽其事不見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于漢唐宋史之間可考

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賣緣致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為誕說謂此等一造則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啗陛下也不知以可乎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損矣下人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為況商無是理而有大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在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

開道錄

卷十

藝

九

有本堂

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為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魚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為疾為瘡臣切為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饑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

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陝西
慶陽人明江西學使

上孝宗皇帝書摘

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深。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于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語。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察。不減于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如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于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此法。足以依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一法。使天下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

開道錄

卷十

藝

十

有本堂

不察及聽其誘。此臣所日夜悲心者也。

張九功明給事中

正祀典疏

弘治元年四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祀典。戎祀典正。則人心正。今聖明御極。脩明祀典。然而朝廷嘗祀之外。尚有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二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闕真君元君神。父神母之祭。諸官觀中。又有水官星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于天下也。乞勅禮部稽之祀典。盡爲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事。通爲禁止。上是其言。命

禮部會官考詳。何神立于何代。何神有功于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與否。明白具奏。于是尚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所加嶽鎮海瀆封號。郡縣城隍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號稱之。凡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禁。所以正風俗。曉人心者至矣。伏望以聖祖爲法。敬事天地。孝祀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此外凡有齋醮禱祀之類。通行罷免。不惟絕異端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仍勅中外。凡官觀祠廟。非有功德于民。不合祀典者。俱令革去。間有累朝勅建。難于輒廢者。亦宜釐

開道錄

卷十

藝

十一

有本堂

正名號。滅殺禮儀。庶盡以禮事神之心。謹按世俗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蓋西域有國曰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一身耳。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自有佛法以來。亂亡相繼。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捨身施佛。餓死臺城。由此觀之。佛不足事。明矣。至于道家以老子爲師。宋儒朱熹有曰。王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一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老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乎。如宋徽宗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卒之陷身。廷覆亡宗。社可爲明戒。佛老之徒。妄相稱述。惑世誣民。莫之能廢。不合祀典。莫此爲甚。伏望自今以始。凡遇萬壽千秋等節。不令修建吉祥齋醮。或遇喪禮。不令修建薦揚齋醮。俱不先期遣官祭告。釋迦牟尼文佛于大興隆寺。及三清三境天尊于朝天宮。則祀典正矣。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蓋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其北第五

星名曰天樞。是爲天文之中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座。乃朝廷宮殿之像。正統初。建紫微殿于大德觀東。設大帝之像。每節令亦遣官祭告。夫幽崇祭星古禮也。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其祭告乞罷免。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今道家妄以爲玉霄真府總司五雷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每歲南郊已有合祭之禮。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奮奮之日。今乃以六月二十四日爲示現之日。于義何取。設像稱名。禮亦何所據哉。其祭告亦乞罷免。又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司真君者。傳記云。漢張道陵光武時人。善以符治病。至桓帝永壽元年。百二十歲而沒。人傳白日上昇。唐天寶宋熙寧天觀間。累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亦有封號。國朝乃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視二品。然宋邵伯溫聞見錄云。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父衡。以符法相授。受自

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蓋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之稱而云耳今歲以正月十五日爲陵生辰遣官詣顯靈宮祭告夫生辰自應聽其子孫祭于家而乃遣官祭告尤非祀典亦乞罷免所謂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居今京師西山一日有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供奉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請限雨期卽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又別設二青龍祠于龍潭之上

開道錄 卷十 藝 十四 有本堂

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加二青龍以封號令春秋祭之夫妖由人興久自衰息况今連年亢旱所禱二龍杳無應驗則怪誕不足崇奉明矣又有所謂梓童帝君者記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嶺人因報母仇徙居梓童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入爲立廟唐玄宗僖宗宋咸平中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上帝命梓童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立廟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闕而新之歲以二月二日爲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童顯靈于蜀則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祀之京師何也况文呂六

聖爲天之六府殊與梓童無干乃合而爲是附會不經乞并與大小青龍之祭俱罷免其梓童祠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庶足以解人心之惑又道家有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蓋真武乃北極玄武七宿後人乃以玄武爲真武而作龜蛇于其下宋真宗避諱乃改玄武爲真武加號曰佑聖助顯靈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爲靖樂王太子得道後脩煉武当山功成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攝玄武位此卽道家附會誕妄之說再考國朝御製碑謂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陰佑爲多嘗建廟南京載在祀典及太宗肅清內難以神有顯相功又于京城良隅并武當山重建廟宇南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視祀事至我憲宗嘗範金爲神像屢遣內官陳喜安奉武當山蓋亦承列聖崇奉之意以祈神休而已乃援引左道鄧善恩輩焚惑聖聽虐害生民奏請重修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進邪說遂使香火之地幾爲盜賊之場今嘗思輩已伏其罪而其所貽國害民之事尚未止息如頻年齋送神像及多給武當山道士衣布濫費香蠟之類是也請止照洪武間例每年以三月

開道錄 卷十 藝 十五 有本堂

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其餘祭祀悉皆停免繼後神像再不齋送凡府縣應辦給衣布并香蠟諸費之勞民者俱量爲裁省庶幾國用稍節而于累朝崇奉之禮亦未嘗廢也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道家相傳以崇恩真君姓薛名堅西蜀人宋徽宗時嘗從王侍宸林靈素輩學法有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是也又嘗從薩真君傳符法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官法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真君成化初改觀曰顯靈官每年換袍服三年一小

廟道錄 卷十 十六 有本堂

換十年一大焚復易以新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節候歲時皆遣官致祭夫薩真君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又皆林靈素輩所附會况近年祈禱皆無應驗今若以累朝創建之故難于廢毀其祭告之禮宜令罷免四時袍服更換宜令收貯勿毀此後不必再焚亦不必再製如此則妄費可省而邪說可破矣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誌云福建閩縣舊有洪恩靈濟官即祀今之金玉闕二真人者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證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州福人德之圖像以祀宋

賜今額又考國朝御製碑謂太宗嘗不豫藥罔效禱神輒應因大新闢地廟宇令春秋致祭易衣給戶洒掃又立廟祀于京師加封知證金闕真君知證玉闕真君正統成化間累加號爲上帝每朔望節令俱遣官祀及時薦新食四時致皮弁冠紅金雲龍朝服近又加平天冠用黃錦綺服其黃服五年一換焚紅服十年一換焚夫神之年代世系事蹟本非有甚異也而兄弟金稱上帝本處既有春秋祀而京師復一年數祀袍服在京換焚費已不貲閩之袍服又數勞人齋送其僭號既宜革正而妄費亦宜節省請仍存閩

廟道錄 卷十 十七 有本堂

之廟祀廢京師之諸祀革其帝號與服色止稱真君服舊服其衣服更換俱令本宮收貯不必再焚每歲亦不得再製若在閩而敝者令府縣量爲修補不必齋送如此則于禮庶不爲費而報功之典亦未嘗不存也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又金玉闕元君者即三徐之父母及其配也宋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曰仁壽仙妃配皆爲仙妃國朝永樂至成化間屢封其父爲聖帝母及二配皆以爲元君每歲時節令俱遣官祀而金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祀僭竇一至于此載考徐溫乃五代時吳國專權弑主之賊殊無功

德可錄。但緣二徐爲子。有一時禱應之功。故溫思至此。伏乞削去。上帝元君之號。一切濫祀。俱宜罷免。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泰山爲五嶽之首。在山東泰安州山下。唐宋元皆加號曰王。或曰帝。若祀人鬼然者。我太祖正祀典。止稱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官祭。告每歲南郊并二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蓋以山川靈氣有發生之功故也。今朝陽門外有前元東嶽舊廟。國朝因而不廢。其後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既專祭于封內。又合祭于郊壇。則此廟之祭實爲煩費。亦乞罷免。開道錄 卷十 疏奏 十八 有本堂

許夢熊字應男南陵人明兵部職方司員外郎
崇正學疏稿
臣聞至尊莫如天人君代天而爲之子故曰天子今道士張國祥者古巫祝之流耳乃對衆廢而稱天師此而稱天非尊無二上之義也人臣事君由一命以上積資累考稱職無過然後循而陟之自九品以至一品不啻九淵之望天際也今國祥以童豎之年素無勛伐一旦陟之崇階齒于公卿大臣之列使滿朝耻于爲伍得無非分而僭越乎此臣所謂憂其漸之過而得肆其邪媚之說災惑聖心將使皇上之道廢雜而不純如漢武宋道君故事其爲聖學之累不小雖其教相沿非自今始然明先王之道以正千古之非關異端之邪以尊六經之教如韓愈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使天下帖然知國家專以帝王聖賢爲法以禮義綱常爲治是在大聖人之乾斷獨持耳且皇上御極以來最慎賞賞非臣工久著勞伐內安社稷外靖疆場者不得服玉帶今國祥以降革之餘特蒙恩復乃一供醮事即恬然受玉帶上賞而不辭侈然列縉紳崇班而不讓設有大功伐大勲勞保皇躬莫鼎祚于億萬年之安者又將何物以賜之耶以

道童者而賜勲臣固知其不以為榮勸也伏乞勅下禮官酌議俾國祥循分知讓繳回玉帶庶體統以正群情始安更求皇上顧繹初心始終典學察帝王中正之道重民生日用之倫任經術以親賢士勤政事以任賢才毋馳騁于荒誕不經非常可喜之事以求放心念天心之仁愛而儆戒無虞思稼穡之艱難而節省倍至則聖德豈不媲美黃虞而超越千古哉

表

韓愈

兩道錄

卷十

表

二十

有本堂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戎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

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羹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祈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肅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遙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彘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兩道錄

卷十

表

二十一

有本堂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矣若不卽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戎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存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况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吊于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吊今無故取桃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于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
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
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

策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山人朱
歷官兵部尚書謚文忠
御試制科策 摘

開道錄

卷十

表

二十三

有本堂

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
下富強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
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
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
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
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
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
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
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非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
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博
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
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
文之富強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
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撤去
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

議學校貢舉劄子 摘

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
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綰好佛捨人事而脩
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
人粥書于市者非老莊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

開道錄

卷十

策

二十三

有本堂

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捉。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生死。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

蕪轍 字子由號穎濱東坡弟宋官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

民政策三

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于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爲

開道錄

卷十

策

二十四

有本堂

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于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于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畊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于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致其生。無望于僥倖之福。而力行于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于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其先

祖之恩。而可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蓬豆盂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于廟。小者于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于其前。而享其報也。至于後世。則不然。民急于自修。而無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于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于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夸之教。交于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于王者。而其徒黨。徧于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于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于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于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于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于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

開道錄

卷十

策

二十五

有本堂

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出于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于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于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勅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開道錄

卷十 策 二十 有本堂

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陵月削將至于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愚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于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卷之十終

開道錄卷之十一

宣城沈壽民耕農集輯 孫廷璐編次 外孫梅兆頤校梓

詔令 諭教

宋孝武帝 諱駿字休龍 文帝子

沙汰僧徒 詔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尼出入宮掖制竟不行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齊鴻教而專成通敷加煩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欺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王

開道錄 卷十一 詔 有本堂

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廣弘明集

後魏太武帝 諱肅字佛狸 明元帝子

禁養沙門 詔世祖以司徒崔浩言信用寇謙之徒會蓋吳反世祖西征至長安從官見沙門室有弓矢子楯奏聞疑與吳通謀案問財產及諸非法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下四方時恭帝為太子素敬佛再三表諫不許復下嚴詔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帝猶潛後宣詔故沙門經卷得秘匿而土木宮塔則畢毀矣

愚民無識信偽惑妖私養師巫拔藏識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

身成容止者誅一門魏書廣弘明集合○魏書百句彼沙門者生致書作妄生

又詔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戎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灰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微欲除僞定真復義農之治其一切盪除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神及造形像泥

開道錄

卷十一 詔

二

有本堂

人銅人者門誅雖言神問今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疆之徒乞戎之誑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佛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抗之魏書

後周武帝

諱閼字福羅突太子

叙廢立義命章

周承光二年平齊便行廢教勅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

自昇高座叙廢立義命章淨影寺釋慧達答詔抗論不從

朕受天命寧一海宇世弘三教典風逾遠考定至理

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眞佛無像遠表敬心佛經廣嘆樂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思惠惠人壽債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滅凡是經象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廣弘明集

除佛法詔

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亂華風化方盛朕非五心無養事既非正教宜廢之

開道錄

卷十一 詔

三

有本堂

又

法典有賾遺亦難廢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况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效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以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歸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佛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以爲觀乎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

樹善文紀佛道論衡廣弘明集題皆作任進林叙辨周武帝除佛法意所重在辨茲於辨衆不衆錄錄附錄二條以存梗概延壽附錄

周世宗名榮煜柴氏太祖無嗣養以為子及太祖崩乃承大統在位六年

詔毀銅佛像

周世宗立之明年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宣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稱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辭哉况此銅像豈所惜哉

明太祖

革天師號

洪武元年詔革龍虎山道士張正常天師號為真人君子曰俗之不返也如此禮曰執左道以亂政教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教張道陵黃巾之遺孽其

開道錄

卷上

詔

四

有本堂

亂甚矣是向者先王所必誅也而元封爵之冠師以天夫天尊無上者也君代天理物猶命之曰天子庶人而師天尊踰於君至公等矣而况於亂人乎革之誠是矣惜乎去其真人也而可矣明紀

諭高麗王

洪武二年高麗使者歸帝賜其王書諭以持危保國之道又戒令備倭勿倣佛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紀

與諸儒論學術

高皇帝嘗與諸儒論學術學士博安對曰道之不明

邪說害之也帝曰然邪說之害道猶色之炫目也鮮不惑者非豪傑不能夾去之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謝曰主臣此探本之論也紀

明世宗

詔嚴禁僧尼戒壇說法

嘉靖四十五年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勘京城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送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

開道錄

卷上

詔

五

有本堂

本為一途恐投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從信錄

明神宗

詔革左道

萬曆八年侯封人曹嵩作亂自稱三乘教王官兵逐之梟斬其黨張景陽嵩走鹿邑生得之下詔嚴行革左道紀

道錄卷之十一 終

開道錄卷之十二

宣城沈壽民耕巖纂輯

孫廷璐編次
後學胡啟淵校梓

記

蘇軾

雜記

自省事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百歲然竟病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與公卿尊師之甚衆然卒亦病疾或時中風搖溺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

開道錄

卷十二記

一本堂

記歐陽論退之文

韓退之喜大類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與顯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此又誣永叔也

曾鞏

字子固南豐人

鷲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信州鉛山縣鷲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爲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謀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歛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疾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困其力不出賦歛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加焉而天下皆以爲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

開道錄

卷十二記

一本堂

其得耶而請予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李孝光

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

夜宿天柱下寺水英二人來坐與之語不悖其師者也頗能言欽禪師修浮屠氏之法居退讓之節知止足之義予久不見欽因二人者謝之客怪而問焉予平生名不喜其法而竊私其人胡謂也予謂客今衆子百家皆不能抗仲尼氏之道而異端獨遺其二焉曰佛與道而已矣爲佛之說又有二焉曰大乘小乘乘猶言道也或爲其大者或爲其小者凡爲果報禍

福輪轉之說皆其道之所謂小者爲其大者固已譏笑之所謂爲其大者曰吾將以求吾心也吾將以見吾性也然恆過於中而弗趨於常泥於體而不適於用視儒者之有父子君臣夫婦昆弟也報訕而卑之然而生斯世也非儒之立則不能一息居也其訕而卑之也又其徒之不能盡其師之道者也彼有能盡其師之道常賴吾之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也則不爲強者之所暴貪者之所攘然後去之窮山大谷取其人之枯槁顛顛不適於用而爲世之所棄者以爲之徒而教以其師之說舍茨而不以宮衣麻而不以

開道錄

卷十二記

三

有本堂

南登小山復折入西南過小溪百步許至柏菴問飲適往延恩院未歸惟有一小僮居戶下遂南去谷口與持橐者會南過馬鞍嶺宿山人家山人姓金氏

王世貞
字元美號弇州太倉人明刑部尚書

海游記

開道錄

卷十二記

四

有本堂

登故枕海出東門不一里大菟之園在焉其陽依海墻而墮余與叅政姜君文翰行部登既視事五日乃以廣之間出游觴於墻輕雲蒙籠風師不驚文淪若轂容喬泥濘與天下上俄而東南雄虹起亘空若銀橋蜿蜒而下飲於海驚流噴噴幾貝萬斛飛躍注射若五金之在鋒芒穎胸爛背觸睛眩已徐徐縮入海既久之顧見鼉磯大小竹諸島雲氣驟變峰巒盡改或斷或續或方或圓或峻或衍或英或圯或陟或窳或墮或隱或漫漶波浪或斗挿入漢或爲鳴或爲伏或爲虎豹者不一童子趨而前曰是其將雨乎忽大風發吹雲散不果雨余慨然謂姜君曰於呼此奇表之士所得而影響其君爲始若武者哉彼其驚幻變之熹微歟光景之恍惚以爲其下真若有神仙者焉思竭天下之力以從之而竟不可得不知其泡沫之軀怒焉而滅爲茲海之雲氣久矣夫身挾名而俱盡

者何限乃南望田橫之島則隱隱負生色焉然至於讀魯仲連被髮蹈海之書蟬蛻物表視斯人未嘗不倘恍俱失也於乎古所謂仙不灰者是歟非耶姜君不吝第趣觴觴余醉而歸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

記元世佛教之崇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真灰荅兒麻八剌乞列嗣初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國王霸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於潛

開道錄

卷十二記

五

有本堂

師與語大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卽位尊爲國師授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凡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灰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亦憐真嗣凡六歲至是灰復以荅兒麻

八剌乞列嗣立自是每帝師一人灰必自西域取一人爲嗣終元世無改焉

文宗天曆二年帝師輩眞吃刺思至上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人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辨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栗然按元自太祖起朔方時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且險遠俗獷好關思有以柔服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盡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

開道錄

卷十二記

六

有本堂

者必以僧爲之師臣以下亦僧俗並用軍民盡屬統理於是帝師之命與詔並行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甚至雖帝后妃王皆姻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卽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人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

而奏合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饑大德九年專遣平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疋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賻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絲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姪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遂尙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熏灼延於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

開道錄

卷十二記

七

有本堂

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人塚墓凡一百一十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定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接諸地捶朴交下搜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某

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妃忽失赤的斤爭道挺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聞而宜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

開道錄

卷十二記

八

有本堂

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捌思申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朵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朵兒只列朵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朱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咎朱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朵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

有曰黨刺朵四華言翹遮施食也。有曰典朵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棚思江朵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捌華言自受王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刺察坐靜華言秘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朵四華言至尊大黑神翹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親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札沙刺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

闡道錄

卷十二記

九

有本堂

若經也有曰撒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潤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至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

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寶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肅祠佛事之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交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逞其誅宣政院叅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賁緣幸免者至多或取空名宣勅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係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

闡道錄

卷十二記

十

有本堂

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元順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耶答刺馬吉的波廸哇兒禡等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姦狡帝愛之亦薦西番僧伽璘眞於帝伽璘眞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現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

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操曰秘密皆房中術也
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大元國師其徒
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
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
十六天魔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
戒者得入餘不與又爲龍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
子內游戲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
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豈卽元該
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
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右並元史
紀事本末

關道錄

卷十二記

十二

有本堂

元時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延帝師
堂下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
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
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
布施其流風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
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於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
殆與常人無異特無髮耳右雜
俚語

說者鑒

元世爲佛所惑本不必存而備著之以爲戒於邪

李夢陽

宗儒祠碑記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周朱
二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間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
蘇公止模周朱二公像於中而遷李賓客主於別室
及副使邵公爲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講學於洞者
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
黃幹陳宓呂炎呂燾胡泳李燾黃灝彭方周邦彭鏊
馮椅張洽是也詳其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案宗本也
法也又宗而主之也大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
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

關道錄

卷十二記

十二

有本堂

家之嫡曰大宗皆言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
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宗如史記道者宗清
虛陰陽者宗義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
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
子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者夫是以歸而趨之者亦
以爲之本而足法焉爾以爲之本而足法則必尊之
以爲之主尊之以爲之主則各是其是彼得與我鼎
峙而角立於是吾之所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
沒而微言絕孔子沒百餘年幸而孟軻氏起焉孟軻
氏歿千餘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

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雖始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於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於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聞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於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遷真欲趨嫡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爲是誰之力使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不

開道錄

卷十二記

三

有本堂

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爲章明洞學至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

大隆福寺記 摘

景泰四年大隆福寺成皇帝擇日臨幸已夙駕除道國子監監生楊浩疏言不可事戎狄之鬼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疏言不可臨非聖之地皇帝覽疏即日罷幸

錢宰

知止齋記

八年冬詔天下士凡寄跡佛老而有志於聖賢之學

者入國子學俾習知天理民彝然後授之政焉余助教庠舍間因獲與諸茂異交間過尊經閣訪黃君伯厚於東序伯厚扁其齋居曰知止噫伯厚述佛而歸於儒不半載而知所止矣何其化之速耶今朝廷武功既成誕修文教示之以綱常道之以道德化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政將使天下之士皆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將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化以世之學佛老者往往多聰明識道理俾務於學去其虛而實踐變其寂而有爲歸其偏而歸於中正猶反手耳然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開道錄

卷十二記

四

有本堂

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化天下後世俾修諸身措諸事業莫不各有所止之地也是故冠爾以章甫使知首之所止焉衣爾以逢掖使知身之所止焉正爾以夫婦復爾以父子明爾以君臣使知心之所止焉伯厚於是元冠素纓俯仰後先以正其容貌以齊其顏色垂紳委佩周旋抑揚以敬其儀刑以慎其進趨入其室則夫夫婦婦怡然乎其和樂而有別也升其堂則父父子子儼然乎其慈孝而有親也出而仕於朝則君君臣臣秩然乎其明良之際會而有義也伯厚方且見之躬行矣其視前日視髮毀形滅性離倫違

世獨立而出物外者夫豈伯厚之所止耶嗟夫北辰之止於天也不偏也流水之止於海也不息也心猶辰也靜而不偏則所止者正矣心猶水也動而不息則所止者至矣伯厚向無惑於偏無怠以息庶幾終始慎其所止哉

吳應箕

偶記

七月督師楊嗣昌奏為祈年事內稱夷陵荊門一帶枯旱蝗蝻復生不勝殷憂因憶在永平府禱祝城隍夢神告華嚴經第四卷可誦四行所屬嚴誦得雨比

閉道錄

卷十二 記

十五

有本堂

至江陵特草一檄刊送撫按通行道府州縣等官有至事楊卓然深為地方慶幸隨准撫臣宋一鶴咨報承天府誦經蝗災荊門知州沈廷祉報誦經蝗災宜城知縣陳美報誦經蝗災江陵知縣何至孟稟稱誦經得雨蝗變為魚蝦華嚴之神應若此皆按臣汪刊行頒布之效也推及河南鄧州知州劉世新野知縣姚昌祚知府顏日輪稟稱領經全部果得甘霖蝗重盡滅臣久聞河北山東俱苦旱魃俱願祈年誦經稍寬至尊南顧之萬一云據此則楊直一癡騃不明理之人如此而尚望其殺賊成功乎一時郡縣遂相

率欺誑又何怪楊之誣罔也疏中且有蝗災賊豈復活之言直令人讀而掩口耳時皖撫為鄭公一陽鄭在揚州備兵寬然長者最得士大夫之譽故驟有是陞其實用兵非其長也時亦有誦經詛賊之請天下聞而笑之

皇五子加諡號時皇子方數齡逝時言及冥報等事上大為感慟故諭內閣擬諡號後封為顯靈王先是上留心聖學排斥佛老宮中銅佛皆為銷鑄而所損壞神像甚多至是復信因果深加崇奉至以九蓮菩薩等稱加崇先聖后亦大異矣是時內閣未聞揭爭

閉道錄

卷十二 記

十六

有本堂

禮官不能執奏臺省不能陳諫即號稱大僚賢者亦不過咄嗟歎息而已人臣之不忠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予在南京見邸傳深以此為過舉不可以示後世時禮部及臺省有數相知者因勸其出一疏以正之咸以恐得罪為辭予復憇患少京兆張二無為之張亦留心佛經者曰此中有諸老謂皇上此舉遠過漢唐予何敢爭予笑曰向使阿難為今宰官一定少不得這一本張笑而唯唯後予見北禮部李焄者亦頗及此然語皆含糊不敢明言正論也

虎丘書禪僧講經事

聚衆講經最敗風化而兆亂端非獨排斥不遺餘力亦嘗以所在不能禁絕爲恨崇禎己巳南京延江西法師某講經於南門聽者數十萬人男女夾雜至不忍言於是勛臣爲之倡率御史爲之護持祠部爲之贊導此其勢之傾動何如哉予聞之扼腕謂使身爲執法之官必先置僧於理而後露章劾諸在事之人不獨維風實以防亂即使天下有深明佛法者必不以予此舉爲過也甲戌過杭州聞事有類於南京者士大顛倒殆有甚焉予趨而避之丁丑寓虎丘適有茲役予同舍弟筵往觀僧俗各半而婦女尤多至繞

閉道錄

卷十二記

七

有本堂

臺攀座無非是者其耳目眩亂使人見之欲嘔而講者之高下姑置不論嗚呼此又無間風化矣夫愚民不足道獨怪士大夫當多事之日豈無職業而遑盡心於此卽儒者讀孔孟之書初未聞於師友質疑問難有所發明而學爲科舉之文者於一先生之業尙多漏而弗精乃於茫無有得者而隨俗跪拜翼有微悟豈不悖哉書此以使世之好禪學者覽而有所感焉

張自烈

雜記

友有感志冥報爲放生社者購錢市魚蝦鳥雀放之適金陵南村苦澇老禪乏養殮烹田間螺充腹友惻然曰螺無知遭厄如此盍少給草者錢使市米啖粥毋墮螺得全矣予曰公胡不忍於螺而忍於人饑族衆豈少錢能活宜協心規措合後先放生資以賑餒則惠什伯放生不放生可也不然螺活而人殍雖曰放生儲益哉予與氏先仁民後愛物施有序也今立視其人之死而惟螺是私無乃失差等歟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仁者萬物一體聞不嗜殺未聞放生也或曰放生始佛法何可廢予曰一放生社

閉道錄

卷十二記

六

有本堂

耳所放幾何惡能盡天下禽魚而悉放之且所放魚鳥皆市諸捕者之人捕者利得直我日放彼日捕是驅之捕也害滋甚况捕而後放出網罟餘生以少緩須臾之歎不數日放者等就斃哀哉然則今之放生者惑也非仁也仁莫若孔子釣不綱弋不射宿而已豈管放生以市德哉若夫不忍於螺而忍於人又惑之甚者也

書後跋

劉基

書劉禹瞻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悔之必於其所恆懼。誘之必於其所恆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殲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爲開道錄

卷十一記

九

有本堂

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啍啍。婦孺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恆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楊士奇

名遇。以字行。泰和人。明大學士。諡文貞。

跋四十二章經

開道錄

卷十二記

二十

有本堂

難彼固歎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何也。

閑道錄卷之十三

宣城沈壽民耕農集輯

孫廷路編次

後學江上珍校梓

傳行狀年譜石表辭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南朝

漢明帝皇后馬氏列傳摘

后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勅絕禱祀後漢書

漢和帝皇后鄧氏列傳摘

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

合典禮者後漢書

閑道錄卷十三傳

有本堂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

唐太宗皇后長孫氏列傳摘

后疾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被塞災會后曰死

生存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

效我尚何求且敕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

不為豈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

齡以聞帝嗟美而群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乃止

唐

唐張士衡傳摘

張士衡瀛州樂善人太宗擢崇賢館學士太子承乾

問士衡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
耳如貪憒騷虐雖傾財事之無損于禍且善惡必報
若影赴形聖人言之脩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
福祚永及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
是規之唐書

唐李邕傳摘

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下躬
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藉藉皆言普
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二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

閑道錄卷十三傳

有本堂

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

致神人耶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

能致佛法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

可得能鬼道耶墨翟子實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

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其所以行皆

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道治天下惟

陛下省察不納唐書

唐王綰傳摘

王綰字夷卿與兄維齊名累官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綰曲意附離無敢

忤素奉佛。不如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為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管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禁中奉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輿馬。度支具廩給。或戎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入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王公。群居頽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

南道錄

卷十三 傳

三

有本堂

簪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歛丐貨。縉為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棄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官中造孟蘭盆。綴飾鏤珎。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幘。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咸以為常。群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

鴻漸倡之也。性貪冒。縱親戚尼姪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鞠其罪。同載論死。上憫其老。不加刑。唐書

沈耕巖曰。元載一門賜死。發祖父塚。斷棺棄尸。毀私廟。主何佛不相護也。

唐常袞傳 摘

常袞。京兆人。中書舍人。時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王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

南道錄

卷十三 傳

四

有本堂

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使。非能男畊而女織者。類出于民。是歛怨而媚上也。請皆遣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勢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唐書

郎餘令傳 摘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幽州錄事參軍。時有為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張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

裴試廉按果得其姦唐書

高開道傳摘

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令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為耶輸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為兄弟封齊王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其衆復自稱燕王唐書

張鎬傳摘

玄宗西狩道鎬詣肅宗所敷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納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外間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嗣道錄卷十三傳五有本堂人以一函字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唐書

歐陽修

五代史一行傳摘

五代時石昂青州臨淄人昂父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于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

馬令

南唐浮屠傳

傳曰齊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

法豈固為後世患哉衰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易紀常由于此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于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卽位好之彌篤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為癡贅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類少有芒刺則再加脩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效之募道士願為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國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開道錄卷十三傳六有本堂則于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若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

小長老錄一傳

開寶初有淮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披紅羅銷金衣後主請其太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困庾漸虛財用耗數又請于牛頭山大起蘭若干餘間廣集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

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微也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署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

蘓軾

陳公弼傳 摘

公諱希亮字公弼眉之青神人中天聖八年進士第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

南道錄

卷十三 傳

七

有本堂

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置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丞視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道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

宋濂

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人明翰林學士謚文憲

鄭氏孝友傳 摘

鄭大和浦陽人性方正不奉浮屠老子經像冠昏喪祭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子孫從化孜孜孝謹

李光縉

字秉一

叅知定齋許先生傳 摘 先生諱宗鑑先生之學以鄒魯爲宗闢洛爲翼非六經不以道非箋註不以達一切佛乘貝葉諸書近世士大夫所喜談樂附者先生輒麾之以爲妄中國聖人之教非其力不任而其心不好也

李夢陽

大傳 摘

有弟曰孟章頗好與黃冠人遊其伯氏見其口與黃冠人遊怒罵之曰夫吾家業詩書世有顯名爲今傳汝汝奈何弗省弟知伯氏弗已悅也于是間說之曰

南道錄

卷十三 傳

八

有本堂

夫人曰助助勸勸何爲者與是非爲名與利哉夫參我者我者也軒冕者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助助勸勸與利名爭是亦速自戕爾長老有言曰上牀脫屣不知生死言且暮難保也夫神仙黃白之事天下之至妙也弗汨爾之形弗搖爾之精取之自盈而與事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爲者徒以芻豢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芻豢軒冕是不可必得者也乃今汨汨以死效此非天下之大愚與伯氏曰夫子日見芻豢軒冕者于道路也而不聞有見仙者也夫仙庸其有乎弟對曰

不然夫鷄鴨有翅飛不越尋丈何者其分卑也故飄飄遺世以獨立者上仙之分也今吾非不能力致富若貴乃亦醜其與鷄鴨等伍已矣伯氏不能奪其說適問曰夫黃白之事亦可為乎弟對曰可穹隆三足納汞貫藥煮之桑木之火厥候不爽而大藥可成也大藥成可以為黃金黃金成而可以為長生伯氏于是積桑木之薪購汞求藥置鼎于前乃令弟為黃白之事弟為之踰月而藥不就于是伯氏以為賣已乃大怒將笞之弟恐于是棄其妻奔京師而依仲氏會仲氏如通州弟從如通州仲氏覲弟有異材于是教

開道錄

卷十三 傳

九

有本堂

之以先王禮樂與仁義道德之說弟幡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畧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仙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不務適日思高翔遠舉以遺世絕粒此滅生之道也夫束手而不務滋殖而變幻金鐵欺世以盜利此導民為奸者也故先王之制禮也朝饗夕飧以防踰也春耕而夏以教勤也故教義立而民不偷夫君子之立于人朝也非以芻豢足以悅口而軒冕足以華體也故日治人者食于人故芻豢軒冕者報功者也今一槩

以為狀我則必盡除天下君臣父子之倫而後可豈人情也哉弟于是不復再言神仙黃白之事嗟然曰夫六經者則譬之鳥也諸子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子百氏以探知六經之紀然後約于道然是時弟已病不能行也弟為兒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暈後恒病熱卒死彼諺有之曰入田看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先也由是言之弟之談說仙術其亦弗祥也已矣

尚書湛公傳 摘

開道錄

卷十三 傳

十

有本堂

公名若水官南都時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為沆其像于江絕眾惑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侯方域

字朝宗河南商丘人

湯御史傳贊

湯名兆京宜興人

侯方域曰余王父與湯公同朝為言官既老致政每見朝廷事有得失輒嘆曰今言路無湯公卒無言者矣又言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達觀所撰水入宮禁謂法水湯公為御史大怒捕達觀燬答之繫獄以死嗚

呼公真體大丈夫也哉

行狀

方孝孺

贈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摘

府君諱嗣典字華卿姓瞿氏常熟人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

年譜

南道錄

卷十三 行狀年譜 十一

有本堂

漆嘉祉字蔚生江西南昌人明寧國司理遷副使

吳忠節公葦庵先生年譜 摘

崇禎辛巳二月劉太夫人壽六十先生同季弟偕諸子姓奉觴上壽先生素簡酬應尤不喜多致賓客茲則來祝者皆觴之太夫人欲從本誕日作佛事俗云預脩也先生進之曰所謂預脩者修善事耳男將置疏籍一冊凡所為賙恤濟應之資逐事計費期盡佛事之數而止先生平生尊尚正學不徇二氏之異故臨以慈諭亦必婉引于治命

癸未九月先生晉戶科都給事中時上方急鼓鑄之

令先生疏請諸剝銅像銅鑄之類以廣鑄錢適有鑄佛像高三丈者疏毀之

甲申三月先生殉節時囑姪曰不須殯殮付之一炬可矣不得齋醮

宋濂

朱丹溪先生石表辭 摘

縣有暴巫好詆竇鬼神欲修岱宗祠以徵福懼先生莫已與以言嘗之曰人之死生嶽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敢干令先生曰吾受命于天何庸媚土偶為生死計耶且嶽神無知則已使其有知當此儉歲民食糠覈不飽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卒罷其事濂集

南道錄

卷十三 表辭 十二

有本堂

閑道錄卷之十四

宣城沈壽民耕巖纂輯

孫廷璐編次
後學江上瑛校梓

言行錄

李幼武字士英人

宋名臣言行錄摘

王翰林禹偁字元之濟州人

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公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
通盟好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難選舉四曰澄汰
僧尼五曰親大臣遠小人

閑道錄

卷十四 言行錄

有本

陳晉公恕字仲言洪州人

公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

孫宣公奭字宗古博平人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公知河
陽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存書其辭有云得
來惟自于朱能崇信只聞于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
不之責頃之朱能果敗

余襄公靖字安道建州人

開寶塔災得舊堽舍利迎入內廷傳言頗有光怪將
復建塔公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于民凡腐

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光鳥足異也上從
之

陳搏字圖南亳州人

搏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
至闕下令于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熟寐如故甚
異之因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
念豈宜留意于為金乎世宗不悅放還山宋太宗即
位再召留闕下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
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皆所不知然正使白
日昇天何益于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洞達
閑道錄 卷十四 言行錄 二 有本

呂正字大臨字與叔

富公弼致事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與叔
奏記于公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
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
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
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超異學不入
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大道為未盡輕禮義為不足

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方宜無難矣若夫移情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

范蜀公鎮 字景仁成都人

公學本十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東坡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帶于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

司馬溫公光 字君實陝州人

公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

閑道錄 卷十四 言行錄 三 有本堂

呂申公公著 字晦叔文靖之子

邇英進讀神宗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曰堯舜知此道乎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爲志

沈耕巖曰申公晚多讀釋氏書又勸溫公留意終是信道不篤豈律已與勉君異術耶

范內翰祖禹 字淳夫成都人

哲宗朝秘書監王欽臣奏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公封還之以謂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脩篇籍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于治道不必使

方外之士警校以崇長異學也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本征時人謂之安撫太師今乃有校書道士人必謂之編校太師矣事雖至微實損國體遂罷其命

陳忠肅公瑾 字瑩中南劍州人

公爲越州僉判募下爲帥待公甚厚初下嘗爲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皋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卡留少俟公不爲止曰

閑道錄 卷十四 言行錄 四 有本堂

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語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末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于羅織矣張天覺晚年亦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醮錄會黃冠釋子紛紛從之公雖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是代書簡之曰辟穀非直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勲業地無愧是神仙

沈耕巖曰劉器之陳了翁一時忠勁真堪伯仲而

劉微遜陳者器之愛看佛書不如了翁定識鉅力卓然難惑也

劉秘書恕 字道原筠州人

道原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王徽猷居正 字剛中上世故蜀人其高祖徙居維揚

公上疏云伏蒙聖慈許臣以舊所著論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于道者進呈得四十二篇釐為七卷

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二曰非聖人滅天理詆誣

閑道錄 卷十四 言行錄 五 有本堂

孔孟宗尚釋老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四曰託儒

為奸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五曰隨意互說

反覆背違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

義理七曰三經字說自相牴牾集而成之謂之辨學

詔送秘書省嘗進言曰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不識聖

心灼見其弊安在上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

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

天下之亂生于安石公對曰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

得罪于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

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

說者正謂是矣公退即序上語繫于辨學書首上之

范太史如圭 字伯達建之建陽人

公屬疾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是寄戒諸子強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吾喪

胡學士銓 字邦衡廬陵人

公因旱蝗星變求言請勿微福佛老躬行周宣政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

明道先生宗丞程純公題 字伯淳河南人

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

閑道錄 卷十四 言行錄 六 有本堂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于諸家出入于

老釋者幾十年友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于庶物察

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

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來

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

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

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能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

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

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

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汙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素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

康節先生著作郎邵公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屢徙為河南人

司馬溫公一日薄暮見先生曰明日僧脩顯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勒富公果往于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因見富謂曰聞

問道錄 卷十四 言行錄 七 有本堂

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驚曰其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朱子曰康節之學扶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

上蔡先生學士謝公良佐字顯達上蔡人

先生嘗手東胡文定公曰儒異于釋正在下學處頗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二三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龜山先生侍講楊文靖公時字中立先世弘農人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將樂縣遂家焉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戎狄矣惟有楊謝長進南軒云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處有儒生高談詩書自擬伊傳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奸其說一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友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之禍攷其所致有自來矣先生奏其學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

問道錄 卷十四 言行錄 八 有本堂

正到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

侯公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二程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

人有欲館侯子于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土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

武夷先生侍講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

先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贛州曾幾叟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

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俾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及以理爲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盡與宗門要妙兩不

蘭道錄

卷十四

言行錄

九

有本堂

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廣而克之達于天下釋氏乃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歟

五峰先生胡公宏

字仁仲文
定公季子

南軒見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峰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之因于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拭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病翁先生劉公子暈

字彥冲忠
顯公次子

晦菴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如此附朱子語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又問如十論之作于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乃久之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

蘭道錄

卷十四

言行錄

十

有本堂

張受先曰朱子不阿私其師

延平先生李公侗

字愿中諡文靖
南劍之劍浦人

異端之學無所入于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該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于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晦庵先生徽國朱文公熹

字元晦世徽人居
紫陽山下後隱父

從蘭公

公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章齋雅敬延平故公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及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南軒先生張宣公杖字敬夫魏國忠獻公嗣子世俗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于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為之兢兢

象山先生陸文安公九淵字子靜撫之金谿人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為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代醮事

學士陳公襄字述古

公判尚書祠部時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為行因奏近年以來自官闈

開道錄卷十四 言行錄 十一有本堂

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為陛下愛惜典刑首為實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

沈耕巖曰公居官以所在繕學舍授經義為要務垂沒無他語但索紙筆書先聖先賢四字付其子而絕蓋卓然吾道干城也

焦竑字弱侯上元人明翰林修撰

玉堂叢語摘四條

霍公韜官南都禁送喪之設宴飲絕婦女之入庵院罪樂戶之買良人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建祠表岳武穆何尚寶之忠節給田表葉谷王都憲之清貧

別應天鄉飲之賓介援恤忠臣花雲之弱孫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也

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為之請傳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于是乃改十年一給之例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微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傳尚書珪佯不知執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衰天子壞祖法大不敬上弗問

開道錄卷十四 言行錄 十一有本堂

田亦竟止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為譴編脩陳名上疏曰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平事章懋給事中王徽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

昭亭日鈔摘

宋王介甫子雱病命道士行醮大陳楮錢第平甫曰

兄在相位當令天下取法勞雖疾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墨吏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法耶介甫大怒

介甫新法毒流寰宇晚歸鍾山放魚人譏曰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若區區活數魚

宋末浙民歲輸身丁錢緝細民生子悉棄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塲其利甚溥而為勢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緝符下日百姓歡呼鼓舞始有父子生聚之樂

南道錄

卷十四

聖旨鈔

十三

有本堂

柳渾十餘歲時有巫告曰兄相天且賤為僧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如速死學益篤後至宰相

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命駕自持金帛以施其妻亦至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之不及因命官為簿籍其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妖僧羊角禪師能前知且善呪死術遠近神之縣令皆畏憚不敢問有張某令縣一老婦訴僧公受其詞

由獄中死因捕僧知之日張公擒我其徒勸之亡僧曰張公正人也行將安之吾數已盡殆不免矣因縛僧至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杖隸號呼稱痛公謂曰汝能呪杖者死復呪其生即貸汝試之不驗遂收獄其夜大風搖屋宇公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取僧出厲聲結責覩其衣以介方拍案僧股慄脇下墜一紅珠光炯爍并妖書一冊遂死公恐其詐掘地瘞之三日發視尸已腐矣

南道錄

卷十四

聖旨鈔

十四

有本堂

陳賢永樂初徵入館脩大典先後八年為諸儒所重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上奇其才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生平不佞釋子今敢以御君耶論者劾其違詔不忠忘親不孝眾為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旨置不問

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餘兩

相國夏桂州值上崇醮事諸大臣皆道服而公獨儒服遂放歸

林公廷選撫廣東時其寺歲一僧云成道擇日修葺

大會。宜薪僧處其巖。舉火焚之。男女聚觀。不達數百。里富人施財千百計。林廉知之。而心疑其詐。屆期親往呼僧下詰之。張目不能言。命舁至司。以水沃之。稍甦。言我非僧。乃丐者。僧留我。令披剃出家。至今月日。飲我醇酒。遂啞不能言。僧惜如夢。今幸得生。林勅人圍寺擒僧。無一脫者。悉首服。始知往歲茶毘皆丐者。戮其僧。緒其寺。

嘉靖時山東某方伯喜禪學。留一僧衙署。久之。窺見其夫人殊色。賄僕得其髮。瞰公外出。然燈臥榻前。髮圍繞。眉間手劍持呪。是晚夫人果心動。欲就僧。顧念

閑道錄

卷十四

十五

有本堂

隨起。隨止。後漸難過。徑造僧所。聞呪聲。翻然走歸。會方伯臥他室。促之起。告以故。云奸僧必有法術。召我魂魄。速究之。公大駭。隨出窺其僧。手劍持呪。口刺刺不休。卽時杖死。

宋公某家清源門外。有叫夜僧聲。最苦。公憐之。施金一餅。明日業娼者以償店僮。蓋出僧宿錢也。奸僧所爲若此。

閑道錄卷之十四終

閑道錄卷之十五

宣城沈壽民耕巖纂輯

孫廷璐編次
姪觀生校梓

諸子

劉基

郁離子摘

楚人有見蛇蝎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爲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于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蝎未嘗傷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

閑道錄

卷十五

諸子

有本堂

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誓篴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毋以爲陰德。君子不非焉。况毒人之蠱中之者。不死則癘。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于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可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于其身爲之。而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益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益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于聰明正益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汙吏姦胥悍卒。卽市井豪僧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廟道錄

卷十五

諸子

二

有本堂

郁離子觀于嶽祠。悵然嘆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況于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祀而淫縱其禍福于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

大焉。

陳棹

金鼎子摘

元光元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因推春秋大一統之義。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明。致堂胡氏稱之。謂其功不下孟子也。及觀漢書武帝建元之元年。實帝卽位之初年。冬十月。始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蘓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則先此仲舒對策之六年。已肇建斯議。非始自仲舒矣。綰既奏可。未數年而仲舒廷對之言。已復懇懇及之。豈一嘗行之。而輒復廢于積習之未易除與。史稱綰以戲車爲郎。至丞相終無可言。而其所建明乃如此。蕭相國曹參貶矣。特其言排申商韓非蘓張而不及黃老意。竇太后之餘。人情猶有所諱。不然。或其所學正在此。史云。綰醇謹廉實。長者無他。則其人可知也。至田蚡繼之。始盡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又復以治春秋對策取宰相。封侯。于是

廟道錄

卷十五

諸子

三

有本堂

一時儒者始雲合風動。益知所嚮往。而天下之學始

粹然一歸于正矣。是固諸臣先後倡導之力。而武帝表章之功。亦安可誣與。世之談者。往往嬖秦皇于漢武。秦皇始既平一天下。納丞相李斯之奏。令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偶語詩書者。至于棄市。而武帝乃獨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由此觀之。其大本固已卓然。夫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官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所以異于始皇者。固無幾也。然而諸有亡秦之失。而卒無亡秦之禍。其殆以是也。夫其殆以是也。夫

風俗通。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

開道錄

卷十五 諸子

四

有本堂

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此與唐傳奕令僧呪已大類。事有無不可知。予以爲就使有之。而仲舒不能惑之。若無乃朝服誦經。若作而自張者然。得無猶有儒于中耶。仲舒引巫自詛。蓋將以身悟武帝。武帝親見越巫之詛。不能行于仲舒。而異日乃卒以巫蠱之惑。至于逐妻殺子。而不恤邪說之能移人而惑之。不可開也如是。

唐玄宗好道。而宰相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迎上心而市寵也。小人哉。賀季真一代嘉德爲

秘書少監。天寶初。以夢游帝居。廼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賀亦備糟餼醴。耶先幾察微。適然遠遁。留侯赤松之託也。然君子謂賀哲于謀身。而疏于悟主矣。惜哉。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于鳳翔。或言昔憲宗時。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七月帝崩。按四月迎佛骨至禁中。七月而帝崩。或者之言驗耶。曰不然。此枯廡安能與知人生死。人生死。天也。或言憲宗迎佛骨而無救于必死。可也。謂憲宗以迎佛骨死。則非

開道錄

卷十五 諸子

五

有本堂

也使憲宗無迎佛骨。亦死。懿宗無迎佛骨。亦死。蓋論事于人主者。惟明義理以爲之斷。而無必以禍福之說。恐而搖焉。斯可耳。敬宗將游驪山。或叩頭諫。以天寶事者。敬宗曰。驪山若是險耶。朕宜一往。以驗卿之言。及往而返。謂侍者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耶。吁。此皆唐事也。

佛氏之說。云輪迴五道。無有窮已。謂人出沒于生死海中。人可鬼。鬼可人也。如此則一人一鬼。一鬼一人。絕于此。育于彼。攝入鬼錄。曾無踰時。生登民版。恆有定數。既不由世道盛衰。爲之繁耗。亦不由造化合散。

制其死生此悠謬不經之至易晰者矣且復歷世賢聖今化何人本家祖宗更聯姻屬甚者牛羊犬豕皆且以爲吾祖而奉之吁猥褻極矣

宋史稱真宗初年李沆爲相王旦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日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于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之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蓋文正至此已不能自亡憮然儒林公議

兩道錄

卷十五

諸子

六

有本堂

又稱真宗祥符中行封禪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爲相迎合其事議者或罪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亂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爲億兆祈福不猶愈于聲色田獵歟夫文靖以土木禱祠之憂與聲色犬馬同且爲旦他日憂之而旦亦以此深服沆之遠識至是則方且以爲癡乎彼夫旦可謂恕已量主善乎其自寬也謂爲大人之道則不可也

湘山野錄寇萊公罷相移鎮長安情況寥落忽天書降于乾祐縣或稱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士論譏

之幾召入相有門生曰某有三策第一莫若稱疾求外補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第三不過爲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康之謫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則所謂稱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者王公旦也天書之事旦已身爲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謗旦不欲公獨爲祥符天禧間完人矣始準固不欲奪王署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決

兩道錄

卷十五

諸子

七

有本堂

諸子增哉以彼其生平然而爲之陷于其中而不自覺他日愧悔宜不俟海康之謫矣門生三策錄失其名史又佚其策然青出于藍詎不信哉

李文定爲宋名相獨嘗知徐州奏所部隣兗州欲行縣因祠嶽爲上新年禱皇子此何爲也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廸所宜其毋令往真聖主之言哉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侍凌文炳傳宣撫問因賜金二百荆公望闕拜受既語文炳曰安石閒居無所用卽庭下發封送蔣山常住置田飯僧祝延聖壽置田飯僧祝延聖壽既誕甚且亦豈

所以尊君賜也

異端假吾儒而重久矣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謂濂溪之學出于壽巖禪師者此類耶濂溪他日歸老九江嘗于歸宗寺結青林社以與真淨文禪師者游以踵夫白蓮之故者而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擬虎溪其事爲佛者所盛傳皆譌耶抑道大德宏無不可耶攷先生嘗題太顛堂詩有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老佛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觀其繩退之之嚴例其他皆誣決然也

蘭道錄

卷十五 諸子

八

有本堂

爲約後三日五更會城下槐壇及往道士已先至矣曰何後也更期三日林甫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郎君且歸熟思之後林甫願爲宰相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與之叙別又宋夏竦父某爲禁侍時竦尚幼有道士甚愛之乞爲養子父止竦一子勿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及竦爲判官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後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于市搖手

曰無及矣遂不復見林甫于唐夏竦于宋皆卓然小人使仙錄當注如是人吾寧偃曲自世間耳

貴乎仙者謂其清游漫化而絕累于形感也藍橋之約赤城之媾殆于不有躬矣閒情葆氣冲合自然故能抱一而長視也山中之棋局未終樵者之斧柯已爛不機心牯性乎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嘗遣內侍往來茅山祈禱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爲宋第四帝耳內侍問王真人何人異人曰卽古之燧人氏也是時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捧一仙官自空而下謂曰此託

蘭道錄

卷十五 諸子

九

有本堂

生于李夫人者旣而奏其事真宗甚悅及帝生火光屬天佳氣滿室帝方五六歲常持槐木片以筋鑽之真宗問何用曰試鑽火耳真宗謂后妃曰所謂燧人氏言不誣耳出遵堯錄羅從彥辨微曰三五交運雖剛柔雜揉美惡不齊然聖人之生必得其純粹而不偏者此理之常也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與士庶人無子祈禱而得者有之矣皆出于至誠之所感感必有應此亦理之常也夫事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若內侍之遇異人章懿皇后之夢所謂無微者也無微而言啟詐妄之道君子不取也按無微不信啟妄詐之

道羅從彥之一言盡之矣況天書紛綸神人雜揉之世乎他書史畧又記乃赤脚大仙一笑而生故異僧撫頂而謂曰莫叫莫叫何事當初莫笑蓋誕妄矣

梅溪先生記人說前生事謂身嚴伯威之後身也嚴伯威者梵名嚴闍黎伯威字先生祖母賈兄先生父舅氏而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初先生父母無子禱焉及師卒而先生之祖一夕夢師集眾花結為一大毬字先生祖而遺之曰孝祖此君家所求也吾是以來是月先生之母彌月而先生生稍長眉濃黑而垂目深肖嚴闍黎人皆曰嚴闍黎復生也先生是以

蘭道錄

卷十五

諸子

十

有本堂

記之按先生亦遊戲翰墨間云爾前後生世容有之而以先生祖母遂孫其兄先生父乃子其舅氏如此造化乎則佛家且認六畜皆我祖先而敬之宜不誣矣夫舅甥雖異姓然以一氣脉兄弟相通母子相接至并其形性有絕肖似者桓豹奴形恒似王丹陽神復時似何無忌又酷似劉牢之人不疑其甥舅也如先生子嚴伯威雖中隔一輩然祖孫氣脈豈無傳禪眉目尤易表識形似神似且復酷似理亦何異而花毯之夢先生大儒大名釋氏抱送生有善徵恐未可以前後身謂之也且先生他日絕句云石橋未到神

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此前身劉道者復前身嚴闍黎何擾擾二氏之徒皆先生前身乎

圖為一老人披裘拾遺穗故畦中蓋列子之所謂林類者與其一入肅立隴首蓋即子貢夫子所使往訊之者也世言列子之學參本佛經今其為類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噉然輪迴之說也死者生之所必有時至而勿怛焉可已而以死為樂樂死可也而猶幾其復生夫貪生者一世而彼無竟貪戀孰大焉

蘭道錄

卷十五

諸子

十一

有本堂

貞觀五年詔僧道致拜父母顯慶三年禁僧尼受父母拜然則先此貞觀之詔蓋未之行也

罷娼籍俾之從良黜僧行道徒約之返正此變風俗第一事而舉世恬之以為宜然耳至粉黛填巷縐衣塞衢上之人不惟勿之禁實鼓盪之欲人心從善風俗不壞悖可得哉

溫璉五代時燕人以儒學著稱與馮道少相善為幽州從事郎中經兵亂有賣漆燈檠于市者璉以為鐵也百錢買之家人用燃燈燭因施拂拭迺知銀也璉憫然曰此不義之物安可實為訪其賣主而還之主

曰某自不識珍奇。粥于街肆。郎中原加酬直。又非強買。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主乃別賣得五萬錢。將其半謝璉。璉終不納。施于僧寺。後璉官至尚書侍郎。見耳目記。璉固難能。彼賣者亦非常人也。然施于僧寺。不若施諸顛連無告者耳。

葉子奇

明字

龍泉人

草木子

摘

臨川之學。分心跡為內外。內面是精。外面是粗。故託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假仁義之言。以濟功利之實。

開道錄

卷十五

諸子

十二

有本堂

離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淪于空寂。捨器而言道。此老氏所以溺于虛無。故大學之始教。所以不出于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也。

東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右俱原道篇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為蚌。生也。儒謂珠由內出。生于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佛由諸已。此學者當辨其理也。

佛氏以性為自底。不涉于天。不知于何處求天。以山河大地為幻妄。有時破壞。不知于何處求地。以四大

為假合。本來非有。不知于何處求人。

禪宗一達此旨。便為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疏通者。流于恣肆。固滯者。歸于枯槁。

右俱鈞玄篇

開道錄

卷十五

十三

有本堂

開道錄卷之十六

宣城沈壽民耕農集輯

姪孫

孫次

譜

潘游龍字鱗長湖廣松滋人

康濟譜摘

南齊虞愿字士恭餘姚人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女之資佛若有知當悲哭

開道錄

卷十六

有本堂

哀愍罪高浮屠有何功德

潘鱗長氏曰先儒楊奐云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與子道絕又曰異端蟠結于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績白居易裴休梁則蕭也宋則王安石張商英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不疑嗟嗟今之為佛老主持者名士大夫當不減唐宋吾安得楊公輩起而喚醒之無已則述虞愿之諫明帝梁公之諫造大像疏望有心世道者以主持佛老之心為國家幹辦天下事子孫未有不食報于無窮矣

開道錄

卷十六

有本堂

傅奕為唐太史令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太宗試之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覺僧僵仆而死奕每戒子勿學佛書集晉魏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以行于世又有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觀者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其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陸履長氏曰世間有識見人自然不崇邪信佛今天下愚夫愚婦誰不受其惑溺即有讀吾儒之書者猶然不悟總歸于愚而已矣安得傅公高識傳使之家喻而戶曉也傅公在高祖朝曾有疏請除佛法高祖詔百官議其事惟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弑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高祖皆如奕言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嗚呼三代以下如唐高祖者人主可不法哉我願學者時誦退之佛骨表永叔本論及程朱諸先儒論議以此治家治國以此事君事親庶幾可以繼傅公高

識傳也

潘麟長氏曰今欲端本以養弊要在良有司身先禮義日與齊民講明聖諭使其曉然知君親之重彼自不入于邪也如曰佛氏盤踞中國已久一旦起而驅之恐挑繒禿之議是甘爲傳公之罪人而與蕭瑀同其族也

唐狄仁傑太原人刺寧州持節江南巡撫吳俗多淫祀仁傑立毀一千七百餘所惟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又武后幸汾陽宮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言盛服過者致風雨之變更發卒

開道錄

卷十六

三

有本堂

數萬毀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耶遂止其役武后壯之曰真丈夫哉

或問禹與太伯祠之當矣彼一千七百餘所獨無賢於伍員者乎而得與禹班狄公何意哉曰公留四祠蓋以諷武氏也蓋禹與子者也太伯季札讓國者也伍員復讐者也其意若曰文皇與子而奪之及今而讓猶足爲賢不然將有復讐者起矣公豈苟然而已哉

外史氏曰吳俗賢聖會作偏者不知何人每當夏月日輿蓋街遊與各廟行往拜禮其執事扈從旌

旗夫馬等與撫按出巡同其帖用寅弟寅侍生單

侍生通家侍生者止無年弟年家之稱其封條用察院都察院會飲用戲其餽品俱具極水陸之珍無不具焉其茶酒皆從神口入隨從神大小竅出入爭接食以爲壓災至請酒舉箸兩神雖假左右手爲之斟酌然亦不勝其提撥之苦矣如此往返幾兩月然而褻神惑俗莫此爲甚坐間一神髻上簪茉莉花一神髻無其從急覓花至髻又無孔乃以錐貫之未及半而頂裂乃用帕束神之首詭語曰老爺傷感急乘煖轎而歸其戲狎如此可笑也

開道錄

卷十六

四

有本堂

而戲者無恙則神之不能爲禍福亦顯矣俗何惑之終不解也余感狄公毀淫祠事乃述其大概以告扶世君子又有府城隍會每歲三出虎丘雖緣祭無祀而設費亦不資是日男女樓船簫鼓無萬數計最可恨者有種愚民自械桎梏受刑杖以爲免罪長人者何不乘此機會摘其隱罪如其數而懲之亦未始非神道設教之意又七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開元寺點肉燈會其狀甚慘是日男女混雜不可言喻誠采而釐正之真扶世之大化也若曰俗繁難革應撫張玉筍先生諱國首

禁吳民火葬。不其明驗歟。且夫火葬一事。其狀更慘。我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于元俗。或焚之。而投枯骨于水中。于心何忍。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骨。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貧民無力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墓之。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律。吁。聖恩之博厚如此。願仁民君子。推廣聖恩。而坐以焚棄之律。勿使中國之游魂。仍蹈元人之慘習。陰陽莫大焉。

兩道錄

卷十六

五

有本堂

朱孔道輔曲阜人在寧州時。天慶觀道士聖真武像有蛇穴其前。數出迎人。人疑其神。或以爲龍。刺史日兩至其庭朝焉。寧州人內外遠近。無不駿奔于門。以覲無敢怠者。州將欲上其事。率官屬莫拜之。而蛇果出。道輔至。怒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往前以手板擊其首。斃之。則蛇無異焉。郡吏及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莫不歎服。縣是知名。

按石介有擊蛇笏錄。其序畧云。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于物。

或鍾于人人。有死物有靈。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及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時爲東方朔。戰在成帝時爲朱雲。檻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故佞人夫堯德聰正。邪誅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劫梁冀。漢室隆。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徒。潮風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哉。軒陛之下。有在上欺民。先意。

兩道錄

卷十六

六

有本堂

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之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至正。公惟正人。笏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饒人乃消靈氣。未幾斯笏不折。正道未亾。斯笏不藏。惟公實之烈烈其。

光

宋程珙河南人知冀州時宜僚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遂迎其神往至冀州珙使詰之曰此過海太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珙使復投之順流而去其妄乃息徙漢州宴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騰踐不可禁珙安坐不動曰如再放可取來看頃之遂定

潘鱗長氏曰妖怪之興多緣聽者狂惑易動轉相扶捏以耳爲目飾之以口遂成極盛若只看得平

南道錄

卷十六 譜

七

有本堂

常了無奇特我既堅定有主任其講張則不求破彼彼將自息矣

宋孫子秀餘姚人爲吳江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人稱水僊太保郡守將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至則焚其虛碎其像沉其人于太湖曰實水僊之名矣妖遂絕

潘鱗長氏曰士君子爲政必有一段剛心勁氣乃不爲俗惑又須義理透徹乃能見定而有主卽如孫君一吳江簿耳以太守莫敢治之妖僊而君立治之是豈可以簿目之哉語云官無崇卑以能辦

天下事者爲上吾于孫君信之 又楚永州接壤

粵西時旱魃爲祟忽傳粵西活佛出世自稱神農帝主五教真僊能現身言語或附體憑人謂敬之則蟲不害稼否則立致人死楚粵愚氓晝夜迎賽奉之若狂于是巫覡乘機煽惑科歛愈熾永紳劉振賢封公諱國柱者聞而嘆曰豈可令開天松食之聖淪于妖妄矣乎遂援古西門豹之投巫韓昌黎之闢異狄梁公之焚祠上書當事曉示愚氓力爲止之永士民稱公此舉功被掄紛是誠不誣也巴余謂此種擔當真與孫君治妖僊同一識力何

南道錄

卷十六 譜

八

有本堂

也夫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驅妖妄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如孫劉二公斯無愧其爲古今之端人正士而已

宋程明道先生額爲鄆主簿其寺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競往晝夜雜處莫能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後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又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見捕而脯之使人不惑潘鱗長氏曰先儒有言學者須是學到通得鬼神處方爲實學如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禹黃

龍負舟須臾俯首而逝上矣至如程子云俟佛光現吾不能往當取首就觀其光遂滅此皆是通得鬼神處非然者皆不可以言慎獨之學也

沈耕巖曰張乘崖所云止妖之妙貴于識斷不在厭勝先生其當之矣

朱錢元懿彭城人牧新定一日間里輒數火起居民憂恐有巫楊媼因而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即斬媼于市火遂息

潘麟長氏曰巫即為火錢公可謂洞燭其原矣假

兩道錄

卷十六 諸

九

有本堂

使稍為所惑燎原之勢可勝道哉此與張魏公戮

白頭翁同一識力

朱孫覺高郵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覺覺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求福耳覺曰佛殿未甚壞佛亦未露坐若為獄囚貸償官逋釋此數百人桎梏之苦即佛亦應含笑垂慈得福不既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殿圖一空而福俗佞佛之風遂止

潘麟長氏曰甚哉民之愚也假使葺殿塑像可獲福誦經禮佛可免災則是僧尼可以不死佛像殿

宇可以不毀也富者得長壽而貧者終無生理也此理甚明良由上無孫公其人開導之又從而身先之耳

麟長氏又曰當此民力疲憊盜寇充斥之秋長人者宜法孫福州之治嚴禁飯僧講經之會造像葺殿之舉不惟民心不惑于虛無亦且民室少免其懸磬至往者印募簿而勸施給硃示以鼓化者更當猛省易轍不則何異奪民口中食而驅之乞市矣悲夫愚生更有請焉今世俗僧每每串地棍

演臺戲為葺殿之舉此不過倚佛為名為誘良賄

兩道錄

卷十六 諸

有本堂

傳之場耳長人者恬不知禁且樂給硃示為之勸歛藏奸構訟為害非小佛受暴斂之虛名民罹剝膚之實禍地方叵測之憂當有不期而至者也今不特戲會宜禁即茶酒坊肆簫鼓樓船能一概肅革之不惟地方受福無窮長人者亦絕慮于叵測矣

宋包恢建昌人知建寧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大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何尊畏之即毀其祠

潘麟長氏曰斷天下之疑惟理足以勝之彼非大

不數語何等痛快直捷

宋蔡襄僊遊人知福州俗重凶事喜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不然則深自愧恨爲鄉里所羞而奸民遊手無賴子貪飲食利錢財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凶秘不舉哀破產辦具然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賤買田宅貧者立券舉債至終身不能償襄曰弊有大于此耶下令禁止其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俗大化

金孝章氏曰今日之俗莫弊于喪事用浮屠以彼所費不貲了無益于死者何如自盡其心于附身

開道錄

卷十六 諸

注

有本堂

附棺之間乎釋氏之教則薦死者生西方而道家又欲超之僊界今二者並用將令死者于彼乎于此乎又曰經載所以消罪業勿爲陰譴也且勿論地獄有無人之爲惡天之報之不予其身必于其子孫豈經載所能解免乎使親賢而爲之是誣其生前而陷之于惡也使親果不賢而爲之後者不惡爲幹蠱蓋懲之計徒以誦經修齋塞責謂親罪已消則必復爲惡以繼之是自誣而重其戮也若曰罪孽憑經懺而消則是桀紂亦可生天而殺人盜跖終作佛子也早上屠人肝晚間却修誦不

害其令名考終也有是理乎則天道何爲福善禍

淫而朝廷又何必賞善罰惡乎善乎子與氏之言也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民不由禮義是下亂也治民無政事以示之是上亂也財用安得足乎亦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而已矣潘麟長氏曰世俗惑于浮屠而用追薦之說吾友孝章氏已言之詳矣然余按追薦一事惟浮屠氏有此說而近世黃冠之流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甚易故亦効而尤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

開道錄

卷十六 諸

注

有本堂

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爲此者蓋以禮教不明于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以爲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爲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饑寒患難尚有所不卹况其既死又安肯捐其財超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夫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爲之耳若夫所謂士大夫及仕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爲者恐他人議已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議已之吝財費也是亦不得已而用之夫飲酒食肉處內種種大不孝之事恬然罔忌而獨于

送薦一節人言是恤鳥在其爲知本哉則是溫公之訓歐陽公之本論又不可不讀也

陸起令滇陽濱桂陽郡通俗信鬼神家有妖祀人有欲爲義者輒相恐曰神將祟汝矣至長吏有疑亦因巫決風俗大壞村巫用銀囊貯蛇以爲龍挾言禍福民皆惑之觀者如堵起召巫詣廳事取其蛇斬之按巫以誑俗之罪遠近駭服

潘麟長氏曰民所觀以率從者長吏耳乃至有疑亦因巫決安用長吏爲哉向非陸君出此辣手視

此蛇與囊中者村巫倚之坐作威福豈惟戕民命

附道錄

卷十六 諸

十三

有本堂

且從而制長吏之命矣

宋胡朝穎湘潭人提舉湖南衡州有靈寺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目坐此室絕無影響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也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爲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守皆信奉之穎聞其事檄潮州僧昇蛇至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開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過三日則爾無神矣及期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以誑俗惑衆之條

宋朱晦庵先生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幾七百萬以俗未知禮教因采古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傳訓其子弟折毀淫祠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先生悉嚴禁而俗革

潘麟長氏曰凡民無所遵守則邪說易以乘而眩之此由司牧者之失道非其民之罪也譬諸飲食既見梁肉可飽豈有反甘惡草者耶第其初誕降嘉種教之烹飪不可無其人耳文公其善爲訓人者哉

宋王嗣宗汾州人知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

附道錄

卷十六 諸

十四

有本堂

穴群狐處焉妖巫挾言禍福民甚信之潘麟長氏皆先謁之然後視事嗣宗至毀其廟焚其穴將狐類盡殺之

潘麟長氏曰傳云物之所聚則有神官人共獎成之耳使前此長吏不先謁之而後視事民亦未必甚信畏惟長吏如此所以一倡百和舉而奉之迷信者真有神焉可以禍福之矣藉非王公除之早邠人民殘爲狐種矣大都妖巫惑人擾害利方凡銳心治理者能立折毀其淫祠最爲除奸第一善政

宋黃震慈溪人。知廣德州。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姓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又舞牲迎神。爲嘗爭鬪。以致犯法。其俗又有埋藏會。爲坎于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錮一穴。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立禁止之。

潘鱗長氏曰。張南軒論祀祠山岳廟。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溪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爲夫婦。近

附道錄

卷十六 譜

十五

有本堂

代無錫謝子蘭。與常熟教授盛昭書。請出土地夫人。其亦南軒北溪之遺意也。又曹州同知張浩。滄州人。深惡異端之說。凡境內庵院。折毀殆盡。他處僧尼。俱遣出境外。土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城隍廟。載於祀典。不可廢。舊有夫人像。命掘一坑埋之。乃立三大碑于州前。一載明太祖祭五岳四賽止用山川之名。華去名號。以明聖斷高出于前代。一載傳奕以來。關異端文。一自爲文。以示禁戒。斯亦可稱卓然扶世之君子矣。嗟乎。舉世昏昏。林于禍福。卽智慧之士。亦時趨之。習尚移人。堅不可破。

吾安得南軒諸公其人爲政。一洗而新之也。噫。元陳天祥。讀書緱氏山。因號緱山先生。授山東西道廉訪使。平陽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從。儼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冒孫恩之所爲。必成大害。遂捕而杖于市。自此神怪屏息。

潘鱗長氏曰。自古反側子。必先以妖術惑衆。然後乘機倡亂。陳緱山妙用。正在乘其輔翼之未附。而捕杖于市。使天下曉然知妖不能爲禍福也。此最

附道錄

卷十六 譜

十六

有本堂

得除妖破惑之大體。若必待其斬關屠邑。逆我顏行。反形既成。捕何及矣。元韓鏞。授饒州路俗尚。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謹。鏞到。撤其廟宇。沉土偶人于江。並毀其淫祠。與祀典不合者。風俗爲之一變。迂庵子曰。今天下有司。肯力遵祖制。凡境內一切祠宇。查與祀典不合者。盡行折毀。土木偶人。火者。火。沉者。沉。僧道年老耄者。聽之。其中年者。盡行勒令歸農。寺院舊者。聽其傾圮。不許修葺。敢有街巷。擬建菴堂者。律以靡費民財。誑惑之罪。其古寺新。

庵之木植大而堅者罰修衙梁小者折樹悲田院
至有誦經寄庫禮懺薦亡者律以不孝之罪佛若
有靈當亦爲之首肯矣嘉靖時吳門魏莊渠督學
粵東凡一切淫祠與佛寺院不在祀典者盡行拆
毀改建社學或祠先儒明道孝亭及古忠臣孝子
義夫節婦僧道幼者勒令還俗一應僧寺田莊謂
出愚民施捨要福豈可令無父無君之人不耕而
食乎卽嚴檄守令造冊入官改爲社田學田以給
生童之貧者于是士民翕然知有聖學可崇而一
歸于正至今德之此可見返邪歸正之風只在上

閑道錄

卷十六 諸

十七

有本堂

之人一指點焉耳

閑道錄卷之十六 終

閑道錄卷之十七

宣城沈壽民耕巖集輯

孫廷璐編次

後學王世珍校梓

類編

馮

經濟類編摘

東晉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會稽內史王
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子道室稽顙
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
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

閑道錄

卷十七 類編

有本堂

恩已至城下陷會稽凝之出走執而殺之

趙主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有驗敬事之
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
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使司
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
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
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僞難極或避賦役爲姦究乃
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
事佛否著作郎王度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
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惟聽西

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
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

比魏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
詔無不關掌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
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
之治乎尤不信佛法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世祖
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
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
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
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

開道錄

卷十七

類編

二

有本堂

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
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
謙之奉其書獻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
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世祖欣然使謁者奉
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至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
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于平城之東
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數
千人世祖脩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
帝即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
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世祖為之功費萬計經

年不成太子見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
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
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為功差易
世祖不從

齊武帝時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
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
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
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
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臨離牆落糞溷之中墜茵
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殊塗因果

開道錄

卷十七

類編

三

有本堂

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東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
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
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

梁武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解講大赦改
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武帝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
群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
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候景亂而
止

唐太宗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蕭瑀因請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爲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月廣歲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于此疏上不省

睿宗以二女爲女官以資天皇后之福欲爲造觀諫議大夫竇原悌上疏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宜加屏

閑道錄

卷十七

類編

五

有本堂

斥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自古釋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太宗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夸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陛下之兄也棄祖宗之法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民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衆叛親離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恤而爲

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夜憂危切齒于群凶今乃不改其所爲臣恐復有切齒于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兼以偽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

閑道錄

卷十七

類編

六

有本堂

法明皇從之會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輒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脩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威周興近者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尤不可延之于家當永以爲法

代宗時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奉太后冥福于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

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為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曰：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足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皆寢不報。代宗始末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無恙。飯千僧。二人造寺無窮。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

開道錄

卷十七

類編

七

有本堂

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業以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嘗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僧不空至卿監爵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寺。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憲宗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

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憲宗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為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貶愈為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害財惑衆。力排之。

開道錄

卷十七

類編

八

有本堂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乎？日者陛下欲脩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旨。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蠱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從之。懿宗奉佛太過。怠于政事。嘗于咸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預。又于禁中設講席。自唱經。

手錄梵筴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番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戚後之殊勝非帝王之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謬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懿宗雖嘉獎竟不能從

徐泗觀察使王智典以敬宗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典欲聚貨首請置之于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典家資

開道錄

卷十七 類編

九

有本堂

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鈴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武宗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祇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盡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収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于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笑閭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

開道錄

卷十七 類編

十

有本堂

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爲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出爲靈武節度副使南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旣而爲節度使政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脩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世宗勅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

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今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千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元仁宗命寫金字佛經共糜金三千九百兩初宣徽院使藏會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麤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廢祠佛事之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秋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關道錄

卷十七

十一

有本堂

關道錄卷之十八

宣城沈壽民耕巖纂輯

孫廷璐編次
後學鄭文熊校梓

摘稿

倪元恢

弋飛時獲摘稿

北齊顏之推撰家訓既博學而又識務宜其傳之久也但文章篇以子游子夏孟子與枚乘張衡左思並稱且謂其雖免過惠損敗居多又歸心篇推尊釋氏枉口贊揚且謂其與仁義禮智信符合非堯舜周孔

關道錄

卷十八

一

有本堂

所及此則其失之大者噫使非喪心何以歸心釋氏至于譏語如此哉世言諸子百家而六子尤顯然六子之中余獨有取於文中子之中說以其言多合于聖賢也孟子之後道統幾絕惟董仲舒知尊孔子迨至隋之文中子王通自孟子遊梁至仁壽獻策已越九百餘年又二百餘年而得昌黎韓愈此兩人之於道統譬猶蜂腰然斷絕矣由是又二百餘年延至濂溪周子而孟子之道統始續焉楊子法言亦多中理而有仕莽之失其言然其行不然不足取也荀子以人性為

惡以子思孟軻為亂天下可謂無忌憚之尤者至于老子之道德列子之冲虛莊子之南華皆為異端邪說在吾儒當處之門牆之外勿使接于目聞于耳以亂吾道之真可也彼林希夷之口義雖有功于三子寧免于助邪之罪哉

王安石字說余未見其書但當時政者甚衆後世辨者甚詳其以觀卦為鶴雅詩為雅無論已大率謂其雜揉佛老穿鑿經傳其取義則牽張其分析則瑣碎以聾聵天下學者當時科場校藝非此不錄故學者詳然從之甫及二三十年又謂程朱之說為謬誤可

開道錄

卷十八

二

有本堂

勝嘆哉至其子秀亦撰字書號曰元澤爾雅不足道也吾藝文學倡自劉孝標孝標名峻世為平原人生于秣陵流寓于金華而講授于紫巖之山嘗作山棲志梁書本傳謂其文甚美余獨疵其頂禮釋教崇信道流之言何以謂之異且雅哉若夫齊梁餘體時使之然故在所弗論也

今之時義大率操戈聖賢之室而屈膝佛老之門者也設使操文柄者抑之戒之或舉其尤甚者一二人視其中服而斥然之則積習自然潛消而默化之矣

昔者歐陽永叔默劉幾軋之文未久而竟命性仁之賦永叔擊節嘆賞取冠多士此非明效大驗也哉近日莆田林兆思倡為三教合一之論瓊州唐妙陽倡為父迎君聘師孔之論噫此皆異端之流邪說誣民者也曩在柯城見一鄉科大言曰如以佛經為非者乃喪心病狂者也嗚呼若斯人者何為其言之顛倒錯謬一至此哉

邇來博士家言大抵土苴五經芻狗四書假借佛老莊列之談發揮聖賢經書之旨廷臣往往疏請釐正期于典實而督學憲臣又剗剗條款人給一紙俾常

開道錄

卷十八

三

有本堂

目之然但禁其文法之小疵而不禁其文理之大謬甚者督學之功令反蹈諸生之唇吻而不自知至勞天語叮嚀頒行舉業正式于費宮又特命督學所拔優等送春官覆閱置說異一二人于旁等以示嚴禁可謂博復勤懇無所不用其極矣夫何典貢舉者籍錄以獻又惟詭異之文乃得偶焉士子安得不群然而趨之哉蓋既禁之而又取之所謂以言教者訟也此則典貢舉者不得辭其責矣雖然張目而作寐言白日而為鬼語豈天行之教使然而非人力所能挽歟

宋朝設官觀祠祿之官凡在官者不欲直令致仕所以逸老優賢也其後法制屢更或以謫降居之或以力請得之其官有使有判有提舉有提點有主管有管印凡從便居住者不掌事而掌事者則奉齋醮而巳每任限三十個月亦得過三任馬宋之大儒嘗受祠祿余竊以為不然昔伊川門人張仲良字師聖人有欲館穀之者見其壁懸佛像几積佛書遂去之曰吾師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噫師聖之學可謂正且堅矣夫宮觀所以崇奉老子習張道陵之術者居之乃異端之教也然則大儒而有祠祿之受豈謂其識見曾不及師聖乎哉道既不行去位而隱可也或曰桑林之禱大雨立應有諸余曰天子位與天通聖人德與天通成湯以聖人居天子之位如家有克肖之子稟命于親其速于感通自然之理也獨說苑身為獵牲乃附會之說耳若果爾不幾于棄天矣乎後世若董仲舒之開陽門荆州記之鞭陰石者妄也若魯繆公之欲曝巫尪魯僖公之欲焚巫尪者不明也若漢五官掾諒輔之自曝漢西華令戴封之自焚者道中也乃若象龍致雨楊雄且知非之奈何唐代

宗時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對舞獨月不驗代宗命毀土龍減膳節用即日而雨同時有行營節度使馬瑋見里巷造為土龍聚巫祈雨瑋曰旱由德政之不修土龍何為即令撤之明日遂雨後唐莊宗時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呼風召雨妄誕自掌坐受莊宗之拜及禱雨數旬街窮懼誅遂潛自逃去而死如此等事亦可以為左道之明證矣觀于今之鄉俗尤屬可笑陳兵奪雨如同寇能僧道誦經崇尚異端名曰逆天衆拜而謔笑盈路搗勞而醉酒傾歌名曰藝天以魚蝦為真龍以食肉為齋戒名其不流涕而長太息也者幾希或曰禱雨請龍其理何如余曰龍能致雨其說匪謬而飛昇變化惟神龍則然耳時遇大旱邑宰親往迎龍必于巨壑深淵之處虔恭下拜巫祝陳詞據其一時所見之物或魚或蝦之類藏于餅盞之間置于壇場之上供奉香火搜視惟謹噫天下豈有神龍乃肯變形縮體入于餅盞盞而受制于人哉此與持戈

逐魃之事。皆斷無是理者也。抱朴子西域方士。縮龍之說。妄矣。倘不得已。而隨俗從衆。則請龍之形迹。不若請龍之神靈。惟形迹則假托神靈。而喪實殊甚。惟神靈則形迹俱泯。而莫測其然。于是設香案。結彩亭。詣水泚。焚祝文。迎其神而歸之。又必先迎風雲雷雨。及本境山川社稷城隍里社之神。聚于一壇。不召師巫。不誦經咒。朝夕而拜禱之。其餘則詣各神之祠廟。而拜禱之。以盡吾荒政索鬼神。雲漢靡神不舉之禮。野又必一色青衣。戒葷酒。禁喧笑。斷傘扇。沿途而步拜之。至于天之雨否。則非吾之所敢必也。蓋吾之所

關道錄

卷十八

六

有本堂

神惟盡吾哀籲之心耳。敢謂藐焉一夫。能感動天地。而必得其雨哉。故天而雨焉。吾之幸也。其不雨焉。吾之心不敢以少懈也。如此而已矣。昔者周宣王為天之子。則位與天通。側身修行。則德與天通。固宜昊天之恩幸矣。然且不能回雲漢之災。况蚩蚩之底民乎。武曰。周禮所載。正祝之官。殆近于後世術家之說。豈周公亦信巫祝乎。余曰。周時巫祝之官。即今日太常之職。非如鄉俗之端公。以鼓角代琴瑟。以旋走代綴。此以極鄙極淫之語。代陳詞者比也。况周禮亦多附會之言。非盡周公之書。難于憑據。余觀近世官民祈

雨。藉口司巫舞雩。率用端公僧道。褻瀆神明。迷而不悟。故辨之如此。俾人識之。而但竭誠致禱。不泥古不徇今。如前條所論云。

稗官小說。自古有之。然多村學究所為。惟幽怪錄。乃唐宰相奇章公牛僧孺之手筆。見于文獻通考。晁陳二氏之說可證也。其間載明皇開元中。道士葉靜能。講經于明州興唐觀。救白龍之厄。又載開元十八年正月望夕。葉仙師駕虹橋。與明皇至廣陵觀燈。此云仙師。即靜能也。殊不知能以妖術干中宗。墨敕為國子祭酒。及中宗晏駕。韋后亂政。明皇起兵。匡復併

關道錄

卷十八

七

有本堂

靜能等皆斬之。綱目明甚。然則當開元時。靜能之死已久。安得有救龍觀燈之事乎。夫是錄之編。不知的在何時。但僧孺于憲宗元和三年。登第。上距明皇匡復之歲。才及百年。而其言已繆妄者何也。蓋由心好荒唐。故不暇辨其真贋耳。况論事于數千載之前。何以異于說夢哉。是以君子但言諸理。道其常而已。彼好事者。不察同聲和之。而以救龍事。勒諸石碑。觀燈事。繪諸圖畫。尤屬可笑。

或曰。今幽暗之地。晦冥之時。每有影響之怪。何也。余曰。人死。偶爾精氣不散。聚而為鬼。理或有之。物類亦

然非人人物物皆能聚而不散也。然其所聚或以年計或以月計或以日計。各隨其精氣之多寡而散焉。方其聚時則山水木石各有所司之處。蓋有陽則有陰。有晝則有夜。有人則有鬼也。人自人。鬼自鬼。兩各不相干涉。我能明無人。非幽無鬼。則我當敬彼。彼亦當敬我。孔子所謂敬而遠之者是也。若夫影響求食之鬼。彼方畏我。我何畏彼哉。又曰。無形無聲者。天地造化之大鬼神也。萬古常存者也。而有形有聲者。妖物作怪之小鬼神也。旦夕消滅者也。或曰。仙與鬼何別。余曰。仙即鬼也。死生有命。脩身以俟之。苟謂脩煉精氣。即可以奪造化而長生不死。則安期、羨門之屬。當至今存矣。無是理也。且蟬蛻飛昇。誰目觀之。雲遊出現。徒耳聞焉。彼謂鬼為邪魔。仙為陽神者。惑世者也。其始而輕信。終而吠聲者。為之也。即果有仙。亦不過活鬼之靈覺者耳。天地尚有秋冬。豈有永聚不散之精氣哉。棄其人而求為鬼。豈慕莊生。觸髅見夢之樂乎。不惟惑世。抑且自惑之甚也。噫。聖賢非不死。聖賢之神亦有時而散。其萬世不泯滅者。聖賢之理而已。故今日見聖賢之理。猶夫見聖賢之神也。所以百官士子。罔敢不致敬者。要皆為此理耳。又曰。晉之

葛稚川。梁之陶通明。後世皆稱其儒而仙者也。皆不過八十餘歲而死耳。他復何言哉。仙言清虛。佛言寂滅。而以空無為宗旨。宜其道遙冲澹。無一嗜好矣。乃今讀方外雜錄。動輒稱瓊樓寶殿。霞綺霧縠之類。計其費用。反甚于世人。而玉漿天酒。吸取不多者。不計焉。是仙佛之徒。專禁其飲食男女之慾。而益增其宮室衣服之侈也。豈著書者。實未嘗見仙佛之境界。威儀。而妄為浮說。以張大之歟。不然。寧免于經營爭奪之事乎。且安在其清虛寂滅哉。然則今之廟宇燦燦。衣服燦燦。以崇奉之者。即有仙佛亦非其所樂矣。人之說仙者。每造為山中七日。世上千年之語。如言晉之王質。入爛柯山。采薪。見二童子對奕。與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局終質歸。鄉間已及百歲。無復時人矣。又劉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藥。遇二仙女。食以胡麻飯。後指示原路歸家。子孫已七世矣。噫。此決無之理也。日月乃法象之大物。晝夜乃晦明之大界。仙人總能變化。豈能使日月之光常明。至千百年之久。而不知晝夜寒暑哉。此必不得志而厭塵事者。託為此言。欲得如此之術。以度世耳。所謂安得山中千日酒。醅

然直到太平時其意分明可見

事有出于常理之外者眩術是也列禦寇言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及山川移城邑此雖眩術實乃寓言耳然史記言西域條枝國善眩又言安息王以黎軒國善眩人獻于漢蓋自漢武帝通西域其術始入中國焉按眩字旁從眼目之目爲其有迷眼法耳凡吞刀吐火植瓜種花屠人截馬變化萬狀總之一迷眼法也所可異者吾眼眸子瞭然視物炯然胡爲乎此術能遮掩其光明哉故曰出于常理之外也孔子不語怪此其一端矣或曰子不

閑道錄

卷十八

雜

十

有本堂

州城隍廟之記也神有姓名大率昉于搜神記如江濱楚屈原河濱漢陳平文昌星張亞子之類至我朝洪武三年庚戌詔天下城隍盡去公侯伯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乃毀塑像用其土坭壁以繪雲山迨永樂間有南海周新者嘗爲浙江按察使後死于非罪每見形于朝一日服緋衣立日中上呵之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浙江城隍神爲陛下治奸臣貪吏因忽不見天顏憮然此語具在彭泰冷面寒鐵公傳又南昌胡濙爲南京刑部郎中夢一使者持建昌城隍文憑授之約以月日至期果逝此

閑道錄

卷十八

雜

十一

有本堂

道之徒。因有此語。遂謂包拯之既死。直爲地府之閻
羅。大都常人之情。好異喜怪。如風俗通所載鮑君李
君石賢士之神。遠近靈異。卒歸于妄。然則神有姓名。
庸有此等之類乎。同僚臨海王應豸。堅執城隍之神。
必有姓名。而以不傳姓名。歸咎于作志者之失載。故
爲之著此說焉。又洪武二十一年。始罷城隍等神之
祭。而與風雲雷雨境內山川合祭于近郊之南。曰神
祇壇。迄今咸遵守之。余謂此合祭天地人三界之神
也。若城隍神者。既有專廟。當有專祭。有能援國初之
例。奏請于朝。併各衙門土地之神。每歲定期一祭可
也。詔毀聖賢及城隍塑像。載在令甲。可考也。不知何
時。復以城隍神。搏土爲之。京師亦然。先聖之像。亦間
有存者。殊失神而明之之義。噫。知畏城隍。而不畏詔
旨。不忍于毀神像。而顧忍于違詔旨。皆余所不解也。
又各衙門土地之神。皆用土偶。而田叔禾西湖志。餘
載閩之興化陳文龍爲太學生時。夢太學土地神岳侯。
請交代。蓋太學乃忠武王故宅也。自謂必死于此。厥
後登鼎。元官宣撫。宋亡被俘。拘繫太學。病革。語友曰。
吾得無爲太學土地神乎。夫以忠武之精忠文龍之節
義。即使爲神。必當膺專城執法之任。而乃止于一土

閑道錄

卷十八 稿

十二

有本堂

神耶。不知居土神之上者。果何等人耶。此其爲附會
誕妄。吾不信之矣。且像設起于教。姚鼐謂北史有
云。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比朝。且然。今堂堂大國。
相率而拜泥人。少有知識者。能不赧顏愧汗也哉。又
况所塑者。耳目鬚眉。長短豐瘠。工人隨意信手。而爲
之。不過取其觀美而已。凡冥間之神。皆當換形變貌。
以就工人之巧拙也。神必不然也。蓋一毛不似。即非
其人。則凡書院之塑像。影堂之畫像。皆可類推矣。
或曰。世俗有事涉瞞昧不明者。面衆詣神廟。鳴鐘擊
鼓。呪于神前。其瞞昧之人。每每發狂譏語。自暴其罪。
因而死亡者不少焉。非有鬼神。何以如是。余曰。此吾
心之鬼神。人人皆有之者也。既欺此心。則其心已自
不安。望見神像。懼而心驚。發狂譏語。懼心勝也。蓋非
土木之鬼神。能使之狂。乃由此心之鬼神。畏土木之
鬼神。自使之狂耳。若明理君子。既未嘗自欺其心。亦
斷然不爲其惑也。噫。人而有欺。則雖名爲君子。而實
與愚民無以異也。安得而不同其畏懼也哉。或曰。國
初之馭西蕃。因俗爲治。賜以法王熾盛佛等號。外
以寧何也。余曰。治中華之人。自有禮教。自有官法。安
得以戎狄之俗爲比也。又曰。西方言佛。猶華言聖人。

閑道錄

卷十八 稿

十三

有本堂

謂其善談名理也。若以佛為不死之稱，則失其名佛之旨矣。

嘉靖間，仁和有沈宏號蓮池者，年踰弱冠，棘闈不利。一旦無故掛儒冠而祝髮，棄青衿而披緇，乃于隔江建寺，聚僧誦經。區區老衲，無異常人。非喪心病狂，何以至此？或曰：文中子言佛為西方之聖人，何也？余曰：未嘗言佛為中國之聖人也。佛本異端，但目為異人可也。

嘗考中國自黃帝時已有道法，而佛法則自漢明帝時從天竺入焉。道家至嬴秦，又別出一種，曰神仙釋。

閉道錄

卷十八

十四

有本堂

家至唐李又別出一種，曰禪宗。今觀史記太史談序六家而止，有道家、班固藝文志則依劉歆七畧，而有道家、神仙家。可見禪宗則其時尚未有，釋祖則方有而未盛矣。釋本以寂滅為教，而求布施、道本以清淨為教，而重符籙。若仙本以吐納為教，而煉黃白、置閭房固已出于老莊之所不屑為矣。若禪則謂釋氏之經綸戒律猶假言詞，冥會頓超便登彼岸，本體功夫有何分別？直截簡易有何艱難？此舉世之所群然而之者也。追觀古昔嗜仙者起于秦始皇，佞佛者極于梁武帝。諂道者莫過于魏大武，極拔三君之篤。

信若此，固宜其長享天位，凋三光而不老矣。然而沙丘望城，宗愛之禍不能免也。此非前車之明鑒哉？至于禪家皆山林之士為之，不言不寢，兀坐窮年，置身枯槁，何異暴屍胡不遄死，而乃作此痴騃形狀為也。總而言之，彼四氏者其書乃憂患之書，其人乃抑鬱無聊之人，抱負才猷，進退維谷，故託而逃焉。後世粗淺之徒，而欲假此以求延年，豈不瞽惑之甚哉？或曰：閩有林兆恩號三教不知三教，果有合否？余曰：此異端之流也，奚足掛齒類也。

閉道錄

卷十八

十五

有本堂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迎佛骨，貶韓愈。明年正月以國喪書，懿宗咸通十四年正月迎佛骨，却忠諫。本年七月以國喪書，梁武帝蕭衍太清元年三月捨身于同泰寺。三年三月遂有侯景臺城之禍。元帝蕭繹承聖三年八月講老子于龍光殿。本年十一月遂有子謹江陵之禍。此奉佛奉道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之明證也。至于餌金丹，求長生者，前車覆轍，後車蹈之，其為鬼朴死而不悟。唐末諸帝是已。昔南唐主徐知誥謂其子曰：吾服金石始欲益壽，乃反傷生。汝宜戒之，嗚呼！其言約而盡矣。

今人遇喪，即日具羹飯以請眾，召和尚以讚經，則是

爲羹飯忙爲和尚忙而死者反置之閒室無人看守也萬一傷其體膚則終天之恨無所及矣倘不得已必葬事既畢或歛事既畢然後舉行羹飯之常規可乎若僧道則決不可用也

或曰子不信神佛矣敢問令狐謨之逼供狀何思明之遊鄭都柳長地神之乳張華博物志漢末范友明等三事之載皆非歟余曰此稗官小說家荒唐之也或又曰然則阮瞻之遇冥客于寶之記搜神載之晉書何也余曰晉書雜采世說笑林附會談諧之事以參入之非史體也凡此乃儒生信道之不篤抑或

閑道錄

卷十八 續

十六

有本堂

假託之以警世也者皆不足信也昔蘇東坡在謫所每與客談談諸放蕩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神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又聞龍游有一學博士欲緝爲幽怪之書諸青衿故造妄言以戲之緝成而劇焉然則自令狐謨以下悉此類之妄言而謬傳之者也

釋氏輪迴之說至粗淺也欲以警世之愚頑使不敢爲惡可也若明理君子豈可爲其所惑哉最鄙俚可笑者又有投胎託生之說如牛僧孺載李擢託身于胡村乃云此方別而彼卽是袁郊載圓澤託身于三

峽乃云此方死而彼卽生然則此身未死之時彼身未生之日胞中之兒止有形魄而無魂氣是死胎矣胎既死而能安于母之腹有此理乎無此理乎蓋受孕之初魂魄齊賦兩不相離安得云臨產之際始投胎以託生也愚者不察同聲和之不明理矣余因是博考載籍所記羊祜爲李氏後身房琯爲智永後身張方平爲琅邪寺僧蘇東坡爲真戒和尚王十朋爲族叔師嚴伯成史彌遠爲覺闇黎馮京爲五臺僧真西山爲草庵和尚我朝胡尚書潑爲天池僧鄭尚書曉爲本邑僧凡此必緇流欲假重而妄傳之也吾儒

閑道錄

卷十八 續

十七

有本堂

當辭而闕之

水泡者天地之一氣也可以知生死之理焉其始氣之聚則不得以不起而氣顯于有形其終氣之散則不得以不歸而氣反于無迹起者自起不以前之既歸者而爲此起歸者自歸不以後之再起者而爲此歸是以百千萬億而皆無所妨大小久暫而各隨所遇起者其須臾也歸者其長往也卽此以論人之死生乃知輪迴之說妄矣釋典云如泡影如夢幻如露亦如電余以爲觀于水泡尤親切

嘗讀朱子感興詩其畧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

號空不踐實蹟彼荆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香

蓋言無佛也又曰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

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蓋言有

仙也夫佛祖釋迦仙祖老聃皆異端也皆非吾儒所

當言者也妄則俱妄無則俱無今乃謂佛無而仙有

何也又語錄中盛稱參同契之書至年六十八又與

蔡元定相爲訂正終夕不寐然比及三年竟爾屬續

矣參同之說安在哉司馬溫公詩云太上老君頭似

雪世人浪說駐紅顏正中此病由是後世往往招延

方士尋究龍虎鉛汞之術而修煉之以求長生者皆

開道錄

卷十八

十八

有本堂

同聲藉口于朱子也所係匪淺鮮矣雖然此詩必有
爲而作也陳子昂感遇之詩託仙佛以爲高朱子既
言其非而謂已之二十篇皆切于日用之實且註釋
多矣而何北山先生亦嘗爲之註釋後學豈容無忌
憚而輕議哉或曰其旨何居倪元恢曰感興之詩年
譜不載而自序中亦未嘗明紀年月愚謂此必韓侂
胄用事之時沈繼祖誣論之日難于顯言故有所托
而逃焉而非其真欲如此也昔者孔子發浮海居
之嘆今朱子亦結以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之句
豈非分明浮海居夸而不果往之意哉信以爲真是

癡人前說夢也若夫參同之註本傳行狀皆無之附

會可知矣或曰其闢佛之嚴何也倪元恢曰佛氏之

學其後變而爲禪當時陸象山倡爲頓悟之說學者

靡然從之朱子目擊其非而闢之嚴是又孟子闢楊

墨而不闢老聃程子闢佛氏爲害尤甚之意也我故

曰謂佛爲無者正言也謂仙爲有者託言也其旨異

其理同也

孔子師老聃助于莊周其言非一不能悉舉至于孔

安國編次家語小戴聖刪輯禮記司馬遷作史記老

子列傳皆出莊子之後皆不察其誣而同聲和之者

開道錄

卷十八

十九

有本堂

也以後軒渠附會日增月盛人皆深信以爲實然且
所謂問禮云者朱子中庸集註亦嘗引之今觀老聃
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夫既以禮爲首亂之物
又何禮之可問乎縱使問之亦不過因其老于戴史
熟于典故問其各物度數而已又安得遽謂之師也
設使孔子果稱老聃爲龍果自卑其道爲醯鷄則是
倡天下以異端之教矣何以謂攻異端之有害哉蓋
由莊周私淑老聃故借重吾夫子以尊其心所敬慕
之師而遂至假託之太過耳且據其所言老聃之教
夫子者亦多矣夫子受老聃之教者亦深矣論語

中與吾夫子同時如子產晏平仲蘧伯玉之賢皆稱之胡爲無一言及老聃耶是可以識其誣矣或曰孔子不關佛老何也倪子曰春秋時佛教未入中國而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孔子言異端而無所指新安陳氏以鄉愿當之爲其所嘗深惡云耳據愚庸見當孔子時老子楊墨之譏未行未嘗肆害于天下至于孟子亦但關楊墨而不關老聃想老子之說漢以前無人好之至景帝時竇太后始好治黃帝老子言明帝時遣使之天竺求得佛書及沙門以歸由是天下化之其教漸甚故唐宋諸儒始倡言排之

兩道錄

卷十八 藝

二十

有本堂

耳以斯知孔子關鄉愿而不關老子孟子關楊墨而不關老莊者蓋目觀其害則不得不言其害未著安得無故而豫爲指撻其隱排擊其非乎故曰孔子孟子同道昭代之理學盛矣豐城楊廉錄理學十五人而首稱薛敬軒瑄東莞陳建輯皇明通記又謂當以曹月川端爲首及至論定從祀則首以河津薛敬軒瑄繼以新會陳白沙獻章餘干胡敬齋居仁餘姚王陽明守仁其人也蓋薛以復性陳以主靜胡以爲己王以致良知則其所學之大槩耳至于崇仁吳康齋與祠永豐羅一峯倫蘭谿章楓山懋晉江蔡虛齋清

曾致氣問生不可易得者若論其著述獨虛齋家外有功于周易其餘諸公皆未嘗釋經漢漢明道亦然聖賢不專在此也雖然從祀四公白沙陽明人疑其近于禪敬軒敬齋篤實有餘而光輝未著遽以之接朱子聞知之統或者其有遺議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蓋從之未衆其道尚孤也薛胡以之又曰從祀位次當論其年今觀郭氏聖門人物志乃躋陽明于陳胡之上非也後有制作者不可不一正之

兩道錄

卷十八 藝

二十一

有本堂

王文成之爲人古所稱三不朽彼以一身併包之今所稱三大擔彼以一身負荷之可謂本朝第一流人物也然三者之中獨講學有遺議焉王氏願爲朱子忠臣矣余亦願爲王氏忠臣可乎王氏以致良知爲簡易以讀書窮理爲支離且良知二字昉于孟子其言孩提皆有良知及既長而友有不知者氣稟之昏物欲之蔽也非讀書窮理何以致其昏開其蔽乎又倣程篁墩道一編之意輯爲朱子晚年定論一書謂其深自咎悔難贖自詎誰人之罪不知此朱子謙已誨人之詞耳觀其易筮前三日改誠意之註而易簣之且門人侍疾者請教但答曰堅苦問學而已無他言也乃謂其晚年自悔道問學而專主尊德性可乎

况其書未必皆晚年筆乎。且德性學問。朱子嘗言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者也。設使晚年果悔。亦必由早年從事問學。方能覺悟而知之。倘生出胞胎。口未嘗見書冊。則雖至明至睿者。何由有晚年之悔乎。觀于傳習錄立志說內。考諸古訓一條。尤可見矣。且王氏必欲如三皇五帝。先天以開人耶。抑欲賢于孔子孟子耶。孔子適周。則問禮問樂。訓伯魚則學詩學禮。子路云。何必讀書。則深惡其倭。故其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已。孟子以孩提之愛親敬長為良。知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以博學詳說為友。約故開道錄 卷十八 有本堂

其言萬世無弊。今闢朱子是闢孔孟也。不然。闢之。不立文字。面壁默坐。以覺而得。以聞而入。以思與脩。落在第二三者。將為至教也耶。我故曰。陸象山之先立其大也。陳白沙之勿忘勿助也。王陽明之致良知也。皆執孟子之一端。乃遂以六經為我註腳。糟粕而弁髦之者也。雖曰非禪學。吾不信矣。又曰。增城湛甘泉教人。每言隨處體認天理為學問之要。自今觀之。陽明之虛。不若甘泉之實。後學庶有所依據也。王文成壯年讀書。陽明洞友人來訪。凡在之事。先知焉。既而悔曰。此簞弄精神。非儒者事。

異以為非陽明不能。余曰。是不難。邵堯夫病革時。二程諸公咸集廳上。議後事。他皆得聞之。非惟堯夫為然也。程子訪隱者董五經于山舍。董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而發言舉足。皆已豫知之。非惟五經為然也。今世邪術之徒。商陸之神耳報之法。平日所為。莫不輒知之。嘗觀堯夫謂伊川不知雷所起處。伊川答曰。起處起。邵乃懷然嘆服。夫以堯夫豪傑之才。加倍之數。二程尚不貴其術。况其他乎。在聖門之論。則曰。知來者。如此。彼謂孔子以秦誓繼周書為前知。秦之代周者。此識緯術數之流。何以為孔子。今人從師。必其工舉業而善時義者也。不然。即博物洽聞。能為古文詞。人亦以為淒風之締結。非其時莫之從矣。然自古講學之師。動稱門弟子千餘人。其間為師或有登甲榜。據要津者。則凡浮誇之子。速化之夫。名為從師。實欲藉以干進。不足駭異。然亦有布衣聚徒。如元時吾邑許白雲先生。專講聖賢之學。不教科舉之文。史稱其幽冀齊魯荆揚吳越從學之士。皆百舍重趺而至。當時戶履之多。無踰于先生者。抑又何也。嘗諦思之。我朝陽明講學。天下響應。迨張江陵

開道錄 卷十八 有本堂

議禁之。遂使天下視講學如仇讐。切齒而嚙罵焉。不以為偽學。則以為弔詭矣。嗚呼。學之不講。尼父憂之。朋友相聚。不講聖賢之學。將講異端清虛寂滅策士權謀術數之學乎。抑亦講世俗聲色貨利之學乎。蓋嘗論之。世之講學者。白雲陽明。遇其時者也。江陵以來。不過其時者也。聖賢之道。無時不然而人之講學。則有遇有不遇耳。噫。此可以觀世變矣。

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淵曾參。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至于周子。十四百有餘歲。若樂正子則見而知之。若周子則聞而知之。由

開道錄

卷十八 雜

二十四

有本堂

周子至于朱子。未及百年也。若二程子則見而知之。若朱子則聞而知之。聖賢之興。有遲有速。天之所生。不偶然也。由朱子而來。至于今。四百有餘歲。見而知之者。則蔡季通黃直卿是矣。而聞知朱子者。尚未得人。不知天意將何如哉。奈之何。今天下學者。溺于佛教久矣。佛者戎狄也。不可也。國之戎狄。有形易治。心之戎狄。無形難治。然治之不容一日緩者。故余每焚香祝天。願天早生聖賢。接吾道間知之統也。

倪元恢曰。余生遠鄉。素乏師傳。習讀四書。取法孟子。

嘗于刻集中。見今之講學者。談禪說釋。茫無下手。杳無歸宿。直是夢語而已。余所學者。惟以為己為基本。以人倫為踐實。以義利分明。言行相顧。為功夫。而總之。則以真之一字。為成始成終之要焉。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余每於警晦獨寢之時。檢點晝之所為。乃知無心之失。太過不及之弊。無日無之。雖痛加克治。而氣拘物蔽。既去復來。誠有難為力者。故吾人之學。必以孔孟為法。兢兢業業。死而後已。以求無忝所生可也。又曰。學之真偽。在為己為人。而己彼欲急人知而名者。乃為學之大病也。不可與論學也。

開道錄

卷十八 雜

二十五

丁巳

原缺

閑道錄卷之十九

宣城沈壽民耕農集輯

孫廷路編次
後學梅予搏校梓

詩

韓愈

謝自然詩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駛無所識但聞有神仙
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
疑心感魘魅慌惚難具言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
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

閑道錄

卷十九

有本堂

簷極覽明滅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踴躍詎敢前
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烟茫茫八紘大影響無由緣
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嘆驅車領官吏賸俗爭相先
入門無所見冠履如蛻蟬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
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靈山林民可入魘魘莫逢旃
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
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
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
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
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誡余言豈空文

人生有常型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
下以保子姓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
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群感傷遂成詩昧者宜書紳

誰氏子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
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
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婉蕭史又云時俗
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智者盡
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似嗚呼
余心誠惶第願往教誨究終始罰一勸百政之經不

閑道錄

卷十九

有本堂

從而謀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

張籍字文昌和州人
唐國子司業

學仙

樓觀開朱門木樹連房廊中有學仙人少年休穀濯
高冠如芙蓉霞月被衣裳六時朝上清佩玉紛鏘鏘
自言天老書秘覆雲錦囊百年度一人妄泄有災殃
每占有仙相然後傳此方先生坐中堂弟子跪四廂
金刀截身髮結誓焚靈香弟子得其訣清齋入空房
守神保元氣動息隨天罡爐燒丹砂盡晝夜候火光
藥成既服食計日乘鸞凰虛空無靈應終歲安所望

勤勞不能成疑慮積心腸虛羸生疾疹壽命多天傷
身歿懼人見夜埋山谷傍求道慕靈異不如守尋常
先生知其非戒之在國章

求仙行

漢皇欲作飛仙子年年采藥東海裏蓬萊無路海無
邊方士舟中相枕死招搖在天囚白日甘泉玉樹無
仙實九皇真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丹田有氣
凝素華君能保之昇絳霞

劉潛夫

嘲求仙

南道錄

卷十九 詩

三

有本堂

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留黃帝
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方孝孺

題漢中三寺佛放光

三寺神燈古有名我來惟見月華清非關佛日今宵
歇應避文星不敢明

丘濬

王初陽尚書致政家居以姚少師道餘錄見
示意欲予爲之分析書此復之

儒生不讀佛家書道本無虧豈有餘請問前朝劉太

保西來作用竟何如

贊宏 號楚湖江西錦山人
明大學士

過靈濟宮

匹馬春風困馳逐巍然仙宮驚在目簷牙高啄總塗
金殿趾重鋪皆砌玉雕牆四壁擁周遭樞密爲泥間
青絛諸天相去僅尺五世界依稀藏一粟龜跌屹屹
載穹碑指眼含辛三四讀乃云二闕在清都能與蒼
生造冥福誰知無益只勞民敲骨插髓心剜肉神輸
鬼運未應難即使爲之當夜哭憶昔鳩工庀材日健
卒頰肩車折軸是時秦晉正苦饑不雨經時巫可暴

南道錄

卷十九 詩

四

有本堂

爺娘食子夫食妻米石寧論錢一斛地下真應有劫
灰人間忍見生妖木星搖石語皆緣此下土狂夫謂
神酷誰能因鬼見上帝移移往覆逃亡屋百金可惜
豈可無薄已憂民除秘祝歸來偶讀漢文紀稽首吾
君繼芳躅

李夢陽

冬日靈濟宮十六韻

貝闕崑崙外浮生此路疑蓬萊移舊國塵世出瑤池
萑爾雙仙跡飛騰後晉時論功竟恍惚識兆且逶迤
愆恩精靈託呼噓霹靂隨先皇親議號繼聖必脩辭

爵陟王侯上尊同帝者師龍補分心銀官女準昭儀
雨露宮城切星辰天仗移琳瑯搖繡棋松栢蔭丹堦
瓶內金花踴龍前紫鳳垂晴暈日月秘暝則鬼神恣
玉鼎推龍虎瑤編述姁兒漢惟樂大顯素竟美門欺
五帝非無術千齡今見誰累朝盟誓冊玉櫃少人知

吳宗周

登天界寺閣

餞行天界寺偕上昆盧閣隣寺塔最高此閣過尺弱
矯首望皇家卿雲紛漠漠群山拳石蘿長江浮木末
開拓窮壯麗金碧相輝耀中人萬家產茅茨泣霜葛
雨道錄 卷十九 詩 五 有本堂

感興

方寸萬善脩聖愚均此心德業配天地擴充由自任
吾儒經世法墳典昭日星舉措得要領雍熙迭相承
捨此崇釋老覆轍端可徵道君終北狩賣豎死臺城
亦有周天元昏德尤可矜偏崇懼爲祟敬復同一誠
周隋掄國祚不見相繩網媚子本求福胡爲禍因仍
此皆雜異教身亡國亦傾假令純用之治道焉所憑
彼既滅倫理綱紀安從生人類日消滅物并盈乾坤
縱成仙與佛何球世連連誰爲三教說心體全膏肓

太陽與燐光何可以事倫萬物貴實用虛無安足云
頑庸與何誅側側悲高明聖賢千萬誦徒爾誨諄諄
感極成浩嘆狂詞聊重陳

弔西川朱光正

佛法入中國最後亢老莊金與儒爭衡何翅聊相當
力排賴昌黎吾道回耿光卓哉耕樂翁崛起盤叢鄉
書史僅涉獵邪正分齷齪絕口老與釋百行表一方
此翁亦閑散類流孰爲防此翁今不作天地徒茫茫

馮元曉字郭仙慈鄉人

首善書院感舊之作

雨道錄

卷十九 詩

六

有本堂

維貞皇帝神授符赫然決月追黃虞君臣差道桓文
事詔出明光徵大儒有臣元標首應詔誰進者臣
從吾一時諸儒相繼入王道蕩蕩民所趨貞皇雖逝
嗣皇少誓之日出時未曉聰明要自天所極鬼子未
向人擲檢諸儒謂可賭上治一往霍霍開荒蕪請爲
天子建書院揚以首善天之衢漢唐宋代何足數升
堂入室泗與洙當使亂臣賊子懼如陸有軌水有標
豈無膺鼎相錯列能由是路亦吾徒越歲壬戌策進
士臣殿蒙與諸臣俱二十爲學志方壯晨起盥漱
修途少焉諸儒次第入鳴鐘擊鼓聲淳于衣冠肅對

寂未語森若披古賢聖圖儒者寧盡潤世務憂天往
往多計謨有時抵掌說忠孝秋風蕭颯吹眉鬚乃知
名教自足樂照耀萬古焉可誣鬼子見此氣沮喪蠅
聲相逐紛胡盧謾之天子語橫甚曰宋之敗由程朱
曰今多事豺虎亂褒衣博帶何其迂輔臣向高爲此
懼手自伏疏震青蒲誰爲此言告陛下當付之吏法
當誅天子寬仁置勿問恐見白日舞妖狐嗚呼諸臣
死不恨魯尼鄒孟誠何辜長夜慘澹鬼子嘯天地反
覆無事無乙丙之際不可說故老欲哭徒嗟吁丁卯
八月聖人出譏者慄慄憂頭顱湯網吞舟倖不死又

閑道錄

卷十九 詩

七

有本堂

聞

臣驥再入問書院門外細草閒啼鳥

聖人豈不重經術時危未暇陳蒼珙竊見京師富梵
舍口語以唄拜以膜亦有高閣祀天主談兵治曆喧
鉏壺獨使書院屏弗事臣驥敢復惜微軀卿雲縵縵
天子都諸儒靈爽應未徂大道經天終有孚幸甚爲
念臣區區

吳應箕

誦經行

西方妙道超空色福田利益渺難得稍脩其法了死
生假託往往藏奸愚受戒嘗爲聚衆資焚香偏使愚

人惑或言切火當盡燒或稱再降有彌勒勝國昔年
起無爲豈知後來兆鼎革近日山東來白蓮掃除太
費師武力乃知作賊多誦經未聞誦經多殺賊督師
楊公總六師小醜何難滅朝食不言兵法言佛法亟
請誦經奉詔勅古人一言敵愾生此舉豈不墮軍實
若使賊聞必大笑空王何處行誅殛臺諫那能痛哭
爭大臣吁嗟相閤嘿予始聞言不敢信及覽邸書增
歎息桑門從此九重開鬼方何必三年克嗚呼即使
誦經安反側世間豈有佛社稷紙上空言尚如此何
況有骨來西域君不見潮州刺史古錚錚又不見龍

閑道錄

卷十九 詩

八

有本堂

場驛丞在正德

閑道錄卷之二十

孫廷璐編次

會纂陳廷樞校梓

補錄

六世祖侍御古林先生

諱字思畏嘉靖丁酉舉人由知縣徵授監察御史遷廣西布政司參議以母老致政歸郡守羅公近溪聘同貢東平受軒梅大參宛路

主志學書院講席學者稱古林先生

明教說

老氏曰無釋氏曰空聖人曰時中夫無不可以為空

空不可以為中中也者無意無必無固無我非真無

閑道錄

卷二十

一

有本堂

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非真空也無

而不滅其性空而不夸其倫孰大而孰小孰得而孰

失君子當自取衷焉而已矣

先大父徵君貞文先生

諱字眉生號耕巖入都不就銓選三疏抗論兵部尚書楊嗣昌

軼倫義國不報歸隱溪山萬草後足跡不入城市三十年門人私謚貞文先生

復劉根生

道隱風義堅迥故吾友藥地一流其不得志于時遜而之釋何損吾道然必沉湎禪寂助流揚波以道德文章事功經濟並後來增加之藉一切掃去毋乃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悉強設乎白沙學術先正彈

射無遺力其恐名教我壞等語要亦體面籠束究非

由衷同時一峯立齋俱其石交而其學必不與之合

况他哉今之崇虛而喪真者多矣厥驗亦已著矣如

醉如嚙了無棲泊此屬何足責但願賢者慎所往耳

答陳仲猷

二氏紛起釋害尤甚髡而緇者何足責儒冠一羣借

徑魯鄒投身天竺名人貴仕前倡之闢走下里踵效

之焰彌于天壤毒中于膏肓僕故輯有閑道一錄頗

為吾道張赤幟為斯人發沉寤而寥落寡徒敝郡自

閑道錄

卷二十

二

有本堂

杜朋李吳兩若梅子翔二三子外鮮可語者餘悉堅

壁拒境自居强大否亦貌笑口順神不借來蓋先聖

數仞之宮墻至是破決頽圯為荆莽極矣安得同心

十數輩參錯天下併力撐柱豈非反經鋤惡一大功

近時譚理講學人自專門目不識有闕里之藩垣謬

云深入堂奧真可怪駭其最禍人心術者三教一原

之說疊及萬世按以春秋家法弑君與父厥罪同科

斷斷宜服上刑難曲貸者也二氏之擬尼山何但霄

壤儼然列之為教而竟三之妄推厥原而又一之然

則一堤一垤可並嵩岱稱嶽一潢一澗可並江淮稱

齊有是理乎。然則紫之奪朱。謂無異朱。鄭之亂雅。謂無異雅。有是理乎。反倫賊義。憑茲作僞。恨不急就賢者而與之剖露吾胃臆。恐卒然不諱。則鬱抑莫吐。與長逝者魂魄俱無窮。足下其如我何。我更如足下何。忽忽把牘千言。崇黜誅賞。不約以合。天祚吾道而以足下貶先師也。抑天憫吾道而以足下掖不佞也。奮跼壯厲。積弱頓起。所謂痛心力辯。漸次成篇者。好音東來。望不時飛寄。便得采登鄙錄。流聲不朽。僕老矣六十之年。羣指加二。浮齡如僦。一擲不還。不幸而與金許定宇諸公同其遇。踟躕高踏。厚什百倍之。仁山易

南道錄

卷二十一

三

有本堂

焉後半未錄

與胡白水

古老披繙計決。亦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耳。三生之說。本係邪言。吾儒何得沾沾口頰。第閑道一錄。平生心力在此。惜家貧力弱。未能錄布。若早繕寫行世。亦應收得高明一半。吾孔吾孟。至今日而爲入室者操

戈反向久矣。一二同志好友。操見各別。他奚望哉。

書趙文肅集後

趙大洲貞吉以剛忠英偉之節。百挫不同。而見道未明。平日持論。至謂二氏學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汙。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遂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儒者見之曰儒。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晚更擬作二通。遺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內通之門八部。而百代九流之緒。以脩外通之門四部。而頓漸半圓之旨。以悉開局編述。爲文祭諸聖賢。告始

南道錄

卷二十一

四

有本堂

書吳石岡先生傳

吳子肅公。換次其先世石岡公傳。姑山氏讀之。而書其後曰。明諸儒昭世史。耨池河津兩公始也。而余不謂然也。正學先生先之矣。其錄宣乘者。貢東平及我曾大父古林公始也。而余不謂然也。石岡先生先之矣。正學洪武中人。推程朱復出。曹薛故其後起。石岡第泰陵之世。時吾鄉無有以理學鳴者。更數十年。而乃逢嘉靖之盛耳。兩先生矗立一代於家於官。行業斬斬。至毅然閉聖道。闢邪說。力剛以大畧無回。今遺集具在。前有孟韓。後有方吳。何忝哉。夫三教之

南道錄

卷二十

五

有本堂

習稱而罔察也。舉世以爲當然。而仲尼之徒之所痛嫉而深耻也。天下有大本三。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而已。吾有父而吾父之。吾父焉爾。而覆謂他人乎。父稱人子乎。吾有君而吾君之。吾君焉爾。而覆謂他人乎。君稱人臣乎。夫孔子者。萬世一人。亦萬世一師而已矣。少而習其書。老而莫踰其軌。譬諸五穀布帛。必不能一日去人之口。譬諸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必不能一人外乎覆載之中。照臨之下。道至著也。事至切也。抑衛至嚴也。有何虛無寂滅。經絕倫之屬。足以分席而抗之。而又何教克並齒之。父無二父。

君無二君。師有二師乎哉。然則世之儒名墨行。妄援佛老。合轍先聖者。皆不免知恩亂德之惡。朱翟會歌之諫者也。石岡先生之守臨也。治蹟卓然。余尤以易三教坊爲崇儒。關政體。甚大。臨志宜載勿載。而吾宜近志。粗列羅疋江。往事。關志學書院。延東平及先古林數公講學其中。是矣。後迎金陵僧守愚。開堂景德寺。何耶。可以勿載而載者也。

昔者詩十首示諸兒

第十首

昔者李唐傳太史。紙排邪說。詢人豪。上繼鄒公。距頑獸。下啟韓伯。回狂瀾。蕭瑀請誅。還自孽妖。妄呪何

南道錄

卷二十

有本堂

能捷手集高篇。暑高議。殷勤戒子慎。所操吾編。閑道亦如此。既蓄終播視。汝曹方今儒冠不儒願。歸楊歸墨巧。逃唐傳奕集。晉魏以來。典佛講。駁者爲高議。法慎勿爲。

古典六首戲謝諸公見邀智者寺聽講

餐松人去寶臺荒。養龍蛇混此堂。不是國師還語戒。驅人北而學蕭梁。金華志智者國師。辟穀苦行。惟食松栢。梁武北而受戒。

逢時巧。納偶山庭。升座談高闊。未寧豈是代唐彌勒。此神州遍解大雲經。淨屠法明等。撰大雲經。上武后勅。兩京諸州使。僧升高座講解。

江上小堂帶月樓。浪傳青社白蓮齋。留衣不怨潮州守。那得鸞溪效虎溪。

濂溪青林社事爲釋氏盛傳陳用揚先生有詩

大官側立爛如雲。假寐吾儕莫亂羣。法寶若還無定

加愁將高座海陵聞。

海陵杖法寶事見金史張通古傳

年前說法又維揚。一輩汪黃會食長。被甲官家何處

去。傷心忍道雨花香。

甲申馬阮延僧三昧講法天界寺與宋汪黃一轍

相將呂富竟誰趨。佛者開堂聽者儒。獨樂園中人在

否。却教何地覓堯天。

富公偕勝叔欲聽僧修顯說法溫公亟見康節請在止之

先大父力排二氏其著論見之于詩文者不一而足詩已謹登七首而有不能盡載者謹摘句于左庶後之覽者

有考焉孫廷路附記

閑道錄

卷二十

七

有本堂

放歌別周鹿溪有云。玉芝滿谷不愛僊。疎鐘滿

雲不愛禪。洙則有源泗有泉。願乘赤麟追騫淵。

壽杜涇野有云。明明厚地不肯踐。駕遠梯空鳥

在乎。倒翻經文我註脚。混并孔域走聃瞿。公然

舉比聯三幟。嗔韓笑孟真。駭愚譚老七十歌。有

云。譚老大噉何區區。鼎內龍虎事有無。浮丘廣

成卽今在。吾不屈曲希汝徒。又云。乃信不死孔

與孟。愚莫僞人智莫聖。山頭力盡鍊九陽。何似

人間勅百行。河上篇贈靜公有云。誰家幢幟揮

雲高。孔鼓不攻還扶獎。街東街西徧講說。南宗

北宗競標榜。就中臨濟波動地。突戶排疆尤攘

攘。手提大棒。口闔鋒。誘壓儒。毗群倒頸。我叩道

人。晒弗應。定耻虛空。蹋平壤。街南賣藥行爲吳

雨。若賦有云。壺中老翁。那足數。大道不登怪與

僊。又云。公然育下膏之上。二氏闌入穴。其間男

號女。呶狂滿路心。腸換易矧形。顏又云。請生厲

鍼。砥石更施手。當年夜約莫輕捐。荅歇公見示

梅花詩有云。上人擲簡何爲者。珍重梅花徧品

題。却笑本師文膽大。來尋懶闢老昌黎。有感寄

湛公有云。百年番死難。微佛萬卷分。看好賦詩

閑道錄

卷二十

八

有本堂

隨記

神農時申政令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

服教化。一歸于正。林林生人。無亂政典。

黃帝命天中。建皇極。行六禁于天下。預闕其肇而隄

其隤。乃下教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音禁重。味禁

重。室禁重。國無衰教。市無淫貨。地無曠土。官無濫士。

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是致正道。官有常職。民有

常業。父子不比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

木不失其長。鯨寡孤獨各有養也。

少昊氏衰。玄都九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惟龜策

之從謀臣不用詰士在外家爲史巫無有質要方可類聚物不羣分明匿于祀神可私狎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不盡其氣鬼神龜策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於是頡頏舉師征之而威其國汲冢周書并六韜俱謂玄都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所謂國將亡聽于神此類非耶

夏后孔甲卽位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

大紀論曰先儒謂商人尚神余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

南道錄

卷二十

補錄

九

有本堂

戎教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

唐虞後

沈朝陽曰按金氏前編載列子穆王西遊化人之說但莊列多寓言非有實事豈可紀之信史以滋

後世之惑故削而不錄

紀事前編穆王西征後

周惠王十五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神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于神求陽

土田之命反曰號必亡矣虛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宜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晉師入滅之

周惠王二十二年冬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代號宮之奇諫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是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

南道錄

卷二十

十

有本堂

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晉遂襲虞滅之

武帝時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李夫人死能致見之拜文成將軍又勸上爲臺室置祭具而致天神歲餘方益衰乃爲帛書飯牛伴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誅之後頗悔其方不盡有藥大見上驗小方闔基基能自繫上方憂河決而作黃金不就大詐言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須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

使通言。上拜大爲五利將軍。佩玉印。平立受之。示不臣封侯。尚主貴震天下。使夜祠神。神未至而百鬼集。後竟坐誣罔誅。

憲宗晚好神僊。詔求方士。李道古薦柳泌能合長生藥。召之。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乃以泌三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歸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藥成。服之多躁急。暴崩中和殿。柳泌伏誅。李道古亦貶。

顏茂猷曰。方士敢誑主上者。非無奇術。然如技之

南道錄

卷二十 補錄

十一

有本堂

易窮何且。天地神明。自不容一狐貍假託。大道浪享富貴也。我朝如王臣李廣。李子龍等。皆以妖術獲誅。烏有能自脫哉。

唐肅正貫字公理。爲嶺南節度使。南海賈舶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與。更咨其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無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爲神不貺。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遽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唐書

南唐時齊王李景達好神僊。脩鍊之事。記室徐鉉獻

述僊賦以譏。遂絕所好。又諸王大臣皆喜浮屠。獨江王景遷非毀佛書。事以六經名教爲事。南唐書

南唐李平好神僊。修養之事。而動多怪妄。自言僊人神鬼。嘗與通接。潘佑亦好僊。平因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僊官。而已與佑亦僊官也。家置靜室。人莫能窺。既而壞法殃民。後主收平下大理。平縊于獄。并收佑。佑自剄。南唐書

明太祖嘗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于水。劉辰國初事蹟紀

南道錄

卷二十 補錄

十二

有本堂

景泰四年八月。工科給事中徐廷章條上七事。其六禁誦寶京師每節序男婦雜踏寺觀淫穢敗倫乞懇榜禁約。今言

萬曆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后命僧于戒壇設法度衆。張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衆數萬。悉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遠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願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爲福哉。事遂寢。

萬曆九年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上言曰。江南北大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竭。朕惟皇上

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實
資可裁者裁之。至若施緡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
然。

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天津稅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
竇方物。禮部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真僞不可知。且所
貢天主女圖。既屬不經。而囊有神僊骨等物。夫僊則
飛昇安得有骨。韓愈謂凶穢之餘。不宜令人宮。禁宜
量給冠帶。令還勿潛住京師。不報。

崇禎十二年四月。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禮科給
事中姜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

事。中姜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

初年。遣大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爲鑒戒。山西道御
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

崇禎十二年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樺。欲募僧道贖地。
毀淫祠。括絕田助餉。以上並明史紀事本末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
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
下而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又策
問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罔已
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

爲者耶。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謂治其學
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湜湜中
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
人之病。然東坡于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
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
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
之狝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緡緡。不如散
廩以活饑民。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之。獨
李綱傅崧卿。曾機移疾不行。元李木魯。猶不拜西僧

關道錄 卷二十 補錄 十三 有本堂

國師。傅崧卿四公也。近有爲宗伯執香爐于道場。又有
橫玉三公。而拜狸奴者。吁。異哉。以上並楊升庵外集

肯周濟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却不倣佛
事。不脩建庵觀。總此一佛寺宇已多。何必更建。近日
是庵皆毀之。慮留心佛法者。不可不知。

元儒謂儒如五穀。不可一日缺。是也。佛老猶玦耳。
豈足以比金玉。隋儒謂佛如日月。佛老則彗星耳。言有似是
則謬之甚矣。吾儒如日月。佛老則彗星耳。言有似是
而非者。不可以不察也。宣城王舜功給諫
石溪開筆之一

危素助教成均。順帝詔書釋氏書。素辭曰。臣官胄監

以教化民。要外教之典不宜書。見宋文憲集

林俊弘治時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立

化寺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

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

覆即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逆毀

淫祠三百六十區撤其材新學

鄭紀爲國子祭酒會萬壽節脩齋醮禮部預取監生

供事紀以爲不可上疏諫

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衆其墳必僧寺也惟太監晏

宏者不知何許人武廟時曾鎮守陝西與督臣王瓊

同事其墳在西山不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刻古

來賢孝典故爲勸化計俗所稱晏公廟者是也今經

厥所貯晏公綱目板一部宏遺物也劉若愚見聞雜記

一凡有故違祖宗家約作齋打醮用僧尼道冠送葬

往來并家藏僧道經書者杖四十重罰入祠用

一子孫有出家爲僧道或學爲火居道士者衆共攻

之再三誨諭若婦女爲僧道姑與娼優盜賊同連殺

勿緩

一婦人無外事惟勤紡織若入寺院燒香上墳詣青

者杖夫及男惟送葬不禁以上宣統庚辰氏家約稿

開道錄 卷二十 補錄 十五 有本堂

凡遇凶喪不許輒用葷酒及僧道齋醮之類蓋亦如

之宣統庚辰氏家訓稿 吳肅公字雨若號晴巖宣城人石湖六世孫

辯教上

修道之謂教道所謂道非吾所謂道虛靜焉耳佛所

謂脩非吾所謂脩寂悟焉耳去禮樂絕聖智空苦慧

定豈足云教乃鼎儒而三之不亦異乎教之三也孰

始之曰其漢晉之間乎老子者自喜其是爲一家言

未嘗汲汲焉以名教也孟子闢異端而勿之及則其

時其教未有名也漢文景時始表而出之以與儒匹

開道錄 卷二十 補錄 十六 有本堂

佛之出也自遠戎懼其教之不足伸也遂角儒老而

三焉恥其晚也曰周顯王時實生西域與老與夫子

並應孰從而徵之且夫老氏周史臣而中原之賢大

夫也異乎儒猶爲近乎爾佛戎狄之民且不得與老

匹况儒者乎嘗試論之道竊之儒佛竊之道曷言乎

然也老氏之徒雖薄視乎禮樂仁義之事而君臣父

子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高語夫清淨無爲之極

而實本乎性與天道之徵故其說近乎儒佛之竊道

也何居曰吾嘗讀其書矣老子曰出生入死列子稱

死生幻化而佛有解脫之說矣老子曰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道者強名之而佛有假合妄身之說矣列子曰精神入其門骨髓返其根我尚何存而佛有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處之說矣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有無也者是無明亦無無明盡之始也窮窮冥冥嗒然喪我形若稿木心若死灰是面壁觀空之始也道在萬物在屎溺是庭栢屎橛之始也蓄缺之語終而窳子葵之七日而外物九日而朝徹是參悟之始也狂屈言道而忘也無爲謂欲答而不能也南越榮偕來者衆也是棒喝之始也今惑者詭其說以爲古未有也而亦知襲焉者乎譬之生子

綱道錄 卷二十一 十七 有本堂

者儒婦也老氏孽也孽利婦之有以自爲居矣有盜焉後竊而有之佛者盜而已或者曰老先孔子矣佛去中國建安在其相竊也曰不然儒不自孔子始堯舜湯文皆儒也佛書之必自佛也吾不得而知之也彼荒陋遠戎語言願指以爲教安所著即有固無幾耳皆中國之異端聰明才辯者獵取莊列而緣飾以以賊之者也秦之火有鬻子亢倉子關尹子士之托空名以傳者比比而況其莫可辯莫可徵焉者世不察以爲信亦已惑矣嗟夫術之異而教之紛何時而已乎君子曰述佛必歸于老述老必歸于儒雖然天

下無所爲老之教也久矣自道有全真有方士於老則已違今焉符籙已耳謂之道夫符籙之術是妖妄所托而巫覡者流也漢張陵餘孽而以爲老氏之徒乎是老氏之罪人也老之變爲符籙也佛之變而禪也一也皆通傳而失其本者也然而老之變而下其去理漸遠佛之變引而高其竊理愈遠者易知微者其測也然則今天下之爲人心害者禪而已而尤可異者曰三教同源也嗚呼自同源之說滋也儒之徒益茫乎不知所底矣夫二氏之失於我不啻冰炭不得以相竊而同之也顧佛之爲此說也有故一

綱道錄 卷二十一 十八 有本堂

則援我以自大一則盡我以相謗也夫教之爲三也亢也情也可言也教之三而後同之亂也不可言也惟其亂此大儒之大害也今儒術之不明也天下學者若鴻羊而求亡子焉嗚呼幾何其不以盜爲婦耶

辨教下

古者異端之徒若陰陽若名法皆足爲世用以有功而二氏之學獨寂然不可以有爲何則陰陽名法言術不言道其用實二氏言道不言術其用虛夫棄實用而尚虛名即儒者不可以治天下而況二氏之道乎漢文帝以黃老治後世稱之而吾獨斷以爲不然

高帝承秦亂。未易優游理也。文帝時。天下又安。高帝經營已無餘矣。與民休息。固其時也。而文帝恭儉。好老氏。遂援以文之。豈真老子之術。足以治國乎。晉之淪于戎。而不振抑又何也。故夫尚老子之術者。未有不至于放廢而淪喪者也。且夫稱黃帝自莊周始。蓋異端莫不有所托。故許行之說。托之神農。夫黃帝開天明道之聖人。亦儒之首出耳。果若所云。捐天下尚無爲。索玄素而事無爲。謂是一異端也。豈足信乎。佛之遷是率天下而禽獸也。何則。悖君父。去人倫。行禽獸矣。屏妻室。絕胤嗣。而人之數不勝矣。戒牲殺。而爪

開道錄

卷二十

補錄

十九

有本堂

哉。而或者不察。徒見其盛也。曰非人力也。是斯世斯民所莫能外也。吾徒有疑之者。求其說而不得。亦且心折之。是皆過矣。嗟夫。其蔽不晰。其惑不解。其害滋烈。彼所謂禍福。果吾所謂禍福乎。所謂心性。果吾所謂心性乎。儒者曰。自求多福。曰。惠迪吉。而彼曰。頂禮以自脩。施濟以邀福也。儒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彼則懺可爲也。夫物物而濟。聖人不能也。而況所不忍者。螻蟻所漠視者。同類所施濟者。浮屠而所違絕者。懿親何福之可求。使頂禮可自媚。歟。佛固昏淫之鬼耳。不足取也。夫佛而非昏淫之鬼也。又安事頂禮。爲哉。噫。烏有去孝弟忠信之事。而他有所謂福乎。烏有舍孝弟忠信之事。而可以爲脩乎。若禍可以懺免。是天下不忠不孝不信不義之徒。有所庇蔭也。而不忠不孝不信不義之徒。心以爲一懺之可解免。則極其惡友。可以肆然而有所不顧。今夫小人以匪僻獲譽。既以自結于權豪。爲之解免。則勢且怙終。不至殺人不止。何則。彼有所恃也。然則。數天下之惡者。莫如佛。而教天下以惡者。尤莫如佛也。且夫人猶是生耳。死耳。而彼必以生天地獄以神之。彼之說四大假合矣。獨何有于地下。五蘊空矣。獨何有于死生。形氣官

開道錄

卷二十

補錄

二十

有本堂

骸為妄身。貧富貴賤。為幻境。復何有於既死之魂。來世之苦樂乎。亦見其自為狐悟而已。是禍福之說。無也。正其心。盡其性。所以生之盡之。實可知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存之養之。功何如也。今其言曰。明心曰見性。舉廢夫功能。而求一朝之覺悟。亦已惑矣。且吾所謂心性。非仁義禮智哉。我固有之。則我必盡之。不特明之見之而已。苟不謂是也。而必曰作用是也。無生以前也。則又安取夫明且見之也哉。吾不識一悟之前。安所附麗。一覺之餘。果無餘事乎。逐之窮。冥求之。誕妄。問天下以不見不聞之說。而汨天下以

書王元美集後

修此忽彼之言。而或以為儒者之心性。莫精于是也。此之謂失其本心。是心性之說。誣也。著書以識古之為文者。莫不歸然以自立。岸然以自高。誇聞之長。浮靡之習。皆所弗屑也。諸體百家。俳優比偶。演連離合。以迄浮屠之言。戎狄倡伶之語。津津語之。以為博攻之。以為能有所愛而不可忘。意豈不以全是而一體。弗備非大也。一物或遺。非博也。噫。是徒徇俗以街販古為豪者耳。於著書之義。無一當焉。者。君子曰。無惑也。士以經學為本。經學崇則文以明

道文以明道。斯無道外之文。考關浮靡云爾。韓歐之文。弗文謂也。曰道耳。夫以文為道。于道誠疎。于文不既優乎。且夫託于道。則異端者不足以惑之。獻吉不言道。予觀其書。未嘗溺佛老而屑屑荒陋。無根之說也。元吳之倭佛。無責已。彼曇陽何物哉。而師之而事之。其傳之也。誕怪誣妄。皆村儒里嫗之所震說。其尊之也。儼君匹父。雖緇黃之于其師。莫甚焉。余嘗病子瞻一代文人。經術不明。遂不免佛之溺。以若所為。則子瞻不至是也。夫不知墨物之偽。而為所惑。陋也。知之而有所難于太倉。元相國王相與為飾。以惑世誣

香燈詩為江叟賦

雲屋障天孔。牆毀風雨夜。吠守犬。靡操戈。入室紛有徒。漣洛荒魂不其餒。宗南宗北走群迷。福田穰穰信啖餌。杖塵喝翻白日雲。要使羅刹無留鬼。豪牙骨喙朝噬人。多聞佛面生塗。隨衿青黛綠錯講。堂沼滔莫辨何王。執香煙噴薄梵宇。霞燈火憑燒。劫灰墨優婆

夸塞張皇行佛亦有情佛顙此嗚呼姐豆誰能闕里
芬膏油孰繼昌黎啓我友古愚來我謂新安江吏珠
不爾夸塞優婆塞宣其情心源的蓮房水有田給施
祇念緣何知儒釋分泰否彼壑者欲丘者金藐爾一
視同泥滓自昔文詞妙絕倫孰向維摩不心委所以
長歌短偈費群騷華花貝葉光紙紙子自孔墻守敗
離那復拘墟吝餘齒噫嘻古愚言則似顏我顙禿詩
賜賦為語江吏道如砥香燈雖燄何足恃神其德馨
睇厥履况彼渡江以來宗旨幻莫擬旗檀叱同乾屎
撮無明無盡琉璃死

閑道錄

卷二十

三

有本堂

杜名齊字朋李

張子顏說

宋張子顏晚年嘗見目前光閃閃中有白衣人如佛
者信之彌謹不食肉飲酒體因瘠而多病時秦陵不
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脉子顏一日從壽卿求診
脉壽卿大驚授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諭以十日
中服盡見報既數日漸覺白衣人變為黃而光不見
矣乃思食肉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其體異前乃指
壽卿謝壽卿曰公脾初受病為肺所剋心脾之母心
氣不調則多疑自有所見吾之大九實脾小九實心

肺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則病自愈絲是觀之則
浮屠氏所謂持誦經呪必先有驗或見諸佛菩薩聖
僧天女著黃衣沙門或見燈高一二尺乃至一大或
見爐中自有煙起或聞諸佛菩薩種種美聲與夫一
切耳目聞見諸怪徵皆病也浮屠氏謂為持誦經呪
之驗人人亦不自知其為病也而信之至死不能悟
是未親于顏此事耳嗚呼安得壽卿家曉而戶起之

回回說

回回教門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
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其言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

閑道錄

卷二十

十四

有本堂

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
見中國人修齋設醮則笑之而中國之人重道隆僧
誦經禮懺又視以為應然必然至與吾儒之教並列
而為三馬甚且有早熟吾儒推崇二氏者識見昏愚
曾回回之不若矣悲夫

像佛

漢武與秦皇姚興與蕭衍求道修沙門振古此其選
報應既無微禍患且不免兩家欺天下於焉已甚顯
愚氓困漸濡千載仍莫辨一二賢時王此政又彼善
往者三代衰充塞無由轉汲汲騶邑叟大聲奮除掄

推禍極君父比類到禽犬先聖一以閑為功亦再展
泊乎沉雲迷馬能日見現高明偶屬階儒冠誰述踐
如幾唐宋間獨醒喚沉酒原道轉轉本論歐勉勉
程朱蔚然起異端猛驅遺卓哉聖人徒孔孟賴非淺

梅枝風
字子翔號來
諸宜城人

答張某論佛書

佛氏之教本由老莊老子始于周而佛氏興于漢說
者謂老莊之學流為申韓夫老莊之去申韓奚啻千
里而其流遂謂至此者蓋以清淨無為立教若天地
萬物悉屬烏有洗淨恣肆惟其說之是騁而莫之忌

閑道錄

卷二十

十五

有本堂

憚故申韓之流習聞之遂謂天下可以任意立教因
以刑名法術糾天下亦惟其說之是騁而莫之忌
憚蓋謂彼以清淨我以刑名各取快吾意焉而止要
之得罪于聖賢無別區于其間也天下事之異乎中
庸者即為隱怪五經四子童而習之老而彌篤歷千
萬世而不易生老病死順而安之自古及今誰為解
脫者如堯舜湯文而死孔孟顏曾而死如老子之猶
龍而亦死莊生之任達而亦死使西域之佛獨不死
則唐憲之佛骨何自而來韓愈之表何由而造則所
謂明心見性歸根復命者又安有所據乎吾輩但于

庸德庸言體之不盡用之不窮敢復他求以自親于
孔孟之門耶經之最與者莫如易河圖洛書天以神
道設教變變化化無有窮盡而同易首乾坤係乾曰
庸德之行庸言之誨閑邪存其誠係坤曰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即推之日用寒暑屈伸
往來極之窮神知化要不出于利用安身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引伸觸類天下之能事畢矣何嘗一
言之涉于虛無寂滅邪若云歸根復命則全而受之
全而歸之大壽不貳修身以俟此善言復命者也又
其下者粗為天堂地獄之說曰吾以勸善而懲惡也

閑道錄

卷二十

十五

有本堂

不知善惡分途功罪自在千古如顏淵之天比干之
忠伯邑考之孝當世稱之後世傳之此即可見之天
堂也彼盜跖之得壽伯嚭之得寵操莽之得遂其奸
當世詬之後世戮之此即可見之地獄也余其昭昭
者而地獄冥冥者適足以見其誣妄而悖謬不經之
至此極也近見魏叔子地獄論謂晚季人心險惡即
無地獄可以造之使有然亦情世疾俗之談而未可
為持世如教之言也吾輩道不在已力不能攻方付
之無可如何而顧助彼揚波毋乃不可乎

卷之二十終

閑道錄十六卷

浙江建德縣志本

明沈壽民撰壽民字翁生號耕巖宣城人崇禎中
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甫入都卽劾
楊嗣昌奪情熊文燦撫賊留中不報乃移疾歸疏
中語侵阮大鍼福王時大鍼柄國必欲殺之變姓
名遁跡以免事迹附見明史田一鶴傳是書爲排
斥佛老而作故名以閑道取先儒格言分條節錄
凡不惑於二氏者咸載之以爲世訓不能無惑者
亦錄以示戒雍正戊申其孫廷璐校刊之復取壽
民詩文雜記等條補諸卷末

張抱初先生印正稿六卷

〔明〕張信民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四年王箴與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印正稿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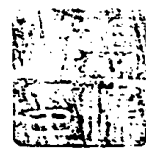
卷》提要

序

吾宗理學最著者宋橫渠南軒兩夫子宜陽
思叔先生亦伊川高弟有明之世澠池曹月川
而後則家抱初先生距今百有餘歲矣予行縣
過澠方懷想風流適有生其立論挾冊迺予
前而言曰我固抱初之後也先抱初公舊有祠
今廢所著洗心錄四禮述印正稿諸刻俱不存
存者僅此繕本耳予受而讀卒見所論著皆發
明性命之言讀年譜聞其幼小時尤異先生生
而洞見五臟其尊人見而驚詫不欲舉其外祖
父曰此異兒也吾聞薛文清公如是尊人始舉
之自是二歲卽能讀三歲能書五歲能文字學
駸駸乎日益方先生幼時與諸兒戲畫地爲城
郭形狀外方而內圓先生曰非也我聞天員而
地方天包地之外蓋員外而方內乎聞者驚異
自嬉戲時已挾乾坤之奧義矣比長學成凡一

言一行動中矩矚用是上嗣三張粹然有道者
將異世而師其人惜所論著記者文詞之不潔
也予再過澠乃進生而語之曰先生書固可傳
惜記者詞不善吾又無暇爲芟繁就潔盍待諸
且建祠刊書力未逮時澠池劉令方修書院成
予命題曰蘇穎濱書院謂蘇子由曾爲澠主簿
俾澠中人士追祀而師法之示所尊也書院成
請增置二木主月川左抱初右令朝又講習者
序
讀其書而師其人不愈於專祠而特祭者乎生
悅吾言乃退漢於是懷思澠士又復慨然也澠
自子由主簿之世距今五百年遙想當時從其
遊者必有文章特達之士興起一時乃至於今
澠人文類敝極矣祀子由而追師之俾有所蕩
滌性靈力求先正振衰起廢或尚有日事有曠
世而相感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月川抱
初之徒計日復起也予因序抱初集欲徧以是

言告之晉乙巳孟冬上浣河南尹石屏後學
人漢拜記



序

學問之道以中正爲鵠孔子者卽中正之鵠也
後賢氣質清明德性純粹者自皆循於正鵠而
行其有過與不及者乃由乎稟賦之偏所謂狂
者狷者是已然皆不遠離乎正鵠者也故學者
全在涵養德性以化氣質日磨月礪而亦可以
底於中行也惟有遊心高遠之儕揚金谿之波
以倡頓悟簡捷之徑乃大離乎正鵠者矣澠水

序

四

張抱初先生自幼穎異天性純孝學行政績表
著後世其講學爲己任者慨世道之陵夸士風
之日下乃會講芝泉甘棠韶陽川上四方從遊
者猶雲集所著有洗心錄理學日抄四禮述解
一喙錄印正稿惜罹兵火之餘僅存印正稿年
譜而已予於簿書之暇剪燭讀之乃知先生之
學直實爲己深切誨人伊洛之傳舜水之學皆
從事焉惟善則從前徽是溯敦本勵薄切於日

用可爲後學之津梁士子之裘葛乃可以印正
乎正鵠者矣但印正稿與年譜皆門人所記又
經喪亂之後摭拾補輯致有辭氣不臧理言未
純之處然講論之宗旨大意固在也因芟其繁
蕪釐其紛淆使塵垢一洗而圭璧之光可復瑩
矣箴輿敬仰先生之孝行政績故敢校正遺稿
以成先生之德業且付之剞劂以垂教後世使
學者不致遠離乎正鵠其爲印正也豈惟於會

講之日而已哉寶應王箴輿拜識



張抱初先生印正稿卷之一

五池張信民孚若父著 壽安門人馮春訂

男慎思慎修同校

正學會語

會日見諸同志屏息斂容先生喜甚曰即此可見心存敬畏所在。然能時存此心於處事接物之際。與此時一轍。便是爲學真實處。若只一時。猶借人之物。少刻還去。非己之所有矣。蓋學者功夫。離不得敬字。自克欲存養於學問事業。非此一字。不能有成也。雖下

印正稿

卷之一

至僕隸無敬心。便不能成規矩。昔孟老師學極純。而跬步不離乎敬。嘗侍食。見僕人供饌。俱肅然無聲。師曰。這便是此輩學問。可見通上下。徹貴賤。不可無此敬字。故敬也者。乃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會日因正學會所成中有對聯曰學以正爲宗遠超寂滅虛無之教。道以中爲至近在飲食日用之常。又曰有大綱維重真切盡性達天爲要領。無多徑路坦坦平平誠身明善是功夫。有詢正學之旨者先生曰正學二字。乃孟老師所定。前語皆發明正學之義。

蓋所謂正學者。非二氏寂滅虛無之學。則彼非正而我爲正矣。然正者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也。子思得仲尼之傳。只是中庸。外此則素隱行怪。即非中庸之道。非中庸之道。即非正矣。問達天即是知天否。先生曰。夫子五十知天命。蓋天命者乃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故天命即在事物之中。知天則事事物物其翕張變化。各有條理。而與天道相合。便是達天。而人之性亦天之所賦。能盡性亦即是達天。張本德問仁先生曰。性也。天也。中也。皆仁也。近在日用。至盡之達之明

印正稿

卷之一

之誠之乃爲仁也。

箴與曰仁之道大故孔子罕言門人問仁如司馬牛樊遲就其偏近處指點若仲弓顏子已造乎仁域故教以用力處體認使體用一徹則心德純全矣。然仁之大原夫子終未講明惟於易傳發明最著最精切曰天之大德曰生。又曰元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仁。蓋在天之大德曰生。而人稟此生理曰仁。故人之原出於天。而與天之大德同量同體也。乾元始生。萬物無不在所生之中。於時爲

春。於人爲仁。爲衆善之長。故君子體仁。無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也。程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之心。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又曰。觀仁於靜中。皆是春意。此誠善於發明仁之原。仁之體而深。有功於易傳者也。夫乾之德。一。元。盡之。而亨利貞皆元中之所有也。而心之德。一。仁。盡之矣。而禮義智信皆仁中之所有也。人之行。一。孝。字。盡之矣。備五倫之道。而至於聖人。亦只完得。一。孝。字。耳。而全孝之道。其實又本乎仁也。仁之體用。豈不至極至大。非德業深遠者所可聞。是以夫子罕言之也。學者識得仁體。只要義禮栽培。以誠敬存之。而已。其切實下手處。只在克去物欲。則仁體自全。會日同志有憂旱者。先生曰。造化人事。其理一也。造化雨暘不時。則不能下濟上行。而萬物不生。學問工夫不繼。則不能日新月盛。而道理不得頂見。麥田有水灌溉者。便茂盛。否者便枯槁。亦如學問然。有涵養

印正稿

卷之二

者。氣象便辟。益。微見便高遠。否則便消沮卑屈。誰能學問可問。且學有間斷時者。非以道爲束縛。昨自山中來。見樵者歷嶮巖如康莊。浮者涉波濤如行溪。何也。習故也。故習於山者不見山。非不見山也。不見山之爲嶮巖也。習於水者不見水。非不見水也。不見水之波濤也。習於道者不見道。非不見道也。不見道之爲束縛也。不見束縛則必習。習則悅。於道未有不得者。有頃渴則中讀會約語畢。先生曰。諸君聽此語。初間或亦微發。聞之日久。便不關心。只當一場說話過去。卽如讀經書者。我自我。經書自經書。何嘗體貼到身上來。故今日會一番。便須求益一番。方始有得。毋以入會爲了人事。蓋學問原是兼善。爲學則在自己。在於日有所得。便是日進工夫。此會之設。所望後學。誠然在是。否則何所爲乎。又講先儒言。人能於難抽身處抽得身。方謂有學力。昔新安郭梅山先生。平素使酒。一時省悟。自拜九老師後。一滴不以入唇。終身講學讀書而已。嘗梅山者。於酒之難抽身處抽得身。卽是爲學勇處。吾儕倘於名利色中皆抽得身。則更

印正稿

卷之二

上一層樓矣

會日垣曲魯樂尹偕其侄庭試資孝經宗音一書講先生論學先生詢其師魯生曰辛天齋詢其宗魯生曰復性先生曰此文清公之旨也魯生曰敝老師宗程朱正文清公一派雖以復性爲宗然亦不拘此爲講先生曰不拘於此亦得卽執以爲宗何害昔堯舜之中文武之敬孔子之仁孟子之仁義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遺心也旨各不同其理一也魯生曰王陽明先生言致良知可也而

印正稿

卷之二

看舉業亦說天子建中和之極便只歸之天子不知天子有天子之中和位育諸侯有諸侯之中和位育卿大夫有卿大夫之中和位育士庶人有士庶人之中和位育有講學者至一書室見案上有書籍筆硯散亂無紀則云便是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了其言甚痛快詢天下歸仁之說先生曰註言歸猶與也言克已復禮則天下皆與其仁其言效速如此而程子所註之旨一日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而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更無復有不仁者參乎其間此說更細可從

印正稿

卷之二

魯生曰克已復禮爲仁言去己私復還天理卽不理事一事不對一物亦是歸仁氣象還在上說若前意則復禮中已有何必再言先生曰若論復禮中已有爲仁由己亦已有矣但聖人言能自復禮則天下皆歸於仁更無不仁了此工夫由己而豈由於人語氣不得不如此又曰非禮不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禮矣不是存理在一邊過欲在一邊蓋存理則人欲自然退聽不待過欲而自無不遏耳若有人欲竊發亦因存理有間斷處耳若是存理無間人欲何至

所以謂存理爲不遏之過也。尚在遏上用功。則過一欲。復生一欲。戒東生西。如何遏得。不幾勞苦終日乎。

箴與曰。人欲者。乃吾心逐於物而爲物之所蔽。所謂習染之汚。非吾性中之所固有也。平時習染既深。欲念自常竊發。學者當時警惕。隨起隨滅。若奮勇克敵然。乃下手吃緊工夫。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欲。書曰。雖收放心。閑之維艱。是已。而存養者存吾心體。勿令偏倚出入。易曰。閑邪存其誠。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已。蓋克欲存養。互爲其功。不可偏廢也。

魯生曰。晚生頗知向學。於幽獨中。或能自慎。至大庭廣衆。應事接物。生一好名之心。便不能慎了。先生曰。慎獨非獨在幽獨處慎。卽大庭廣衆。應事接物。何者非獨。何者非慎。且好名亦有辨。如謙與諂之類。於何處辨。大率有爲而爲。諂也。無爲而爲。謙也。好名與不好名。亦在此處早辨之。

會日講學者。以實爲貴。則與天地爲一。一節先生曰。

法天之學。只是實。蓋天無有不實。暑便是實。暑寒便是實。寒始能長養萬物。而各成功。學者仁便是實。仁義便是實。義始能克盡人道。而成聖人。實則自無一息之間。所謂至誠無息者也。

會日魯樂尹偕其邑同志李多聞劉澄遠來。魯生曰。李子字小崗。劉子字閒齋。先生曰。余何以爲教哉。小崗卽以小字用功。閒齋卽以閒字用功。何也。人惟心不小。則縱其所之。奚所不至。惟常存小心。擇地而蹈。謹密周慎。何事不成。在昔堯兢兢。舜業業。文王翼翼。

正稿

卷二

周公几几皆是也。只此修爲。卽所遺不齊。不過晦明寒暑之代謝。何足芥蒂。曰。不免人誦髮。奈何。先生曰。此却須大其心。可也。蓋德修誦興。道高發來。理之常也。若此處立脚不定。則慎而無禮。流而爲蕙。故必明目張胆。直下承當。斯是非不撓。中立不倚。倘要言一至。輒爾消沮。則又小之害也。至於心閒。亦非易事。必平日朝乾夕惕。不自暇逸。使此心空空洞洞。雲霧不生。然後得閒。故無欲乃所以閒也。惟不閒而後能閒也。若憧憧往來。思慮萬端。貌托乎閒。固不可。卽寂寂

其心。譬如槁木死灰。一念不起。名爲閒靜。亦閒其所閒。非吾之所謂閒也。魯生隨問動靜之義。曰。月川先生云。學者要看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閉目跌坐。游心千里。靜亦動也。同室有。披髮纓冠。動亦靜也。卽此可以析動靜之旨。有。陳宗正來問學。號思川。蓋思親意也。先生曰。盲哉。學寧外是人。惟不知學。則忍於忘親多矣。思而在親。是孝思也。孝子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故思則一言一行。必求合理。不則虧體辱親。不孝莫大焉。是一思親而學在。又安有他道乎。會日同志俱默坐無語。先生曰。暴坐亦是澄心之法。但遇會期。須執疑問難。方有啓發。昔孟老師於及門士。命各置一冊。上書所得語。或難處事。或未明書旨。於會日持以相正。師親註數語爲答。卽張子所謂有得卽登記之說。甚是有益。蓋此語必留心學問者方能。有之。不然。則浮浪過去。此不惟得所折衷。且因以驗其勤惰。若只默默而來。默默而往。竟何裨乎。有言其異母弟。種地不。糧。糧者責其賠糧。無所措。典

伊地畝完糧。繼母因此逐日撻罵。奈何。先生曰。當典地時。亦曾與令繼母商量否。曰。母與弟俱在外。急迫中。從何商量。先生曰。旣未商量。俟其來時。亦必說明。方是。如其不與。當另有處。不可執住。係伊糧。典伊地。自家原無不是。只管硬做。致親如此。似還未善。人正於難處中觀學問。舜所遭便是繼母。看他當日如何事奉。便是個樣子。只學舜那一點夔夔齋栗之心。不患父母不感動。會日先生曰。此道何人靡有。只不能體察之耳。如夫婦居室。雖至愚極陋之人。不至喪失其心者。亦必嚴內外。別嫌疑。其有。亂。混。裸者。無不惡之。父母在堂。亦必以孝養爲重。不敢觸犯其親。是誰不範圍於道中。惟行不著。習不察。所以終身由道。而不知者衆耳。嘗觀虞芮質成。豈其性原好爭哉。蓋由利令智昏。未嘗見得爭與讓之理。及見耕讓畔。行讓路。良心遂興。不爭而返。咸歸於讓。可見人各有心。皆能爲聖。只在著察不著察之間。吾輩各宜自勉。勿爲日用不知之民。

會日讀聖人一生未嘗自說無過一條先生曰人不能無過。只要能改過。惟有文過諱過者多。所以害事。昔成湯爲聖也。只是改過不吝。孔子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又曰。可以無大過矣。聖人家法。每每如此。今人規過原是美意。反因而相仇隙者有之。豈不可惜。

會日方坐。先生舅氏郭未吾至。先生爲避席曰。夫子席不正不坐。非是必欲南面坐。東西南北各有所宜。坐不失宜。便是正。又曰。人誠真實有必爲聖賢之志。自能孝順父母。以愛其身。愛身則知不誠非愛。不敬非愛。自欺非愛。不慎非愛。自然先立其大。日在義理上用功夫。尚何僞與邪之爲累哉。夫子從心不踰。始於志學。良有以也。

會日先生曰。嘗觀先輩善讀書。案無雜書。只留一冊。讀書再取一冊。則心專志一。愈積累愈廣大。最可爲法。吾輩宜共遵之。且讀書多。則聞見廣。學自日益而不自知。

張抱初先生印正稿卷之二

會日垣曲會長王永錫字反已。徒步來謁。問曰。家師辛先生言。前看敬字是嚴肅的。今看敬字是活潑的。未知是否。先生曰。最是。最是。昔孟老師與山東孟彊先生。於同志中最善。我彊任山海關。老師偕王幼直往候之。我彊見幼直過於謹飭。曰。學是樂的。不是苦的。若拘促甚。反苦而不樂。何以爲學。卽此可以得敬字旨。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陽明先生云。謂主於一理而無他適也。主於理則敬亦是樂。何嘗不活潑。

也。令師可謂知言矣。又問。孟子道性善。程子謂兼氣而言。何如。曰。天命之性。本爲人生之理。無氣則理將安附。言理而氣在其中。是一時事。何必規規然曰。此兼氣。彼不兼氣。名目繁多。反致道不明也。如聖人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何等簡明直截。鮮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學者遂心內惶惑。如何爲義理之性。如何爲氣質之性。難於分辨。莫知適從。信然。天下有二性乎。

箴與曰。義理之性。指不雜氣質者而言。所謂繼之

皆善也。氣質之性。指性之墮於氣質之中。乃隨氣質而各一其性也。所以有下愚不移者。非性有二也。蓋性一也。而氣則雜揉矣。故性墮於雜氣之中。則變矣。所謂各一其性也。學問第一在變化氣質。乃工夫吃緊處。而氣質之性可不辨乎。

會日間觀風發落消息。考者多愕然失措。先生曰。此處正見學問。蓋考時須用心作文字。會文切理。毋得潦草粗疎。此卽謂之執事敬。卷一投入。便須安心順聽。或高或下。付之無心。不以動念。若便手忙脚亂。憧憧不寧。豈成學問。蓋學者試盤錯而不驚。履危疑而不亂。今日處小事。卽他日處大事也。又况名次已定。忙亦無益。適足以見歉於養而擾於心也。

會日學師言。楚中有一先生。經史百家無不通曉。嘗言如論語首章。連用三箇乎字。二章用其字起頭。三章不曰其仁鮮矣。而曰鮮矣。仁何等奇特。是從來諸子百家文法所未有者。卽有宋腐儒亦說不到。衆聞之喜甚。余謂兒輩曰。此索隱行怪之流。何以爲學。若吾學不講乎字。只講時習。不講其字。只講孝弟。不講

矣字。只講仁字。若徒在語言文字上求奇。把聖賢立言本旨。反不見了。是聖賢亦只是口頭伎倆。而非有用之實學矣。且謂宋儒爲腐。則誰非腐者。有宋五星聚奎。以故諸大儒後先輝映。表章六經。方成文運。休明之世。有宋三百年精神命脉。全在於此。使國無賢者。則國非其國矣。人不能見道。但以是新奇可喜之說。銜名耳。甚勿爲所惑也。

會日有陝西孝子。通刺爲制。晚生相見畢。先生問曰。尊制爲誰。答曰。先兄服期已久矣。但先父早逝。凡事俱倣先兄。故不忍釋。先生曰。過矣。王制不可違。豈可過期。且惟父母之喪。而後稱制。兄而稱制。其何以加於父母。兄喪止於期年。過已非制。而又稱制。益非制矣。以非制爲制。可乎。素服隨便。素冠宜易之。荅曰。聞之禮。父母存。冠服不純素。父母亡。冠服不純采。設吾父母俱亡。純素似亦無傷。先生曰。禮所謂不純采者。謂不純於采耳。未嘗言純素也。只是不忍忘親之心。孝子有終身之慕。豈在區區冠服間哉。若以冠服論。但冠素服素。足了其不忍之心。此外遂不之慕乎。昔

余初謁先師爲有祖母之喪梓木未得過期未葬亦尚服素冠先師詢知其故曰易之服止期年者遵制也慕之必終身者孝思也自並行而不悖者也余有省遂易其冠此乃中道過則非中非中卽非道矣

會日有一友久未來會先生詢之曰爲不能化子侄遂沒面目來會先生曰子侄不好我們須自反不能實心教訓他或但以言教而未能以身教越發該來會愈求進修以爲觀法纔是孟子云中也養不中

印王稿

卷之二

注

也養不才須要乘機化導纔是

會日講邵子詩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巽下斷本是三畫乾卦陽極而變下畫爲陰成巽月窟也震仰五本是三畫坤卦陰極而變下畫爲陽成震天根也閑來往者卽一陰一陽之謂道知一陰一陽之道則時時關所爲各當其可則乾三連是三坤六斷是六成九震仰五是五巽下斷是四成九離中虛是四坎中滿是五成九兌上缺是四艮覆碗是五成九共成三

十六宮各因九而後成非三十六宮都是春乎

箴輿曰垢卦陽極之時而一陰生於其下爲陰之長故曰月窟復卦陰極之時而一陽生於其下爲陽之長故曰天根閑來往者陰陽運行不息也三十六宮者八卦互變陰爻陽爻各半陽奇陰偶奇畫得十二偶畫得二十有四共三十六也都是春者乾坤之內無非是生意化機所以謂之皆是春也學者體之樂境得矣

印王稿

卷之二

注

同爲飛魚躍之旨先生曰過親便孝過長便弟過夫婦朋友便有別而信推之言動無處不慎不斂則此心時時在天上便是爲飛魚躍景象有一不盡道便不活潑便非飛躍了程子云爲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同知所謂有事則知所謂飛躍矣又問中庸無聲無臭之旨先生曰篤恭不顯底於渾化田地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正是此境界夫從心所欲而自不踰何聲臭之有然天雖不言而其生其成那有停機德雖不顯而其刑其平帝力何有然則無聲無臭又豈淪於空寂也哉

張抱初先生印正稿卷之三

脫粟會語

會日有友約脫粟會。先生偕馮則中泊日。摩徒步赴約。行倦憩於道左。先生曰。昔夫子周流列國。曾止大樹下。就與群弟子講學。今憩此地。亦勿放過。方是時。習學問。至會有孟縣何竹林及平贊畫在焉。坐定。先生曰。此會何由而起。蓋因在正學會所中。論世風奢靡。追憶古人脫粟一飯。情意相洽。今之羅列珍羞。而反面相仇者。在在皆是。豈不薄甚。一友躍然起曰。今便立一脫粟會。何如。先生曰。可。遂訂期約會。又念會非爲飲食。必質疑問難。方始有益。今後須如簿所云。過相規。德相勸。心相下。情相親。方可。上官允化問。良知之說。先生曰。良知是孩提知愛知敬。孺慕的一點心腸。無絲毫情欲夾雜。故謂之曰良知。今人誰無良知。第不知講學。反將此知埋沒。故講學爲喫緊工夫也。平日聖賢大都天資高。先生曰。聖賢不說天資。只說學力。故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工夫。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况非愚柔者乎。人人可以致良知。只爲無人指

引。以講學爲迂。講學原貴躬行。不然學人口語拾人餘唾。有何益處。平日不講能行。其實愈於講而不行者。先生曰。不然。不講則所行有差。如養畫行兵。若不講明兵法。能不喪師辱國否。潘若璧問曰。深覺多言。李實甫曰。自己病在不言。先生曰。默語自有中道。如孔子於鄉黨似不能言。在朝廷即便便言。於回終日言。於賜欲無言。總之不可膠固。惟當言而言。當默而默。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又顧謂周天顯曰。今事前者持齋。聞吾言即能開齋。此之謂躬行。此之謂大當。日會說孝不在持齋。只立身行道。不敢毀傷。便是不但割破流血是毀傷。如父母生吾之目。原是明的。原不視非禮的。或視非禮。便被非禮之色將吾本明之目毀傷了。父母生吾之耳。原是聰的。原不聽非禮的。或聽非禮。便被非禮之聲將吾本明之耳毀傷了。至於口體莫不皆然。此曾子之孝。只在戰兢保身。大舜之孝。只在德爲聖人。此外皆不足爲孝矣。何曰。所論甚善。小子非見老先生。幾錯過一生。但平日以下爲業。何能進道。先生曰。聖人胚胎。人人都有。只爲無志。

所。下。虛度歲月。今只立定個必爲聖人之志。不肯退托。便是有茲。

箴與曰。聖人因人而活。活潑潑地。並不執定一說。使人同途而同歸也。觀門人之問。孝問仁問政。可知矣。亦無教人皆爲聖人之理。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知此則教人無躐等之弊矣。

允化曰。請問戒慎恐懼爲樂。先生曰。吾心原是樂的。只率性而行。自然戒慎恐懼。兢業時勤。則此心渾是。

正稿

卷之三

三

天理活潑潑。與鸞飛魚躍同一機趣。爲得不樂。故君子戒懼則樂。放縱則不樂。豈不是戒懼恐懼爲樂。若小人自泊其性。樂其所以亡者。豈得與君子例論。會日王向學曰。家問或遇不如意事。只在不怨不尤上用功。先生曰。須從正己上來。中庸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學求正己。只見的自己不是。怨尤何自而生。不然。不能正己。雖加強制。其所怨尤多矣。故不怨尤。治標也。正己治本也。本末之際。盡明辨諸曰。不知過何以寡。先生曰。此亦是治標了。惟日在存理上。

用功夫。則家無長物。戰戰兢兢。不窺伺。過不期寡而自寡矣。曰。克復三省兩章。可以互看否。先生曰。克復三省。俱求爲仁也。何不可以互看。蓋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師之傳傳此。弟之習習此。傳不習乎。正省其爲仁否耶。至於講忠信友。則天下歸仁之氣象矣。吾日三省。由己四勿。請事之功也。會得時。不但此兩章可以互看。四書六經。何不可互看。孟子云。夫道一而已矣。

會日李實甫問曰。自己嘗無過人處。生平只是一忍爲先。先生曰。白沙先生忍字贊有云。當怒火炎。以忍。

正稿

卷之三

三

水制。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則忍字當先是已。又嘗聞先師云。立志必欲爲聖人。自然愛人。自然不憎人。自然無嗔無怒。心平氣和。渾是一團春融意思。此治本之說。將有不期忍而自無忍之可言者。且張公藝之百忍。不如孟子之三自反。蓋謂之忍。猶有硬着力意。惟有自反之心。則忍之念頭。不覺動然而解。上官汝敬問曰。眞母在堂。慎凡事一於順從。何如。先生曰。順親爲孝。未嘗不是。但論語云。事父母幾諫。又有不當以從命爲恭者。中庸說誠身斯能順親。則又知本之。

論王向學曰虛心。實理。學者當守此四字。先生曰。易云。君子以虛受人。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夫虛心則能受。順理則無事。此實學之要法。吾友能守此。盡乎學矣。潘若壁問。理欲二字。先生曰。理欲之端甚多。亦甚微。大率無所爲而爲者。理也。有所爲而爲者。欲也。卽從師講學一事。豈不是理。然藉此以濟其私。則雖理亦欲也。若中心無爲。縱人謂我趨利。而我附勢。獨何傷。是似欲亦理也。以此推之。可以類見。日復曰。邵子云。四肢由我任舒伸。是心廣體胖否。先生曰。人惟心爲形役。則營營擾擾。使作的四肢亦不自由。故先立乎其大。則其小者弗能奪也。以是知心廣體胖。由有德而後有潤身。此謂知本之學。

會日李海涵問曰。衰老性燥。乞教之。先生曰。性燥固是病。倘用於學問。食息不寧。寢處不遑。燥亦何病。但恐流而爲決裂。則病學甚矣。周希孟曰。志爲人自來。不敢欺一事。先生曰。大學云。毋自欺也。不欺自是學。程子云。懈意一生。卽自暴自棄。孟子云。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可見一有懈意。一淪於不能。皆

自欺者也。故躬於事。猶易信於心。爲難。張本德問曰。三重平日。默默檢點。有過卽速改之。先生曰。妙在默然二字。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也。有過速改。又妙在速字。速則勿憚改矣。潘若壁問曰。天地至大。人何如而可以參爲三才。先生曰。月川先生云。人之所以爲天地。參三才者。惟在此心。不是軀殼中一塊血氣。自是明白。汝敬問曰。敢問爲人之本。先生曰。汝敬前會問。順親。卽此便是爲人之本。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憎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不敢憎不敢慢。此是立身行道。立身行道。便不虧體辱親。便揚名顯親。故曰孝之終也。孟子曰。守身守之本也。然可體認。日庸問曰。何以曰天理無欠無多。先生曰。堯舜以一中授受。原無過不及。中者何。天理也。原無過無不及。然亦不過滿其分量而止。非以意爲增損也。

會日潘霖雨問。修身齊家之事。先生曰。大學曰。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則我之所能爲者。惟修身一事耳。身果能修。則如文王之無憂。父作子述。固齊也。卽有朱均之不善。亦未始非齊也。何也。其所能者人也。其

不能者天也。於聖人乎何病。不然是堯能親九族。獨不能化丹朱。舜能致庶孽。獨不能化商均耶。今惟盡修身事。則家之齊者常也。即有不齊。亦無損於自修也。蓋生理不虧。意外之遺。自不足累耳。若因家不齊而憊於自修。且謂家不齊有累於自修。是欲出堯舜上矣。有是理乎。事未忘本。失學之序。曰。此謂知本。此修齊之至要也。潘若璧問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倚花隨柳。過前川。何以爲樂。先生曰。嘗聞王心齋先生樂學歌有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人惟不知有樂。而以私欲爲樂。日馳逐於煩惱場中。遂所私則樂。不遂則不樂。得所欲則樂。不得則不樂。患得患失。那有樂得時候。將視風雲花柳。俱屬可憎之物。而一般意味。誰人能知之。聖賢胸次。如天空海濶。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故風雲花柳。咸是樂境耳。以流連光景。方之懸矣。

上官汝敬問曰。孝弟忠信。當以何者爲先。先生曰。孝弟忠信。雖有曰者。然總不過一並實之心。真心不失。遇親便能孝。遇長便能弟。自盡便爲忠。與人便爲信。

無多岐也。欲求其先。一孝可以該之。蓋天下焉有盡子而猶有不弟。不忠不信者乎。倘猶有不弟不忠不信。尚得謂之能孝者乎。汝敬是知孝者。則當知所以爲弟與忠信之道。潘彥甫問曰。家父年老。雖生二子。無一孝者。奈何。先生曰。夫孝豈必於甘旨之奉哉。惟是盡心竭力。承顏順志。卽菽水可以承歡。又何人不可自盡。吾盡吾孝。至於弟。也不扳他。也不怨他。必有感化的時候。況他是我的同胞。有機可乘。尚欲其同歸於孝。而可藏怨宿怨爲。且父既年老。正人子一則印正稿

是汲汲親賢擇友。曰求進益。勿爲農夫笑也。

會日先生云。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潘彥甫問曰。學求真樂。何以君子有三畏。先生曰。畏者此心之惕。勵。君子以戒懼而成其爲君子。所以坦蕩蕩。小人以無忌憚而成其爲小人。所以長戚戚。然則畏非至樂耶。張日復問曰。德行文章。只是一事。陽明先生曰。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詞章學柳韓。然原道諸篇。斯道賴以闡明。而爲不學可乎。不能無疑。先生曰。德行文章。原不可分之爲兩。陽明先生之意。正謂文章由德行而出。則爲有本之文。有德有言。乃爲可貴。不由德行而出。則爲枝葉之文。務華絕根。斯不足觀。當時文稱韓柳。故以韓柳二字叶韻。又豈以韓子爲不可學乎。

會日潘若璧問曰。還樸先生詩云。若問源頭何處是。良知活潑是源頭。必良知何如。纔能活潑。先生曰。良知人所同具。本自生生不息。卽是活潑景象。但不致則不能自得。焉得左右逢源。惟致其良知。則盡心知

性以知天。纔能復其活潑之本體。而源頭流派。一以貫之矣。上官允化問曰。人皆飲食而卒不知味何也。先生曰。天下有至道。便有至味。味卽道之味也。非道外別有味也。故行忠方能知忠之味。行孝方能知孝之味。不能知味。只是不能行道。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以人皆備忠孝之德。而不能知忠孝之道。爲不知味。倘知忠孝之味。安肯不行忠孝之道。潘若璧問曰。挾知故問。人言未終。卽伸已意。此潔之病痛。未知何如以克之。先生曰。人各有病患。不病耳。病病則不

病矣。先正有云。知如此是病。便不如此是藥。能持此修服。病痛何難克去。王向學問曰。如何發其誠敬。消去欲心。先生曰。發誠心。消欲心。亦不是。截然兩事。能發其誠敬。則欲心自去。蓋誠敬者理也。立誠主敬。皆存理也。能誠則誠中不容有妄。能敬則敬中不容有私。尚何欲心有不去者乎。此聖學精一之旨也。曰復問曰。見存倫性之人。不覺髮指。不知當否。先生曰。聖學怒之中節。亦謂之和。蓋怒所當怒。與未曾怒一般。君子之處橫逆也。惟是自反。惟是不校。方得不

見是而無聞。龍德家法。不然而一觸即動。淺孰甚焉。昔有憾白沙先生者。曰。我見陳氏子。必途辱之。及見白沙。平心易氣。其人反低面而去。至今何損於白沙。益見白沙先生之大也。此最可爲法。

會日潘若璧問曰。先正有詩云。而今洞徹玄元竅。還是當年舊主人。不知主人爲誰。先生曰。心主宰乎一身。故曰主人。主人在堂。百體從令。故事得序。物得理。不然。一爲私欲遮隔。卽盜賊竊發。反令主者畏避。不敢出頭。則淵微之理失。而壅塞矣。今惟存理以遏欲。

印正稿

卷之三

三

則渠魁盡殲。主反其宅。還是當年舊主人。非所謂加也。潘彥甫問曰。守心之法如何。先生曰。心活物也。如何死煞守得。惟心一於理。則常在腔子中。卽守也。如此爲守。有時而執極不變固守也。卽有時而變易從道亦守也。張日膚問曰。心無一物。便是存神。若不化。何以爲神。若不過化。何以見存神。將過作過涉之過。看何如。先生曰。存神過化。知之者鮮。據子言。似有所解悟矣。然此二句。亦不難知。卽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也。廓然大公。所存當不神乎。物來順應。所過

尚不化乎。存神然後能過化。過化始足見存神。亦無兩樣。日復問曰。知者行其所無事。故曰知者樂水。先生曰。水之流行坎止。俱因其所宜然。卽禹之行水。亦行其所無事。故行所無事。智斯大也。謂行所無事爲樂。亦看得精。

會日程以忠以學問二字爲問。先生曰。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則學問二字。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明矣。王汝德問曰。何謂理義。先生曰。觀諸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義既是心之同然。豈有不

印正稿

卷之三

三

知。故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爲物欲遮蔽。故可知者終於不知耳。今惟潛心講學。則何者爲理。與何者爲似理非理。何者爲義。與何者爲似義非義。了然明白。而所行自無過差處。日膚問太羹玄酒。先生曰。大羹是不和之羹。立酒是水。總是淡的意思。中庸曰。淡而不厭。則天下何事不起於淡。試觀繪事後素。正以素則可繪。而繪則不可素也。則太羹玄酒之爲至味也。明甚。聖門往往重忠質而憫文勝。全是此理。會日馬孫寅問曰。之驥自覺性躁心粗。願學養性。願

學去客氣何如。先生曰：「孫賓之問，皆爲切己。但學者欲將自己病痛一一思量要治，則百私叢生。何處下手？只要能養性，將客氣不去而自去，躁性粗心不必強制而自歸和平矣。何謂養性？性非他，卽吾本來之仁義禮智是也。誠涵養得完，則滿腔中無非慈祥，無非裁制，無非中正之寔，無非幹事之妙，尚有與人爭長競短，此心擾擾不寧耶？少頃又人心非學，則私欲萌起，那有清寧時候？故無事者少，惟純於學者心一於理，則不見可欲，常若無事，此卽酬酢萬變皆爲所當爲，謂之有事可謂之無事亦可。」

會日李實甫問曰：「偶感夢我之詩，見父母於我有九我之恩，我於父母曾無一日之養，靜夜思之，不覺流涕吁嗟，反慈烏羔羊之不如了。先生曰：「實甫感九我之恩，勤思親之念，誠仁人孝子之用心，足動父母云亡者無己之愆，但事勢至此，無可奈何。今只想我既受父母罔極之恩，成就一個人，則凡所以做人的道理，無所不至，將無愧於人，乃爲無忝於事親，然後可以爲孝。若必欲承歡膝下，孝養口體，則所遇不同，豈

能必得。縱吁嗟流涕無益也。」

會日李實甫問曰：「自從講學後，凡事一遵乎禮，然猶不能無過，偶有一行一言之差，卽獨思獨念，幾日放不下。先生曰：「如此用工，孔子所謂見其過而內自訟者，於今見之矣。第孔子又云：『改之爲貴。』能自知自悔，而隨卽改圖，方是似不可幾日放不下也。嘗記吾師曰：『悔過之念不可無，留滯之私不可有。』蓋恐藥生病也，念之。」

會日李實甫問曰：「適見人家兄弟有不和爭訟者，却憶當時先兄亦極性氣，罵不敢言，捷卽迴避，父母去世之後，凡田產器皿，任兄揀取，後來先兄不惟不撻罵，有事且來商議。今之爲弟者，亦只用這個拙法，當自和好，那裡還有爭訟之事？先生曰：「至誠不動者未之有也。使當時讓兄念頭，少有間歇，安得有此和好？可見人只患誠之未至，不患人之難化，卽此一事，比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莫不皆然。」

張抱初先生印正稿卷之四

會日諸生歌許大乾坤許大身詩。先生曰：詩言一處無愧，便不是貧。可見不聞道之謂貧。故曰：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不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知言哉！夫自反無愧，則順亦樂，逆亦樂，便是赤手扶元化，不混世塵之樞軸。吾輩勉之。○又歌：莫負男兒過一生。詩：先生曰：俗言前生今生來生謂之三生前生來生人未見所見者，只今生耳。且人生有歲七十者稀，倘虛浪過去，至於四五十而無聞，抑正稿。是事負一生，殊爲可惜。詩中云：肩往聖担，立乾坤。清波濤自任何大也。能完其大，則不問貧富，皆可扶元化矣。始爲不負男兒一生。

會日魯樂尹問格物之說。先生曰：昔陽明先生言，愈所到必有事。事所在，卽爲物。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是爲格物。呂涇野篇內言：一日與門弟子論格物，衆多未達。適茶至，內一人不俟遜讓，先取一盃飲之。呂先生曰：年有長幼，喫茶自當讓之。若因噏先飲，全不通讓，便是不能格茶之物。衆皆有慚，卽此推之，則格物

之旨明矣。大抵聖人之學，是求於內，不是求於外。格物只是格吾心之物，何等簡易。魯生曰：晚生自拜辛先生，有一書辦感發一介不取，卽欲出衙門，何如。先生曰：余亦聞一代書聞講學，卽欲不寫狀，余曰：亦不必然。昔嚴君平賣卜，遇父講命，便與之言慈。遇子講命，便與之言孝。感發甚多。如寫狀者，遇有理與之分，無理迎機勸化，其感化亦豈少乎。則無地非學，無人非學，也何必棄去。魯生喜甚。

有言好看開書者。先生曰：是亦無傷也。一書中有言：行好的人，卽有言行不好的人。我取其好者，爲法，不好者爲戒。卽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之意也。如此方謂善看書。

會日陳宗正偕李子葛子入會。先生曰：昨思川求見，願學聖人。夫聖人豈有甚高難行之事乎。不過全其爲人耳。觀其字義：口耳之王，便爲聖人。故口與人同，而不與人同言，非禮；則口高出人上，而爲口之王。耳與人同，而不與人同聽，非禮；則耳高出人上，而爲耳之王。以至心思行事，俱與人同，而盡性則與人異，所

以人上加之。以聖明其不離於人也。下此則爲凡人。愚人而已。今欲學聖。只求爲人。蓋我人理。聖即在是。何假遠求哉。然欲盡人理。不過一言一行。求合乎理而已。如三友兼善。當便在典當上做工夫。輕利息。不出入。正大當生。不爲閑人利己。不爲奢靡放蕩。學寧外是。

會日講。不啻爲俗人時時責志一條。先生曰。此只看志向何如。有一條念。卽爲俗人。便責志曰。此又落在俗套裏。日中了。便狂起不爲。能常常如此。何德不修。

修正稿
人處。有友問。浩然之氣。先生曰。心慊之謂浩然。慊卽之理而安。則心慊。心慊則內直。雖飲氣致柔。亦非也。不慊則內屈。雖好剛使氣。亦假也。論理不論氣。此不動心之要法。所以爲約。所以爲浩然也。以伴伴嘗之左矣。

會日有問。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當從何說。先生曰。先正書云。孔子空空。顏子屢空。就心體上說。人心原自空虛。只爲功名富貴。是非榮辱。生死念頭。柴欄其中。所以不得空。聖心太虛無物。安得不空。○有友

以老不能學道爲解者。先生曰。信如此言。果以人老便無學耶。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化。武公九十進德不倦。何論老少。詩云。瑟兮僴兮。但須嚴密武毅。自老當益壯耳。世稱八僊。此寓言也。蓋謂不論文武老少貴賤男女。皆可入道之意。豈以易簡之學。反以老諉乎。

會日先生曰。昨閱驚座新書。內云。一商貿易吳城。入側解腰纏六十金。置短牆上。去而忘之。行百武許始急覓之。意必爲人所得。至則一丐者守焉。舉以與之。分其半不受。與五金亦不受。且爲肩至舟中。酬謝而去。夫人至丐者。貧極矣。尚能底節如此。世有衣冠之士。苟貪務得。反拜丐者下風。誠可愧死。或曰。此古人事。今何能及。先生曰。今人而行古之道。則古人矣。何論古今。若只能言而行不逮。何以爲學。

會日先生曰。憶昔游成均時。有曲周蕤年丈諱嶺者。容色枯槁。步履艱難。詢之。則曰。余病虛勞。諸藥不效。奈何。余曰。弟有妙劑。可以藥見。只清心寡慾四字耳。彼時言之。不知其果能行之否。後數年謁遇。又見之。

於長安街中。趨進謝余曰。受兄教愛多矣。余不知所
謂。曰。兄曾記以清心寡慾四字。誨弟乎。自領教後。用
之病遂愈。從今之年。皆兄賜也。敢不謝教。夫清心寡
慾。養德也。而遂能已病。則養德養身。只是一事。豈不
信然。

會日講願車馬衣輕裘一章。先生曰。此見聖賢萬物
一體之學。車裘在我。猶在人。何不可公於人。善勞在
我。猶在人。何可以矜於人。若夫子則老少朋友。渾爲
一身。安信與懷。渾爲一心。所以必安必信必懷而後

事王稿

卷之四

三

快不然。不知如何負痛也者。非惻隱情真。何以有此。
無在無老少朋友。則無在無安信懷的心。隨其分位。
無不可行。此學固人人皆能也。若於車裘而挾以自
私。於善勞而挾以傲衆。則視人之疾病疴癢。了不相
關。欲其安信懷得乎。故一體則視人如己。觸之即動。
惻隱之發。自不容已。如不能一體。則惟知有己。不知
有人。觸之不應。一膜之外。皆秦越也。知惻隱則知一
體。知一體則知學矣。

慎動曰。異端所言。與吾儒似不相遠。但其無父無君。

之教。與吾儒大不相同。所以吾儒每辭而闕之。先生
曰。釋迦亦有妻子。老聃亦有君臣。但其教欲出世。日
漸流落不好。恐君臣累。便絕了君臣。恐父子累。便絕
了父子。恐夫婦昆弟朋友累。便絕了夫婦昆弟朋友。
一味以虛無寂滅爲高。然究竟不能離此五者。若吾
儒。君臣還其爲君臣。父子還其爲父子。夫婦昆弟朋
友還其爲夫婦昆弟朋友。乃是經世之學。只因物付
物。天下國家一齊都理了。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
也。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彼異端者。流豈不
邪。正稿

卷之四

三

自謂明心見性。推之天下國家。便行不去。蓋異端以
槁木死灰爲心。吾儒以視聽言動爲心。異端以知覺
運動爲性。吾儒以萬物一體爲性。此吾儒異端之辨
也。
會日有奉佛教者。亦來聽講。先生曰。汝之教何如。曰。
維持齋誦。經先生曰。吾儒非無齋也。如齋戒。神明心
齋坐忘。把世俗名利色心。一切都淡。惟澄然保個素
心。雖飲酒而不及亂。雖食肉而不使勝食氣。於用酒
肉之中。得不困於酒肉之妙。這便是不齋之齋。汝教

持。或齋於外。未必齋於內。齋於其見。未必齋於
獨知。能有是乎。至於誦經。亦只是口中誦念。求如吾
儒六經。卽我。我卽六經者。未之有聞也。其人默然。良
久。乃曰。我聞父母固當孝順。亦不可不朝夕焚香。敬
天地。喫着皇王水土。亦不可不敬皇王。不然。便惹下
罪了。先生曰。汝怕惹罪。是求福利耳。不知存心養性。
所以事天也。修德砥行。所以敬君也。然亦只孝順足
以當之。能盡孝。則爲天地之完人。爲朝廷之良民。福
利孰大乎。反是而逆天犯君。豈焚香拜禮所能禱而
印正稿 卷之四 美

免其罪耶。其人悚然有醒。
會日王向學。責費求執弟子禮。拜畢。先生曰。道己之
道。學道己之事。恐怠惰心生。故須有所師承。以爲嚴
憚。然指引者師之功。而時時刻刻。乃自己的事。馮則
中曰。夫子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豈不在己。少頃
張本德率爾言曰。鄉間蓮花盛開。衆默然不答。先生
顧謂向學曰。此便是當學處。見此人言不中節。便自
省曰。我得毋如是之率易乎。得毋如是之支離乎。果
能時時刻刻。凡見人一言一行。皆以自反。無在不以

此用功。則學在是矣。卽以蓮諭人之所取在盛開而
吾所取者不在於是。長於汚池。吾取其善下。生有多
孔。吾取其虛中。出泥不汚。吾取其清操。挺勁卓立。吾
取其直節。亭亭獨秀。吾取其不倚。馥馥香氣。吾取其
令聞。以此言蓮。則蓮誠花中君子。而以蓮之德爲我
之德。則蓮亦爲我用矣。此周子所以不容已於觀也。
斯所謂善觀蓮者也。

有講朝聞道一節。先生詰之曰。如何是聞道。知聞道。
則知夕死之可。俱說不透。先生曰。聞非耳聞。是心聞。
印正稿 卷之四 記

一向用功。茫茫蕩蕩。未知有歸。一旦解悟。卽會子
唯一貫。陽明之悟致良知是也。盡悟則一悟俱悟。德
立道明。盡道而生人之理完矣。卽死有何不可。先正
詩云。也知生死原無二。理生順方能道死安。知生順
死安之爲可。則知生不顧。卽死不安。其不可也明矣。
○有以四書五經通鑑性理無一字不知爲聞道者。
先生曰。昔上蔡見明道先生。舉通鑑不遺一字。明道
先生曰。賢可謂玩物喪志。上蔡聞之。不覺汗流浹背。
曰。不幾枉過了一生。可見聞道不在記誦詞章已也。

張抱初先生印正稿卷之五

會日郭允升初入會先生謂之曰有好根器必須琢磨方成美器學問也者正琢磨之法也允升曰鄉間獨居無有師友亦無好書可看如何有學問一友曰郭兄家有書亦多看書先生詰之曰甚麼書曰三國演義先生曰隨所看甚書只要善看如演義中有好人我便學他有不好人我便戒他雖所行的不得一般而以彼之事爲我之事設身處地觸類引伸亦自無窮○少頃講自誠明謂之性並子罕言利二章

印正稿

卷之五

早

鄭明翁發揮已畢復請於先生先生曰明是明善如何者是外道何者是正道辨得明白便只從正道上行今日如此明日如此久久純熟善積諸躬實有諸己非誠乎若然則我便是聖人胡明誠之不可爲誠明耶罕言利只是不欲人貪利的意思利不但財帛凡討便宜要好看好聽皆是日庸曰利字直貫到命與仁處如至命之學實實修身不貳若窮通得喪橫於中亦利也求仁之學實實先難後獲若欲速助長之念橫於中亦利也所以罕言鄭明翁喜曰此說甚

有意味

會日鄭明翁李培巖偕同志來馬嶺同樂堂講學飯至先生曰村居無備每人一器各人各喫蓋此學原是家常飯非爭人所有亦非益己所無在自有而自喫之耳明翁曰雖各人喫却都是老師的飯先生笑曰獨善未嘗非兼善也又曰各人的飯必要各人喫飽便如此學須由善信而美大至於聖神方是飽處不然半途而廢與未喫同○少頃一友曰人生只是貧富二字撻攪的不得快活先生曰人須認得這貧

印正稿

卷之五

早

字如孟子云雖窮居不損焉便是認得貧字認得則貧亦是樂不認得則富亦是苦然學未有樂而不由於苦者昔顏苦孔之卓不苦何以到卓爾地位苦所以至樂也樂不苦矣其於學也幾乎○又講白沙云程子見人靜坐一條先生曰靜坐工夫紛擾者用之誠爲得力若不至紛擾則出門同人亦未爲不可只慎其所之便是豈可離群索居潘本初曰卽此是動亦靜之意否先生曰然○時有侍者剖瓜以進生熟不一先生曰熟者味甘人便食不熟者味澁人便不

食。可見只是熟者好。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我能熟於仁。則完此人理。人豈有不善者乎。不能熟此仁。則失此生理。人豈有不惡者乎。學雖不以人之喜怒爲進止。總見爲學工夫貴熟也。

會日。有友久未來會。先生詢其故。曰。爲疥癩痛癢。未得領益。先生曰。卽此痛癢。便可觀學。昔陽明先生云。自家痛癢。自家知。痛癢何須更問爲。蓋自痛自持。自癢自搔。他人何得與力。而亦非人之所能與也。昔人有搔癢者。曰。上些下些。皆搔不着。惟自家伸手一搔。

正精

卷之三

三

其癢立止。且所謂上卽太過。所謂下卽不及。惟搔至於癢處。然後止。此執中之喻也。凡事恰當處卽中也。過不及皆非矣。擇中在己。執中亦在己。尚何待於人乎。○又陽明先生極善轉化人。嘗自街市來。聞兩人廝罵。此一人曰。你没天理。彼一人曰。你没天理。先生笑謂門人曰。小子當自省悟。其人廝罵皆言天理。皆不肯認沒天理。非講學而何。時有王近文入會。郭永翁曰。近文一向要來。但恐行不將來。先生曰。有甚難處。卽如適間所說天理。便是道。自家立起個志。入。

正精

卷之三

三

日看何者是天理便行。何者是沒天理便不行。今日也在天理上用功。明日也在天理上用功。則所行都是天理。卽是聖人了。此只在自知而自行之。有何難處。○座間有言。今人動曰升西天。先生曰。如此豈不墮落在苦海了。嘗聞西域人皆欲生中華。今中華却欲升西天。不知何見。且佛言。西天有極樂園。亦非以地言也。西天只在眼前。人不善體。往往都以升西天爲福。不知人行好便是極樂。便是升西天。如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雍雍熙熙。有多少自在處。卽此便是極樂園。若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戾不和。絲粒必爭。睚眦必報。終日憂愁煩惱。就是地獄。然則天堂地獄。俱在乎我。又何事於他求哉。日睿問曰。學問二字。總係於一念之勤怠。何以使此心常勤無怠。先生曰。只常勤勿怠便是。故勿忘勤也。勿正勿助亦勤也。忘固怠也。正而助焉亦怠也。必有事焉之謂勤。

馮則中曰。昨看論語有子章劈頭便說其爲人三字。可見學聖只爲人。先生曰。是。昔廬陵曠亦曰。今人語。

以學聖。都以爲難。惟說學做人。便不能推諉了。蓋曰學聖。猶以此學彼。故有能有不能。惟是以我學我。尚何不能。冉求當日見夫子之道。以爲力不足。使其如顏子知道爲我之道。則欲罷不能。何至於畫耶。○張本德曰。游心天理內。步趨規矩中。是否。先生曰。規矩是甚麼。曰。猶準繩。先生曰。規矩固猶準繩。但與天理是一是二。本德默然。先生曰。規矩準繩。皆天理也。須要識得。○馮則中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先生曰。天理人欲。亦不是對待的物事。出乎理。卽入乎欲。如道

心人心。豈有兩心。只是道心。便是人心了。能存天理。便是爲人。常存天理。便是有恆。亦存兩樣。

張本德問曰。如何做聖賢工夫。如何過名利關頭。先生曰。聖賢做工夫。只是不成名。只是罕言利。故過不得名利關。如何叫做聖賢。既是聖賢。則名心利念。尚何得爲榮。今但從樸實處做聖賢工夫。名利關不期過而自過。尚何過不去之有。

會曰。馮則中問曰。易云。君子上交不諂。孟子云。禹聞善言則拜。可見聞善拜。便是交不諂否。先生曰。恭不

近禮。始謂之諂。若聞善則拜。雖極其恭。亦不可謂諂。此其間甚微。非知幾者何能與此。不然。而當恭不恭。反以傲自處矣。昔舜問蒞蕤。問工瞽。蒞蕤工瞽可下。况其上焉者乎。○日復問曰。孟子三自反固矣。而顏子之不校。諒不是有意不與之計較。只是顏子之心。若無若虛。視犯者就是多能的人。方將問以滌德塞過之道。而暇與之計較乎。先生曰。浮雲不足障天之虛。犯者豈能障顏子之虛。顏子之心亦天也。自然不動。自然不校。說不與計較。猶是有意。猶非顏子之學。

○張本德曰。自揣好親聖賢。常不識聖賢之所爲。好讀聖賢書。亦不知聖賢之心事。躬行易得。至道難聞。所以常致怨尤。而不知天地之高厚。先生曰。我只自反。何患怨尤之不去。我只躬行。何患至道之難聞。蓋聖賢之所爲。與經書之言。皆自反躬行之實也。能如此。何患不知聖賢。不知書理。不知天地。○馮則中曰。理到明時。添智慧。心機靜處。見中和。可見非明理則心無由靜。而日流於愚不肖。何以見得中和。先生曰。邵子云。眼明始會識青天。卽是此意。然欲眼明。非自

強不息不能。○王向學問曰：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自戒。是否？先生曰：前會問虛心順理。能守此四字。尚不反諸己耶？尚言人不善耶？但要實實落落做去。自有進益。若只當一場話說。則問過成故紙矣。且忠爲人謀。亦是求諸己。朋友相規。說不得言不善。學者須要知此。

張端義問：命如何？知？先生曰：余嘗書顧諟明命四字而爲之聯云：命不在天。顯見隱微。常耿耿。顧非以目云爲動靜。此惺惺。知此方是知命。真工夫。命出於天。

中正稿

卷之五

集

在人爲性。知命即能知性。知性即能立命。一而已矣。○王向學問曰：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學而爲名。內不足也。是否？先生曰：學要所歸。成始成終之學也。內有不足。名心爲累耳。何以要所歸。此自是正論。第爲名足以病學。而無名又不足以徵學。蓋名實二字相連。無名是無實也。無實則並其名而無之。名實俱喪。胡以爲歸宿地。故爲名之名不可有。徵實之名不可無。不可不辨。

會日日復問曰：動看知及之一章。不能無疑。豈有知

及仁守之人而臨民猶不莊乎。動之猶未善乎。不莊未善。可謂知及仁守乎？先生曰：此章原重在仁守。見孔門求仁之學也。蓋不明其所謂仁。何以守仁。故曰知及一疵尚存。不可爲仁。故必要之至善而後已。夫子正恐不莊。以爲仁累也。故曰莊莊。正恐無禮。以爲仁病也。故曰動禮。正恐不莊無禮。不可爲知及仁守也。故曰未善。總之纖欲不留。方造純仁之地。○張本德問曰：有聖賢之道。而不大興有仁心。而不成名者。何也？先生曰：孔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惟其不假此以求興求名。所以與名歸焉。今所學尚未能追古人萬一。而違咎道之不大興。名之無所成。是徇外而爲人了。豈是真實學問。孔子曰：先難而後獲。何嘗要興要名來。

中正稿

卷之五

集

○王向學曰：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新月盛。方可長進。若只照舊安有長進時候。先生曰：人惟不留心學問。終日蠅營狗苟。利令智昏。明爲欲障。那有覺時。詎知道人人俱足。欲仁仁至。反求即得。特患少一覺耳。覺則自然知非。自然遷善改過。日日長新。尚不是長

進耶。孟子要人著察要人思要人求。正是此意。

日睿曰。見石佛庵有衆手衆目菩薩。果當時有此人。歟。見有喜悅彌靳。豈能悅諸心耶。先生曰。佛是西方聖人。於理極明。只是偏於獨善。故不能治天下國家。其寺中塑像。只是假像明理。千手千眼。即大學十手十目之意。言指示多也。吾心原是悅的。彌靳之樂。做吾心常常悅豫的意思。明心體也。至金剛亦形容道心之堅白。始能降伏私欲。羅漢亦形容喜怒哀樂之情。當求中節。以此推之。莫不皆然。不但此也。能善則則異道偶吾。自修之助。○日復曰。須臾不離之道。子臣弟友之道也。惟有知而不行。所以講之爲貴。先生曰。子臣弟友之道。是謂庸行。孔子惟恐其不足而不敢不勉。今惟知而不行。便不得爲真知。是知行兩失了。故惟講而知。知而行。方見講之爲貴。不然。清談廢時。則亦無爲貴講矣。○上官汝。曰。鄉約之事。責成於慎。然講說不明。奈何。先生曰。鄉約之事。不過欲人爲善。吾願汝敬以身講。不願汝敬以言講。身講將其事漸明。不然。即能解說文義。終非善講也。

張抱初先生印正稿卷之六

會日馮則中問曰。近有以清談視講學者。不知晉之清談。原是舍却身心性命。與天下國家之道。而爲放曠之言。若講學。則執中二字。釀成風動時雍。修身一言。括盡均平齊治。堯舜以之而平天下。夫子以之而教萬世。文之所以經邦。武之所以戡亂。皆是物也。而有謂不可以禦東虜者何哉。先生曰。天地所以不毀。宇宙所以常存。恃有道在。吾道之所以常存不毀。恃有講學之人在。今之不知講學者。勸以講學爲空談。不知功業由道德而出。則功業亦道德也。故以功業爲功業。終是一時伎倆。以道德爲功業。方是吾儒作用。此講學不講學之辨也。

○日睿問曰。凡人幹事。不從實地做。終覺不穩。先生曰。無論虛事。終必敗露。即神魂夢想。亦必不安。豈能穩乎。故君子居易。小人行險。從實爲善者。居易也。終必穩。不從實爲善者。行險也。終必不穩。吾子能覺破。自當常常在實地做工夫。

○王向學問博文約禮如何。先生曰。博文約禮。不

相對而言。博文是約禮的工夫。約禮是博文的主意。如親理所當孝。若所謂溫清定省。問安視膳。承顏順志之類。不一而足。皆文也。欲盡孝道。必須要盡溫清定省等事。盡溫清定省等事。總之成就一個孝而已。故盡溫清等事者。博文也。成就一個孝者。約禮也。則此四字究竟只一件。○日復問曰。吾人一生。舍却靜學。別無安脚處。動固知之。但自反獨知。常有走作。終日悠悠。無長進事。即極力剷除。前念謝而後念方來。奈何。先生曰。既知走作。便不要走作。既知悠悠。便不要悠悠。既知後念來。便不要來。便是工夫。便是長進。若自知之。仍自昧之。便不是真講學。何以得自己事。○張本德曰。三重幼而失學。不能文。又不能著述。奈何。只教孺子不失其心罷。先生曰。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果真心不失。斯爲大人。大而化之。便是聖人。一粒真種。只是此心。苟區區於能文能著述而已者。則務華絕根。豈是所貴。

上官汝敬問曰。學道只求諸己何如。先生曰。須要認己之真切。己非一膜以爲己。而合人始成其爲己。故

成人之美。規人之過。不忍一己之獨正。而胥人同歸於正。則惻隱情深。方是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度量。故夫子以克復告顏子。而即曰天下歸仁。以敬恕告仲弓。而即曰家邦無怨。至其言志。即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何嘗遺的了人。

王向學問曰。操心不定者。視心如寇賊。不是事累心。便是心累事。如何用功。先生曰。心者存主之事。事者發見之心。本只一件。今欲求其功。亦只有操心一法。操如操練之操。蓋千軍萬馬。任其懈弛。何以禦敵。一大將出。不時操練。嚴紀律。肅隊伍。日日點查。一有所做。或驅之前。或驅之後。或驅之左。或驅之右。將無所往而不得意矣。操心亦然。誠以必有事焉爲其操。則深造自得。左右逢原。又何有事累心。心累事乎。

日膚問曰。適有所感覺的學道。不惟足以養身。亦足以傾動人。先生曰。內外交相養。互相發。原不是兩事。故根心則必生色。不重則必不威。此一定之理。學者只是養重。非假以傾動人。心術所關。固自不容易易耳。

會日潘彥甫問君子之道先生曰子路問君子子曰
修己以敬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惟敬則內省方能不疚君子之能
事畢矣非敬則內省多疚何以爲君子

日省問曰學莫先於養心不知心何以養先生曰如
事親而心乎孝則心日順卽以孝養也事兄而心乎
弟則心日和卽以弟養也事師而心乎敬則心日肅
卽以敬養也推之而言不妄發卽以謹言養心也行
必當理卽以慎行養心也何在乎養心之地何人非
印正精 卷之六 三

養心之資不患養心之無術也

會日劉明德問曰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不知人心原自常存不放何必假學問以求之先生
曰人心原自常存不放而常存者幾人不放者幾人
如視惡色則放於色矣聽惡聲則放於聲矣當畏敬
而傲惰則放於傲惰矣故惟視思明斯謂之心存於
視也聽思聰斯謂之心存於聽也戒慎恐懼斯謂之
心存於敬畏也此非勤學好問胡以能然今之從師
問業矻矻窮年果專爲擢青紫而遺學問是假天爵

而要人爵得人爵而棄天爵吾子甘之耶

會日崔子玉問曰何者爲道先生曰道不可名故就
人所當行處強名曰道耳君在則當忠行忠便成個
忠道親在則當孝行孝方成個孝道推之悌兄長則
夫婦信朋友莫不皆然盈天地間何者非道何處不
當行道故可行則爲道不可行卽非道矣道豈可以
一端盡耶○周希孟問曰志欲存天理學聖賢何如
先生曰天理聖賢不是兩樣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
只是個存天理而已故能存天理便是學聖賢學聖
印正精 卷之六 三

實必須存天理又非在聖賢身上求天理也惟存身
家天理則我卽聖賢了

張本德問曰知命不怨乃立身行道之則不知耕耨
勞苦亦有道乎先生曰旣知知命不怨爲立身行道
之則則耕耨勞苦卽知命不怨之事而可謂之非道
乎蓋當勞苦而勞苦則勞苦爲道當倦勤而倦勤則
倦勤未始不爲道當時大禹胼手胝足八年於外虞
舜端躬無逸巡於得人道固各有攸當不可執此律
彼也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自

是素位不怨之法。若憂勤惕勵。則固合富貴貧賤而一之矣。○馮則中問曰。伯寮愬于路。而景伯即欲肆諸市朝。夫子第云其如命何。是聖人直視小人如浮雲之過太虛。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是否。先生曰。學到耳順地位。則於天下毀譽屈伸。得失生死。處一化齊。順固順也。逆亦順也。故於伯寮而曰命。於生死而亦曰命。生死不足以動念。矧他乎。此即心齋先生天壽只如常之意。不然。人不知而愠。豈所謂悅心之學。又問曰。人不知雖不愠。然必竟有個憫人的意思。先生曰。此是一體學問。但須好學。方不流於爲人。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學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印生稿

卷之六

書

日膚問曰。不假矯揉。便是天。何如。先生曰。昔齊景公問天而仰視。晏子曰。天非蒼蒼之謂也。可謂知天矣。故率性即是達天。天豈遠耶。邵子詩云。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說人心。亦自無矯揉也。○馮則中曰。偶疑夫子不夢周公。是到無夢地位。而云吾衰者。乃聖不自聖之心。是否。先生曰。此疑亦善。余嘗玩至人無夢句。非直無夢也。蓋夢境

恍惚虛假。不是真境。故人之見道不真者。必託夢境之至人。則此心直真實。空空洞洞。尚何有恍惚。假者。忝於其間。而曰有夢耶。不然。必無夢而爲至人。則不但孔子之夢周公。而文王之夢飛熊。武丁之夢良弼。俱不得爲聖人矣。有是理乎。

張本德問曰。書要讀得多。理要見得明。事要知得透。世要治得平。纔謂有益學問。先生曰。書籍萬卷。如何能盡讀得。事理萬端。如何能盡見得。知得世界甚大。如何能盡治得。以此求讀。求見。求治。皆所謂事末而

印生稿

卷之六

書

忘本也。惟是讀書而得聖賢之心。則書亦精粕矣。事而得事理之竅。則事理不難明透矣。處世而爲近舉遠。由親逮疎。則世不難平治矣。噫。非窮理盡性。吾誰與歸。○上官汝敬曰。學須順理。誠實何如。先生曰。理無不實。順理自然誠實。不順理卽爲僞妄。故順理誠實。亦不得分之爲兩。但自順理而行。則誠實在其中。若視爲多岐。今日求順理。明日求誠實。何時是歸一之地。

王向學問窮理之道。只是反己求之於心。盡性至命。

皆由此而知否。先生曰：窮理而歸之反己，求之於心，可謂真能窮理者也。求之於心，則良知精明，一徹徹，豈不是窮。性心之生理，窮之所以盡之也。命心之稟賦，窮之所以至之也。又豈不皆是此知。故窮理盡性至命，是一時事，不得分成三層。

馮則中問曰：昔程子謂雞雛可以觀仁，先正以雞雛無爭鬪解之，竊謂不止於無爭鬪，如一雞雛母，即急尋叫，一雞同群，即急尋叫，此處最可觀仁。此處殊負愧。先生曰：仁只是個惻隱之心，故孩提之愛，稍長之敬，皆一念不忍之良，所以不容己者，雞雛之不能離母，不忍離群，與此心何異。特物不能充，而人能充之，是以擴而塞天地，育民物，參贊裁成，胥不外此。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道何大也。今之親師取友，正求此仁。

劉育德問曰：識在前言往行之先，有默默猶捕鼠意，識在多學之後，則有如貧子暴富之意。此語謂何。先生曰：讀書原為尋道，識在前言往行之先，則一意於道，默默如猶之捕鼠，專專一一，無有他向，此謂不妄。

而躬行者也。識在多學之後，則誇多鬪靡，一味炫耀，淺亦甚矣。俗語云：窮而乍富，腰大度。此貧子暴富之說也。

日省問曰：或問未出門使民時，南華先生曰：自家痛痒自家知，何不直示之曰：未出未使時，宜常如見賓承祭時乎。先生曰：鄒老先生亦是此意。蓋以出門如見賓矣。未出門時能如此否。使民如承祭矣。未使民時能如此否。此皆自家能知之，能如此，則加勉，不能如此，則加工夫，何須更問他人。

上官允化問：慎獨二字之義。先生曰：不明慎獨二字，盍即學道二字思之乎。天下止有此道，是之謂獨。吾人止有此學，是之謂慎。蓋止有此道，則無加無偶，非獨而何。止有此學，則惟幾惟執，非慎而何。故只在學道上用功，不敢一念暇逸，這便是真慎獨。

洪仁夫曰：容老矣，惟尊老師教誨，一一忍讓，何如。先生曰：忍讓自是好處。第未知凡事果求於心，無愧否。極而人欺人辱，亦果然如天空月露，無一毫芥蒂否。則其動靜之間，必能自辨。

會日上官允化問曰。鯉從師問學。今老來眼目不明。意還是心之不清所致與。先生曰。心與眼原是二事。難道眼不明。不是心不清處。但老來眼病。亦是事。何妨爲人。只恐心病不自見耳。果然於人所不見處着實用工夫。返觀內照。不蔽真明。則人將曰。允化眼雖不見。心有真見。何嘗碍他作聖。故世上誰無好眼。只無好心。是以見人不見己。作出多少不合道理事。竟不如眼不明。而能見道者之能自全也。

洪仁夫問曰。承老師至教。願於橫逆之來。只學三

卷之六

五

反然。三個小兒不能卓然成就。日夜不寧。敬請以教。先生曰。三自反。乃孟子至教。無復可疑。今欲諸郎卓然成就。亦只盡義方之訓。立身行道。日不暇給。將自漸月化。必入於規矩而不自覺。此顯親揚名之道。合之皆一事。仁夫以爲何如。

張敬甫問曰。人皆篤信一切術數。爲邀福避禍之階。紹光以爲全在人心。心苟善。隨地隨時。無非善機。心苟惡。卽良時吉地亦化爲凶境。是否。先生曰。歸重人心。此探本之論。敬甫之見理明矣。第論道理。未論工

夫。余以爲尚未盡也。故勸曰。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得之。此聖人教民從善。實事多少。辛勤。在吾儕何可自蹈因循怠惰之弊。亦必自匡自直。自輔自翼。自爲振德。然後能釋回增美。而底於純全也。

馮則中問曰。游於藝。則藝卽道固矣。何以志於道者。不謂之志於藝。而直謂之志於道。先生曰。藝固卽道。然惟得道者。始知卽藝卽道。若於道未得者。豈能見的。卽藝卽道。故夫子欲人立志。又恐人志於他。故

卷之六

五

以吾道端其趨。而從此得之。則爲德。純之則爲仁。斯有實德而底於化境。於道始熟。則無往非道。琴瑟。簫編。藝也。卽道也。乃謂之游。游如魚之游泳。莫知其然而然者。如是始可以語游。不然則溺矣。

李實甫問曰。朋友一也。而有君子小人。吾儕只親君子何如。先生曰。固說得是。然君子小人亦何常有。小人而回心嚮道。則君子矣。君子而改節易行。則小人矣。吾儕又不敢以小人待人。至無與爲朋。必乘機指引。便未可歇心也。君子之心每如此。

馬孫實問曰之莫素稟粗率動輒過差近領至教偶有所感頓覺客氣強制不行益信講學之功大不識後日講學之益更當何如先生曰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以爲難而終之曰仁則吾不知可見客氣不行止可以爲難不可以爲仁又觀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告子之學全是強制故孟子謂之義襲孫實始知用功便強制不行可謂有勇力矣但工夫太難恐非率性之常或畏難中止必日日有事方是善養之功心齋先生云樂然後學學然後樂不樂不學不學不樂學

卷之六

三

必至於樂不見其難乃真有進今日素稟粗率動輒過差既知粗率便不要粗率知過差便不要過差此知病即藥之說也又曰不識後日領教之益更當何如此日新又新之說也勉之無懈

忠信能幹出天下事蓋事理多端須要主忠信方盡事事盡善故夫子說個道理必說主忠信則謂只忠信了罷此外更有何道但未知說者果能忠信否恐不能身體力行只爲一場話說便還是不忠不信了如何算的主忠信

劉師曾問曰自省初不知道理今幸問學於老師始知潔己愛人仁慈謹信以無負此生不識卽此足當行孝否先生曰安命自修只此便是行孝精進之使道明德立則去聖域不遠不更可爲大孝也哉

卷之六

三

馬孫實以失言致謫故問謹言之道先生曰方失言卽來謫毀是謫毀也乃教我也若求謹言之道何事他求只勿失言而已矣有何難哉○馬則中問門多士君子卽爲居家之祥先生曰昔孟子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等語則修身體道意氣感乎不問可知吾輩方則其言行以自修繕其爲致祥亦不問可知由此而一國而天下愈勵愈廣其懷懷攘之福又不問可知故曰視履考祥曰自求多福理所宜然豈爲異乎

張抱初先生印正稿跋

竊觀吾

師張先生洗心有年。已正物正。誠有如天齋先生所
云月印寒潭也者。凡我同志。固於光霽中者。樂師
範之陶鑄。喜同學之砥磨。亦必效法洗心。而有以
印正之。庶不負愧此生。昔孔子傳聖經。蕭曰正心。
而孟子承之曰。我亦欲正人心。今

先生乃獨得孔孟之心印。以正人心者。於世道人心
詎云小補者哉。同志皆述其稿。故繼

印正稿

張抱初

跋

洗心錄而刊行之。欲為有志求正者之一助云爾。願
者請自印之。

告

崇正戊辰中秋之吉。古宜門人馮奮庸百拜

謹啟

印正稿卷之六終

印正稿六卷

江西巡撫
林進本

明張信民撰。信民澠池人。孟化鯉之門人也。傳姚
江良知之學。從游者頗眾。其門人馮奮庸等錄其
平日問答議論為是書。

國朝雍正丙午。澠池縣知縣王箴輿為校訂而刊之。

衡門芹一卷

〔明〕辛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晉淑健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衡門芹一

卷》提要

衡門芹序

余友辛復元先生晉絳理學真儒也名播海內久矣先生體性怡情冥心樂道澹約若寒畯之寡營靜默類衲子之面壁遜不諱窮恥書空而賦咄知達必不變塞羞隨世以就功是以式廬者興室邇人遐之恩問奇者快虛往實歸之願然且文崇大雅鄙夸麗於建安理契真詮陋清虛於江左斯固出處顯晦動合聖賢消息盈虛同伴造化者也

先生著述滿家余讀之蓋有莫
窺其涯涘者矣一日訪余池陽
山中以衡門芹示焉余捧誦卒
業喟然嘆曰至哉斯編先生之
經濟在是先生之學問在是昔
顏氏彈琴閉戶于陋巷禹稷結
摶馳驅於帝庭跡判霄壤用分
玄素子輿氏則斷之以同道易
地皆然此何說乎蓋顏氏克己
之至渾忘視聽言動之私見如
卓爾三月不違以瓢飲當唐虞
揖讓以陋巷當喜起賡歌尼父

所以舉四代禮樂共斟酌之也
外是即春風沂水之點亦不與
焉意可知矣余嘗云顏子與禹
稷同道是有開天手段子與氏
謂顏子與禹稷同道是有開天
眼界余今于先生兩見之乎先
生羈足衡茅寓言抱甕屈同尺
蠖冥若飛鴻是天之息先生而
先生蓋未嘗以是息也故深心
大力結為斯芹倘以斯芹履金
門而爆獻
當宁則流鴻當世垂先後禩

變伊周事業恐有不多讓者噫
於先生何加損哉此天下蒼生
之福也余安得不於
熙明之世一厚望之

賜進士文林郎休寧縣知縣同
門友弟三原党還醇頓首拜撰



洪洞門人晉家仁

衡門片

河汾草莽臣辛全謹著 洪洞門人晉淑健

晉家銓

韓居貞

胡曰璉

晉家仁梓

太平門人康有聲錄

天下不難治患無治之道不患無治之道
患無知道之人有知道之人又患無願治之主
有君則有臣有臣則有過大道行思不思不復
見二帝三王之治也予屏伏衡門八口之家不
能自贖安能復有所為然一念芹曝之私不能
自已每觀世運偷窺不覺髮上指冠遇生民之
貼危又不禁潸然泣也披閱古今載籍訪求先
王憲天字世之典不無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
一二然古今可通行且可救今日之極弊者殊
多處心積慮約二十年管窺空談不無一得竊
意

當宁或少注意三五之治似可必致將欲做龍門故事請

闕缺之以抒草茅蓋枕讀孟子周霄章又恐踴躍墻之辱也不能已不敢干搔首踟躕客有過者曰何必爾也欲已之子不能欲干之子不可曷筆而存之他日有同切斯憂者舉而行之人之行猶子之行也何必功業悉出於子哉余拜手唯命曰誠哉斯言昔明道先生有言有甚於爾者得我有甚我者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為太平之民斯言也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乎遂棄之庸俟留心世道者採擇

治本三編

一日君志

志貴弘而毅作室者先築基習射者先立鵠行路者先期所止之境何也蓋有基可作室有鵠可操弓有所止之境可起程不然無基則室無所置矣無鵠則矢無所趨矣無所止之境則行無所適矣曲技小事無志則不能為志不堅則不能成况天下大物治天

下大事更可知也夫二帝三王聖人也其世極治也人主不欲世治也則已如欲平治天下則舍二帝三王何法哉昔伊尹顏淵俱布衣有志欲為堯舜竟與堯舜同歸况人主居二帝三王所居之位治二帝三王所治之民獨不能存二帝三王所存之心行二帝三王所行之政乎必不然矣如人君人也二帝三王非人也則不能學二帝三王矣二帝三王人也人君亦人也人而不能學人乎又不然矣所謂法二帝三王者又非徒托諸意氣發諸空言已也須是信得人主與二帝三王生來心性同是一個心性天下同是一個天下人物同是一個人物緣他肯為所以品為聖君世為治世後世肯為品格治功何難與之並肩須得二帝三王存心行政繪諸畫史時置左右參作夜思必不使之事美於前下視歷代之君雖有可採之善摭非所法之主有病迂濶而進世易古道難行之說者痛加懲斥有實抱帝王之道者不次擢之然一時立志最易終身不變為難又須始終一心不計小利近功不為曲學所移則天下之事不難漸次理

二曰君心

心貴清而正人主爲天下之心天下爲人主之身人主一心又爲人主一身之君人主清正天下無不清正矣心清正人主無不清正矣二帝三王之世人止見其治化如此淪洽功業如此彪炳以爲萬古莫京不知帝王治化功業一一從心地流露試覓精一執中與夫妄止不殖不邇諸訓其心何等乾惕歷代之君中間豈無二帝三王之才又豈無二帝三王之志又緣何地上不方實敝工夫或以矧或以聲色或以宴安或以貨財或以珍奇或以禽獸或以宮室或以遊逸或以窮麗或以嬖倖慕清虛者或以仙佛種種欲端不容枚舉按問抵牾揔爲君心之寇夫君一心爾而攻者萬一點幾希寧保不戕賊乎譬諸木根殘矣復安望枝葉茂也譬諸水源涸矣復安望派長也不惟不敢望帝王之治甚有爲天下僭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矣至其時或疑天心無定在或怨我生之不振卽覺悔當日本源之不清亦已晚矣嗚呼若端

奉極源之爲愈乎人主如無二帝三王之志則已如
有是志不可徒托諸空談虛想湏是兢兢業業畏天
動民凡酒色貨財珍奇禽獸宮室宴安遊逸嬖倖仙
佛種種攻心之欲斥之遠之盡情割舍不使耳目聞
見得以潛移君志卽偶有健美係戀心生當下痛加
克治又必深宮燕閑常如大庭廣衆無欲防欲欲萌
卽克緝熙不已使君心常如皎日當空浮雲不能掩
蔽又如砥柱屹立波浪不能撼摧又將古今帝王聖
賢治心格言常置左右道德格心之臣列諸侍從不
得其人亟延訪之待以不次之任或偶有違君之欲
希寵害治者屏諸裔夷如此則君心清正大本立矣
天下從此不難理矣

三曰君學

學貴勤而純天下事未有學之不成者亦未有不學而成者故古之格君者不曰念始終典於學則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豈迂濶而漫無所見哉誠有見學問之功大而徙善不足爲政也歷代之君又豈無有志清心之主所以品不得與二帝三王同爲聖人世不

得與三帝三王同爲盛治者只緣一時雖有此志此
心不知着實加學問工夫無夾輔此志培養此心者
致使此志此心徒爲一時之美竟不能底於成也卽
或有爲學者不知正途或好詩辭或好文翰或好字
畫或好玄虛自謂吾能學矣不知此等之學內不足
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經世理物常布爲之虛費光
陰品格止成腐儒帝王一日萬幾何暇爲此玩物喪
志之事乎卽使學之而精文如班馬詩如李杜字如
鍾王玄如佛老亦何救於危亡此又非不學之過學
之不純之過也人君欲與三帝三王齊芳須實加學
問工夫不可誇多鬬靡走入別途須將古聖賢及我
祖宗修己治人有關身心世道經書及歷代諸正人
書不必一一泛觀須是擇其尤切要者先加研究一
一體驗如朱子所謂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
虛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緊用力者又擇海內有道儒
臣數十人延聘侍從日夕相講欲其精而不欲其多
欲其正而不欲其雜此事容易視爲故事尤須人主

銳意搜訪其儒不以文辭之輩虛應故事所覽所讀
不離大學八目一一可見諸實行者凡宅心持身用
人行政之際有與經書聖賢之言合者一一着實行
之違者一二着實禁止所講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
講愈講則行之有據愈行則講之益明日積月累有
始有卒如是則義理浸灌非幾悉屏志之立者可必
其常立矣心之清者可保其永清矣有天德矣何難
行王道哉

治人目

一曰選賢才以輔士習

賢才有無係世道興衰作養選用善否又係賢才有
無羞有德成品之謂賢有能可用之謂才才德兼全
上也德而才短次也才而不德下也唐虞三代盛時
立賢無方德則尊之才則用之惟求于君德民生有
補安有科目資格之拘故用當其德名稱其實師濟
盈庭庶績咸熙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典章具載不可
誣也漢興治法猶有古意高帝雖侍馬上得位不事
詩書猶知四皓爲高孝武雄才大畧卽位之初首得

廣川陳天人三策自是而後安車迎老設立賢良方正諸科後諸帝皆循此法四百年來賢才猶得彷彿上世後此漸有文辭詩賦諸科士皆投牒自薦人知科目爲榮誰知道德爲重望屯山十如韓愈猶不免上書及門之事他可知矣世變江河愈趨愈下至於今日更爲倒瀾舉世目中所見心中所思止是文辭科目四字

朝廷之所詔告者此也有司之所鼓舞者此也父兄之所盼望者此也師友之所講貫者此也子弟自童兒不知小學之教稍長卽驅之聲利之途疲精竭神窮年累月惟是研習時文割截章句以希主司一盼聖賢修己治人之道槩乎未之聞也恨今從此壞矣及至考試揆牒自薦無復羞惡之存搜檢乞憐有同賊盜之辱况復鑽幹買求弊竇多端守正者多爲棄置巧營者多被甄收及一進學教官業師各求束脩取盈誰恤賣本鬻產考試一番人心日壞一番風教日偷一番中才者日溺流俗長才者日希進取修己治人之道未肯一字言及聖賢切要書籍未肯一經

其目惟恐分其舉業之心無復知有聖賢之道卽有志古昔而求爲体用兼備之真儒未必卽爲有司所賞識未必卽爲

朝廷所簡拔窮阨終身日受流俗誇詆一已自立已爲難矣復安敢揚眉吐氣爲正學樹赤幟哉真儒之阨如此俗儒之伸如彼人非大聖大賢與夫病狂喪心誰肯有榮貴而不趨受阨辱而不求脫哉致使清俊後生日習機巧寡廉鮮耻虛費光陰况今文字日尚虛巧內不足明道存心外不足經世宰物一年之後卽可覆瓿語云君子不以言舉人謂有補人心世道之言止可採錄其言不可遽用其人况今時文虛浮無益語言因而遽用其人可乎用如是之人行如是之學而求見二帝三王之治不緣木而求魚乎說者不知本之不正而謂考試之不精或病搜檢之不嚴不知卽使無懷挾傳邇之弊語語皆其自作于世道人心亦何補也搜其一時文字矣曷不於平日存心行已一搜檢乎今日士習人心敗壞已極非大振刷不可然行之又不可不以其漸

主上如欲平治天下宜先視命在朝在外諸臣下及宗士軍民人等各自搜訪真儒或近臣或下僚或致仕士夫或庠序生徒或山林隱士凡有明道躬行抱經濟之畧者不必拘其文字俗套惟核平日何如立身何如明道何如敦倫何如經濟各以名聞舉當則受上賞不當則蒙顯罰或知賢不舉或受賄妄舉嚴法懲之或擇其作弊甚者顯戮一二所舉既當經綸素裕之賢才及已入仕籍者不必拘其資格以禮聘取擇知經學古修道淑人可脩師表者數員使居經筵東殿今朝夕積誠講明古帝王聖賢修己治人大道大法隨機開導啓沃使君志永堅君心永清君須隆禮優貌推心置腹可師師之可友友之不爲鄙夫離間又擇天德王道俱備者使爲三公餘皆使爲部寺各衙衆職在位諸臣素有數行檢者論其改過更新若肯奮然更新照舊錄用惟不許使爲經筵師儒及關係風化諸職其怙終不悛溺於流俗者削其仕籍妬忌賢德倡言害治而進古道難行之說者屏諸膏肓其有德有守經綸未裕之賢聘入大學豐其

原餼優其體貌大學之師決擇所聘真儒使之朝夕講明正學王道核其日用躬行不修行者罷歸罪其所舉之人如其窮時有德因達變塞許原舉人首揭免其所舉之罪如其人躬行無懈原保人私心傾陷者罪坐原保凡國家有人典禮大制作使之討論以驗其學於行益脩學益明裕經濟者隨其器能用之擇其學符聖賢身任斯世斯道之責者使爲各省巡按提學專以訪賢作人爲事至任宜上德意訂立規條生童自未約前所犯過失一票原免自約後不實休認經書躬行正道者文雖極工定行罷斥禁觸本生童中擇其道德著聞者以拔貢名色今其分爲本省各處教官原任教官擇其有道德知正學能教導者使之供職止能有守不知正學中人也則取回別用其無守不知正學者雖有長才亦必罷之諸教官既以道德任用自知明道作人尤須提調有司與之着力鼓舞日講聖學王道核其知正學篤行檢者隆禮優貌聘爲塾師今以正學漸導幼蒙仍將小學督令習行且今化導鄉里居民能者列上等爲廩膳其

次天質忠厚止能守身知慕正學許爲增廣又次有過能改知慕正學有才能者許爲附學不肯躬行不信正學雖才必黜每至開科年許有司教官及境內有行鄉官以至有行軍民人等各保所知有行童生要開此人躬行實事若干其人許親身至官保舉童生不許投牒自薦選其保之當者問以經書或時務或小學稱或粗知卽加收錄不必求全皆容入學名爲德行秀才中舉亦照此例使有司教官會同境內有行鄉官以及有行廉民等項各舉所知要開所舉之人何如德行何如學問各令親寫保狀或賢才爲人所許告尤須慎察所許所保之人孰爲善惡以定去取保舉既定敦請進場旣以德行廉耻相勵不可再加搜檢考試定爲五科不必一一責備求全一曰德行理學科二曰德行政事科三曰德行文辭科四曰德行刑名科五曰德行其法科理學科考取洞名道理學貫天人休用兼脩者在四書五經及性理諸理學儒先典籍出題政事科考取通達政体素裕經綸者在書經及太學衍義衍義補歷代名臣奏議出

題問以當今時務文辭科考取辭氣明暢足以宣上德達下情者或以擬制誥表勅傳記序贊諸体出題刑名科考取深諳刑法能判曲直者卽以大明律及古今疑獄出題其法科考取洞明編畧長於攻守者卽以編畧諸書出題考才難分五種重德之心則一各隨所長令其條陳文惟求其明白條暢卽可措之實用不必拘其長短對股近世機局輕浮惡套盡行禁革中者名爲德行舉人五科皆通者考取爲首及理學科考取皆任內閣經筵近臣其他政事者將來使司政務初爲有司或轉陞藩司文辭者將來使司解驗刑名其法者將來使司刑名其法不中式者照舊肄業三科不中躬行不懈許其冠帶榮身然時文科目習之已久若遽盡去恐生他變宜知漸變之法如一府每考取四十人進學今則止以時文進三十人其餘十人以德行秀才充之德行秀才名第仍在時文秀才前列州縣縣一如此法科舉一省如該取一百名舉人今則八十五名時文舉人其十五名則以德行舉人充之德行舉人名第仍在時文舉人之

上再一考則一府四十名進學者取德行二十名時
文二十名州縣亦如此法一省舉人一百名者時文
止取六十名德行則取四十名再一考或進學或科
舉時文以倍損之德行以倍益之行之數年而德行
可通行時文可盡革也至會試亦照科舉之法其他
山林隱士懷才抱德者必須隆禮多方招延不宜使
之終老巖穴俟其既至不必再加考試其抗志不變
夷殣仕者亦須表厥宅里令有司隆禮優養以風恬
退然此法之行弊實萬端尤須君相及部臣與提學
撫按一心定志力加激揚將保舉的當人等官則起
擢民則量免徭役仍將本人半年俸金散給原保人
等道德著聞有功國家建保功坊將原保姓名開列
其上後或建祠仍將祠碑刻列原保姓名春秋祭品
一半分散原保人等子孫擇受貽妾保及知賢隱蔽
誣謗正人諸如頭幾一二仍立一碑於本處通衢刻
其姓名留爲世戒如此則
朝廷之所詔告者德行也官長之所鼓舞者德行也
父兄之所盼望者德行也師友之所講習者德行也

人皆以德行為榮不德行為辱人非鬼魅禽獸病狂
喪心又安肯喪固有之良心皆
朝廷之王道遠聖賢之明訓而非爲下愚不移之人
哉行見野多真儒朝多王佐大者以法小者以廉師
師濟濟道一風同人既存矣三五之治更何難乎舉
哉
二曰破資格以定臣品
天之生人不一國家用人亦宜不一人之才能有長
於此而短於彼者有短於此而長於彼者故皋陶不
必強治水土夔夷不必強任明刑各竭其能何必一
人兼備如八音不同合之方成完樂五味不同合之
方成完羹三代以前通無資格之拘即耕夫版築魚
鹽屠釣皆得束紱當軸即如我
朝祖宗亦皆用賢路廣不惟科貢秀才得躋巖廊即
吏員皂隸才德可觀亦必甄收重用所以國祚政治
遠比三代有非歷代所及邇來復舉前代末世已敝
之法取士以辭章已壞於未仕之前給才拘資格復
壞於既仕之後士之策名以後不論才德何如惟進

翰林者敢望入閣以脩公族之選惟中進士者可必仕途長久位權崇高纔卽是開旋卽起用才德者不必言矣無才德者卽居才德之列三分才德者不難居十分才德之列身存一日仕路卽有一日地步舉人無才德者不必言才德者不顯其才德猶不敢望進士之數才德者卽十分才德止可顯三分才德猶不敢望進士之三分有才德者竭力修爲夙難得方面之掇稍一遲開終身不得掛仕籍矣舉人如此貢士蓋可知也監生吏員更可知也進士有道德者不論其他則曰吾業名登黃甲前程遠大卽猶志肆誰敢復有他言卽稍屈不難復爲伸也如是則肆心生舉人有道德者不論其他則曰吾止爲鄉科前程有限卽竭力振刷誰復肯爲青目一忤進士一蹶不復振也如是則怠心生肆心生則任其心之欲爲不復忌憚位愈高權愈重播惡愈多甚有得罪千古名教士林所不容者皆資格階之也怠心生則因循苟且止頌目前之利寧復肯爲生民計長久治安甚有卑污窮茸無所不至者亦皆資格限之也至貢士豈皆

畫屬不才但皆出于老年無所仰望貪得心多寧復肯盡其職監生吏員先捐已財以買榮貴登仕路途甚窄絕無頭擢之理寧肯不爲貪月事乎資格一拘凡進士舉人貢士監生吏員胥陷于惡司世者亦何樂此弊法而使天下日歸于因循苟且之域也將謂遊翰林中進士者皆才而舉人皆不才乎貢士諸人其才無可取乎不知遊翰林中進士者止能作數篇詩文套語未可信其能作時文者人人皆爲才也况人之才賦必試之事方可徵驗安可因數篇時文而遂定人終身之局乎况孔門論人亦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蓋謂人難全備果如止能時文卽信其能德行言語政事不能時文者卽謂其無德行言語政事則孔門止宜有文學一科矣胡爲而有四科之說哉觀孔門四科之目則斷不宜以數篇時文而定人終身之局也若欲激勵臣節須先力去資格當枚卜時惟當論其相德相度相才不必問其出身何局必拘詞臣之選凡才德當陞擢者無論進士舉人貢士監生吏員一體陞擢凡不職當降罷者亦無論進

士舉人貢士監生吏員亦一休降罷尤須先將舉人貢士監生吏員才德素著者顯拔數人使居方面於進士中擇其甚貧殘者降罷數人則進士有忌憚而益于進士者不淺也舉人諸人有企慕而益於舉人諸人者不淺也然尤須超遷法可以神鼓舞入任法可以課成功然已上納監生不必論矣自後惟是恩蔭諸人與舉到待用諸賢有監作養不許照前用財上納吏員許有司選農民粗識字者我立身孝弟廉潔者群之爲吏亦不令其用財上納令其習讀律例漸次採用仍特是居林下諸官擇其素有德行學問年高力強者無論資格有司一休奏聞錄用老年及不願仕者今有司歲時存問貧則調之有能倡明正學力肩聖道鼓舞後進者有司量建書院亟力作興後則大賢特建專祠其次進入鄉賢仍將實行咨入國史其當日居官貪污林下徇私肆妄爲者必使身不免穢家不免後世者立貪官碑將其污行亦咨入國史爲世勸戒能改行者免之天將天下各處名宦鄉賢一一查核賢者不得因孤寒而遺不肖不得因勢

賄而屈遺之月之各絕以法尤須主上與大臣信賞必罰無一毫依違姑息之念則真臣益勵其操倭臣自改其轍仕途皆正人而朝廷有善治矣

三曰行限田以足民生

天下一大家也家一小天下也天下之民皆人主之子天下之地皆人主之產宗子外父母稍有低昂人咸怨父母主分之不均矣使一子富過王公一子乞丐沉離其主分不均更宜何如怨也父母之心字能忍乎卽是而觀天下更可知也黃帝畫野分井唐虞三代因之雖貢助輸異名摠不過什一之稅當是時家給人足比屋可封秦用商鞅先王法制盡壞孟子惓惓留意井田竟莫之復自是而後田不井授人無定居豪強者得以兼併田連阡陌跨州縣而有之衰弱者無立錫之地或爲奴或爲婢仰鼻息於富人豐年胼胝利盡歸諸富人凶年則貧者析骨剥膚而富者愈以富也富人多財借擬侯王貧人收死不瞻又奚暇治禮義夫均一民爾無甚賢不肖之分而使之

不均若此豈上天立君之意乎說者謂古法湮滅已久沿襲非一日矣若遽更革恐生他變夫井田良法自黃帝至春秋數千年矣沿習不爲不久商鞅不難一旦破之猶不虞變今舉先王已行良法而復之變又安從而生也說者又謂不當壟奪富人之產恐致富人之怨且何忍貧者困死而不救何不恐貧者之怨乎昔宋富弼勸食官或謂之曰公一下筆此官一家哭矣弼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乎一家哭一路則不哭也一家不哭一路不免哭矣誠以一家家也一路路也恤家豈若恤路哉况行此法又不遽奪富人之產也橫渠張子惓惓留心此事竟亦莫之能復識者爲世道惜今欲舉而行之但當師其意亦不必拘其迹也若拘其迹則又膠柱而鼓瑟矣古之經界恐難盡復宜移檄各處令開報本處木墾田若干中間將來可爲肥田者若干竟作硤田者若干已墾田共若干中間肥田若干硤田若干硤地若干畝所得可抵肥地所得若干畝逐一清算明白又開報本處田多丁少若干家某人餘田若干田丁相稱若干家人

多田少若干家某人尚欠田若干通無財產若干家逐一清算明白先將丁田相稱人家開錄一冊令其安業不得再買再賣如再買沒之人官如再賣罰其所得之價一半入官仍罪所買之主沒之人官其丁多田少人家令其買足其數買須買田多丁少之田不得買丁田相稱之田其無田之家有德行守禮法者或畀以所沒官田其他令墾荒田免其一二年租稅中間有貧而不能舉或官量給牛工籽粒官不足則勸田多富人助之其田多富人或有德行守禮法者從前之田亦不必開惟令得再賣勿再買如再買則罰其田以畀無田者其欠借妄作富人許其改過自新如犯法卽削其田以畀守分無田者則至其數有罪止治其罪不必問其田也其田少人多去處畧重其徭丁少田多去處量減其徭擇其願遷者遷之不願者聽其平原曠野可盡井者盡如古制其不可者但取田數之足亦不必強如制也規模粗定中間弊端猶多於作弊者擇其一二盡法治之查果的當無弊各里各甲定一魚鱗冊成丁受田方納均徭

老年免徭田則還官許的親人等承其徭田終養其身其貢助輸之法尤須酌量土俗民情擇其善者行之又查果有可通水利者急爲疏通可穿井者督令穿井道旁田畔多栽桑麻或有用果木其無補民生花木不必栽植以妨田禾其畜類孕字勿失其時每歲有司一爲巡行擇方田勤儉多樹之家旌獎一二又擇怠惰樹畜田畝家亟加懲罰所罰之物卽畀勤儉力田人戶又於冠婚喪祭宮室服器制爲定則禁令不得越分妄爲犯則田多者罰其田田少者加之

罪有能遵守法制者卽以所罰者畀之如此則生聚食寡爲疾用舒人各得所而遍世歌樂利矣或疑貧者得矣如富者何曰不然富人多積爲子孫計爾遇不肖而淫蕩有不再傳而乞丐者今一時畧見不得肆其貪其子孫世世皆得有常業也其利于富人者更大矣然此其大畧也酌其時度其勢使不大戾于人情而仰合乎先王之意是在當事之更爲潤澤也
四曰定里甲以防奸宄

天下十五省省各有府府有各州縣州縣有里里有

甲甲有戶省有衆有司分理之有院司道府統治之州縣蓋一小天下也里蓋一小省也里有里長馬蓋一里之小樞院也有老人馬蓋一里之小藩司也有地方提甲馬蓋一里之小按院也有鄉約保正副諸人馬蓋一里之小提學掌風化諸戒也

國初之制極爲盡善凡里老地方諸人各舉德行者聞通明道理者使爲一里模楷得與

天子相面有司以禮相接其人亦知自重體面一里之人咸則效焉此卽古之重德重齒之意里老諸人

卽古之父老是也故前輩風教皆有古意邇來大不然矣以里老言之不問其德行年齒何如惟于一里中頭甲第一戶二甲第一戶三甲四甲以至十甲皆於第一戶中使爲里長老人當者自投認狀類皆貪暴無耻棍徒日以蚕食弱戶爲計兼以不才有司刁惡衙役需索里老里老因一科十民之呼天籲地誰復恤也一應錢糧委其收納民之憔悴正供猶難而里老之需索百至力役之征聽其出入顧當者不報其名不願者故荒其業惟孔方入囊百無事矣且差

從重輕係人存亡生死往往有身無立雖而當重從
迫死者有家資千萬而逃差倖免者生死盡在里老
之手誰爲弱戶一啓永獲之益卽有不卹其害而自
鳴其冤十人起而攻之矣身遭重禍誰復敢鳴其冤
乎或者病強暴之害民欲介柔懦者當之則官司之
并卒衙役之需索逃亡之迫賠又難安其業矣竊嘗
思之謂當里老爲利也則此十戶之祖宗未聞有人
功德於生民使其子孫世世享平永利官至三品有
功無過方蔭一子一世而里老友世世承襲此不遇
也又謂當里老爲害乎則此十戶之祖宗亦未必皆
有大惡于世而使其子孫世世負累大辟罪人止及
其身而里老世世抱苦又不通也至于地方鄉約保
正諸人類皆半丁不識貪鄙棍徒有司任意作踐彼
等彼等任意橫行鄉里欲其化行俗美惡可得乎竊
意一如

士夫舉監生員山林隱士德行可爲人範者有司禮
聘使爲鄉約正副里人咸令師之又選公廉識字百
姓使爲地方總甲每里擇寬閒處所以爲群講之地
每月約正副里老地方並本里人戶咸許入會聽講
格言善行有關世教諸書善惡皆有簿籍記查每月
記查善惡以行彰瘡每歲查里老約正副地方中果
能化人爲善一里無大惡者一休優獎否則更易其
人此大畧也其記查獎懲條款詳細備載諸藍田呂
氏鄉約及呂新吾實政錄中尤須提調有司酌時勢
而着實行之立有成效可觀里老法若難遵更必欲
每年一換立一成法須是今年頭甲第一戶明年頭
甲第二戶三年頭甲第三戶以至十年十戶皆得當
焉二十年又從二甲第一戶起至十年十戶皆得當
三十年輪三甲十戶四十年輪四甲十戶五十年輪
五甲十戶六十年輪六甲十戶七十年輪七甲十戶
八十年輪八甲十戶九十年輪九甲十戶百年輪十
甲十戶如利則均受其利矣害則同當其害矣百年一
輪積年何生戶戶得當誰作威福留心世道者酌時

勢而善行則三代之治不難見矣

五曰驅遊民以務本業

天下之人原以治天下之事人人各盡其職天下無廢事矣農工商賈各有其職農爲務本三者猶以爲逐末矣況於無所事事猶欲衣帛食肉者乎今天下無法遊民太多或作爲小巧耗費天物或專攻邪術煽惑民心或逃差而爲僧道或墮倫而爲優伶或造酒而靡費五谷或賭博而漸習賊盜遊手遊食者多務本力田者少天下猶一家也一家中一人耕之衆

人生而食之欲求不困得乎坐而食之猶無害事况諸遊食人所作于世道人心大有害也宜將力田務本者量減徭役其無田而爲商工者聽有田而願爲商工者則浮民也畧增其徭以示重本抑末之意至于僧道坐食天物無補民生世道作亂敗俗者往往有之宜預先諭以正道使其還俗願還俗者卽以娼妓之無夫者配之授之以田使其男耕女織爲世道有補之人一倡一隨享人間太平之樂有堅志欲真爲僧道不願還俗者聽其山林靜養自修不得誘惑

居民夜聚曉散則繩之以法並罪所近之人其貪淫無行僧道又不還俗又不歸山者令其充戎至若師巫厭鎮諸術人令其力田不得復施其術違者罰以充戎良家子弟有投充世家爲戲子者許世家放還焚其戲本戲具盡令歸農不則繩之以法娼優各許從良有夫婦者躬耕不得再爲淫亂違則充戎其能從良力田者與良民一体相待凡作淫巧器物不關衣食切要者令歸農至若造酒糜費五谷無益民生盡禁亦恐難惟將各處酒家徭役畧加之重則爲者漸次寡矣又須量于各省絕寬處所再爲建置州縣州縣村落少者多爲建置村落不惟便于行旅預消盜賊則遊民又不患無可耕之田矣至于流遺孤兒十三歲以下責令養濟院孤老收撫惟每月將常食外多加茶錢十三以後教令生理勿使遊食其聲啞跛跛諸人十三以上五十以下能求衣食者不必計矣惟不能求衣食者有司以法措置擇寬閑處所給以資養擇識字者數人令其編爲小詞凡孝弟勤儉忠上守分之意令其明明白白易爲人勸教其

習學于厥鎮淫詞盡行禁止違者不惟不許供給尤罪所教之人亞跣諸人教學打繩織綢紡花織鞋刊字諸藝有能施財供給殘廢者或作歌詞以教瞽人學習者卽書德行一次以俗表傳有司不加意者許提調官嚴法繩之如此則不惟無遊民而殘疾亦無不各得其所矣此舉大畧也至于細目當事者更宜再參酌而慎擇之也

六曰正禮樂以興教化

風俗淳漓係世運之治亂教化有無又係風俗之淳漓道德者教化之本也禮樂者教化之具也無道德無以正禮樂無禮樂無以興教化無教化無以善風俗風俗不善世難保其不亂矣禮有體也所以辨上下之體而定天下之志也樂者和也所以通上下之情而消天下之鬱也三五之世天子建中和之極而司禮樂者皆德備中和之人焉故人物咸若萬國雍熙歷代以來禮壞樂崩敗亡者不必言矣其小康者粗有可觀竟不知力追古道所以獨讓二帝三王爲絕德爾至于今日禮樂更爲壞崩侯王得以僭擬天

子士夫得以僭擬侯王庶民得以僭擬士夫優伶得以僭擬良庶凡宮室凡衣冠凡器用有財皆得恣意妄用上下之分蕩然無存至于冠服雖亂尤甚于自飲乳卽加之冠長而可冠誰知冠禮士夫之家無有一二行者冠而加字已爲榮矣今則娼優僇僕皆有號焉而以字稱者十不見一二也冠禮從此壞矣婚嫁不論男女性行與夫家門清濁女家惟較聘禮多寡夫家惟較粧奩厚薄厚則相歡薄則相仇有傾家而行聘禮折產而脩粧奩者而親迎之禮廢墜不行男女婚嫁多不及時有早聘少婚者有怨曠終身者甚有恐其嫁娶之難生子女而不存者庶民家有妾媵無數者一婦有再嫁三嫁而事四五夫者婚禮壞亂久矣至喪禮貧者遺親富者無上南人多行火葬稍有人心者不忍爲也或招僧道而違家禮或設淫樂而蕩哀情或翹而嫁娶或惑于風水而暴露不掩喪禮之壞久矣祭祀之禮墳亂更難枚述文廟禮義之源也人從祀者去取尚多未當至如經傳不載國典不載邪神野鬼祠宇遍滿寰區不知何功何德于

世而宜爲乎此也。僧道現巫紛紛成世而祖宗父母誰存報本之恩。至道德真儒忠臣孝子義夫烈婦隱逸高士有補世教者。竟乏尺寸之祠。迎神唱戲放火誦經。每歲費財不知其幾千萬也。祭禮之廢久矣。文字原以明道。原以利用。今天下文辭日煩。惟是誇多鬪靡。誰知明道利用。或割裂或牽合。聖賢垂世之典。反被晦盲。此猶就無甚害者言也。其他離經畔道之書。如笑談如孫戟如戲文如術法。壞人心者。不能屈指。費天下之財。壞天下之心。亦何用夫此也。禮之壞者多端。此特舉大畧爾。樂則尤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京師首善之地。設立教坊官妓。豈所以化導天下天下亦皆效尤。十室之邑亦多此種淫人。綾羅膏粱。溢食天物。妖聲艷色。鈎引人心。雖係人形。實無倫理。凡王侯以及庶民。德性未堅者。鮮不墜落此陷阱也。富則蕩散貧則強者。因而劫盜弱者。因而流亡。又有勢豪買良人子弟。以爲戲俳。或粧扮前代帝王聖賢忠臣義士烈女等類。前代帝王聖賢人等不能表章已

爲非美况復使戲俳之人辱之可乎。况其導慾宣淫容奸養亂有言之恐汚口書之恐汚筆者。古樂不作盡是新聲。琵琶三絃之聲。遍滿天下。而琴瑟太古之音。世之好者益甚少也。禮壞樂崩。猶恐不能保世之不亂。况復敢望再見三五之世哉。人主如欲平治天下。須先釐正禮樂。釐正禮樂者。又須先正名分。凡衣冠宮室日用等事。自天子至于庶人。酌古準今。上下各制定則不容一毫僭越。尤將文公家禮並藍田呂氏鄉約及曾月川家規集畧呂新吾實政錄等書。令儒臣細加參訂刪繁就簡。刊刻傳布。但要著實舉行。下或僭上有爵則降其爵。有田則削其田。無田則加之罪。凡不正和色及詭異冠服。卽將製造工匠悉加之罪。則爲者寡矣。男冠女笄之禮廢之已久。有不顧俗而能行者。畧優異之。凡賤役諸人不許加以字號婚禮則製爲定則。惟求禮文俱備。女家不得多求貨財。男家亦不必厚望。粧奩厚聘厚貽之家。絕之法加之。徒則看風漸可杜矣。節婦義夫旌異其間。貧則給之以養其貞烈卓異者。沒後定爲建祠。又將姦淫所

犯及庶民勿多妄騰與婦事數夫者所罰罪贖官動
鼓樂迎送節婦門首以寓激勸其有能崇尚節義及
化導人行古禮或超俗獨行者卽爲德行他日以備
賢科喪禮火葬者問以重辟至飯僧用娼唱戲禱劇
嫁娶之類皆嚴禁之文廟入從祀再須參酌以求的
當孔廟去取予別其他有功德于世諸人其姓名事
跡紀載可考者無祠建祠有則增修俱許有司致虔
民間不得以迎賽噴慢至于婦女尤不許入廟往來
其他不教典籍淫祠亦不必拆毀止去其像擇前古
聖賢君主及忠孝節義隱逸有關世教無祠者尙係
其中春秋有司具祭若無爲白蓮等教及焚祝覲丕
畫禁革之至于郊廟釋菜諸大典禮尤須人主致恪
極虔以風臣下其有應舉祀典而不舉或不虔者法
以繩之至尅落祭儀罰職追贖則祀典漸可正矣文
字之醇尤須亟力搜訪有關世教民生典籍未刻者
亟爲刊刻傳布已刊未遍傳者不妨再爲重刊其離
經畔道惑世誣民之書及採輯淫邪戲文院本雜劇
詞曲術法諸書盡令有司搜訪焚毀私藏者以法繩

之有司不舉法亦如私藏者教坊官妓有夫各許從
良無夫者聽其嫁遣僧道不得再爲淫亂違者娼婦
並其所淫之人以犯姦論其琵琶三絃諸淫樂器具
令有司盡行焚毀如禁和書法其世家買人子弟作
戲子者俱許放回任作生理違者或黜其職或削其
田廟宇戲臺盡行拆毀登臺唱戲者有司以法繩之
將其歛掠之財盡行入官仍將爲首者加罪治之然
禁民之非尤不可不導民之是
朝廷知廟宇自有定禮自有太常雅樂此固無容
議矣惟是禮樂噴亂多出有勢人家宜將晏享祭祀
制爲一定禮樂自朝廷以至閭閻皆有定式使一郡
邑鄉坊各立鄉約月使有德或官或士或者主之講
明道理演習禮樂又將古今有益身心家國語言編
爲歌章令其明白易知使瞽人學之晏會間許其歌
之以寓勸勉尤須
主上信賞必罰需以歲月三五之治方可再一見也
宗藩軍政二目尚未刻

衙門芹一卷

山西楚書
採進本

明辛全撰全字復元號天齋絳州人萬厯末貢生
以特薦授知府未及赴官而卒全爲曹于汴門人
故亦喜講學是書皆論治天下之法分治本三綱
治具八目三綱曰君志君心君學八目曰遷賢才
以轉士習破資格以定臣品行限田以足民生定
里甲以防姦宄驅游民以務本業正禮樂以興教
化其宗藩軍政二目則有錄無書自序稱屏伏衙
門芹曝之獻不能自己故名其書曰衙門芹然全
意主匡救時弊而實勸襲舊文其限田之法於事
理尤斷不可行亦祇儒生之迂論而已